



蒼盾茅  
刊店書明開

貴州省圖書館  
第 號

蝕

著 盾 茅

J  
10314  
19

店書明開

題詞

這三篇舊稿子是在貧病交迫中用四個月的工夫寫成的；事前沒有充分的時間以構思，事後亦沒有充分的時間來修改，種種缺陷，及今內疚未已。

現在仍無奈何以老樣子改排重印，對於讀者，不勝歉然；命名曰「餓」聊誌這一段過去。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諦視，我腦尚能清納，尚能思維，該還有我報答厚愛的讀者諸君及此世界萬千的人生戰士的機會。

營營之聲，不能擾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勵。

幻滅

「我討厭上海，討厭那些外國人，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討厭黃包車夫，討厭電車上的賣票，討厭二房東，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痞子……真的，不知爲什麼。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氣！」

那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緊皺着眉尖說，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摺弄左邊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

和她並肩坐在牀沿的，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年約二十一，身段很美麗，服裝極幽

雅，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她見慧那樣憤憤，頗有些不安，拉住了慧的右手，注視她，懇切地說道：

「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可是我總覺得上海果然討厭，鄉下也同樣的討厭；我們在上海，討厭牠的喧囂，牠的拜金主義化，但到了鄉間，又討厭鄉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靜了；在上海時，我們神昏頭痛；在鄉下時，我們又心灰意懶，和死了差不多。不過比較起來，在上海求智識還方便……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她說到「讀書」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或者是太誇口了；可是「讀書」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她自從去年在省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便很消極，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卻和「社會上」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人兒去交際——戀愛，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簡直氣極了；她對於這些「活動」發生極端的厭惡，所以不願熱心的同學嘲笑爲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她的幻想破滅了，她對一切都失望，只有「靜心讀書」一語，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爲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

讀書的地方，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已經換了兩個學校。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想研究學問呢？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不過每逢別人發牢騷時，她總不自覺地說出「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這句話來，此時就覺得心頭寬慰了些。

慧女士霍地立起來，兩手按在章女士的肩膊，低了頭，她的小口幾乎吻着章女士的秀眉，很快地說道：「你打算靜心讀書麼？什麼地方容許你去靜心讀書呢？你看看你的學校！你看看你的同學！他們在這里不是讀書，卻是練習辦事——練習奔走接洽，開會演說，提議決議罷了！」她一面說，一面捧住了章女士的面孔，笑道：「我的妹妹，你這書獸子一定還要大失望！」

章女士半羞半怯不以爲然的，推開了慧的手，也立起來，說道：「你沒有達到去年我受的經驗，你自然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變遷了。况且——你說的也過分，他們儘管忙着跑開會，我自管讀我的書！」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倒了兩

杯茶，支頤凝眸，無目的地看着窗外。

章女士住的是人家邊廂的後半間，向西一對窗開出去是廳裏，房門就在窗的右旁，朝北也有一對窗，對着放了張書桌。臥牀在書桌的對面，緊貼着板壁；板壁的那一面就是邊廂的前半間，二房東的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住着。書桌旁邊東首的壁角裏放着一只半舊的藤榻，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慧女士就坐在這椅上，章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檯上。

房內沒有什麼裝飾品。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卻還要讓出一角來放茶具，向西的一對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紗，想來是不要走到廳裏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但若章女士坐在藤榻上時，廳裏上一定還是看得見的。

「你這房，窄得很，恐怕也未必靜。怎麼能夠用功呢？」慧女士喝了一口茶，眼看着向西的一對窗，慢慢地說。

章女士茫然回過頭來，呆了半晌，纔低聲答道：「我本來不講究這些，你記得我們在



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這還要小麼？至於靜呢，我不怕外界不靜，就怕心裏——靜——不——下來。」末了的一句，很帶幾分幽怨感慨。剛果自信的慧，此時也似受了感觸，很親熱地抓住了章女士的右手，說：「靜妹，我們一向少通信，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你有什麼不得意，像我在外這兩年，真是甜酸苦辣都嚐遍了。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人類都是自私的，想欺騙別人，想利用別人。靜，我告訴你，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對待男子，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裏。靜妹，你看，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比從前老練了些，是不是？」

她微微嘆了口氣，閉了眼睛，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

「哦……哦……」靜不知道怎樣回答。

「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慧的粉面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大概是興奮，但也許是因為想起舊事而動情。

沉默了好幾分鐘。

靜呆呆地看着慧，嘴裏雖然不作聲，心裏卻擾亂得很。她辨出慧的話裏隱藏着許多事情——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靜今年只有二十一歲，父親早故，母親只生她一個，愛憐到一萬分，自小就少見人，所以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也許太嬌養了點兒。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巇，她是一個耽於幻想的女孩子。她對於兩性關係，一向是躲在莊嚴聖潔，溫柔的錦幃後面，絕不會挑開過這錦幃的一角，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她並且是不願挑開，不敢挑開。現在慧女士的話卻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她驚疑地看着慧，看着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一雙清澈的眼睛，和兩點可愛的笑渦；一切都是溫柔的淨麗的，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卻伏着可醜和可怕。

她衝動地想探索慧的話裏的祕密，但又羞怯，不便啓齒，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慧隨走時說，她正計畫着找事做，如果找到了職業，也許留在上海領略知識界的風味。

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纔收煞，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景象很是陰森。章女士拉開蚊帳向西俯看時，只見廳臺上二房東太太隔夜露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軟弱無力，也像是夜來失眠。天空是一片灰色。街上貨車木輪的轆轤的重聲，從溼空氣中傳來，分外滯澀。

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支起半個身體，惘然朝廳臺看。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女人的襯衫，已經半舊了，但從牠的裁製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並且

贈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爲新少奶奶的少婦。她想：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夠說話，牠一定會告訴你整篇的祕密——牠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聖，也許就是最醜惡的一頁；這少婦的歡樂，失望，悲哀，總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罷。處女的甜蜜的夢做完時，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罩下來，直把你壓成粉碎。你不得不捨棄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讓步到不承認有你自己的存在。你無助地暴露在本能的壓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莊嚴聖潔處女的理想和少婦的現實，總是矛盾的；二房東家的少婦，雖然靜未嘗與之接識，但也是這麼一個溫柔怯弱幽悒的人兒，該不是例外罷。

靜忽然掉下眼淚來。是同情於這個不相識的少婦呢，還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這些可厭的思想，很無賴的把她纏縛定了，卻是事實。她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無

端裏來。她頗自訝爲什麼自己失了常態，會想到這些事上。她又歸咎於夜來失眠，以至精神煩悶。最後，她又自己寬慰道：這多半是前天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來的。實在不假，自從天慧來訪問那天起，章女士心上常若有事件難以解決，她幾次拿起書來看，但茫茫的看了幾頁，便又把書拋開。她本來不多說話，現在更少說。周圍的人們的舉動，也在她眼中顯出異樣來。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君說了一句「天氣真是煩悶」，猛聽得身後一陣笑聲，而抱素君也怪襟的對她微笑。她覺得這都是不懷好意的，是污辱。

「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

慧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讓身體滑了下去。正在那時，她彷彿見有一個人頭在曬臺上一伸，對她房內窺視。她像見了鬼似的，猛將身上的夾被向頭面一蒙，同時下意識地想道：「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趕快用白布遮起來！」

但是這斗然的虛驚卻把靜從灰色的思潮裏拉出來，而多時的興奮也發生疲乏，竟意外的又睡着了。

這一天，靜沒有到學校去。

上午，靜接到慧寫來的一封信。

「靜妹：昨日和你談的計畫，全失敗了；三方面都已辭絕！咳！我想不到找事如此爲難。我的大哥對我說：『多少西洋留學生——學士碩士博士，回國後也找不到事呢。像你那樣只喫過兩年外國飯的，雖然懂得幾句外國話，只好到洋行裏做個跑樓；然而洋行裏也不用女跑樓！』」

「我不怪大哥的話沒理，我只怪他爲什麼我找不到事他反倒自喜幸而料着似的。嫂嫂的話尤其難受，她勸大哥說：『慧妹本來何必定要找事做，有你哥哥在，還怕少喫一口苦粥飯麼。』我聽了這話，比尖刀刺心還痛呢！」

「靜妹，不是我使性，其實哥哥家裏不容易住；母親要我回鄉去是要急急爲我『擇配』；『嫁了個好丈夫，有喫有用，這是正經』她常常這麼說的。所以我現在也不願回鄉去。我現在想和你同住，一面還是繼續找事。明天下午我來和你面談一切，希望你

不拒絕我這要求。

定 慧 五月二十一日夜

靜抱着信沉吟。她和慧性格相反，然而慧的爽快剛毅有擔當，卻又常使靜欽佩，兩人有一點相同，就是嬌養慣的高傲脾氣。所以在中學時代，靜和慧最稱莫逆，但也最會呢氣吵嘴。現在讀了這來信，使靜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時的情形，宛然有一個撅起小嘴，微皺眉尖的生氣的「嬌小姐」——這是慧在中學的綽號——再現在眼前。

回憶溫馨了舊情，靜對於慧憐愛起來。她將自己和慧比較，覺得自己幸福得多了：沒有生活的恐慌，也沒有哥哥來給氣她受，母親也不在耳邊絮聒。自己也是高傲的「嬌小姐」，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嫂嫂的冷嘲，覺得這樣的生活，一天也是難過的。

靜決定留慧同住幾時，爲了友誼，也爲了「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况且，今晨曠臺上人頭的一伸，在靜尤有餘驚，那麼，多一個慧在這裏壯壯膽，何嘗不好呢。

下面二房東客堂裏的掛鐘，打了三下，照例的骨牌聲，就要來了。靜皺着眉尖，坐到書

桌前補記昨日的日記。

牌聲時而緩一陣，時而緊一陣，又夾着爆發的譁笑，很清晰地傳到靜的世界裏。往常這種喧嘩，對於靜毫無影響，她總是照常的看書作事。但是今天，她補記一頁半的日記，就停了三次筆。她自己也驚訝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最後她自慰地想道：「是因爲等待魏來。她信裏說今天下午要來，爲什麼還不見來呢？」

牛毛雨從早晨下起，總沒有停過，但亦不加太軟無力的溼風時止時作。在靜的小室裏，黑暗已經從壁角爬出來，二房東還沒將總電門開放，電燈在黑暗的圍攻中很無聊的空掛着，靜躺在藤榻上默想，還是有沒有來。

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彈指聲。這輕輕的擊浪壓倒了下面來的高出數倍の牌聲笑聲，刺入靜的耳朵。她立刻站起，走到門邊。

「我等候你半天了！」她一面開門，一面微笑地說。

「密司章，生了病麼？」進來的男子問。「哦，你約了誰來談話？」他又加一句。露着牙



齒嘻嘻的笑。

靜有些窘了，覺得他的笑頗含疑慮，忙說道：「沒……有。不過是一個女朋友罷了。」

同時她又聯想到昨天在課堂上對他說了句「天氣真是煩悶」後他的怪樣的笑；她現在看出這種笑都有若干於己不利的議論做背景的。她很有幾分生氣了。

抱素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一，雙眼閃爍地向四下裏瞧。靜仍舊回到她的藤榻上。「今天學生會又發通告，從明天起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傳週』，每日下午停課出發演講。」抱素向着靜，慢慢地說。「學校當局已經同意了。本來不同意亦沒有辦法。周先生孫先生本已請了假，所以明後天上午也沒有課。今天你沒到校，我疑惑你是病着，所以特來報告這消息，借此你可以靜養幾天。」

靜點了點頭，表示謝意，沒有回答。

「放假太多了，一學期快完，簡直沒有讀什麼書。」抱素慨歎似的作了他的結論。這結論，顯然是想投靜之所好。

「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靜冷冷地說。「況且，如果正經讀書，我們的貴同學怕一大半要落伍罷。」

「認得痛快！」掏素笑了一笑，「可惜不能讓他們聽得。但是，密司章，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批評你來？」

「小姐，博士太太候補者，虛榮心思想落伍呢，還有，小資產階級，是不是？左右不過是這幾句話，我早聽厭了！我誠然是小姐，是名副其實的小資產階級，虛榮心麼？他們那些狗屁大家纔是虛榮心十足！他們這班主義的迷信者纔是思想落伍呢！」

「不是，實在不是！」

「意志薄弱呢，一定有許多人說我意志薄弱呵！」靜自認似的說。

「也不是！」頗有賣弄祕密的神氣。

「那麼，我也不願意知道了。」靜冷冷的回答。

「他們都說你，爲戀愛而煩悶！」

我們的「小姐」愕然了，旋又微笑說：「我真所謂己之所欲，必施於人了，戀愛！我不曾夢見戀愛，我也不曾見過世上有真正戀愛！」

抱素倒茶來喝了一口，又訕訕的加一句道：「他們很造了些謠言，你和我的，你看，這不是無聊麼？」

「哦？」聲音裏帶着幾分不快。靜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學們的種種鬼臉，特別是在她和抱素談話時，不是無因的。

向後靠在椅背上，凝視着靜的面孔，抱素繼續着輕輕兒說道：「本來你在同班中，和我談話的時候多些。我們的意見又常常一致。也難怪那些輕薄鬼造謠言。但是，密司章，你是明白的，我對你只是正常的友誼——咳，同學之誼。你是很孤僻的，不喜歡他們那麼胡鬧；我呢，和他們也格格不相入。這又是他們造謠的根據。他們看我們是另一種人。他們看自己是一夥，看我們又是一夥；因而生出許多無聊的猜度來。我素來反對戀愛自由。雖然我崇拜克魯泡金。並且五分鐘熱度速成的戀愛，我更加反對！」

靜，雙眼低垂，不作回答。半晌，她擡眼看抱素，見他的一雙骨碌碌的眼還在看着自己，不禁臉上一紅，隨即很快的說道：「謠言是謠言，實事是實事；我是不睬，並且和我相干。」她站起身來向窗外一看，半自語道：「已經黑了，怎麼還不來？」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我是怕你聽着生氣，所以特地向你表白。」抱素用手掠過披下來的長髮，分辯着說，頗有些窘了。

靜微笑，沒有回答。

雖然談話換了方向，靜還是神情不屬地隨口敷衍。抱素在探得靜確是在等候一位新從國外回來的女朋友以後，終於滿意地走了。

突然一亮，電燈放光了；二房東已經打完牌，開了總電門了。左近工廠嗚嗚地放起汽管來。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風聲轉又尖勁。天空是一片烏黑。慧小姐終於沒有來。

抱素在歸途中遇見一位姓李的同學，那短小的人兒叫道：

「抱素，從密司拿那裏來罷？」

「何消問得」抱素賣弄似的回答。

「哈哈！恭賀你成功不遠！」

抱素不回答，大踏步邁自走去，得意把他的瘦長身體漲胖了。

S 大學的學生都參加五卅週年紀念會去了——幾乎是全體，但也有臨時規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翽女士。學校中對於他倆的關係，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種種猜度和流言，這固然因為他們兩人近來過從甚密，但大半還是抱素自己對男同學洩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聽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戀愛的冒險的斷片以後，總是閉目搖頭，像是飄刺，又像是不介意，說道：「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這個「理性人」——同學們公送他的綽號——本來常說世界萬事皆小說，但他說抱素的自述是小說，則頗有

懷疑的意味。可是其餘的同學都相信抱素和靜的關係確已超過了尋常的友誼，反以率的態度爲妒忌，特別是有人看見抱素和靜女士同看影戲以後，更加證實了；因爲靜女士從沒和男同學看過影戲，據精密調查的結果。

現在這五卅紀念日，抱素和靜女士又被發見在P影戲院裏，還有個青年女子——彎彎的秀眉，清徹的小眼睛，並且頰上有笑渦的，也在一起。

這女子就是我們熟識的慧女士，住在靜那裏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職業還沒把握。她搬到靜處的第二天，就遇見了抱素，又是來「報告消息」的。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舊的洋服，血紅的領結——他喜歡用紅領帶，據說他是有理由的喜歡用紅領帶——襯着他那張蒼白的臉兒，亂蓬蓬的長頭髮，和兩道劍眉，就頗有些英俊氣概，至少確已給慧女士一個印象——這男子似乎尙不討厭。在抱素方面呢，自然也覺得這位女性是惹注意的。當靜女士給兩人介紹過以後，抱素忙把這兩天內有不少同學因爲在馬路上演講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被捕的消息，用極動聽的口吻，報告了兩位女士，末了還附着批評道：「這

些運動，我們是反對的；空口說白話，有什麼意思，徒然使西牢裏多幾個犯人，况且聽說被捕的「志士」們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認是來講演的，實在太性，反教外國人看不起我們」說到最後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勝憤慨的神氣。

靜是照例的不參加意見，對卻極表同情；這一對初相識的人兒便開始熱鬧的談起來，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後，靜的二房東便常見這惹眼的紅領帶，在最近四五天內，幾乎是一天兩次，並且章女士也被例出去看影戲；因為靜女士樂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靜同去。

這天，他們三人特到P影戲院，專為瞻仰著名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罪與罰。在章女士的意思，以為「五卅」日到外國人辦的影戲院去未免「外慚清議」，然而終究拗不過靜的熱心和抱素的鼓勵。影片演映過一半，休息的十分鐘內，場裏電燈齊明，我們看得見他們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靜居中。五月末的天氣已經很暖，靜穿了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綢緊裹着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凹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一雙清澈



流動的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龐對照，越顯得瑩品；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一朵盛開的花，紅嫩，歡迎。慧小姐委實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說靜女士不美。慧的美麗是可以描寫的，靜的美麗是不能描寫的；你不能指出靜女士面龐上身體上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合於希臘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麼特點，肉感的特點；你竟可以說靜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湊合爲「靜女士」，就立刻變而爲神奇了；似乎有一種不可得見不可思議的東西，聯繫了她的肢體，布滿在她的百數，而結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個的美。慧使你興奮，她有一種攝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的只往她旁邊挨；然而緊跟着興奮而來的卻是疲勞麻木，那時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如果有一千個美人在這里任憑你挑選時，你一定會奔就靜女士那樣的女子，那時，她的幽麗能熨貼你的緊張的神經，她使你陶醉，似乎從她身上有一種幽香發洩出來，有一種電波放射出來，愈久愈有力，你終於受了包圍，只好「機械靜候處分」了。

但是現在靜女士和慧並坐着，卻顯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那時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學們都說是爲了解，但他自己覺得多半是已變做爲了慧了。只不過是一個「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吸引力的。有時他感得在慧身邊雖極快意，然而有若受了什麼威脅，一種窒息，一種過度的刺激，不如和靜相對時那樣愉逸雋永，但是他下意識地只是向着慧。

嘈雜的人聲，不知從什麼時候騰起，佈滿了全場；人人都乘此十分鐘鬆一鬆過去一小時內壓緊的情緒。慧看見坐在她前排斜右的一對男女，低頭談的正忙；那男子很面熟，但因他低了頭向女的一邊，看不清是誰。

「一切罪惡都是環境逼成的，」慧透了一口氣，迴眸對抱素說。

「所以我對於犯罪者有同情。」抱素從靜女士的頸項後伸過頭來，像預有準備似的回答。「所以國人皆曰可殺的惡人，未必真是窮凶極惡，所以一個人失足做了錯事，罪惡總是可憐，不是可恨。」接着也歎息似的吐了一口氣。

「據這麼說，『罰』的意義在那里呢？」韋女士微向前俯，斜轉了頭，插進這一句話；大概預後的啾啾然的熱氣也使她頗覺不耐了。

抱和靈都怔住了。

「如果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是你們的意見，他爲什麼寫少年賴斯柯尼考夫是慎重考慮，認爲殺人而救人是合理的，然後下手殺那個老嫗呢？爲什麼那少年暗殺人後又受良心的責備呢？」靜說明她的意見。

「哦……但，但這便是陀氏思想的未澈底處，所以他只是一個文學家，不是革命家。」抱素在支吾半晌之後，突然福至心靈，發見了這一句警句！

「那又未免是遁辭了。」靜微微一笑。

「靜妹，你又來書欺子氣了。何必管他作者原意，我們自己有腦，有主張，依自己的觀察是如何便如何。我是承認少年賴斯柯尼考夫爲救母姊的貧乏而殺老嫗，拿了她的錢，是不錯的。我所不明白的，他既然殺了老嫗，爲什麼不多掙些錢呢？」烈激昂地說，再看前

排的一雙男女，他們還是談的很忙。

靜回眼看著抱素，等待他的意見；抱素不作聲，似乎他對於劇中情節尙未了了。靜再說：「慧姊的話原自不錯，但這少年賴斯柯尼考夫是一個什麼人，很可研究。安那其呢？個人主義呢？唯物史觀呢？」

慧還是不斷的臉著前排的一對男女，甚至抱素也有些覺得了；慧猛然想起那男人的後影像是誰來，但又記不濟到底是誰；舊事舊人在她的記憶裏早是怎樣的紛糾錯亂了！

翽新提出的問題，又給了各人發言的機會。於是「罪」與「罰」成了小小辯論會的中心問題。但在未得一致同意的結論以前，罪與罰又繼續演映了。電影也像人類的歷史一樣，永遠只給你極短的歇息時間讓你去討論考慮，當你還沒得到結論，他又繼續演下去了。所以你永遠難得恰意的結論的！

在電影的繼續演映中，抱素時時從靜的頸後伸過頭去發表他的意見，當既得慧的

頷首以後，又必轉而問評；但靜似乎一心注在銀幕上，有時不理，有時含糊的點了一下頭。

待到影片映完，銀幕上放出「明日請早」四個淡墨的大字，慧早已站起來，她在電燈重明的第一秒鐘時，就搜尋前排的一對男女，卻見座位空着，他倆早已走了。這時左右前後的人都已經站起來，蠕蠕地嘈雜地移動；慧等三人夾在人堆裏，出了P戲院。馬路上是意外的冷靜。兩對印度騎巡，緩緩地，正從院前走過。戲院屋頂的三色旗，懶懶的懸着，旗竿在紅的屋頂畫出一條極長的斜影子。一個煙紙店的伙計，倚在櫃臺上，捏着一張小紙在看，彷彿第一行大字是「五卅一週紀念日敬告上海市民。」

抱素在學校裏有個對頭——不應該說是他的畏忌者——便是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爲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短小是大家共見的，精悍，卻是抱素一人心內的批評，因爲他弄的玄虛，似乎李克都知道。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詭譎。抱素最恨的，是知道他的秘密，「一個人應該有些個人的秘密；不然，就失了生存的意義。」抱素常是這麼

說的。但是天生李克，似乎專爲偵察揭發抱素的祕密，這真是莫大的不幸。

除此而外，抱素也覺得李克這人平易可親。別的同學常譏抱素爲「墮落的主義者」，李克卻不曾有過一次。別的同學又常常譏笑抱素想做「鍍金博士」，李克也不曾有過一次。在同學中，李克算是學問好的一個，他的常識很豐富，舉動極鎮定，思想極縝密；他不愛胡鬧，也不愛做出劍拔弩張的志士的模樣來，又不喜纏着女同學講戀愛，這些都是抱素對勁的，尤其是末一項，因爲靜女士在同學中和李克也說得來。總之，他對於李克，憑真心說話，還是欽佩的成分居多；所有一點恨意，或可說一點畏忌，都是「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那樣冷諷的話做的罪魁禍首。

但在最近，抱素連這點恨意也沒有了。這個並不是因爲他變成大量了，也不是因爲他已經取消了「個人應有祕密」的人生觀，卻是因爲李克不復知道他的祕密了。更妥當的說，因爲抱素自己已不復在男同學前編造自己與靜女士的戀愛，因而「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那樣刺心的話亦不再出自李克之口了。抱素現在有一個新祕密。這新

秘密，他自以為很不必在男同學跟前宣傳的。

這新秘密，從何日發芽，抱素不大記得清楚了。在何日長成，卻記得清清楚楚，就是在P影戲院裏看了罪與罰出來後的晚上。

那一天下午，他和兩位女士出了戲院，靜女士說是頭痛，一人先回去了，抱素和靜小姐在震飛路的行人道上閒步。大概因為天氣實在困人罷，靜女士帶着一雙眼，腰支軟軟的，半倚着抱素走。血紅的夕陽掛在遠處樹梢，道旁電燈已明，電車轟隆隆駛來，又轟隆隆駛去。路上只有兩三對的人兒挽着臂慢慢地走。四五成羣的工來的女工，匆匆地橫穿馬路而去，嘖嘖嘈嘈，不知在說些什麼。每逢有人從他們跟前過去，抱素總以為自己是被注視的目標，便把胸脯更挺直些，同時更向靜，身邊挨近些。一路上兩人沒有說話。靜女士低了頭，或者在想什麼心事；抱素呢，雖然昂起了頭，卻實在忐忑地盤算一件事至少有一刻鐘了。

夕陽的半個臉孔已經沒入地平線了，天空閃出幾點疏星，涼風開始一陣一陣的送



來。他們走到了呂班路轉角。

「密司周，我們就在近處喫了夜飯罷？」躊躇許久以後，抱素終於發問。

瑟點頭，但旋又遲疑道：「這里有什麼清靜的菜館麼？」

「有的是。然而最好是到法國公園內的食堂去。」抱素萬分鼓舞了。

「好罷，我也要嘗嘗中國的法國菜是什麼味兒。」

他們喫過了夜飯，又吞了半小時的打木球，在公園各處走了一遍，最後，揀着園東小池邊的木椅坐着歇息。榆樹的巨臂伸出在他們頭頂，月光星光全都給遮住了。稍遠，濛濛的夜氣中，透露一閃一閃的光亮，那是被重重密密的樹葉遮隔了的園內的路燈。那邊白茫茫的，是旺開的晚香玉，小池的水也反映出微弱的青光。此外，一切都混成灰色的一片了。瑟和抱素靜坐着，這幽靜的環境使他們暫時忘記說話。

忽然草間一個蟲鳴了，是細長的顫動的鳴聲。跟着，池的對面也有一聲兩聲的蟲鳴。應和。聞聞的蛙鳴，也終於來到，但大概是在更遠的溝中了。夏初晚間的陣風，雖很軟弱，然

而樹枝也索索的作響。

慧今晚多喝了幾杯，心扉只是突突的跳；眼前景色，又勾起舊事如潮般湧上心頭。她懶懶地把頭斜靠在椅背上，深深噓了口氣——你幾乎以為就是嘆息。抱素冒險似的伸過手去輕輕攥住了慧的。慧不動。

「慧！這裏的菜比巴黎的如何？」他找着題目發問了。

慧撲嗤地一笑。

「差不遠罷？」抱素不得要領地再問，更緊些握著慧的手。

「說起來，我想起你喫飯時那種不自然而且費力的神氣來了！」慧吃吃笑，「中國人喫西菜，十有九是這般的。」撫慰似的又加了一句。

「究竟是手法生疎，拜你做老師罷！」抱素無聊地解嘲。

酒把慧的話緒也引出來了。他們談巴黎，又談上海的風俗，又談中國影片，最後又談到那與同。

「今天素女士僕有些兒生氣」抱素突然問。

「她……她向來是這個態度」慧沉吟着說。「但也許是惱着你罷？」慧忽然似戲  
非戲地轉了口。

即使是那黑抱素覺得慧的一雙眼是在灼灼地看住了他。

「萬不會的」我和她不過是同學，素來是你恭我敬的，她爲什麼惱着我。」他說時聲  
音特別低，並且再接近慧些，幾乎臉貼着臉了。慧不動。

「不騙人麼？」慧慢聲問。

一股甜香——女性特有的肉的香味，夾着酒氣，直奔抱素的鼻官，他的太陽穴的血  
管跳動起來，心頭像有許多螞蟻爬過。

「決不騙你！也不肯騙你！」說到「肯」字加倍用力。

慧覺得自己被握的手上加重了壓力，覺得自己的懷裏着一層薄綢的腠股之間感  
受了男性的肉的烘熱，這熱，立刻傳佈於全身。她心裏搖搖的有點不能自持了。

「慧！你知道，我們學校內是常鬧戀愛的，前些時，還出了一樁笑話。但我和那些女同學都沒關係，我是不肯濫用情……」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除非是從今以後，我不會戀愛過誰。」

沒有回答。在灰色的微光中，抱素彷彿看見慧兩眼半閉，胸部微顫。他彷彿聽得耳邊有個聲音低低說：「她已經動情！」自己也不知怎麼着，他突然把一手挽住了慧的粗聲的頸項，喃喃的說道：「我只愛你！我是說不出的愛着你！」

慧不作聲。但是她的空着的一手自然而然的勾住了抱素的肩膊。他在她血紅的嘴唇上親了一個吻。

長時間的靜默。草蟲似乎早已停止奏樂。近在池邊的一頭蛙，忽然使勁地圍圍叫了幾聲，此後一切都是靜寂。漸漸的，涼風送來了悠揚的鋼琴聲，斷斷續續，聽不清奏什麼曲。

慧回到住所時，已經十一點鐘，酒還只半醒，章女士早已睡覺了。

慧的鋪位，在西窗下，正對書桌，是一架行軍牀，因為地方仄，所以特買的，也掛着蚊帳。

公園中的一幕還在她的眼前打旋，我們這羣小姐躺在狹小的行軍牀上轉輾翻身，一時竟睡不着。一切舊事都奔湧到發脹的腦殼裏來了：巴黎的繁華，自己一頁地錯亂不連貫地移過。她又想起自己的職業還沒把握，自己的移身還沒歸宿；黏着她的人有這多，真心愛她的有一個麼？如果不要事苛求，該早已有戀人，該早已結了婚罷！然而不受指揮的倔強的男，要行使夫權拘束她的男人，還是沒有的好！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該早打定了主義罷！但是有這般容易麼？她覺得前途是一片灰色。她忍不住要滴下眼淚來。她想：若在家裏，一定要撲在母親懷裏痛哭一頓了。「二十四歲了！」她心裏反覆說：「已經二十四歲了麼？我已經走到生命的半路了麼？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飛一般過去，是快樂，還是傷心呀？」她努力想捉住過去的快樂的片段，但是剛想起是快樂時，立即又變爲傷心的黑影了。她發狂似的咬着被角，咀咒這人生，咀咒她的一切經驗，咀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讓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罷，她一定要十二分謹慎的使用這

美滿的青春，她要周詳計畫如何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決不能再讓牠草草的如癡如夢的就過去了。但是現在完了，她好比做夢拾得黃金的人，沒等到夢醒就已胡亂化光，徒然留得醒後的懊惱。「已是二十四了！」她的興奮的腦筋無理由地頑強地只管這麼想着，「二十四」像一支尖針，刺入她的頭殼，直到頭蓋骨痛的像要炸裂；「二十四」又像一個飛輪，在她頭裏旋，直到她發昏。冷汗從她額上透出來，自己乾了，又從新透出來。胸口脹悶的像有人壓着。她無助地仰面躺着，忍受最難堪的蹂躪；她張着嘴喘氣，她不能再想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胸部頸部已經輕快了許多；茫茫的飄飄的，似乎身體已經架空了。決不是在行軍牀上，也不是在影戲院裏，確是在法國公園裏；她坐在軟榻似的草地上，抱來的頭枕着她的股。一朵粉紅色的髮彩，從他們頭上飛過。一隻白鵝，拍翅，拍翅，在他們面前走了過去。樹那邊，跑來了一個孩子——應該有四歲了罷——鬚鬚的眉兒，兩點笑渦，跑到她身邊，她承認這就是自己的孩子。她正待舉手摩小孩子的頭頂，忽然一個男子從

孩子背後閃出來，大聲喝道：「我從戲院裏一直找你，原來你在這裏！」舉起手杖往下就打：「打死了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罷！在外國時我何曾待虧你，不料你瞞着我逃走！這野男子又是誰呀！打罷，打罷！」她慌忙的將兩手護住了抱索的頭，「拍」的一下，手杖落在自己頭上了，她分明覺得腦殼已經裂開，紅的血，灰白色的腦漿，直淋下來，沾了抱索一臉。她又怒又怕，又聽得那男子狂笑。她那時只是怒極了，猛看見腳邊有一塊大石頭，雙手捧過來，霍的站起身；但是那男子又來一杖……她渾身一震，睜大眼睛看時，卻好好的依舊躺在行軍牀上，滿室都是太陽光。她定了定神，再想那夢境，心頭兀自突突的跳。腦殼並不痛，嘴裏卻異常乾燥。她低聲喚着「靜妹」，沒人回答。她掙扎起半個身體拉開蚊帳向靜的牀裏細看，牀是空着，靜大概出去了。

靜頹然再躺下，第二次回憶剛才的惡夢。夢中的事已忘了一大半，只保留下最精采的片斷。她禁不住自己好笑。頭腦重沉沉的實在不能再想。「抱索這個人值得我把全身交給他麼？」只是這句話在她腦中亂轉，不決不，他至多等於她從前所遇的男子罷了。剛

強與猖獗，又回到慧的身上來了。她自從被一個姓司的騙上了手面又丟下以後，早存了對於男性報復的主意；她對於男性，只是玩弄，從沒想到愛。議論譏笑，她是不顧的；道德，那是騙鄉下姑娘的圈套，她已經跳出這圈套了。當她確是她自己的時候，她回想過去，決無悲傷與悔恨，只是忿怒——報復未盡快意的忿恨。如果她也有悲哀的時候，大概思忖起青春不再，只剩得不多幾年可以實行她的主義。或者就是這一點幽怨，作成了夜來噩夢的背景。

慧反覆的自己分析，達到了「過去的策路沒有錯誤」的結論，她心安理得地起身了，當她洗好臉時，她已經決定：抱素再來時照舊和他周旋，公園裏的事，只當沒有。

但在抱素呢，大概是不肯忘記的；他要把「五卅」夜作為他的生活旅程上的界石，他要用金字寫他這新秘密在心葉上。他還等機會作進一步的動作，進一步的要求。

下午兩點鐘，女士回來，見慧仍在房裏。慧把昨晚喫飯的事告訴了靜，只沒提起她決定「當作沒有」的事。靜照例的無表示。抱素照常的每日來，但是每來一次，總增加了



他的納悶。並且他竟沒機會實行他的預定計畫。他有時自己寬解道：「女子大概面嫩，並且不肯先表示，原是女子的特性。況且，公園中的一幕，到底太孟浪了些——都是酒作怪。」

## 五

又是幾天很平淡的過去了。抱素的納悶快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

一天下午，他在校前的空場上散步，看見他最近不恨的李克走過。他猛然想起慧女士卻巧是李克的同鄉，不知這個「怪人」也知道慧女士的家世及過去歷史沒有。他雖則天天和慧見面，並且也不能說是泛泛的交情，然而關於她的家世等等，竟茫無所知；只知道她是到過巴黎兩年的「留學生」，以前和靜女士是同學。慧固然沒會對他提起過家裏的事，即如她自己從前的事也是一字不談的；他曾經幾次試探，結果總是失敗——他

剛一啓口，就被羅用別的話支開去；他又有幾分懼怕羅，竟不敢多問，含糊直到如今。這幾天，因為羅的態度使他納悶，更迫切地要知道羅的過去的歷史。現在看見了李克，決意要探詢探詢，速洩露秘密的危險也顧不得了。

「密司忒李，往那裏去？」抱素帶誦地叫着。

那矮小的人兒立住了，向四下裏瞧，看見是抱素，就不介意似的回答道：「隨便走走。」

「既然你沒事，我有幾句話和你講，行麼？」抱素冒失地說。

「行！」李克走前幾步，仍舊不介意的。

「你府上是玉環麼？你有多久不回家了？」抱素很費斟酌，纔決定該是這般起頭的。

「是的，我家在玉環縣黃坡鎮，三個月前我還回家去一次呢。」那「理性人」回答。他心裏詫異。他已經看出來，抱素的自以為聰明然而實在很拙劣的寒暄一定是探詢什麼事的冒頭。

「哦，那麼你大概知道貴同鄉周定慧女士這個人了？」我們這位狡猾的老實人遂

單刀直入地轉到他的目的物了。

李克|笑了一笑，抱素|心裏一抖，他分辨不出這笑是好意還是惡意。

「你認識她麼？」不料這「理性人」竟反問。

抱素|向李克|走近一步，附耳低語道：「我有一個朋友認識她。有人介紹她給我的朋友。」旋又拍着李克|的肩膀道：「好朋友，你這就明白了罷？」

李克|又笑了一笑。這一笑，抱素|斷定是頗有些不趁不慙的氣味。

「這位女士，人家說她的極多。我總共只見過一面，彷彿人極精明利害的。」李克|照例的板着臉，慢吞吞地說。「如果你已經滿意了，我還要去會個朋友。」他又加了一句。

「人家說什麼呢？」抱素|慌忙追詢，「你何妨說這麼一兩件呢？」

但是李克|已經向右轉，提起腳跟要走了。他說：「無非是鄉下人少見多怪的那些話頭。你的朋友大可不必打聽了。」

抱素|再想問時，李克|隨口說了句「再見」，竟自走了，身後拖着像尾巴樣的一條長

影子，還在抱素跟前晃；但不到幾秒鐘，這長影子亦漸漸淡，不見了。抱素悄然看着天空，他又順着脚尖兒走，在這空場裏繞圈子。一頭癩蝦蟆，意外地從他腳下跳出來；跳了三步，又擲轉身，凸出一對挪揄的眼睛對抱素瞧。幾個同學遠遠的立着，望着他，似乎有議論；他也沒有覺到。他反復推敲李克的幾句極簡單的話裏的涵義。他已經斷定：大概李克是實，在不知道瑟的身世，卻故意含糊閃爍其詞作弄人的；可是一轉念又推翻了這決定，這個「理性人」素來說話極有分寸，也不是強不知以為知的那類妄人，他的話是值得研究的。他這麼一正一負的亂想着，直到校裏一陣鐘聲把他喚回去。

5 大學的學生對於聞鐘上課，下課，或是就寢，這些小節，本來是不屑注意的；當上課鐘或就寢鐘嗚嗚地四散並且飛到草地，停歇在那裏以後，你可以聽到宿舍中依然譁笑高縱。然而這一次鐘聲因為是意外的，是茶房的臨時加工，所以凡是在校的學生居然都應召去了。抱素走進第三教室——大家知道，意外的鳴鐘，定規是到這教室裏來的——只見黑壓壓一屋子人。一個同學拉住他問道：「什麼事又開會？」抱素瞪着眼，搖了搖頭。

背後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真正作孽！夜飯也喫弗成！」抱素聽得出聲音，是一位姓方的女同學，上課時慣和章女士坐在一處的，渾名叫「包打聽」；她得這個美號，一因她最愛刺探別人的隱秘，如果你有一件事被方女士知道了，那就等於登過報紙；二因她總沒說過「偵探」二字，別人說「偵探」，她總說「包打聽」；如果你和她談起「五卅」慘案的經過，十句話裏至少有一打「包打聽」；當下抱素就在這包打聽的方女士身邊一個座位上坐了。不待你開口問，我們這位女士已經搶着把現在開會的原因告訴你了。她跛着嘴脣，作她的結論道：

「真正難爲情，人家勿喜歡，放仔手拉倒，犯弗着作死作活嚇別人！」她的一口上海白也和她的「包打聽」同樣的出名。

抱素悄然答道：「你不知道戀愛着是怎樣的熱烈，不顧一切，失戀了是怎樣難受呢！」主席按了三四次警鈴，纔把那幾乎漲破第三教室的嘈聲壓低下去。抱素的座位太靠後了，只見主席嘴脣皮動，聽不出聲音。他努力聽，方始抓住了斷斷續續的幾句：「戀愛

不反對……妨礙工作卻不行……王]女士太浪漫了……三角戀愛……」

「主席說，要禁止密司忒龍，同王]女士戀愛。爲仔王]女士先有戀人，氣得來要尋死路。」包打聽偏有那們尖的耳朵，現在傳譯給抱素。

忽然最前排的人鼓起掌來。抱素眼着着方]女士，意思又要她傳譯；但是這位「包打聽」皺着眉頭咕噥了一句「聽勿清。」幾個人的聲音嚷道：「贊成！強制執行！」於是場中大多數的臂膊都陸續舉起來了。主席又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場中哄然笑起來了。忽然一個人站起來高聲說道：「戀愛不能派代表的，王]女士既不忍背棄東方君，就不該同時再愛龍君。現在，又不忍不愛東方，又不肯不愛龍，卻要介紹另一女同學給龍，作自己的替身，這是封建思想！這是小資產階級女子的心理，大會應給她一個嚴重的處分！」

抱素認得這發言者是有名的「大破」史俊。

有幾個人鼓掌贊成，有幾個人起來搶着要說話，座位落後的人又大呼「高聲兄，聽不清！」會場中秩序頗呈動搖了。抱素覺得頭發脹起來，辯論在紛亂中進行，一面也頗有

幾人在紛亂中逃席出去。最後，主座大聲說道：「禁止王福的戀愛關係，其餘的事不問，贊成者舉手！」手都舉起來，抱素也加了一手，隨即匆匆地擠出會場。他回頭看見方女士正探起身來隔着座位和一個女子講話——這女子就是大破史俊的愛人趙赤珠。

「不愧爲包打聽。」抱素一邊走，一邊心裏說。他忽然得了個主意：「我的事何不向她探詢呢？雖然不是同鄉，或許她倒知道的。」



## 六

從早晨起，章女士又生氣。

她近來常常生氣，說她是惱着誰罷，她實在沒有被任何人得罪過，說她並不惱着誰罷，她卻見着人就不高興，聽着人聲就討厭。本來是少說話的，近來越發發言了，簡直忘記還有舌頭，以至她的同座包打聽方女士新替她題了個綽號：「石美人。」但是章女士自己卻不承認是生氣，她覺得每日立也不是，坐也不是，看書也不是，不看書也不是，究竟自己要的是什麼，還是一個不知。她又覺得一舉一動，都招人議論，甚至於一聲咳嗽，也像有

人在背後做鬼臉嘲笑，她出外時，覺得來往的路人都把眼光注射在她身上；每一冷笑，每一碎罵，每一噓噓切切的私語，好像都是暗指着她。她害怕到不敢出門去。有時她也自爲解釋道：「這都是自己神經過敏，」但是這可怪的情緒已經佔領了她，不給她一絲一毫的自由了。

這一天從早晨起，她並沒出門，依然生氣，大概是因爲慧小姐昨日突然走了，說是回家鄉去。昨晚她想了個鐘頭，總不明白慧女士突然回去的原因。自然而然的結論，就達到了「慧有意見」但是「意見」從何而來呢？慧在靜處半月多沒一件事不和靜商量的？慧和抱素親熱，靜亦從未表示不滿的態度。「意見」從何來呢？靜最後的猜度是：慧的突然歸家，一定和抱素有關；至於其中細情，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

但雖然勉強解釋了慧的回家問題，靜的「無事生氣」依然如故，因爲獨自個生氣，已經成爲她的日常功課了。她坐在藤榻上，無條理的亂想。

前樓的二房東老太太正在嘮嘮叨叨地數說她的大孫女。窗下牆脚，有一對人兒已

經在那裏談了半天，不知怎的，現在變爲相罵，尖脆的女子口音，一句句傳來，異常清晰，好像就在窗外。一顆蒼蠅撞在窗的玻璃片上，依着牠的向光明的本能，固執地硬鑽那不可通的路，發出短促而焦急的嚶嚶的鳴聲。一個撕破口的信封，躺在書桌上的散紙堆中，張大了很難看的破口，似乎在抱怨主人的暴厲。

靜覺得一切聲響，一切景象，都是可厭的；她的紛亂的思想，毫無理由地遷怒似的向四面放射。她想起方女士告訴她那個笑話——一個男同學冒了別人的名寫情書；她又想起三天前在第五教室前走過，瞥見一男一女擁抱在牆角裏；她又想起不多幾時，報紙上載着一件可怕的謀殺案，彷彿記得原因還是女人與金錢。她想起無數的人間的醜惡來。這些醜惡，結成了大的黑柱，在她眼前旋轉。她寧願地球毀滅了罷，寧願自殺了罷，不能再忍受這無盡的醜惡與黑暗了！

她將兩手遮住了面孔，她頹然躺在藤榻上，反覆的機械的念着「毀滅」，從她手縫滴下幾點眼淚來。

眼淚是悲哀的解藥。會消眼淚的人一定是懂得這句話的意義的。靜的神經現在似乎略爲平靜了些。她暫時幾分鐘的全無思想，沉浸在眼淚的神奇的神祕的療救中。

然後，她又想到了藍。她想，藍此時該已到家了。藍的母親，見藍到家，大概又是望着要替她定親了。她又想着自己的母親，她分明記得——就同昨日的事一樣——到上海來的前晚，母親把她的用品，她的心愛的東西，一件一件理入綢緞裏，衣箱裏。她記得母親自始就不願意她出外的，後來在終於允許了的一番談話中，母親有這樣幾句話：「我知道你的性情，你出外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只是你也一年大一年了，趁早就定個親，我也了卻一樁心事。」她那時聽了母親的話，不知爲什麼竟落下眼淚來。她記得母親又安慰她道：「我決不硬做主，替你定親，但是你再不可執拗着只說一世不嫁了。」她當時竟感動得放聲哭出來了。她又記起母親常對她說：「大姨母總說我縱容你，我總回答道：『阿靜心裏凡事都有個數兒，我是放心的。』你總得替你媽撐口氣，莫要落人家的話柄。」阿靜又自己忖量：這一年來的行爲總該對得住母親？她恍惚看見母親的溫和的面容，她撲在

母親懷裏說道：「媽呀！阿靜牢記你的教訓，不會有過半點荒唐，叫媽傷心！」

靜猛然想起，箱子裏有一個金戒指，是母親給她的，一向因為自己不喜歡那種裝飾品，總沒戴過。她慌忙開了箱子，找出那個戒指來，她像見了最親愛的人，把戒指偎在胸口，像抱着一個孩子似的，輕輕地搖擺她的上半身。

玻璃窗上那個蒼蠅，已經不再盲撞，也不着急地嚶嚶的叫，此時牠靜靜地爬在窗角，搓着兩隻後腳。

母親的愛的回憶，解除了靜的煩悶的包圍，半小時緊張的神經，此時弛鬆開來。金戒指抱在懷裏，靜女士醞釀地回味着母親的慈愛的甜味。半小時前，她覺得社會是極端的黑暗，人間是極端的冷酷，她覺得生活太無意味了；但是現在她覺得溫暖和光明到底是四處的照耀着，生活到底是值得留戀的。不是人人有一個母親麼？不是每一個母親都有像她的母親那樣的深愛麼？就是這母親的愛，溫馨了社會，光明了人生！

現在靜女士轉又責備自己一向太主觀，太是專從壞處着想，導帶了灰色眼鏡看人

生。她頗然覺得平日被她鄙夷的人們原來不是那麼不足取的；她自悔往日太冷靜太孤傲，以至把一切都看作仇敵。她想起抱素規勸她的話來，覺得句句是知道她的心，知道她的好處，她的缺點的，是體貼她愛惜她的。

於是一根溫暖的微絲，掠過她的心；她覺得全身異樣的軟癱起來；她感覺到一種像是麻醉的味兒。她覺得四周的物件都是異常溫柔的對着她，她不敢舉手，不敢動一動脚，恐怕損傷了牠們；她甚至於不敢深呼吸，恐怕呵出去的氣會損傷了什麼。她實在經驗了新奇的經驗了。

太陽的斜射光線，從西窗透進來，室中溫度似乎加高了。靜還穿着囉囉旗袍，頗覺得重沉沉，她下意識地拿一件紗的來換上。當換衣時，她看着自己的豐滿的處女身，不覺低低歎了一聲。她又坐着溫理她的幻想。

門上來了輕輕的彈指聲。靜側耳諦聽。彈指聲第二次來了，是一個耳熱的彈指聲。靜很溫柔的站起來，走到門邊，開了門時，首先觸着眼簾的，是血紅的領帶，來者固然是抱素。

不知是紅領帶的反映呢，或者別的緣故，靜的臉上倏然浮過一片紅暈。

抱素眼眶邊有一圈黑印，像是夜來失眠。精神微現頹喪。他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看着前天還是安放慧的行軍牀的地方。兩人暫時沒有話。靜的眼光追隨着抱素的視線，似乎在那裏尋他的思路。

「一定慧昨天回家去了。」靜破例的先提起了話頭。

抱素點頭，沒有話。一定有什麼事使這個人兒煩悶了。靜猜來大概是爲了慧女士。她自以爲有幾分明瞭慧的突然回去的原因了。

「慧這人很剛強，有決斷；她是一個男性的女子。你看是麼？」靜再逼着說。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罷？」抱素管自的問。

「慧素來不談她自己家裏的事。我也不歡喜打聽。」靜淡然回答。「你也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形麼？」

「她不說，我怎麼知道呢？況且，我和她的交情，更次於你和她。」抱素覺得靜女士的

話中有核，急自分辯說。

靜笑了一笑。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愉快的笑。不多時前溫柔的幻境，猶有餘勁，她現在看出來一切都是可愛的淡紅色了。

「你知道她在外國做些什麼？」抱素忍不住問了。

靜女士搖頭。既而說：「說是讀書，我見未必正式進學校罷。」

抱素知道靜是真不知道，不是不肯說。他遲疑了一會，後來毅然決然的對靜說道：「密司章，你不知道瑟突然回去的原因罷？」

靜一怔，微微搖頭。

「你大概想不到是我一席話將她送走的罷？」抱素接着說，他看見靜變色了，但是他不要繼續說下去。「請你聽我的供狀罷。昨天晚上我躲在牀裏幾乎哭出聲來了。我非在一個親人一個知心朋友面前，盡情的訴說一番，痛哭一場，我一定要悶死了。」他用力咽下一口氣去。



靜亦覺悽然，雖則還是摸不着頭緒。

慢慢的，但是很堅定的，抱素自述他和慧的交涉。他先請他們怎樣到法國公園，在那裏，慧是怎樣的態度，第二天，慧又是怎樣的變了態度；他又講自己如何的納悶，李的話如何可疑；最後，他說還是在「包打聽」方女士那裏知道了慧不但結過幾次婚，並且有過不少短期愛人，因此他在前天和慧開誠布公的談了一次。

「你總能相信，」抱素歎息着收束道：「如果不是她先對我表示親熱，我決不敢莽撞的；那晚在法國公園裏，她捧着我的面孔親嘴，對我說了那樣的甜蜜蜜的話語，但是第二天他好像都忘卻了，及至前天我查問她時，他倒淡淡的說：『那不過乘着酒興玩玩而已。你未免太認真了！』我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自從同游法國公園後，我是天天納悶；先前我還疑惑那晚她是酒醉失性，我後悔不該喝酒，自恨當時也受了熱情的支配，不能自持。後來聽人家告訴了她的從前歷史，因為太不堪了，我還是半信半疑，但是人家說得那麼詳細，那麼肯定，我就不能不和她面對面的談一談，誰料她毫不否認，反理直氣壯的說是

「玩玩」說我「太認真」咳……這可憐的人兒幾乎要滴下眼淚來了，「咳，我好像一個處女，懷着滿腔的純潔的愛情，卻遇着了最無信義的男子，受了他的欺騙，將整個靈魂交給他以後，他便翻臉不認人，丟下了我」他垂下頭，臉藏在兩手裏。

半晌的沉默。

抱素仰起頭來，又加了一句话：「因為我當面將她的黑幕揭穿了，所以她突然搬走。」

章女士低着頭，沒有話；回憶將她佔領了。慧果真是這樣一個人麼？然而錯誤亦不在她。記得半月前慧初來時，不是已經流露過一句話麼？「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這句話現在很清晰的還在靜的耳邊響呢。從這句話，可以想見慧過去的境遇，想見慧現在的居心。猶如受了傷的野獸，慧現在是狂怒地反噬，無理由無選擇地施行她的報復。最初損害她的人，早已掛着猶笑走得不知去向了，後來的許多無辜者卻做了血祭的替身！人人生本就是這麼顛倒錯誤的！靜迷惘地想着，她分不清對慧是愛是憎，她覺得是

可憐，但憐憫與憎恨也在她的情緒中混爲一片，不復能分。她想：現在的她，素是可憐的，但慧或者更可憐些；第一次蹂躪了慧，使慧成爲現在的慧的那個男子，自然是該恨了，但是安知這勝利者不也是被損害後的不擇人而報復，正像現在慧之對於抱素呢？依這麼推論，可恨的人都是可憐的。他們都是命運的犧牲者！靜這麼分析人類的行爲，心頭夷然舒暢起來，她認定憐憫是最高貴的情感，而愛就是憐憫的轉變。

「你大概恨着慧罷？」靜打破了沉寂，微笑，凝視着抱素。

「不恨。爲什麼恨呢？」抱素搖着他的長頭髮，「但是愛的意味也沒有了。我是怕她。哦，我過細一想，連怕的意味也沒有了，我只是可憐她。」

「可憐她到底是糟蹋了自己身體。」靜仍舊微笑着，眼睛裏射出光來，你可以說這就是熱情的流露。

「也不是。我可憐她那樣剛毅，有決斷，聰明的人兒，竟自暴自棄，送完了她的一生。」他說着又微啞。

「你認定這便是她的自暴自棄麼？」

抱素愕然半晌，他猜不透靜的意思，他覺得靜的泰然很可怪，他原先料不及此。

「你大概知道她是不得已，或是……」他機警地反問。

「豈並沒對我直接談過她自己的事，」靜攔住了說，「但是我從她無意中流露的對於男子的憎恨，知道她現在的行為全是反威，也可以說是變態心理。」

抱素低了頭，不響；半晌，他搔起頭，注視靜的臉，說道：「我真是太粗心了！我很後悔，前天我爲什麼那樣怒氣沖沖，我一定又重傷了她的心！」他的聲音發顫，最後的一句幾乎帶着悲咽了。

靜心裏一軟，還帶些酸，眼眶兒有些紅了。也許是同情於靜，然而抱素這幾句話對於靜極有影響，卻是不能諱言的。她的「憐憫哲學」已在抱素心裏起了應和，她該是如何的欣慰，如何的感動呵！從前抱素說的同學們對於他倆的議論，此時她又闖進她的記憶；她不禁心跳了，臉也紅了。她不敢看抱素，恐怕碰着他的眼鋒。她心的深處似乎有一個聲

晉說道：「走上前，對他說，你真是我的知心。」但是她性情的只是坐着不動。

然而抱素像已經看到她的心，他現在立起來，走到她身邊。靜心跳的更利害，迷惘地想道：他這不是就要來擁抱的姿勢麼？她又害怕；但簡直不會想到「逃避」。她好像從容就義的志士，閉了眼，等待那最後的一秒鐘。

但是抱素不動手，他只輕輕地溫柔地說道：「我也替你常擔憂呢！」靜一怔，不懂他的意思。這人兒又接着說：「你好端端的常要生氣，悲觀，很傷身的。你是個聰明人，境遇也不壞，在你前途的，是溫暖和光明，你何必常常悲觀，把自己弄成了神經病。」

這些話，抱素說過不止一次，但今天鑽到靜的耳朵裏，分外的懇切，熱刺刺的，起一種說不出的奇趣的震動。自己也不知怎麼的，靜豁然立起，抓住了抱素的手，說：「許多人中間，就只你知道我的心！」她意外的滴了幾點眼淚。

從靜的手心裏傳來一道電流，頃刻間走遍了抱素全身；他麻木了，他迷惘了，他不能想什麼了，他本能地挽住了靜的腰支，擁抱她在懷裏。靜閉着眼，身體軟軟的，沒有抵抗，也

沒有動作；昏迷中她感覺得男性的灼熱的撫摩在她胸部停留了片刻，便向下移，未曾經驗過的麻痒，支配了她的全身，她恍惚覺得自己的肢體骨節都鬆開了，解散了，知覺一點一點的被奪去。最後，完全失卻了她自己。

當她回復知覺的時候，她看見自己躺在牀上，抱索的臉貼着自己的。

「你發暈去了！」他低低說。

沒有回答，靜翻轉身，把臉埋在枕頭裏，抱索在她的後頸上印了無數的吻。夕陽的紅光在窗上映射了些時，又慢慢的偷偷的走了。室中漸漸黑起來。

七

第二天清早，二房東的小大姐正在客堂裏掃地，抱素從樓上下來，悄悄地走了。童女士怕人家看見，所以催他一早就走。她自己直到十點多鐘方才起來。昨天的事，像一場好夢，雖有不盡的餘味，然而模模糊糊地總記不清晰。她記得自己像酒醉般的昏昏沉沉過了一夜，平日怕想起的事，昨晚上是身不由己的做了。完全是被動麼？<sup>麼</sup>憑良心說：「不是的，」現在細想起來，不忍峻拒抱素的要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一大半還是由於本能的驅使，和好奇心的催迫。因為自覺並非被動，這位驕狎的小姐雖然不願人家知道此事，

而主觀上倒也心安理得。況且，抱素這人不但討厭，並且可說是知心，這更使她承認昨天的事是當然了。

但是現在被剩下在這裏，空虛的悲哀卻又包围了她。確不是寂寞，而是空虛的悲哀。正像小孩子在既得了所要的物件以後，便發見了「原來不過如此」，轉又覺得無聊了。人類本來是奇怪的動物。「希望」時時刺激他向前，但當「希望」轉成了「事實」而且過去以後，也就覺得平淡無奇；特別是那些快樂的希望，總不叫人滿意，承認是恰如預期的。

現在靜女士坐在書桌前，左手支頤，惘然默念。生理上的疲乏，又加強了她的無聊，太陽光射在她身上，她覺得煩躁；移坐在牆角的藤榻上，她又嫌陰森了。坐着腰酸，躺在牀上罷，又似乎屬殺發脹。她不住地在房中蹣跚。出外走走罷？一個人又有什麼趣味呢？橫街直撞的車子，尋仇似的路人的推擠，本來是她最厭惡的。

「在家裏，這種天氣便是最好玩的。」靜不自覺地說了這一句話。家鄉的景物立刻



浮現到她的疲倦的眼前：綠蔭般的秧田，一方一方的鋪在波浪形起伏的山間，山腰旺開的燕山紅像火一般，正合着鄉謠所說的「綠錦梅，紅綾被。」和風一遞一遞的送來了水車的刮刮的繁音和斷續的秧歌。向晚時，村前的溪邊，總有一二頭的黃牛馴善地站在那裏喝水，放牛的村童就在溪畔大榆樹下闢紙牌，直到家裏人高聲尋喚了兩三次，方才牽了牛懶懶地回去。梅子已經很大了，母親總有一二天忙着把青梅用鹽水漬過，再曬乾了用糖來餡——這是靜最愛嗅的消閒品。呵！可愛的故鄉！雖則靜十分討厭那些鄉鄰和親戚見着她和母親時，總是嘖嘖的說：「靜姑益發標緻了！怎麼還沒定個婆家？山後王家二官人今年剛好二十歲，模樣兒真好……」那一類的話。她又討厭家鄉的囂鬧和死一般的靜止。然而故鄉終究是可愛的故鄉，那邊的人都有一顆質朴的赤熱的心。

一片幻景展開來了。靜恍惚已經在故鄉。她坐在門前大榆樹根旁的那塊光石頭上面——正像七八年前光景——看一本新出版的雜誌。母親從門內出來，抱素後隨；老黃狗阿金的兒子，小花像翔衛似的在女主人身邊繞走，搖着牠的小尾巴，看住了女主人的

面孔，彷彿說：「我已經懂得事了！」母親唇上，掛着一個照常的慈祥的微笑。

幻想中的靜的臉上也透出一個甜蜜的微笑，但「現實」隨即推開了幻想的錦幃。重復抓住了牠的犧牲者。靜，女士喟然，送別剛消失的幻象；依舊是萬分無聊。幻想和一切與奮鬥一樣，當時固然給你暫時的麻醉，但過後卻要你償還加倍的惆悵。

靜坐到書桌前，提起筆來，想記下一些感想；剛寫了十幾個字，覺得不對，又抹去了。她亂翻着書本子，想找一篇平日心愛的文章來讀，但看了兩三行，便又丟開了。桌面實在亂的不像樣，她下意識地拿起書本子，紙片，文具，想整理一下，忽然觸着了一本面生的小小的皮面記事冊，封面上黏着一條長方的紙，題着一句克魯泡金的話：

「無論何時代，改革家和革命家中間，一定有一些安那其主義者在。」

#### 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

靜知道這小冊子是抱素的，不知什麼時候放在桌上，忘卻帶走了。她隨手翻了一翻，摸索索地掉下幾張紙片來。一幅女子的照相，首先觸着眼簾，上面還寫着字道：「贈給親

愛的抱素，一九二六·六·九·金陵。靜臉色略變，掠開了照相，再拿一張紙看時，是一封信。她一口氣讀完，嘴唇後的蒼白了，眼睛變爲小而紅了。她再取那照相來細看。女子自然是不認識的，並且二寸的手提鏡，照的也不大清楚，但看那風致，——蓬鬆的鬢髮，短衣，長裙，顯出腰支的婀娜——似乎也是一個幽嫺美麗的女子。靜心裏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顫動的血管因執地加速地跳，她擎着這不識者的照相，只是出神。她默念着信中的一句：「你的真摯的純潔的熱烈的愛，使我不得不拋棄一切，不顧一切！」她閉了眼，咬她的失血的嘴唇，直到顯出來粒大小的紅痕。她渾身發抖，不辨是痛苦，是忿怒。照片從她手裏掉在桌上，她打個兩手，往後靠住椅背，呆呆的望着天空。她不能想，她也沒有思想。

像是出死勁掙扎又得了勝似的，她的意識回復過來，她的僵直而發抖的手指再擎起那照相來看。她機械地念着那一句：「贈給親愛的抱素。一九二六·六·九·金陵。」她忽然記起來：六月九日！那不是抱素自己說的正是他向慧要求一個最後答覆的一日麼？那時，這可憐的畫中人卻寫了這封信，寄贈了整個的靈魂的象徵！那時，可憐的她，準是

忙着做一些美滿甜蜜的夢，靜像一個局外人，既可憐那被欺騙的女子，轉又代慰慶幸。她暫時忘記了自身的悲痛。她機械地推想那不識面的女子此時知道了真相沒有？如果已經知道，是怎樣一個心情忍受了呢？還是爭鬪？她好奇似的再檢那小冊子，又發見一張紙，寫着這樣幾句：

「信悉。茲又匯上一百元。帥座以足下之報告，多半空洞，甚為不滿。此後務望切實偵察，總須得其機關地點及首要諸人姓名。不然，鄙人亦愛莫能助。足下津貼，將生問題矣。好自爲之，不多及。」

國標六月二日」

因爲不是情書，靜已將這紙片撩開，忽然幾個字跳出來似的撥動了她的思想：「帥座……報告……津貼」她再看一遍，一切都明白了。暗探原來這位和她表同情專爲讀書而來的少年卻不多不少正是一位受着什麼「帥座」的津貼的暗探，像搗着毒物似的，靜把這不名譽的紙片和小冊子，使勁地搽在地下。說不出的味兒，從她的心窩直冲到鼻尖。她跑到牀前，把自己擱在牀裏，臉覆在被窩上。她再忍不住不哭了！二十小時前

可愛的人兒，竟太快地暴露猙獰卑鄙的醜態。他是一個輕薄的女性獵逐者！他並且又是一個無恥的賣身的暗探！他是騙子，是小人，是惡鬼！然而自己卻就被這樣一個人沾污了處女的清白！靜突然跳起來，趕到門邊，上了門，好像抱素就站在門外，強硬地要進來。

現在章女士的惟一思想就是如何逃開她的惡魔似的「戀人」。嗚嗚的汽管聲從左近的工廠傳來，時候正是十二點。靜匆忙中想出了一個主意；她拿了一兩件衣服，幾件用品，又檢取那兩封信，一張照片，和小冊子都藏在身邊，鎖了門就走。在客室裏，看見二房東家的少婦正坐在窗前做什麼針線。這溫柔俏麗的少婦，此時映在靜的眼裏比平日更可愛；好像在亂離後遇見了親人一般，靜突然感動，幾乎想擁抱她，從頭兒訴說自己胸中的悲酸。但是到底只說了一句話：

「忽然生病了，此刻住醫院去，病好了就來。」

少婦同情地點點頭，目送靜走出了大門，似乎對於活潑而自由的女學生的少女生活，不勝其欣羨。她呆呆地半晌，然後又低了頭，機械地趕她的針線。

住醫院的第二天，靜當真病了。醫生說是流行性感，但熱度很高，又咳嗽得利害。病後第二天下午，這纔斷定是猩紅症，把她移到了隔絕病房。

十天之後，猩紅症已過危險時期，惟照例須有兩個月的隔絕療養。這一點，正合靜的心願，因為借此可以杜絕抱素的纏繞。即使他居然找到了這裏，但既是醫院內，又是猩紅症的患者，他敢怎樣麼？靜安心住下，像已在現在和過去之間，劃了一道界線，過去的一切不再闖入她的暫得寧靜的靈魂了。

一個月很快地過去，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看報——不看報，她更沒事做。這一月，她  
和家裏通了三次信，此外不會動過筆；她不願別人知道她的蹤跡。況且她的性格，也有幾  
分變換了。本來是多愁善感的，常常沉思空想，現在幾乎沒有思想：過去的，她不願想；將來  
的，她又不敢想，人們都是命運的玩具，誰能逃避命運的播弄？誰敢說今天依你自己願望  
安排定的計劃，不會在明天被命運的毒手輕輕地一下就全部推翻了？呢？過去的打殺，實  
在太利害，使靜不敢再自信，不敢再有希望。現在她只是機械地生活着。她已經決定出了  
醫院就回家去，將來的事，聽憑命運的支配罷。

醫院裏有一位助理醫生黃興華和靜認了同鄉，常常來和她閒談。黃醫生是一個脚  
踏實地的人，儉樸，耐忍，又正直；所以雖然醫道並不高明，醫院裏卻深資依畀。他是醫生，然  
而極留心時事，最喜歡和人談時事。人家到他房裏，從沒見他讀醫書，總見他在看報，或是  
什麼政論的雜誌。他對於政治上的新發展，比醫學上的新發明更為熟悉。但是他實在也  
沒有政治頭腦，他只是一個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

有一天，黃醫生喜氣沖沖的跑來，關頭一句話，就是：

「密司章，吳佩孚打敗了！」

「打敗了？」章女士興味地問，「報上沒見這個消息？」

「明天該有了。我們院裏剛接着漢口醫院的電報，是千真萬確的。吳佩孚自己受傷，他的軍隊全部潰散，革命軍就要佔領漢口了。」黃醫生顯然是十分興奮。「這一下，中國局面該有個大變化了。」他滿意地握着手。

「你看來準是變好的麼？」靜懷疑地問。

「自然。這幾年來，中國亂的也夠了，國家的主權也喪失盡了；難道我們五千年歷史的漢族，就此算了麼？如果你不是這麼存心，就不是中國人了。中國一定有擡頭的一日。只要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政府，把實業振興起來，教育普及起來，練一枝強大的海陸軍，打敗了外國人，把朝鮮、安南、暹羅統統收回來，便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黃醫生鼓起他常有的雄辯口吻，又騰演他的愛國論了。



在一年以前，此類廣淺的愛國論大概要惹起靜女士的暗笑的，因為那時她自視甚高，她的「政治理想」確也屬於進步的思潮；但是現在她已經失掉了自信心，對於自己從前的主張，根本起了懷疑，所以黃醫生的議論在她耳邊響來就不是怎樣的不合意。況且黃醫生的品行早已得了靜的信仰，自然他的議論更加中聽了。靜開始有點興奮起來，然而悲觀的暗影尙遮在她眼前；她默然半晌，慢慢地說：

「我也知道國民黨有救國的理想和政策，我的同學大半是國民黨。但是天意確是引導人類的歷史走到光明的路麼？你看有多少好人慘遭失敗，有多少惡人意外地得意；你能說人生的鶴的是光明麼？革命軍目前果然得了勝利，然而黑暗的勢力還是那麼大！」

「怎麼迷信命運了？」黃醫生詫異地笑，「我們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是不應該再有迷信的。」他頓了一頓，「況且，便奉天意而論，天意也向着南方；吳佩孚兵多糧足，鎗砲好，然而竟一敗塗地！」

他抬起指頭，計算吳佩孚的兵力，他每天讀報的努力此時發生作用了；他滔滔地講述兩軍的形勢，背誦兩軍高級軍官的姓名；女士凝神靜聽。後來，在外邊高叫「黃醫生」的聲中，他作了結論道：「報上說革命軍打勝仗，得老百姓的幫助；這話，我有些不懂。民心的向背，須待打完了仗，纔見分曉。說打仗的時候，老百姓幫忙，我就不明白。但也許兩湖民情不同，老百姓都會打仗。」

黃醫生的熱心至少已經引起靜女士對於時事的注意了。她以前的每日閱報，不過是無所事事借以消閒，現在卻起了濃厚的興趣。每一個專電，每一個通訊，關於南北戰事的，都爭先從紙上跳起來歡迎她的眼光。並且她又從字縫中看出許多消息來。議論時事，成爲她和黃醫生的每日功課，比醫院裏照例的每日測驗體溫，有精神得多！一星期以後，靜女士已經剝落了悲觀主義的外殼，化爲一個黃醫生式的愛國主義者了。

然而她同時亦化爲一個黃醫生式的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她以爲在這爭自由的壯劇中，像她那樣的人，是無可貢獻的；她只能掬與滿腔的同情。

革命軍的發展，引起了整個東南的震動。靜連得了兩封家信，知道自己的家鄉也快要捲入戰爭的旋渦。母親在第一封信中說：有錢的人家幾乎已經搬盡，大姨夫勸她到上海避避；靜當即覆了封快信，勸母親決定主意到上海來。但是母親的第二封信，九月十日的，說已經決定避到省裏大姨夫家去，省裏有海軍保護，是不怕的，況且大姨夫在海軍裏還有熟人，這封信，附帶着又說：「你大病初愈，不宜勞碌，即在醫院中靜養，不必回省來；且石秋後大局變化如何，再定行止。」因此，猩紅症的隔絕療養期雖然滿了，靜還是住在醫院裏；因為墨念着家鄉，墨念着母親，她更熱切地留心時事。

戰事的正確消息，報紙上早已不敢披露了。黃醫生每天從私人方面總得了些來，但也不怎樣重要。最新奇有趣的消息，卻是靜的舊同學李克傳來的。雙十節那天，靜在院內草場上散步，恰遇李克來訪友，正撞見了，這短小的人兒不知從什麼地方探聽得許多新聞。靜當下就請他常來談談。——前月她派人到從前的二房東處取行李，得了抱素留下的一封信，知道他已回天津去了，所以靜女士現在沒有祕密行蹤之必要了。

從李克那裏，靜又知道院內新來了兩個女同學，一位是大破史俊的戀人趙赤珠，一位是鬧過三角戀愛的王詩陶。靜和這兩位，本來不大接談，但現在恰如「他鄉遇故人」，居然親熱起來，常到他們那裏坐坐了。每天下午二時左右，趙女士、王女士的病房裏便像開了個小會議，李克固然來了，還有史俊和別的人，靜總在那裏消磨了半點鐘，聽完李克的新聞，黃醫生有時也來加入發揮他的理論。

革命軍佔領九江的第二天，趙王二女士的病房裏格外熱鬧；五六個人圍坐着聽李克的新聞。王女士本來沒有什麼病，這天更顯得活潑健壯；兩顆星眸不住的在各人臉上溜轉，一張小嘴掛着不滅的微笑，呈露可愛的細白牙齒。她一隻手挽在她的愛人東方明的肩上，歪着上半身，時時將脚尖點地，像替李克的報告按拍子。龍飛坐在她對面，一雙眼瞪着她，含有無限深情。大家正在靜聽李克講馮逆的惡戰，忽然龍飛按住王女士的腿，說：「別聽！」王女士一笑，有意無意的在龍飛肩頭打了一下。在場的人們都笑起來了。史俊伸過一隻手來推着東方明道：「提出抗議！你應該保障你的權利！」

「那天會場上，史大破的提議失敗了，你們看他老是記者，到處利用機會和王詩陶作對呢！」李克停頓了報告，笑着說。

「赤珠！我就不信沒有男同志和你玩笑。」王女士斜睨着趙女士，針對史大破的話。

「大家不要開玩笑了，談正事要緊。」東方明解紛，截住了趙女士嘴邊的話語。

「新聞也完了，」李克一面伸欠，一面說，「總之，現在武漢的地位鞏固了。」

「到武漢去，明天就去！」史大破奮然說，「那邊需要人工！」

「人家打完了，你纔去！」王女士報復似的頂一句。

「我看你不去！」史大破也不讓。

「當真我們去做什麼事呢？」趙女士冒冒失失的問。

龍飛偷偷的向王女士做了個鬼臉。李克微笑。

「那邊的事多着呢！」東方明接着說，「女子尤其需要。」

「需要女子去做太太？」龍飛忍住了笑，板着臉搶空兒插入了這一句。

「莫開玩笑！」李克攔住，「真的，聽說那邊婦女運動落後，你們兩位都可以去。」又轉臉對靜女士說，「密司章，希望你能去。」

靜此時已經站起來要走，聽了李克的話，又立住了。「我去看熱鬧麼？」她微笑地說，「我沒做過婦女運動，並且像我那樣沒用的人，更是什麼事都不會做的。」

趙女士拉靜坐下，說道：「我們一同去罷。」

「密司章，又不是衝鋒打仗，那有不會的理。」史俊也加入鼓吹了，「你們一同去，再好沒有。」

「章女士……」

龍飛剛說出三個字，趙女士立刻打斷他道：「不許你開口你又來胡鬧了！」

「不胡鬧！」龍飛吐了口氣，斷然的說下去，「章女士很能活動，我是知道的。她在中學時代，領導同學反對頑固的校長，很有名的！」

「這話是誰說的？」靜紅着臉否認。

「包打聽說的。」龍飛即刻回答，他又加一句道：「包打聽也要到漢口去，你們知道麼？」

「她去幹什麼！」王女士很藐視的說。

「去做包打聽！」大家又笑起來。

「密司章，你不是不能，你是不願。」李克發言了，「你在學校的時候很消極，自然是因為有些同學太胡鬧了，你若着生氣，我看你近來的議論，你對於政治，也不是漠不關心的，你知道救國也有我們的一分責任。也許你不贊成我們的做派，但是革命單靠鎗尖子就能成麼？社會運動的力量，要到三年五年以後，纔顯出來，然而革命也不是一年半載打幾個勝仗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做派不是胡鬧。至於個人能力問題，我們大家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改造社會亦不是一二英雄所能成功，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常識以上的人們合力來創造歷史的時代。我們不應該自視太低。這就是我們所以想到武漢去的原因，也就是我勸你去的理由。」

「李克的話對極了！」史大噉跳起來說，「明天，不用再遲疑，和赤珠一同去。」

「也不能這麼快。」東方明說着立起身來，「明天，後天，一星期內，誰也走不動呢。慢慢再談罷。」

「會議」告了結束，三個男子都走了，留下三個女子。靜女士默然深思，王女士忙着手對鏡梳弄她的頭髮，趙女士無目的地望着天空。

靜載着一腔心事，回到自己房裏；新的煩悶又憑空抓住了她了。這一次和以前她在學校時的煩悶，又自不同。從前的煩悶，只是一種強烈的本能的衝動，是不自覺的，是無可名說的。這一次，她卻分明感得是有兩種相反的力在無形中牽引她過去的創痛，嚴厲地對她說道：「每一次希望，結果只是失望；每一個美麗的憧憬，本身就是醜惡；可憐的人兒呀，你多用一番努力，多做一番你所謂奮鬥，結果祇加多你的痛苦，失敗的紀錄。」但是新的理想卻委宛地然而堅決地反駁道：「沒有了希望，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因為人知道希望。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無目的無希望而



生活着，纔是痛苦呀！」過去的創痛又頑固地命令她道：「命運的巨網，罩在你的周圍，一切掙扎都是徒然的。」新的理想卻鼓勵她道：「命運，不過是失敗者無聊的自慰，不過是懦怯者的解嘲。人們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來決定。」這兩股力，一起一伏地牽引着靜，暫時不分勝負。靜懸空在這兩力的平衡點，感到了不耐的懼懼。她寧願接受過去創痛的教訓，然而新理想的誘惑力太強了，她委決不下。她屢次企圖遺忘了一切，回復到初進醫院來時的無感想，但是新的誘惑新的憧憬，已經連結為新的衝動，化成一大片的光輝，閃爍在她眼前。她也曾追索這新衝動的來源，分析牠的成分，企圖找出一些「卑劣」來，那就可名正言順地將牠撇開了，但結果是相反，她代替這新衝動加添了許多堅強的理，由，她剛以為這是虛榮心的指使，立刻在她靈魂裏就有一個聲音抗議道：「這不是虛榮心，這是責任心的覺醒。現在是常識以上的人們共同創造歷史的時代，你不能拋棄你的責任，你不應自視太低。」她剛以為這是靜極後的反動，但是不可見的抗議者立刻又反駁道：「這是精神活動的迫切的要求，沒有了這精神活動，就沒有現

代的文明，沒有這世間。」她待要斷定這是自己的意志薄弱，抗議立刻又來了：「經過一  
次的挫折而即悲觀消極，像你日前之所爲，這纔是意志薄弱！」

爭鬪延長若干時間，靜的反抗運動終於失敗了。過去的創痛雖然可怖，究不敵新的  
憧憬之迷人。她回復到中學時代的她了。勇氣，自信，熱情，理想，在三個月前從她身上逸走  
的，現在都回來了。她決定和趙女士她們同走。她已經看見新生活——熱烈，光明，動的新  
生活，張開了歡迎的臂膀等待她。這個在戀愛場中失敗的人兒，現在轉移了視線，滿心想  
在「社會服務」上得到應得的安慰，享受應享的生活樂趣了。

因爲趙女士等在上海還有一個月停留，靜女士先回到故鄉去省視母親。故鄉已  
是青天白日的世界了，但除了表面的點綴外，依然是舊日的故鄉，這更堅決了靜女士的  
主意。在雨雪霏霏的一個早晨，她又到了上海，第二天便和趙女士等一同上長江輪船，依  
着命運的指定，找覓她的新生活去了。雖然靜女士那時腦中斷沒有「命運」二字的痕  
跡。

## 九

章女士醒來時，已是十點十分。這天是陰天，房裏光線很暗，倒也不顯得時候不早。因為東方剛跟軍隊出發去了，她和王女士同住人家一個大廂樓，她和王女士已經成了好朋友。昨夜她們談到一點鐘方才上牀，興奮的神經又使她在枕頭上轉輾了兩小時許方才纔睡着；此時她口裏發膩，頭部脹而且昏。自從到漢口的兩個多月裏，她幾乎每夜是十二點以後上牀，睡眠失時，反正已成了習慣，但今天那麼疲倦，卻是少有的。她懷喪地躺着，歸咎於昨夜的談話太刺激。

街上人聲很熱鬧。一隊一隊的軍樂聲，從各方傳來；咳，那轟然的聲音是喊口號！副女士矍然一驚，不知從那里來的精神，她一骨碌翻起身來，披了件衣服，跑到窗前看時，見西首十字街頭正走過一隊兵，頸間都掛着紅藍白三色的「犧牲帶」，槍口上插着各色小紙旂，一個皮絨腿的少年，站在正前進的隊伍旁邊，揚高了手，領導着喊口號。靜知道這一隊兵立刻就發出發到前線去了。兵隊的前進隊伍，隔斷了十字街的向東西的交通，這邊已經壓積了一大堆的旂幟——各色各樣人民團體的旂幟，寫口號的小紙旂，青天白日旂，滿地紅旂；幾個寫着墨黑大字的白竹布大橫幅，很侷促地夾在旂陣中，也看不清是什麼字句。旂陣下面，萬頭攢動，一陣陣的口號聲，時時騰空而上。

靜女士看了二三分鐘，回身來忙倒水洗臉，失眠的疲乏，早已被口號呼聲趕跑了。她猛看見桌上有一張紙，是王女士留的字條：

「不來驚破你的好夢。我先走了。專渡各界代表的差輪在江漢關碼頭十

一點鐘開。

詩。九時二十分。」

十分鐘後，靜女士已坐在車上，向一碼頭去了。她要趕上那差輪；昨夜她和王女士說好，同到南湖去參加第二期北伐督師典禮。

到一碼頭時，江岸上一簇一簇全是旗幟；這些都是等候輪渡的各團體民衆。江漢關的大鐘正報十點三刻。喊口號的聲音，江潮般的捲來。海關碼頭那條路上，已經放了步哨。正對海關，一個大彩牌樓，二丈多長紅布的橫額寫着斗大的白字。幾個泥面的小孩子，鑽在人堆裏，拾那些拋落在地上的傳單。碼頭邊並肩挨得緊緊地，泊着大小不等的七八條過江小輪，最後的一條幾乎是泊在江心；都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黏在碼頭邊的是一隻小兵艦，像被擠苦的胖子，不住地吱——吱——吱——吱的喘氣。幾個黃制服的「衛士」，提着盒子嘍，在艦上踱方步。

一切印像——每一口號的呼喊，每一旂角的盪揚，每一傳單的飛揚，都含着無限的鼓舞。靜女士感動到落了眼淚來。她匆匆地通過碼頭，又越過二三條並肩靠着的小輪，穩看見一條船的「差輪」旂邊拖下一條長方白布，彷彿寫着「各團體」等字。船的甲板

上已經站滿了人。她剛走近船舷，一個女子從人叢裏擠出來迎着她招呼。

這女子原來是慧女士，她來了快一月了。她終究在此地找到了職業，是在一個政府機關內辦事。她也是到南湖去，無意中卻遇見了靜。

王女士終於不見，但「差輪」卻已放汽管，向上流開走了。待到船靠文昌門外布局碼頭，又僱了車到南湖時，已經是下午二點鐘。南湖的廣場擠滿了鎗刺和旗幟，巍巍然孤峙在鎗刺之海的，是閱兵臺的尖頂。

滿天是烏雲，異常陰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隊伍中發出悲壯的歌聲，四面包圍的陰霾，也似乎動搖了。颯風不知從那一方吹來，萬千的旗幟，都獵獵作聲。忽然轟雷般的掌聲起來，軍樂動了，夾着許多高呼的口號，誓師委員到場了。靜和慧被擠住在人堆裏，一步也動不得。

軍樂聲，掌聲，口號聲，傳令聲，步伐聲，錯落地過去一陣又一陣，誓師典禮按順序慢慢地過去。不知從什麼時候下起頭的雨，此時忽然變大了。天上像開了大窟窿，盡情的傾瀉。

許多小紙旂都被雨打壞了，只剩得一根光蘆柴桿兒，依舊高舉在人們手中，一動也不動。

「我再不能支持了！」蕭抖着衣服說，她的綢夾衣已經溼透，黏在身上，把她變成一個新鮮的「模特兒」。

「怎麼辦呢？又沒個避雨的地方。」靜張望着四面說。

「也像你那樣穿厚呢衣服，就不怕了。」慧憤恨地說：「我們走罷，」她囁嚅地加了一句，她們身後的人羣，確也十分稀薄了。

因為衣服的質料厚，靜還不顯得怎樣狼狽，然而也已裏外全溼，她同意了慧的提議。那時，全場的光蘆柴桿兒一齊搖動，口聲聲像連珠似的起來，似乎替師典禮也快完了。

參加督師典禮回來後，靜女士病了，主要原因是雨中受涼，但督師典禮雖然使靜肉體上病着，卻給她精神上一個新的希望，新的慰安，新的憧憬。

過去的短短的兩個多月，靜女士已經換了三次工作，但每一次只增加了些幻滅的悲哀，理想中的光明熱烈的幻象，漸漸模糊了，僅不至絕望。現在督師典禮給她的悲壯的印象，又從新燃熱了她的希望。

她和王趙二女士本是一月二日就到了漢口的。那時，她自覺滿身是勇氣，滿眼是希



望。她準備洗去嬌養的小姐習慣，投身最革命的工作。東方明和翻飛已是政治工作人員了，向她誇說政治工作之重要；那時有一個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委員會成立，招收「奇才異能，道大投艱」之士，靜的心怦怦動了，便去報了名。筆試的一天，她滿懷高興，到指定的筆試處去。一進了場，這就背脊骨一冷；原來她料想以為應試者該都是些英俊少年的，誰知大不然，不但頗有些腐化老朽模樣的人們捏着筆咿唔不止，並且那幾位青年，也是油頭光臉，像所謂「教會派」。應試人中只她一個女子，於是又成了衆「考生」視線焦點；有幾位突出饑老鷹的眼，骨碌骨碌地儘瞧；有幾位睜大了驚異的眼睛，猶如村童見了「洋鬼子」。試題並不難，然而應試者仍不乏交頭接耳商量，直到灰布軍服斜皮帶的監試員慢慢地從身後走來，方纔咳嗽一聲，各自歸了原號。這些現象，靜女士看着又好笑又好氣，她已經失望，但還是忍耐着定心寫自己的答案。

「翻閱參考書本不禁止。但是儘抄三民主義原文也不中用，時間不早了，還是用心想一想，快做文章罷。」靜忽聽得一個監試員這麼說。

場中有些笑聲起來了。靜隔座的一位正忙着偷偷地翻一本書，這纔如夢初醒的感過了書，把住了筆，呀呀呀搖起肩膀來。靜不禁暗地想道：「無怪東方明他們算是出色人才了，原來都是這等貨！」

那天靜女士回到寓所後，就把目睹的怪相對王女士說了，並且歎一口氣道：「看來這委員會亦不過是點綴革命的一種官樣文章罷了，沒有什麼意思。」

「那也不盡然。」王女士搖着頭說，「我聽東方明說，他和委員會的主持者談過，知道他們確主張認真辦事，嚴格甄錄。無奈試者大抵是那一類脚色——冬烘學究，衙門蛀蟲，又不能剝奪他們的考試權，只好讓他們來考。這班人多半是徒勞，一定不取的。」

兩天後，考試結果發表了，果然只取了五名——三名是正取，二名是備取。靜女士居然也在正取之列。這總算把她對於委員會的懷疑取消了。於是她又準備去應口試。

出於意外，口試的委員是一個短小的說話聲音很低的洋服少年，並不穿軍裝。他對每個應試者問了十幾道的問題，不論應試者怎樣回答，他那張板板的小臉總沒一些表

示，令人無從窺摸他的意向。

「你知道慕沙里尼是什麼人？」那短小的「委員」對一位應試者問了幾個關於黨國的大問題以後，突然取了這常識測驗的法兒了。他在紙上寫了慕沙里尼的譯名，又寫了西文拼法。

「慕——沙——里——尼……他是一個老革命家」應試者遲疑地回答。

「他是那一國人死了麼？」

「他是俄國人，好像死得不久。」

「李諾維夫是什麼人？」口試委員毫無可否地換了題目。

「他是反革命，白黨。」應試者搶着回答，顯然自以為有十二分的把握。

口試委員寫了「李諾維夫」四個字。

「哦，先前是聽錯做謝米諾夫了。這……這李諾夫，該是英國人罷。」應試者用了商量的口吻了。

「安格聯」口試委員再寫。

「這賣國奴還漢奸他是北京的海關監督」應試者爽快地答。

「許是奉天人罷？」口試委員追問一句，臉上的筋肉一根也不動。

「是」應試者回答，遲疑地注视着口試委員的臉。

靜女士忍不住暗笑。

五個人的口試，消磨了一小時，最後，短小的口試委員站起身來宣布道：「各位的事情完了。結果仍在報上發表。」他旋轉腳跟要走了，但是四個人攔住了他：

「什麼時候兒發表？」

「幹麼工作？」

「不會分發到省外去罷？」

「特務員是上尉初級，也沒經過考試。我們至少是少校罷？」

問題銜接着擲過來。口試委員似笑非笑的答道：「明天就發表。看明天的報，派什麼

工作須待D主任批示，我們管不着。」

問題還要來，但勤務兵拿了一疊的請見單進來了。那口試委員說了句「請和這裏的楊書記接洽，」點着頭像逃也似走了。

第二天口試結果發表，只取了四名，正取中一名落選，二名備取倒全取上了。靜覺得這委員會辦事也還認真，也就決心進去了。

每天有四五十人應筆試，每天有七八人應口試，每天有四五人被錄取；靜的「同人」一天一天多起來。委員會把他們編成訓練班，排定了講堂的課程，研究的範圍，和討論的題目。在訓練班開始的前一日，靜就搬進那指定的宿舍。她和王女士握別的時候說：

「我現在開始我的新生活。我是一個弱者，你和赤珠批評我是意志薄弱，李克批評我是多愁善感；我覺得你們的批評都對，都不對；我自己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我承認我有許多缺點，但我自信我根本上不是一個耽安逸喜享樂的小姐。我現在決心去受訓練，吃苦，努力，也望你時常督促我。」她頓了一頓，很親熱的挽住了王女士的臂膊，「從前

我聽人家說你浪漫，近來我細細觀察，我知道你是一個豪爽不拘的人兒，你心裏很有主見。但是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有時熱情的衝動會使你失了主見。一時的熱情衝動，會造成終身的隱痛，這是我的……」她擁抱了王女士，偷偷滴一點眼淚。

王女士感動到說不出話來。

然而抱了堅決注意的那時的靜女士，只過了兩星期多的「新生活」，又感到了萬分的不滿足。她確不是吃不得辛苦，她是覺得無聊。她看透了她的同班們的全副本領只是熟讀標語和口號；一篇照例的文章，一次照例的街道宣講，都不過湊合現成的標語和口號罷了。她想起外邊人譏諷政治工作人員為「賣膏藥」；會了十八句的江湖訣，可以做一個走方郎中賣膏藥，能夠顛倒運用現成的標語和口號，便可以當一名政治工作人員。有比這再無聊的事麼？這個感想，在靜的腦中一天一天擴大有力，直到她不敢上街去，似乎路人的每一注目就是一句「賣膏藥」的譏笑。勉強挨滿三個星期，她終於告退了。

此後，她又被王女士拉到婦女會裏辦了幾星期的事，結果仍是嫌無聊，走了出來。她

也說不出爲什麼無聊，那些事無聊，她只感覺得這也是一種敷衍應付裝幌子的生活，不是她理想中的熱烈的新生活。

現在，靜女士在日省工會中辦事也有兩個星期了。這是聽了李克的勸告，而她自己對於這第三次工作也找出了差強人意的兩點：第一是該會職員的生活費一律平等，第二是該會有事在辦，不是點綴品。

任事的第一日，史俊和趙女士——他倆早已是這裏的職員，引靜到各部分走了一遍，介紹幾個人和她見面。她看見那些人都是滿頭大汗的忙着，靜擔任文書科裏的事，當天就有許多文件待辦，她看那些文件又都是切切實實關係幾萬人生活的事。她第一次得到了辦事興趣，她終於踏進了光明熱烈的新生活。但也不是毫無遺憾，例如同事們舉動之粗野幼稚，不拘小節，以及近乎瘋狂的見了單身女人就要戀愛，都使靜感着不快。更不幸是靜所認爲遺憾的，在她的同事們適成其爲革命的行爲，革命的人生觀，非普及於人人不可，而靜女士遂亦不免波及。她任事的第三日，就有一個男同事借了她的

雨傘去，翌日並不還她，說是轉借給別人了，靜不得不再買一柄。一次，一位女同事看見了靜的斗篷，就說：「嘿，多漂亮的斗篷！可惜我不配穿。」然而她竟拿斗篷披在身上，並且揚長走了。四五天後來還時，斗篷肩上已經裂了一道縫。這些人們自己的東西也常被別人奪得不知去向，他們轉又奪別人的，他們是這麼慣了的，但是太文雅拘謹的靜女士卻不慣。鬧戀愛尤其是他們辦事以外惟一的要件。常常看見男同事和女職員糾纏，甚至鬪着要親嘴。單身的女子若不和人戀愛，幾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餘孽。他們從趙女士那裏探得靜現在並沒愛人，就一齊向她進攻，有一個張誠和她糾纏得最利害。這件事，使靜十二分的不高興，漸漸對於目前的工作也連帶地發生了嫌惡了。

現在靜病着沒事，所有的感想都兜上了心頭。她想起半年來的所見所聞，都表示人生之矛盾。一方面是緊張的革命空氣，一方面卻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煩悶。各方面的活動都是機械的，幾乎使你疑惑是虛應故事，而聲嘶力竭之態，又隨在暴露，這不是疲倦麼？「要戀愛」成了流行病，人們瘋狂地尋覓肉肉的享樂，新奇的性慾的刺激；那晚王女士不



是講過的麼？  
是講過的麼？某部長某廳長最近都有戀愛的喜劇。他們都是兒女成行，並且職務何等繁劇，尙復有此閒情逸趣，更無怪那班青年了。然而這就是煩悶的反映。在沉靜的空氣中，煩悶的反映是頹喪消極，在緊張的空氣中，是追尋感官的刺激。所謂「戀愛」遂成了神聖的解嘲。這還是笨笨大者的矛盾，若毛舉細故，更不知有多少。剷除封建思想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然而親戚故舊還不是拔茅連茹地登庸了麼？便拏她的同事而言，就很有幾位是裙帶關係來混一口飯的！

矛盾，普遍的矛盾。在這樣的矛盾中革命就前進了麼？不能在理論上解決這問題，但是在事實上她得了肯定。她若見昨天的督師典禮是那樣的悲壯熱烈，方恍然於平日所見的疲倦和煩悶只是小小的缺點，不足置慮；因為這些疲倦煩悶的人們在必要時確能慷慨爲偉大之犧牲。這個「新發見」鼓起了她的勇氣。所以現在她肉體上雖然小病，精神上竟是空前的健康。

在靜女士小病休養的四五日中午，「異鄉新逢」的慧女士曾來過兩次。第二次來時，

靜女士已經完全回復健康，便答應了類女士請吃飯的邀請。

嘉請的客大半是同輩，也有她在外國時的朋友。靜都不認識，應酬了幾句，也就完事；她默默的在旁觀察。一個黑矮子，人家呼爲錢，秘的，說話最多；他說話時每句末了的哈哈，頗有幾分像百代唱片裏的「洋人大笑」。靜女士每見他張開口，便是一陣惡心。  
「你們那裏新來了位女職員，人還漂亮哈哈，哈哈。」黑矮子對一位穿洋服的什麼科長說：

「總比不上周女士呵！」洋服科長回答，「倒是一手好麻雀。」

「周女士好酒量，更其難得了。哈哈，哈哈。」

細長頸子，小頭，穿中山裝的什麼辦事處主任，冒冒失失對類說道：

「來！來！賭喝一瓶白蘭地！」

類覺得那細長頸子小頭的辦事處主任，本身就是一個白蘭地酒瓶。

那時和左首一個穿華達呢軍裝的少年談得正忙，聽着「白蘭地酒瓶」，噢，只週

胖微笑答道：「錢秘書又來造我的謠言了。」

「一瓶白蘭地。」黑矮子跳起來大聲嚷，「昨天見你喝的，今天你是替自己省酒錢了！哈哈，哈哈！」

「那就非喝不可了！」一個人插進說。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買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靜右首的一位對一個短鬚的人說。「這筆貨，也不過囤着應罷了。」一個光頭人回答。靜看見有一條小青蟲很細心的在那光頭上爬。

黑矮子和「白蘭地酒瓶」囑着慧喝酒，似乎已得了勝利，慧終究喝了一大杯白蘭地。漸漸談鋒轉了方向，大家向女主人進攻。「白蘭地酒瓶」一定要問慧用什麼香水，軍裝少年拉着慧要和他跳舞，後來，黑矮子說要宣布慧最近的戀愛史。慧淡然答道：「有，你就宣布，只不許造謠！」

提到戀愛，這一夥半醉的人兒宛如聽得前線的捷報，一齊鼓舞起來了；他們攔住了

慧，不但動口，而且動手。然而終不脫「封建思想」，竟沒波及到靜女士。

很巧妙地應付着，慧安然渡過了這一陣子擾動，宣告了「席終」。

慧女士送靜回寓的途中，靜問道：「他們時常和你這般糾纏麼？」她想起了慧從前所抱的主意，又想起抱素和慧的交涉。

「可不是，」慧坦白地回答。「我高興的時候，就和他們鬼混一下；不高興時，我簡直不理。靜妹，你以為我太放蕩了麼？我現在是一個冷心人，儘管他們如何熱，總溫暖不了我的心！」

靜彷彿看見慧的雪白渾圓的胸脯下，一顆帶着傷痕的冷硬的心傲然地抖動。她擁抱了慧，低聲答道：

「我知道你的心！」

又是半個月過去了。靜女士，慧女士，和王女士，現在成了最親密的朋友。三位女士的性格絕不相同，然而各人有她的長處，各人知道各人的長處。兩位都把靜女士視同小妹，因為她是怯弱，溫婉，多愁，而且沒主意。這兩位「姊姊」對於靜實在是最大的安慰。這也是靜雖已厭倦了武漢的生活而卻不願回家的原因。自從到漢口以後，靜接着母親兩次要她回去的信，說家鄉現在也一樣的她所喜歡的「工作」呢。

靜女士時常想學慧的老練精幹，學王女士的外圓內方，又能隨和，又有定見。然而天

性所限，她只好罷休。在苦悶彷徨的時候，靜一定要去找她的「慧姊姊」，因為慧的剛毅有決斷而且通達世情的話語，使她豁然超悟，生了勇氣。在寂寞幽怨的時候，靜就渴願和王女士在一處，她假在這位姊姊的豐腴溫軟的身上，細聽她的親熱宛轉的低語，便像吹醉在春風裏，那時，王女士簡直成了靜的戀人。她倆既是這等親熱，且又同居，因此趙女士常說他們是同性愛。

然而王女士卻要離開漢口了；因為東方明已經住定在九江，要王女士去，離別在即，三個好朋友都黯然神傷，靜女士尤甚。她除了失去一個「戀人」王女士，還有種種自身上的憂悶。王女士動身的前晚，他們三人同遊首義公園，後來他們到黃鶴磯頭的孔明墩邊，坐着吹涼，談心。

那晚好月光。天空停着一朵朵的白雲，像白棉花鋪在青瓷盤上。幾點疏星，嵌在雲朵的空隙，閃閃地射光。漢陽兵工廠的大起重機，在月光下黑魃魃地蹲着，使你以為是黑色的怪獸，張大了嘴，等待着攫噬。武昌城已經睡着了，麻布絲紗四局的大烟囪，靜悄悄地高

鑼半空，宛如防禦臨江黑怪獸的守夜的哨兵。東邊一片燈火，赤化了半個天的，便是有三十萬工人的漢口。大江的急溜，漸漸地響，武漢輪渡的汽笛，時時發出顫動哀切的長鳴。此外，更沒有可以聽到的聲音。

孔明墩下的三位女士，在這夏夜的涼氣中談笑。現在他們談話的重心已經移到靜的工作問題。

「工會裏的事，我也厭倦了；」靜女士說：「那邊不少我這樣的人，我決定不幹了。時陶姊到九江去，我更加無聊。況且住宿也成問題——一個人住怪可怕的。」她很幽悒的挽住了王女士的手。

「工會的事，你原可不幹，」慧女士先發表她的意見，同時停止了她的踱方步。「至於住宿，你還是搬到我那裏。我們在上海同住過，很有味。」

「你一天到晚在外邊，我一個人，又沒事做，真要悶死了。」靜不願意似的回答。  
「和我同到九江去，好不好？」王女士說的很懇切，把臉假着靜的頸額。

靜還沒回答，慧女士搶着說道：「我不贊成。」

「慧，你是怕我獨佔了靜妹？」王女士笑着說。

「人家煩悶，你倒來取笑了，該打！」慧在王女士的臂上擰了一把，「我不贊成，爲的是根本問題須先問靜妹還想做事否；如想做事，自然應該在武漢。」

「我先前很願做事，現在方知我這人到處不合宜。」靜嘆了口氣，「大概是我的心眼兒太窄，受不住絲毫的委屈。我這人，又儒怯，又高傲。詩陶姊常說我耍好心太切，可不是？我回想我到過的機關團體，竟沒一處叫我滿意。大概又是我太會吹毛求疵。比如工會方面，因爲有一個張誠和我瞎糾纏，我就厭倦了工會的事。他們那班人，簡直把戀愛當做喫。」

王女士和慧都笑了，忽然慧躁着腳道：

「好了，不管那些新式的，新新式的，色中餓鬼，我們三個都到九江遊廬山去！」

「我到九江去本來沒有確定做事。同去遊廬山，好極了。」王女士也贊成。「靜，就這



麼辦法。」

靜女士搖了搖頭說：「我不贊成。帶連你們都不做事，沒有這個理！我本性不是懶惰人，而且在這時代，良心更督促我貢獻我的一份子。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麼？兩星期前我就嫌惡那個張誠的瘋狂舉動，不願在工會中辦事，後來在誓師典禮時我又感動起來，我想，我應該忍耐，因此又接下來。現在我雖然決心不幹工會的事，還是想做一點於人有益於己心安的事。」

王女士和慧都點着頭。

「但是我想來想去總沒有。」靜接着再說，「詩陶姊又要走，少了一個精神上的安慰。」她低下頭去，滴了兩點眼淚，忽又仰着淚臉對慧女士說道：「慧姊！我常想學得你的請練遠觀就好了，只恨我不能夠！」

「明天一定不走。」王女士眼眶也紅了，擁抱了靜，很溫柔的安慰她，「靜妹，不要傷心，我一定等你有了理想中的事再走！」

「靜你教我傷心！比我自己的痛苦還難受！」靜嘆了口氣，焦灼地來回走着。  
大江的急溜，照舊漸漸作響。一朵雲緩緩移動，遮沒了半輪明月，卻放出一顆極亮的星。

王女士忽然站住了，笑吟吟的說道：「我想出來了！」

「什麼事？」王女士和靜同聲問。

「想出靜妹的出路來了！做看護婦去，豈不是於人有益，於己心安麼？」

「怎麼我忘了這個！」王女士忙接着說，「傷兵醫院正缺看護，救護傷兵委員會還徵調市立各校的女教職員去擔任呢！」

現在三個人又都是滿臉的喜色了。他們商量之後，決定王女士明天還是不走，專留一日為靜選定醫院，覓人介紹進去。

王女士跑了個整天，把這件事辦妥。她為靜選定了第六病院。這是個專醫輕傷官長的小病院，離靜的寓處也不遠。在先士兵病院也有義務女看護，後來因為女看護大抵是

小姐少奶奶女教員，最愛清潔，走到傷兵面前時，總是用手帕掩了鼻子，很惹起傷兵的反感，所以不久就撤消了。

勝利的消息，陸續從前線傳來。傷兵們也跟着源源而來。有一天，第六病院裏來了個受破彈殼片傷着胸部的少年軍官，增重了靜女士的看護的負擔。

這傷者，是一個連長，至多不過二十歲。一對細長的眼睛，直鼻子，不大不小的口，黑而且細的頭髮。圓臉兒，頗是新文溫雅，不像一個軍人；只那兩道眉稜，表示糾糾的氣概，但雖濃黑，卻並不見得怎樣闊。他裹在灰色的舊軍用毯裏，依然是好好的，僅僅臉色蒼白了些；但是解開了軍毯看時，咳，左乳部已無完膚。破彈殼的鐵片已經刮去了他的左乳，並且在

他的厚實的左下胸刺上了三四道深溝。據軍醫說，那破彈片的一掠只要往下二三分，我們這位連長早已成了「國殤」。現在，他只犧牲了一隻無用的左乳頭。

這軍官姓強，名廷，表字惟力；一個不古怪的人兒，卻是古怪的姓名。

在靜女士看護的負擔上，這新來者是第五名。她確有富裕的時間和精神去招呼這後來者。她除了職務的盡心外，對於這新來者還有許多複雜的向「他」心傷的部分太奇特，年齡的特別小，體格的太文秀，都引起了靜的許多感動。她看見他的一雙白嫩的手，便想像他是小康家庭的兒子，該還有母親，姊妹兄弟，平素該也是怎樣嬌養的少爺，或者現在他家中還不知道他已經從軍打仗，並且失掉了一隻乳頭。她不但敬重他為爭自由而流血——可寶貴的青春的血；她並且寄與滿腔的憐憫。

最初的四五天內，這受傷者因為創口發炎，體溫極高，神志不清；後來漸漸好了，每天能夠坐起來看半小時的報紙。雖然病中，對於前線的消息，他還是十分注意。一天午後，靜女士送進牛奶茶去，他正在攢眉苦思，靜把牛奶杯遞過去，他一面接杯，點頭表示敬意，一

面問道：

「老司章，今天的報紙還沒來麼？」

「該來了。現在是兩點十五分。」靜看着手腕上的錶回答。

「這裏的報太豈有此理。每天要到午後纔出版！」

「強連長。軍醫官說你不宜多勞神。」靜躊躇了些時，終於委婉地說，「我見你坐起

來看報也很費力呢！」

少年把牛奶喝完，答道：「我着急的要知道前方的情形。昨天報上沒有捷電，我生怕

是前方不利。」

「該不至於。」靜低聲回答，背過了臉兒。她見這負傷的少年還這樣關心軍事，不禁

心酸了。

離開了傷者，靜女士就去找報來；她先翻開一看，不禁一怔，原來這天的報正登着鄂西吃緊的消息。她立刻想到這個惡消息萬不能讓她的傷者知道，這一定要加重他的焦

灼；但是不給報看，又要引起他的懷疑，同樣是有礙於病體。她想不出兩全的法子，捏了那份報，癱立在走廊裏。忽然一個人拍着她的肩頭道：

「靜妹，什麼事發悶？」

靜急回頭看時，是慧女士站在她背後，她是每日來一次的。

「就是那強連長要看報，可是今天的報他看不得。」靜回答，指出那條新聞給慧女士聽。

慧靜起來看了幾行，笑着說道：

「有一個好法子。你揀好的消息讀給他聽！」

又談了幾句，慧也就走了。靜女士回到強連長的病房裏，藉口軍醫說看報太勞神，特來讀給他聽。少年不疑，很滿意地聽她讀完了報上的好消息。從此以後，讀報成了靜女士的一項新職務。

強連長的傷，跟着報上的消息，一天一天好起來。靜女士可以無須再讀報了。但因她

擔任看護的傷者也一天一天減少，她很有時間閒談，於是本來讀報的時間，就換為議論軍情。一天，這少年講他受傷的經過。他是在臨穎一仗受傷，兩小時內，一團人戰死了一半多，是一場惡戰。這少年神采飛揚地講道：

「敵軍在臨穎佈置了很好的破兵陣地，他們分三路向我軍反攻，和我們——七十團，接觸的兵力，在一旅左右。司令部本指定七十團擔任左翼警戒，沒提防敵人的反攻來的這麼快。那天黃昏，我們和敵人的前哨接觸，敵人簡直不用鎗，一開頭就是砲，追擊砲彈就像雨一般打來……」

「你的傷就是追擊砲打的罷？」靜憐憫地問。

「不是。我是野砲彈碎片傷的。我們團長是中的追擊砲彈。咳，團長可惜！」他停了一停，又接下去，「那時，七十團也分三路迎戰。我的一連和別一連，分派在右路，目的是抄擊敵人的野砲陣地。但是敵人進展極快，我們不得不抵抗他們的前進，成爲一場混戰。敵人在密集的砲彈掩護下，向我軍衝鋒！我們一營人打完了，增加一營上去，死守着陣地。那時，



團長腿部已經受傷，後方的增援隊伍還沒趕到，情形真是危險極了！但是敵方卻增加了兵力，接連的向我們衝鋒，並且展開兩翼，包抄我們。半夜，打的最熱鬧；步鎗，機關鎗，迫擊砲，混成一片奇怪的聲音。敵人每隔二三分鐘，放一排迫擊砲，野砲是差不多五分鐘一響。我便是那時候受了傷。」

他歇了一歇，微笑的撫他胸前的傷疤。

「你也衝鋒麼？」——聲低聲問。

「我們那時是守，死守着喫砲彈，後來——我已經被他們攔回後方去了，團長裹了傷，親帶一營人衝鋒，這才把進逼的敵人挫退了十多里，我們的增援隊伍也趕上來，這就擊破了敵人的陣線。」

「敵人敗走了？」

「敵人守不住陣地，總退卻，但是我們一團人差不多完了，團長胸口中了迫擊砲，接同時已經死了！」

靜凝陣聽着這少年，見他的細長眼睛裏閃出愉快的光。她忽然問道：

「上陣時心裏是怎樣一種味兒？」

少年笑起來，他用手掠他的秀髮，回答道：

「我形容不來。勉強作個比喻，那時的緊張心理，有幾分像財迷子帶了鑿鑿去掘琴得釋的窖藏；那時躍躍鼓舞的心理，大概可比是才子赴考；那時的好奇而兼驚喜的心理，或者正像……新嫁娘的第一夜！」

靜自覺臉上一陣烘熱。少年的第三種比喻，感觸了她的尚有餘痛的經驗了，但她立即轉換方向，又問道：

「受了傷後，你有什麼感想呢？」

「沒有感想。那時心裏非常安定。應盡的一份責任已經做完了，自己也處於無能為力的境地了；不安心，待怎樣？只是還不免有幾分焦慮；正像一個人到了暮年時候，把半生辛苦創立的基業交給兒孫，自己固然休養不管事，卻不免放心不下，惟恐後人把事情弄

壞了。」

少年輕輕地撫摸自己胸前的傷疤，大似一個藝術家鑑賞自己的得意舊作。

「你大概不再去打仗了？」靜低聲問；你以為這一問很含着關切憐愛的意味。

少年似乎也感覺着這問，他沉吟半晌，才柔聲答道：

「我還是要去打仗。戰場對於我的引誘力，比什麼都強烈。戰場能把人生的經驗縮短。希望，鼓舞，忿怒，破壞，犧牲——一切經驗，你須得活半世去嘗到的，在戰場上，幾小時內就全有了。戰場的生活是最活潑最變化的，戰場的生活並且也是最藝術的；尖銳而曳長的嗚聲是步鎗彈在空中飛舞；哭↓哭↓像鬼叫的，是水機關；——隨你怎樣勇敢的人聽了水機關的聲音沒有不失色的，那東西實在難聽！大砲的吼聲像音樂隊的大鼓，替你按拍子。死的氣息，比美酒還醉人。呵！刺激，強烈的刺激和戰場生活比較，後方的生活簡直是麻木的死的！」

「據這麼說，戰場竟是俱樂部了。強連長，你是爲了享樂自己纔上戰場去的罷？」靜

禁不住發出最嫵媚的笑聲來。

「是的。我在學校時，幾個朋友都研究文學，我喜歡藝術。那時我崇拜藝術上的未來主義；我追求強烈的刺激，讚美炸彈，大戰，革命——一切劇烈的破壞的力的表現。我因為厭倦周圍的平凡，殺做了革命黨，鑽進了軍隊。依未來主義而言，戰場是最合於未來主義的地方。強烈的刺激，破壞，變化，瘋狂似的殺，威力的崇拜，一應俱全。」少年突然一頓，旋即放低了聲音接着說：「密司章，別人冠冕堂皇說是爲什麼爲什麼而戰，我老老實實對你說，我喜歡打仗，不爲別的，單爲了自己要求強烈的刺激。打勝打敗，於我倒不相干。」

靜女士凝視着這少年軍官，半晌沒有話。

這一席新奇的議論，引起了靜的別一感想。她暗中忖量：這少年大概也是傷心人，對於一切都感不滿，都覺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戰場上要求強烈的刺激以自快罷。他的未來主義，何嘗不是消極悲觀到極點後的反動。如果覺得世間尚有一事足惹留戀，他該不會這般古怪冷酷罷。靜又想起靜女士來；靜的思想也是變態，但入於個人主義類

服享樂的一途，和這少年軍官又自不同。他和慧同樣的可憫，但更可敬。

「密司章，你想什麼？」

少年驚破了章的沉思。他的善知人意的秀眼看住了靜的面孔，似乎是在說：是已經懂得你的心。

「我想你的話很有意思。」她回答，忽然有幾分羞怯，「無論什麼好聽的口號，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憑空發了兩句牢騷，同時她站起身來道：「強連長，你該歇歇了。」

少年點着頭，他目送靜走出去，見她到門邊，忽又站住，回過頭來，看住了他，輕輕的問道：

「強連長，確沒有別的事比打仗更能刺激你的心麼？」

少年辨出那話音微帶羞慚，他心裏一動。

「在今天以前，確沒有。」這是回答。

那天晚上，慧女士到醫院裏去看望靜女士，見靜神情恍惚，若有心事。慧問起原因，聽

完了靜轉述少年軍官的一番話，毫不介意地說道：

「世間儘有些怪人！但是爲什麼又惹起你來動心事？」

「因爲想起他那樣的人，卻有如此悲痛的心理；他大概是一個過來的傷心人！」靜回答，不自禁地歎了口氣。

「這軍官是那裏人？家裏還有什麼人？」靜沉吟有頃，忽然這麼問。

「他是廣東人。父親是新加坡的富商。大概家庭裏有問題，他的母親和妹妹，另住在汕頭。」

靜低着頭尋思，突然她笑起來，抱住了靜女士的腰，說道：

「小妹，你和那軍官可以成一對情人；那時，他也毋須再到戰場上聽音樂，你也不用再每日價悲天憫人的不高興！」

靜的臉紅了。她睨了靜女士一眼，沒有說話。

慧的預言，漸漸轉變成為事實；果然世間還有一件事可以替代強連長對於戰場的熱心，那就是一個女子的深情。靜女士的溫暖的女性的熱力，終究軟化了這未來主義者的鐵心。

這一個結合，在靜女士方面是憫與敬混化而成爲白熱的愛，是主動的，自覺的，非威情的；在未來主義者方面或者可說是被攝引，被威化，但也許仍是未來主義的又一方面的活動。天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兩心相合的第一星期，確可說是自然主義的愛，

而不是未來主義。

第二期北伐自攻克鄭汴後，暫告一段落，因此我們這位新跌入戀愛裏的強連長，雖然並未脫離軍籍，卻也有機會度他的蜜月。他的一連兵早已打光了，他現在確也無所事事。在他出醫院的翌日，就是他和靜女士共同宣告「戀愛結合」那一天，他們已經決定游廬山去；靜女士並且發了個電報到九江給王女士，報告他們的行蹤。

從漢口到九江，只是一夜的行程。清晨五點鐘模樣，靜女士到甲板上看時，只見半空裏中迎面撲來四五個淡清色的山峯，峯下是一簇市街，再下就是滾滾的大江。那一簇市街夾在青山黃水之間，遠看去宛如飄浮在空間的蜃樓海市。這便是九江到了。

住定了旅館後，靜的第一件事是找王女士。強是到過九江的，自然陪着走這一趟。他們在狹小的熱得如蒸籠裏的街道上，擠了半天，纔找得王女士的寓處，但是王女士已經搬走了。後來又找到東方明所屬的軍部裏，強遇見了一個熟人，纔知道三天前東方明調赴南昌，王女士也一同去了。



第二天，靜和強就上廬山去。他們住在牯嶺的一個上等旅館裏。

在旅舍的月台上可以望見九江。牯嶺到九江市，不過三小時的路程；牯嶺到九江，有電報，有長途電話。然而住在牯嶺的人們總覺得此身已在世外。牯嶺是太高了，各方面的消息都達不到；即是有人從九江帶來些新聞，但也如輕煙一般軟而無力，不能給遊客們什麼印象。在這裏，幾個喜歡動的人是忙着遊山，幾個不喜歡動的人便睡覺。靜女士和強連長取了前者，但他們也不走遠，遊了一天，還是回到牯嶺旅館裏過夜。

靜女士現在是第一次嘗得了好夢似的甜蜜生活。過去的一年，雖然時間是那麽短促，事勢卻是那麽多而急，靜的脆弱的靈魂，已發不勝負擔，她像用敝了的彈簧，弛緩地攪着，再也緊張不起來。她早已迫切地需要幽靜恬美的生活，現在，夢想的生活，終於到了。她要審慎地盡量地享受這久盼的快樂。她決不能再讓牠草草的過去，徒留事後的惆悵。

她有許多計畫，有許多理想，都和強說過，他們只待一一實施了。

到牯嶺的第二天，靜和強一早起來，就跑出了旅館。那天一點雲氣都沒有，微風，雖在

山中，也還很熱。靜穿一件水紅色的袒頸西式紗衫，裏面只襯一套連褲的汗背心，長統青絲襪，白帆布運動鞋。本來是不瘦不肥的身材，加上這套裝束，更顯得窈窕，活潑，肉感，強，依舊穿着軍衣，只取消了皮帶和皮綁腿。

他們只揀有花木有泉水的地方，信步走去，在他們面前，是一條很闊，略帶傾斜的石層路——所謂「洋街」，一旁是花木掩映的別墅，一旁是流水琤琮的一道清澗。這道澗，顯然是人工的，極大的鵝卵石鋪成了澗牀，足有兩丈寬，三尺深；牀中時有怪石聳起，青玉似的泉水道擊在這上面，碎成了萬粒珠璣，盤旋地響。靜女士他們沿了澗一直走，太陽在他們左邊，約摸有四五里路，突然前面閃出一座峭拔的山壁，攔住了去路。那澗水沿着峭壁脚下曲折過去，汨汨地翻出尺許高，半丈遠的銀濤來。峭壁並不高，頂上有一叢小樹和一角紅屋，那壁面一例是青銅色的水成巖，斧削似的整齊，幾條女蘿掛在上面，還有些開小黃花的野草雜生着；壁縫中伸出一棵小松樹，橫跨在水面。

「你瞧，惟力，松樹下有一塊大石頭，剛好在泉水的飛沫上面，我們去坐一下罷。」

靜挽着強的臂膊說。一面地向山下裏，想找個落腳的東西走過去。

「坐一下倒好。納着塵一會更好。萬一澗水暴發，把我們沖下山去，那是最好！」

強笑着回答，他已覷定水中一塊露頂的鵝卵石，跨了上去，又攙着靜的手，便到了指定的大石頭上。強把維也拉的軍衣脫下來，鋪在石上，兩人便坐下了。水花在他們腳下翻騰，咕咕地作響。急流遇曲的澗水發出嘶嘶的繁音。靜女士偎在強的懷裏，注視流水；四五里的下山路也使她疲乏了，汗珠從額上滲出來，胸部微微起伏。強低了頭，把嘴埋在靜的乳襟裏，半晌不起來。靜撫弄他的秀髮，很溫柔的問道：

「惟力，你告訴我，有沒有和別的女子戀愛過？」

強搖了搖頭，依舊迷戀着乳襟的生活。

「那天你給我看的女子照相，大概就是你從前的愛人罷？」

強擡起頭來，一對小眼珠，釘住了靜的眼睛看，差不多有半分鐘；靜覺得那小眼珠發出的閃閃的光，似喜又似嘆，很捉摸不定。忽然強的右臂收緊來，貼胸緊緊地抱住了靜，左

手托起她的頭，在她脣上親了一個嘴，笑着回答道：

「我就不明白，竟做了你的俘虜！從前很有幾個女子表示愛我，但是我不肯愛。」

「照片中人就是其中的一個麼？我看她很美麗呢。」靜插進來說，吃吃的笑，似乎強的手觸着了她的什麼部分了。

「是其中的一個，她是同鄉。她會使我覺得可愛，那時我還沒進軍隊，但亦不過可愛而已，她抓不住我的心。」

「可是你到底收藏着她的照相直到現在？」靜第二次插進來說，她笑着用手指抹強的臉。

「還藏着她的照片，因為她已經死了。」強說。他看見靜又要搗言，便握住了她的嘴，繼續說道：「不相干，是暴病死的。我進軍隊後，也有女子愛我。我知道她們大概是愛我的斜皮帶和皮鞋壓，況且我那時有惟一的戀人——戰場。靜我是第一次被女子俘獲，被你俘獲。」

「依未來主義說，被俘獲，該也是一種刺激罷？」靜又問，從心的深處發出愉快的笑聲來。

強的回答是一個長時間的接吻。

熱情的衝動，在靜的身上擴展開來；最初只是心頭的微跳，漸漸呼吸急促，全身有一種潮熱。她緊緊地抱住了強，臉貼着臉，她自覺臉上烘熱得利害。她完全忘記有週圍一切的存在。有世間的存在，只知道他的存在。她的小口，本能地接着強的嘴唇，微微吐露她的舌尖。她覺得身體飄飄地望上浮，渴念強壓住她。

春！一股壯大的急流，打道在一對人兒坐着的大石頭根上，噴出傘樣大的半圓水珠。靜的紗衫的下幅，被水打溼，冷的刺激，將她從溫柔裏拉出來。

「山洪來了，可不是玩的！」強驚覺似的喊了一聲，他的壯健的臂膊把靜橫抱了，兩步就跳到岸上。

「差那大石頭邊激起更高的水花來；如果他們還坐着，準是全身溼透了。」強第二次下

去撈取了他的溼溼的軍衣。

「我們衣服都溼了。」他提着溼衣微笑地說。

靜低頭看身上，紗衫的下幅還在滴下細小的水珠。

太陽在不知什麼時候早已躲避得毫無蹤跡，白茫茫的雲氣，正跨過了西首的山峯，包圍過來。風景是極好，但山中遇雨卻也可怕。靜倚着強的肩膀，懶懶地立着。

「我們回去罷。」強撫摩靜的頭髮，游移不決地說。

「我軟軟的，走不動了。」靜低聲回答，眼波掠過強的面孔，獻出一個迷人的微笑。

雲氣已經遮沒了對面的峭壁，裹住了他們倆；鑽進他們的頭髮，侵入他們的規衣裏。靜覺得涼意滲淡肌骨，異常的舒適。

「找個地方避過這陣雨再回去，你的身體怕受不住冷雨。」

靜同意地頷首。

強的在野外有經驗的銳眼，立刻看見十多步外有一塊突出的巖石，足可掩護兩個

人。他們走到巖石下時，黃豆大的雨點已經雜亂地打下來。幾股挾着黃土的臨時泉水從山上沖下來，聲勢很可怕。除了雨聲水聲，一切動植物都沒有聲息。

在巖石的掩護下，弦坐在地上，靜促在他的懷裏；她已經脫去了半溼的紗衫，只穿着連彈的汗背心了。冷雨的寒氣侵襲，逐漸有力，靜緊貼在強的胸前，愉快地領受男性的肉體的烘熱。

兩人都沒有話，雨聲蓋過了一切聲響，除了靜女士的低聲喚着：

「樞力！」

「星期的時間，過的很快。這是一個狂歡的星期，肉感的星期。

每天上午九點後，靜和強帶了水菓乾糧，出去遊山；他們並不遊規定的名勝，只是信步走去。在月夜，他們到那條「洋街」上散步，坐在空着的別墅的花園裏，直到涼露沾溼衣服，方才回來。愛的戲謔，愛的撫弄，充滿了他們的遊程。他們將名勝的名字稱呼靜身上的各部分；靜的乳部上端隆起處被呼為「捨身崖」，因為強常常將頭面埋在那裏，不肯起來。新奇的戲謔，成爲他們每日惟一的事務。他們忘記了一切，恣情地追尋肉的享樂。靜



寄給王女士的一封信中有這麼幾句話：

「目前的生活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愉快的生活。詩姊，你不必問我每日作些什麼。愛的戲謔，你可以想得到的。我們在此沒遇見過熟人，也不知道山下的事；我們也不欲知道。這裏是一個戀愛的環境，尋歡的環境。我以為這一點享樂，對於我也有益處。我希望從此改變了我的性格，不再消極，不再多愁。此地至多再住一月，就不適宜了，那時我們打算同到我家裏去。惟力也願意。希望你能夠來和我們同遊幾天的山。」

那時，靜對於將來很有把握。強是一個聰明血性的少年，受過高等教育，雖然脾氣古怪些，太好強烈的刺激，是一個熱情奔放的人，但是現代的青年誰個不是這般的；至於在戀愛方面，強可算一個最忠實最可靠的男子。戀愛本不足以動他的心，但現在靜的女性，佳弱和溫婉，將這剛強的男子融化了。靜的聰明和多識又使他敬佩。他確是真心愛着她。靜曾經把將來的計畫和他談過，她勸他暫時脫離了軍籍，專研究政治經濟和軍事學。

確定了宗旨再出來辦。她說軍營中的生活會使一個人的性格漸漸硬化簡單化。她又說軍人沒有政治知識是很危險的。強對於這些話都同意。他原來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

但是，美滿的預想，總不能圓滿地實現。靜的甜蜜的希冀，突然又遇到了挫折。第二星期的第四天，靜和強正預備照例的出外游玩，旅館的茶房引進來一個軍裝的少年。他和強親熱的握過了手，便匆匆拉了強出去，竟沒有和靜招呼。大約有半小時之久，強方才回來，神色有些異樣。

「有什麼事罷？」靜很憂慮的問。

「不過是些軍隊上的事，不相干的。我們出去遊山罷。」

強雖然很鎮定，但是靜已經看出他心裏有事。他們照舊的出去。依着靜的喜歡，走那條「洋街」。一路上，兩人例外地少說話，強似乎確有什麼事纏在心頭，靜則在猜度他的心事。

他們走到了「內地公會」的園子裏，靜說要休息了，拉強坐在草地上。她很嬌柔的

靠在他身上，逗着他說笑。因為洋人都沒上山來，這「內地公會」的大房子全體空著，園子裏除了他們倆，只有樹葉的絮語。靜決定要弄明白強有了什麼心事，她的談話漸漸轉到那目標上。

「惟力，今天來的那個人是你的好朋友罷？」靜微笑地問，捏住了強的手。

強點點頭回答：「他是同營的一個連長。」

「也是連長。」靜笑着又說。「惟力，他和你講些什麼事，可以給我聽聽？」

這少年有些窘了。靜很盼切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拿起靜的手來貼在自己的心口，靜感覺他的心在跳。

「靜，這件事總是要告訴你的。」他毅然說。「日內南昌方面就要有變動。早上來的人找我去打仗。」

「你去麼？惟力？」靜迫切地問。

「我還沒脫離軍籍，靜，你想我能夠不答應麼？」他在靜的頰上親了一個告罪的吻。

「慚力，你不如趕快告了病假。」

「他已經看見我好好的沒有病。」

「究竟是和那些人打仗？」

「他們要回南去，打我的家鄉。」

靜已經看出來，她的愛人已經答應着再去帶兵，她覺得什麼都完了。她的空中樓閣的計畫，全部推翻了。她忍不住滴下眼淚來。

「靜，不要傷心。打仗不一定便死。」強擁抱靜在懷裏，安慰她。「我現在最焦灼的，就是沒有安頓你的好法子。」

「我跟你走！」靜忽然勇敢地說。「你再受傷，我仍舊看護你。要死，也死在一處。」眼淚還是繼續的落下來。

「這次行軍一定很辛苦，」強搖着頭說，「況且多是山路，你的身體先就吃不住。」靜嘆了口氣，她絕望了。她倒在強的懷裏，很傷心地哭。

回到旅館時，靜的面色十分難看，她的活潑，她的笑容，全沒有了。她惘惘然被強挽着到了房裏，就撲在牀上。一切安慰，一切解釋，都沒有效。

環境的逆轉，又引起了靜對於一切的懷疑。一切好聽的話，好看的名詞，甚至看來是好的事，全都靠得住麼？靜早就親身經驗過了，結果只是失望。強的愛，她本來是不疑的；但現在他忘記了她了。這個未來主義者以強烈的刺激為生命，他的戀愛，大概也是滿足自己的刺激罷了。所以當這一種刺激已經太多而漸覺麻木的時候，他又轉而追求別的刺激——戰場的生活。

在愁悶的苦思中，這晚上，靜輾轉翻身，整夜不曾合眼。然而在她身旁的強卻安然熟睡。他將極度的悲痛注入了靜的靈魂，他自己卻沒事人兒似的睡着了。男子就是這樣的一種怪物呵！靜轉為怨恨了；她很強，恨一切男子。她又回復到去夏初入醫院時的她了。她決定不再阻止強去打仗，自己呢，也不再在外找什麼「光明的生活」了。遂觀知命的思想，暫時引渡靜離開了苦悶的荆棘。天快亮時，她也沉沉入睡了。

但是第二天強竟不走，靜不欲出去遊玩，他就陪着在房裏，依舊很親熱，很愛她，也不提起打仗。靜自然不再提及這件事了。他們倆照常的過了一天。靜是半消極地受強的撫愛。她太愛他了，她並且心裏感謝他到底給了她終生不忘的快樂時光；現在他們中間雖然似乎已經完了，但靜還寶貴這煞尾的快樂，她不忍完全抓破了自己的美幻，也不忍使強的靈魂上留一些悲傷。

第三天強還是不脫走，打仗的事，似乎他已經完全忘了。

「惟力，你幾時走呢？」

靜忍不住，先提出這可怕的問題。

「我不走了。」強嘲笑地回答。「從前，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如何便如何。現在，我這身子和你共有了，你的一半不答應，我只好不走。」

這幾句話鑽入靜的耳朵，直攻到心，異常的悲酸。她直覺到前夜悲痛之中錯怪了她的心愛的人兒了。強還是她的最忠實的愛人。最愛惜她的人。她感動到又滴下眼淚來。她

擁抱了強，說不出話。

靜的溫婉的女子的心，轉又憐憫她的愛人了；她知道一個人犧牲了自己的主張是如何痛苦的——雖然是爲所愛者犧牲。打仗是男兒的天職，爲了自己的私愛，迫着強不得不拋棄應盡的本分，難道是應該的麼？在先靜以爲強又要從軍便是對於自己的戀愛已經冷卻，所以痛苦之中又兼忿懣，現在她明白了強的心理，認定了強的堅固的愛情，她不但自慰，且又自傲了。她天性中的利他主義的精神又活動起來。

「惟力，你還是去罷。」靜摸着強的面頰，安詳地而又堅決地說：「我已經澈底想過，你是應該去的。天幸不死，我們還是年青，還可以過快樂的生活，還可以實行後半世的計畫！不幸打死。光榮的死，我也愉快，我終生不忘你我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所有的寶貴的快樂！」

「我不過帶一連兵，去不去無足重輕。」強搖着頭回答：「我看得很明白：我去打仗的，未必準死；靜，你不去打仗的，一定要悶死。你是個神經質的小妹妹，寂寞煩悶的時候，會

自殺的。我萬不能放你一個人在這裏！」

「平淡的生活，恐怕也要悶死你。惟力，你是未來主義者。」

「我已經拋棄未來主義了。靜，你不是告訴我的麼？未來主義只崇拜強力，卻不問強力之是否用在正當。我受了你的感化了。」他在靜的嘴上親了一個敬愛的吻。「至於打仗，生在這個時代，還怕沒機會打仗麼？我一定不去。也許別人笑我有了戀愛就怕死，那也不管了。」

「不能，惟力，我不能讓你被別人恥笑！」

強搖著頭微笑，沒有回答。

現在是靜的理性和強的感情在暗中掙扎。

門上來了輕輕的叩聲，兩人都沒覺到。門開了一條縫，現出一個女子的笑面來。靜先看見了，她喊了一聲，撇開強，跑到門邊。女子也笑着進來了。

「靜陶！你怎麼來的？」靜抱了王女士，快樂到聲音發顫。



和強介紹過以後，王女士的活潑的聲音就講她最近的事，簡單地收束道：「所以東方明也隨軍出發了。我想回上海去，順路來看望你們。」

「惟力，現在你當真可以放心走了。」靜很高興的說，「王姊姊伴着我，比你自已還妥當些。」她發出真心的愉快的笑。

三個人交換了意見之後，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強仍舊實踐他的從軍的宿諾，靜回家，王女士住到靜的家裏去。

因為時機迫促，強立刻就須下山去。他挽着靜的手說道：

「靜，此去最多三個月，不是打死，就是到你家裏！」

「一對大淚珠從他的細長眼睛裏滾下來，落在靜的手上。」

「惟力，你一定不死的。」靜女士很勇敢地說，她拿起強的手來放在自己胸口。「我準備着三個月後尋快樂的法兒罷。」

她極嫵媚的笑了一笑，擁抱了強。

對王女士行了個軍禮，強終於堅定地走了。到房門邊，忽又回身說道：

「王女士，我把靜託付給你了！」

「強連長，我也把東方明託付給你了！」王女士笑着回答。

靜看着強走得不見了，回身望牀上一倒，悲梗的聲音說道：

「靜姊！我們分離後，我簡直是做了一場大夢！一場太快樂的夢！現在夢醒，依然是你和我。只知道慧近來怎樣了！」

「像慧那樣的人，決不會吃虧的。」

這是王女士的回答。

動  
搖

胡國光滿肚子計畫，喜孜孜的回家來。北風吹得他的鼻尖通紅，滴出清水鼻涕。他也不覺得；他一心在盤算他的前程。剛進了大門，聽得豁浪一響；他估準是擗碎了什麼瓷器了，並且還料到一定是金鳳姐和太太吵鬧。他三步併作兩步的往裏跑，穿過了大門後那兩間空着的小平屋，猛聽得正三間裏一個聲音嚷道：

「不給麼？！你們是土豪劣紳。老頭子，也許明天就要去坐監，家產大家來共，大家來共——我倒沒份兒麼？」

「土豪劣紳」四個字，鑽進胡國光的耳朵，分外見得響亮；他打了個寒噤，同時腳下也放慢了，一句久在他腦裏盤旋的話——「果然來查抄了」，此時幾乎跳出他的嘴唇。他心裏亂扎扎地，竟聽不出嚷的聲音是誰。半小時前，張鐵嘴灌給他的滿天希望，一下子消得無影無蹤。他本能地收住了腳，已經向外轉身，一個尖俏的聲音卻又在腦後叫：

「老爺，老爺！」

這回，胡國光聽得明白，正是金鳳姐的聲音。他冒險似的回頭一看，金鳳姐已經走到跟前，依舊臉上搽着雪白的鉛粉，嘴唇塗得猩紅，依舊乜着眼，扭着腰，十分風騷，沒有一些兒慌張倒榻的神氣。

「麼事兒？」

胡國光定了定神，他又看見小丫頭銀兒也躲躲閃閃的跟了出來。

「少爺又和太太鬧呢！少爺摔壞了一把茶壺，蹣了半天了。」

「還打我呢！」銀兒夾進來說，兩隻凍紅的手，拱在嘴邊不住的呵氣。

胡國光發一口氣，整個的心定下來了。他沉下臉兒，對銀兒狂喝道：「要你多嘴，滾開！」他又提高聲音，咳了一下，然後大踏步抄過平屋前的小院子，走進了正三間——他的客廳。

這胡國光，原是本縣的一個紳士；兩個月前，他還在縣前街的清風閣茶館裏高談興大帥怎樣，劉玉帥怎樣，雖然那時縣公署已經換掛了青天白日旗。他是個積年的老狐狸。辛亥那年，省裏新軍起事，佔領了楚望臺的軍械庫，嚇跑了碧濼以後，他就是本縣內首先剪去辮子的一個。那時，他只得三十四歲，正做着縣裏育嬰堂董事的父親還沒死，金鳳姐尙未買來，兒子只有三歲。他仗着一塊鍍銀的什麼黨的襟章，居然在縣裏開始充當紳士。直到現在，省當局是平均兩年一換，縣當局是平均半年一換，但他這紳士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他是看準了的：既然還要縣官，一定還是少不來他們這夥紳士；沒有紳士就不成其爲官。他的「鐵飯碗」決不會打破。所以當縣公署換掛了青天白日旗，而且頗有些「打倒土豪劣紳」的小紙條發見在城隍廟的照壁上時，他還是泰然自若，在清風閣的

雅座裏發表了關於吳大帥劉玉帥的議論。

但是最近的半個月裏，胡國光卻有些心慌了。這是因為新縣官竟不睬他，而多年的老紳士反偷偷的走跑了幾個；「打倒劣紳」不但貼在牆上，而且到處喊着了。省裏的幾個老朋友，也已通知他，說「省局大變，橫流莫挽；明哲保身，遷地爲安。」他不很明白省裏究竟變到怎樣，但也承認這回確比從前不同，風聲確是一天一天的加緊。

他和太太商量怎樣躲避外面的風頭；太太以爲應該先請張鐵嘴起一卦，再作道理。今天他趕早就去，結果，張鐵嘴不但說「毋須躲藏」，並且以爲據卦象看，還要大發，有「委員」之份。他一頭高興，從張鐵嘴那里回來，不料兒子卻又在家裏鬧，累他老人家喫了個虛驚。

當下胡國光走進了正三間，在簷前的落地長窗邊，就被太太見了，一把拉住，就訴說兒子的不孝。廳裏正中放着一張八仙桌，也推歪了；茶壺的碎瓷片，散在地上，仰着死白色的破臉，像十分委屈，又像是撒賴放潑的神氣。剩下那茶壺蓋子，卻還是好好的蹲在茶

几角兒子鐵青着臉，坐在右邊的一張椅子裏，看見父親進來，似乎也出聲，但還是橫着眼不理。

「昨天剛宰了兩吊錢去，今天又要。」胡太太氣咻咻的說，「定要五吊。沒給，就嚷罵，打了銀兒還不算，又掉東西。我氣急了，說了他一句逆逆，他直跳起來，放了那麼一大堆的混賬話——你親自問他去！」

她撩起了羊皮襖的衣角來擦眼睛；大概她自覺得要落下眼淚來，雖然事實上並沒有。

胡國光只「哼」了一聲。他將一雙手反挽在背後，蹣了幾步，小而帶凸的眼球，黑溜溜的瞟着滿屋裏。他的相貌，本就是委頓裏帶幾分好滑的，此時更顯得不能不醜的非常難看。

廳裏只有胡國光的脚步聲。兒子胡炳鼓起腮巴，直挺挺的坐着，翻起兩隻眼，瞧樓板。胡太太疑問的眼光跟着胡國光的脚尖兒走，也不作聲。一隻花貓，本來是蹲在八仙桌上



的，當胡太太母子屢罵摔東西的時候，牠似乎也負罪的樣子，偷偷地退到長窗的地氈邊，收緊兩片耳朵，貼在頭皮上，不管事地躺著；此時牠又大着膽子慢慢的走來，換着主母的腳邊站定，很注意的昂起了頭。

胡國光聽到第三遍，突然立定了說：

「哼！你也罵劣紳麼？老子快要做委員了！」

「你做麼事，不和我相干！」胡炳嘉狠狠地回答，「我只要錢用，不給，也不打緊；我另有法兒——你的錢，還能算是你的麼？」

胡國光知道他的兒子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平日原也不怕，但現在卻不能不格外小心，況且，也許日後要用到這班人，那就更不能不澆這個根了。他使眼色止住了胡太太口邊的話，隨即掏出一塊錢來擲在八仙桌上，說：「拿去，不許再多嘴！」又連聲喊「銀兒！」

在長窗邊，跑進來的銀兒正和胡炳撞了個滿懷；胡炳順腳踢她一下，竟自揚長望外

邊去了。

胡太太嘆了口氣，看見胡國光還是一肚子心事似的踱方步。

「張鐵嘴怎麼說呢？」胡太太惱惱的問。

「很好。不用瞎擔心事了。我還有委員的福分呢！」

「麼事的桂圓！」

「是委員！從前行的是大人老爺，現在行委員了！你還不明白？」

「那不是做官麼？又得拿銀子去買。」胡太太恍然大悟的說。「做不上三天，大兵來了，又要丟了；我勸你別再勞碌了罷。」

胡國光微笑地搖着頭。他知道現在的新花樣，太太是決不會懂的，所以只是微笑地搖着頭，心裏仍在忙亂地盤算。

銀兒已經把廳裏的碎瓷片掃去，胡太太移正了八仙桌，看看太陽光已經移到長窗邊，該近午時了；她喚着銀兒進去，留下胡國光一個人在八仙桌邊打旋。

前進的平屋裏，忽然傳來吃吃的笑聲，又似乎有兩個人在那裏追逐的腳音；俄而，笑聲中放出「你敢？」兩個字來，又尖，又俏，分明是金鳳姐的口音。

胡國光想不下去了。他滿腹狐疑，顧脚走出廳來，剛到了院子裏，迎面進來一個人，叫道：

「貞卿哥，原來你在家。」

這人是胡國光的姨表弟王榮昌，就是王泰記京貨店的店東。

胡國光招呼過了，正要讓進廳裏坐，金鳳姐也進來了。她的光頭髮顯然有些亂了，搽粉的白臉漲成了猪肝色，而假洋綫的棉背心的大襟上竟有一大塊抓皺的痕跡。她低著頭進來，似乎還在喘氣。

「剛才是你麼？合誰嘻嘻哈哈的？」胡國光劈面喝問。

「嘻嘻哈哈誰個？你問王老爺！」

金鳳姐撇起嘴，很不敬的說；也不看胡國光，就走了進去。

胡國光詫異地看着王榮昌，這個小商人，一面走進廳裏，一面說：

「貞卿哥，你的阿炳太胡鬧了。我到府上門前時，他正攔着金鳳姐，逼到牆角裏，揪揪扯扯的——你不是早把金鳳姐收做小了麼？」

王榮昌一面就坐，邊搖着頭說：「不成體統，不成體統！」

「並沒有正式算做姨太太。」胡國光也坐下，倒淡淡的說。「現在時勢變了，這個倒是時髦的自由戀愛了。」

「然而父妾到底不可調戲。」

「榮弟，今天你難得有空來談談。」胡國光乾笑一聲，轉了話頭。

我們要知道王榮昌是一個規矩的小商人，輕易不出店門的；今天特來拜訪他的表兄，正有一件大事要商量。從前天起，縣黨部通告，要組織商民協會，發一張表格到王榮昌店裏，那表上就有店東何人，經理何人，何年開設，資本若干，等等名目。而「資本若干」一條，正是王榮昌看了最喫驚的。

「你看，貞卿哥，調查資本，就是要來共產了。」在敘明了原委以後，王榮昌很發愁的說。

胡國光凝神在想，搖着頭，在空中畫了個半圓。

「也有人說不是共產，只要我們進什麼商民協會，去投票。月底就要選舉什麼委員了。貞卿哥，你知道，我這人，只會做生意，進什麼會，選舉，我都是不在行的，我最怕進會，走官場。」

王榮昌現在幾乎是哭喪着臉了。一個念頭，突然撞到胡國光心上。

「你不進會又不行。他們要說你壞了章程呢！」胡國光鄭重地說。

王榮昌苦着臉，只是搖頭。

「共產是箇實，商民協會非進不可的。你不出面或者倒可以。」

「可以找替手的麼？」王榮昌忙低聲問。

「現在通行的是派代表。你爲什麼不能派代表自然可以。」

「好極了，貞卿哥，拜託你想個妥當的辦法；我們至親不客氣。」

王榮昌極密切的說；這個可憐的人兒現在有點活氣了。

胡國光閉目微微一笑；張鐵嘴灌他米湯時的面容，又活現在眼前了。他突然觸動一件心事，閉了眼，忙說道：

「幾乎忘記叮囑你榮弟，你以後千萬不要再叫我貞卿了，我已經廢號。我也不叫做「胡國輔」了，現在我改名「國光」以後，只叫我國光就是。」

「咳，變時改的？」

「就是今天。」

王榮昌張大了眼，很詫異。

「今天我去請教張鐵嘴——斗姥閣下的張鐵嘴。他用心替我起一卦，斷定我還要發跡，有委員之望。你想，要做委員，我這「國輔」的名兒，就有封建思想的臭味，決定不行，所以改名「國光」。張鐵嘴拆這「光」字，也說極好。我現在是國光了，你不要忘記。」

「哦，哦。」王榮昌似懂非懂的點頭。

「相書上也有委員麼？」他又出奇的問。

「大概沒有。但官總是官，官場中有委員，張鐵嘴的嘴裏自然也有了。」

王榮昌恍然大悟似的又點着頭。

「至於你的事，我還不幫忙麼？但是，先有一件，我得先看過那張表，纔有辦法。」胡國光微微笑的繼續說，似乎頗有把握的樣子。

「看表容易。只是還有那商民協會，我說不上來。最好去找着陸慕游；他是一本賬都熟在肚裏。」

「陸慕游？」胡國光側着頭想。「是陸三爹的兒子罷？他居然不做少爺，來辦地方上的事了。」

「表在店裏。」王榮昌抓住了說。「真辦——哦，國光哥，眼前你沒事的話，就請到敝店裏喫飯，帶便看那張表。」

胡國光當然沒有什麼不願意。對於這件事，他業已成竹在胸。



但是直到掌燈時分，胡國光還沒回家，這是最近一個月外面風聲不好以來從沒有過的事，胡太太因此頗着急了。

金鳳姐也是心不安定；她知道胡國光是和王榮昌同出去的，而王榮昌卻又是清清楚楚看見胡炳和她廝纏的情形，她料來這老實的王老爺一定是什麼都說出來了。她回想當時的經過：胡炳固然膽大，自己也有心撩撥；胡炳摸她的奶，勾住她的頭頸親嘴的時候，她還斜着眼微笑，王榮昌卻看得明明白白的。他準是一五一十告訴了老頭子了，這還

了得！

金鳳姐臉上熱烘烘了。她記得胡炳說：「你總是我的。現在外邊許多當官當司的姨太太都給了兒子當老婆。」她彷彿也聽什麼人說過：官府不許人家有姨太太，凡是姨太太都另外嫁人，或者分給兒子。這，果然是胡炳今天敢如此大膽調戲的原因，也是她自己竟然半推半就的原因。胡炳垂涎金鳳姐，不是今天開始的；以前也捉空兒和她厮纏過幾次。但那時，金鳳姐怕老爺，所以總沒被胡炳碰着皮肉。而胡炳也還怕老子，不十分敢。近來，不但胡炳常說「現在老子管不着兒子了」，並且今天的事就證明老子反有點怕兒子。這又是金鳳姐敢於讓胡炳攔住了摸奶親嘴的緣故。

然而金鳳姐是粗人，不懂得一切的新潮流，她又不比胡炳在外面聽得多了——雖然他也是個一竄不通的渾人，所以金鳳姐回想起來，還是有些怕。

晚上九點鐘光景，胡國光方才回到家裏，臉上略紅，頗帶幾分酒意。

胡太太的第一句話是：「外邊風聲好些麼？」

「不要緊。我已經做了商民協會的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要稍爲運動一下，委員是拿得穩的。」胡國光十分得意的說。

王榮昌不敢出名做商民協會的會員，已經請胡國光代替。他們填報的表上是寫着：店東，胡國光，經理，王榮昌，資本，貳千圓。

胡太太不大懂得胡國光的事，但看見他神色泰然，亦就放了心。

「阿炳還沒回來呢！」胡太太第二樁心事來了。

「隨他去罷。這小子也許會混出個名目來！」

金鳳姐懷着鬼胎，侍候胡國光直到睡；他竟沒追問白天的事，然而像在盤算什麼事，竟例外的不大理會金鳳姐的接撥，翻了一陣子身，就沒有聲息了。金鳳姐蜷伏在這瘦黃臉人兒的身邊，臉上只是一陣一陣的發熱；畏懼的心理，與本能的衝動，在她全身內翻騰作怪。白天的事，不知怎的，總是掛在她眼前，不肯隱滅。她迷惘中看見胡炳張開了大嘴，直前擁抱她，喊道：「縣官已經出了告示，你是我的！」……

第二天，胡國光着手去實現他的計畫。昨天他已找過了陸慕游，談的很投機，已經約定互相幫忙。胡國光原也知道這陸慕游只是一個執符子弟，既沒手腕，又無資望，請他幫忙，不過是一句話而已；但胡國光很有自知之明，並且也有知人之明。他知道現在自己還不便公然活動，有些地方，他還進不去，有些人，他還見不着，而陸慕游卻到處可去，大可利用來刺探許多消息；他又知道陸慕游的朋友，雖然儘多浮浪子弟，但也有幾個正派人，都是他父親的門生，現今在本縣都有勢力，要結交這般人，則陸慕游的線索自不可少。還有一個念頭，說來卻不高明了，在胡國光亦不過是想想而已；那就是陸慕游還有一個待字深閨的妹子，陸慕雪，是遠近聞名的才女，能繼承她父親的家學。

但是我們要記得，胡國光卻不是胡炳那樣的渾人，他是精明老練的，他服膺一句古話：「飯要一碗一碗的喫。」他現在確是把「才女」完全擱開，專進行他所以交結陸慕游的第一二原因。而況商民協會選舉日期已很迫近，只剩了十天的寶貴時間，他還能夠不加倍努力麼？

奔走幾天的結果，胡國光已經有十三票的把握；選舉會的前一天上午，他又拉得兩票，但是就在這一天，他聽得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幾乎跌到冰窖裏。

這消息也是在消息總匯的清風閣茶館裏得來的。因為早約好了一個幫忙投票的小商人到清風閣面談，胡國光獨自在那里喝着茶等候。其時正是午後一點鐘差幾分，早市已過，晚市未上，清風閣裏稀落落只有三五個茶客。有兩個胡國光所不認識的青年人正在議論商民協會的選舉，胡國光清清楚楚聽得其中一個說：

「商民協會執行委員也有人暗中運動當選，你說怪不怪？」

「執行委員，縣黨部早已指定了。」一個回答，「本來應該指定。也讓那些運動鑽謀的人兒得一個教訓！」

胡國光大嘆一聲，並非爲的這兩位的談話似乎是在罵他，卻因為執行委員既係指定，他便沒有指望了。他悒悒然狼顧左右，覺得並無可與言的人，便招呼跑堂的給他保留着

那壺茶，匆匆忙忙的出了清風閣。

他是個會打算的人，又是個有決斷的人。他要立刻探聽出「指定」之說，是否確鑿；如果屬實，他就決定要在未選舉時和他的所有的「搭轎人」簽約，因為他拉來的票子，雖然一半據情面，但究竟也都是許了幾個錢的。

第一著，自然是找到了陸慕游。先問個明白。但白天裏要找陸慕游，確是一件難事；這野鳥，不到天黑不回家。然而選舉會卻是明天下午二時準開的，不是今天把事情辦妥，明天是什麼都不用辦。當下胡國光料來陸慕游未必在家，便先到一個土娼家去找，正走到聚豐酒館門前，瞥見一個穿中山裝的少年和一個女子走了出來。那女子照在胡國光面前，比一大堆銀子還耀目。不幸此時胡國光心事太重，無暇端詳那女子，逕自迎着少年叫道：

「呵，朱同志，久遠了，很忙罷？」

胡國光和道位少年相識，是最近四五日內的事，也是陸慕游的介紹。少年名朱民生，

看去不過二十二三，姿容秀美，是縣黨部的候補委員，陸慕游曾在胡國光前極力誇飾。朱民生是一個好心熱腸有擔當的人物，但在胡國光看來，不過是一個「無所謂」的青年。

「今天不忙。你到那去？」朱民生回答。他挽住女子的右臂，放慢了脚步。

胡國光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搶前一步說：

「我要找慕游商量一件事，正沒處去找呢。朱同志，你知道他的蹤跡麼？」

少年迴眸看了女子一眼，微微一笑；他的紅噴噴的豐腴的面頰上起了兩點笑渦，委實很嬌媚動人，不愧爲全城第一美男子。

「陸慕游？你不用找了。他今天有事。」朱民生說，還是帶着微笑。「也許我們可以碰到他。你有什麼事要緊麼？我替你轉達罷。」

「事體並不算很要緊。但我既然知道了，不能不告訴他。」

「哦，那麼，停一刻我聽見他時，就叫他先來找你罷。」

女子早已半面向左轉，將一個側背形對着胡國光；她這不耐煩的表示，使得朱民生

也提起腳跟要走了。

胡國光料到朱民生他們和陸慕游一定有約，說不定此去就是赴約，所以轉達一層，倒很可憐；但他此時一轉念間，又得了個新主意，他趕快挪上半步，低聲說：

「我聽得明天的商民協會選舉，黨部已經指定了五個人叫大家通過；就恐怕慕游還沒知道，我所以要特地告訴他。」

「是指定三個，選舉兩個，朱民生「無所謂」的說，「就是這點事麼？我告訴他就是了。」

胡國光的眼前突然亮起來。「選舉兩個」還有希望，但也不無可慮，因為只有兩個朱民生和那女子走離十多步遠，胡國光方纔從半憂半喜的情緒中回復回來。他方纔嗅到一股甜香。他很後悔，竟不會招呼朱民生的女伴，請介紹；甚至連面貌服裝也沒有看清。失智張皇一至於此，真是何等的可笑呵！

他禁不住獨自微笑了。究竟胡國光是自笑，其張皇失措呢，抑是爲了「還有希望」



作者還不大弄得明白；總之，他確是掛着微笑，又走進了清風閣。

一小時後，胡國光冒着尖針似的西北風，回家去了。他的臉色很愉快。坐茶館的結果，他的統計上又增加了一票，一共是十八票了！十八票！說多是不多，說少也不少。可惜名額只有兩個，不然，他的委員簡直是拿穩了。而現在……？但是他失望。他知道怎樣去忍耐，怎樣去韌幹。在愉快的心情中，他想到：即使十八票還不當選，目前果然是失敗了，但十八票不當選，也還是一種資格；從此可以出頭，再找機會，再奮鬥；只要你肯幹，耐煩的幹，這世界上難道還少了機會麼？

胡國光是如此的高興，回家後竟允許給金鳳姐做一件新羊皮襖過年，並且因為前天金鳳姐擅自拿了太太的一付鞋面緞去自己做了鞋子，又惹起一場爭吵，便當着太太的面，命令金鳳姐照樣做一雙償還太太，卻暗中給金鳳姐兩塊錢，算是補貼。

陸慕游是第二天一早纔來，他已經有二十一票。他們又相約互投一票。

「我已經打聽明白，互選是不犯法的。」陸慕游很得意的說。

[.....]

下午，縣商民協會第一屆執行委員選舉會就在縣議會舊址的縣黨部裏開幕了。縣黨部提出的三個人照例通過後，會員便投票。結果是：

陸羣游二十一票，胡國光二十票當選。

陸羣游還只二十一票，大概是逃走了一票；胡國光多一票，是他臨時弄來的。

縣黨部代表林子冲正跨上講臺，要致詞，忽然會員中一個人站起來喊：

「胡國光就是胡國輔，是本縣劣紳！劣紳取消他的委員。」

胡國光臉色全變了，陸羣游也愕然。全場的眼光，圍圍的轉了一圈以後，終於集注在胡國光的身上。

全場中七十多人的喁喁的小語，傾刻積成了震耳的喧音。主席高叫「靜些」，似乎也沒有效；直到這第一次的驚奇的交頭接耳，自己用完了力量，漸漸軟弱下去，於是方由林子冲最後一聲的「靜些」，奠定了會場的秩序，然而已經五六分鐘過去了。林委員皺着

眉頭，向臺下找那位抗議者，卻已經不見了。他更皺緊了眉頭，高聲喊道：

「剛才那是那一位提出異議，請站起來！」

沒有回答。也沒有人站起來。林子冲更高聲的再喊第二次，仍舊沒有影響。他詭異地睜大了眼，胡國光臉上回復了活氣；他想到這正是自己說話的機會。但是林代表第三次變換句法的又喊了。

「剛才那一位說胡國光是劣紳的，請快站起來呀！」

這一句話是被懂得了，一個人站起來；胡國光認得就是綽號「油泥紙」的南貨店老板的倪甫庭。

「你說胡國光是劣紳，就請你當衆宣佈他的罪狀。」

「他，胡國輔，劣紳。全縣人都知道。劣紳！」油泥紙哆着嘴，只是這麼說。

林子冲笑起來了。胡國光見是自己的機會，毅然站起來聲辯。

「主席，衆位同志。我就是胡國光，原名胡國輔。攻擊我的倪甫庭，去年私賣日貨，殺我

查出，扣留他三包糖，以此恨我，今天他假公濟私，來搗亂來了。國光服務地方十多年，只知道力革命，有何劣跡可言？縣黨部明察秋毫，如果我是劣紳，也不待今天倪甫庭來告發了。」

「油泥軟」被胡國光揭破了他的弱點，滿面通紅，更說不出話來。

「去年抵制劣貨的時候，你就假公濟私，現有某某人證。你還不是劣紳麼？」

這個人聲音很高，但並未站起來。

胡國光心裏一跳。抵制日貨的時候，他確實做了許多手脚。幸而陸慕游很巧妙的幫了他一手，他冷冷的說：

「請主席注意，剛才不起立的發言人就是黑板上次多數十八票的孫松如。」

林子冲看了黑板一眼，微笑。而孫松如又代替了胡國光受會衆的注目了。

全場忽而意外的沉默起來。

「請黨部代表發表意見罷。」指定委員的趙伯通挽回了陸場。

鼓掌聲起來了，胡國光也在內。

「兄弟是初到此間，不很明瞭地方情形，」林子冲慢慢的說，「關於胡國光的資格問題，剛才幾位發表意見，都牽涉到從前的事，兄弟更屬全無頭緒。現在問我的意見，我是簡捷的兩句話：此案請縣黨部解決，今天的會照舊開下去。」

許多手舉起來表示贊成。最後舉起來的是胡國光。

於是繼續開會。但似乎剛才的緊張已經使大家疲倦，全場呈現異常的鬆懈和不耐。林子冲補致了訓話；會員沒有演說，新選的執行委員竟連答詞都忘了。

胡國光神志很是頹喪。他覺得當場解決，沒有委員，倒也罷了；現在交縣黨部辦，萬一當真查起舊事來，則自己的弱點落在別人手裏的，原亦不少，那時一齊發作，實在太危險了。想到這里，他打了個寒噤。

「你不用擔憂。到我家裏坐坐，商量個好法子罷。」

陸慕游雖然自己得意，卻尚不忘了分朋友之憂。

胡國光跟着陸森游走出縣黨部的大門。五六個閒人，仰起了頭，看着張貼在牆上的一幅白竹布的宣傳畫；見他倆出來，又一齊掉轉頭注視他們兩個。胡國光瞥見那白竹布上紅紅綠綠繪着的，正是土豪劣紳敲詐農民然後又被農民打死的驚人的宣傳。四十五度斜射的太陽光線，注在畫上色彩的鮮明部分，使那些紅顏色放出血的品光來。畫中的典型的劣紳，可巧也是黃瘦的臉，幾根短鬚，嘴裏含着長旱煙管。旁邊寫着大字：

「劣紳打殺」

胡國光心裏一跳，下意識的舉起手來摸着腦袋。他覺得那些閒人的眼光，向他臉上射過來，又都是滿含着憎恨和嘲笑。迎面走過幾個商人，因為是向來認識的，都對胡國光點頭，然而這些點頭，在胡國光看來，又都含着「幸災樂禍」的心理。他本能的跟着陸慕游走，極力想鎮定的盤算盤算，可是作怪的思想總不肯集中在一點。他一路走着，非常盼切地望着每一個走的，站的，認識的，不認識的人們的臉色。

他們走得很快，早到了縣前街的西牆，縣城內惟一熱鬧的所在。陸慕游的住宅就在那邊橫街內的陸巷。胡國光遠遠地看見王榮昌站在一家小雜貨鋪前和一個人附耳密談。那人隨即匆匆走了，王榮昌卻低着頭迎面而來。

「榮昌兄，那裏去？」

「陸慕游這一聲狂喝，王榮昌突然站住了，卻已經面對面，幾乎撞了個滿懷。」

「呵，怎麼也來了！」王榮昌很慌張的沒頭沒腦說了這麼一句，又張皇四顧，似乎有話欲說，卻又不肯說。

「我們到慕游兄府上去，你有事麼？同去談談。」

「正有事找你，」王榮昌還是遲疑吞吐地，「但何不到我店裏去坐坐。一樣是順路呢。」

胡國光還沒回答，陸慕游早拉了這小商人走了，一面說：

「我們商量極要緊的事。你店裏太嘈雜。」

王榮昌跟着走了幾步，將到橫街口，見四面沒有什麼人，也忍不住悄悄問道：

「油泥軟搗你的蛋，真的麼？縣前街上早已議論紛紛，大家都知道。」

「不相干的，我不怕他。」胡國光勉強笑着說。

「沒有說出別的話罷？我們——我們填寫的那張表？」

胡國光道穩恍然了。王榮昌慌張的原因，他是怕牽連到王泰記京貨店店東的真假問題上了。胡國光頂替了王泰記店東這件事，自然不會沒有人知道的，然而胡國光對於這點，簡直不放在心上，他知道這裏無懈可擊。



「這個，你千萬放心。只要你承認了，別人還有什麼話說？」

胡國光說的口氣很堅決，而陸慕游也接着說：

「表上是沒有毛病的。就是國光兄的委員也不是沒有法子挽回。我們就為商量這件事。榮昌兄，這事和你也有關係，胡國光和王秦記是連帶的，你正好也幫着想想法子。」

王榮昌此時纔猛然悟到，照表上所填，王秦記和自己反沒關係，店是胡國光的，那麼現在胡國光被控為劣紳，不要也連累了店罷。這新的憂愁，使這老實人不免又冒冒失失的問：

「他們辦劣紳什麼罪呢？」

但是他們已經到了陸巷，胡陸二人都沒有回答，匆匆走進了那一對烏油的舊門。這門上本刻着一副對聯，藍地紅字，現在已經剝落漶漫，僅存字的形式了。門楣上有一塊匾，也是同樣的破舊，然而還隱隱約約，看得出三個大字：翰林第。

這翰林第的陸府是三進的大廈，帶一個不大不小的花園。因為人少，陸府全家住在

花園內，前面的正屋，除第三進住了幾個窮苦的遺房本家，其餘的全都空着。陸家可說是世代簪纓的舊族。陸慕游的曾祖是翰林出身，做過藩臺。祖父也做過實缺府縣。陸慕游的父親行三，老大老二可惜的是早故，只剩下遺老三，活到「望七」，尙目擊最大的世襲。人丁單薄，也是陸氏的家風。自從蓋造了這所大房子後，總沒見過同時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做這大屋的主人。陸慕游今年二十八歲，尙是老四，前面的三個，都殤亡了。因此有人以爲這是家宅風水不好，曾勸陸三爹賣去那三進大房子。但聖人之徒的陸三爹是不信風水的，並且祖業也不可輕棄，所以三大進的正屋至今空着養蠅蝠。

陸慕游引着胡國光和王榮昌穿過那滿地散了蠅蝠的空房子。這老房子的潦倒，活畫出世代簪纓的大家於今頗是式微了。正廳前大院子裏的兩株桂樹，只剩得老幹；幾枝蠟梅，迎開着寂寞的黃花，在殘冬的夕陽光下，迎風打戰；階前的畫帶草，也是橫斜雜亂，雖有活意，卻毫無姿態了。

從第三進正屋的院子，穿過一個月洞門，便是花園。

陸三爹正和老友錢學究在客廳裏閒談。雖然過了年，他就是「六十晉八」的高壽，然而眼，耳，齒，都還來得，而談風之健，足足勝過乃郎。他是個會享福的人，少壯既未爲利祿奔走，老來亦不因兒孫操心。他的夫人，在生產嘉雲小姐後成瘵而死，陸三爹從此就不續娶，也不納妾。他常說：自己喫了二十年的「獨睡丸」，又頗能不慕榮利，怡情詩詞，纔得此老來的健康。他是一個詞章名家，門生不少，但他老人家從來不曾出過縣境，近十年來，連圍門也少出。他豈但是不慕榮利而已，簡直是忘了世事，忘了家事的。

但今天他和錢學究閒談，忽然感發了少見的牢騷。錢學究和陸三爹的二哥是同年，一世踴躍，未嘗發跡。他常來和陸三爹談談近事又講些舊話。今天他們談起張文襄的政績，正是「老輩風流，不可再得」。錢學究很惋惜的說道：

「便是當初老年伯在潯陽任上，也着實做了些興學茂才的盛事；昨兒敝戚從那邊來，說起近狀，正和此地同樣糟，可嘆！」

陸三爹拈着那幾根花白鬚子，默然點頭。提到他的父親，他不禁想起當年的盛世風

光，想起父親死後直到現在的國事家運來。自己雖則健在，然而老境太淒涼了。兒子不成材，早沒有指望的了；家計也逐漸拮据；雖有一個好女兒聊娛晚景，不幸兒媳又在去年死了。他這媳婦，原是世家閨秀，理想中的人物。他嘆了口氣說：

「自從先嚴棄世，接着便是戊戌政變。到現在，不知換了多少花樣，真所謂世事白雲蒼狗了。就拿李家而言，理齋，你是都明白的，還像個樣兒麼？不是我素性曠達，怕也早已氣死了。」

「哦，哦，兒孫的事，一半也是天定。」錢學究不提防竟引起了老頭兒的牢騷，很覺不安，「世兒人也不差，就只少年受動，交游不免濫些。」

陸三爹的頭從右側慢慢向左移，待到和左肩頭成了三十度左右的角度時，停了一二秒鐘，又慢慢向右移回來；他慨然說：

「豈但少年好動而已，簡直是荒謬渾沌！即論天資，也萬萬不及雲兒。」

「說起雲小姐，去年李家的親事竟不成麼？」

「那邊原也是世家，和先兄同年。但聽說那哥兒也平平。兒女婚姻的事，我現在是怕極了。當初想有個好兒媳持家，留心了多年，才定了吳家。無奈自己兒子不肯，反抗害了一位好姑娘。理翁，你是知道的，吳氏的病症，全爲了心懷悃塞，以至不起。我久和親舊疏隔了，爲了這事，去年特地寫了封親筆長信，給吳親家道歉。因而對於雲兒的大事，我再不敢冒昧了。」

陸三爹慢慢地扯着他的長鬍子，少停，又接着說：

「新派那些話頭，就是那婚姻自由，讓男女自擇，倒還有幾分道理。姑娘自己擇婿，古人先我行之，本來也不失爲蘇林佳話，名士風流！」

「然而也不可一概而論，」錢學究沉吟着說，「如果竈婢所養也要講起自由來，那就簡直成了淫風了。」

兩個老頭兒正談着，陸慕游帶了胡國光和王榮昌闖進來。

陸慕游一見他父親和錢學究在這裏，不免有些局促不安，但既已進來，又不好轉身

便走，勉強上前，招呼着胡王二人過來見了。

陸三爹看見胡國光一臉奸猾，王榮昌滿身俗骨，心裏老大不快；但又見陸慕游站在一處，到底是溫雅韶秀得多，卻也暗暗自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看着兒子說：

「早上，周時達差人送了個條子來，是給你的；雲兒拿給我，內中就有什麼會，什麼委員，究竟你近來在外邊幹些什麼事呢？」

陸慕游不防父親忽然查問起他的事來，頗有些惶恐了，只得支吾着回答：

「那也無非是地方上公益，父親只管放心。」又指着胡王二人說，「此刻和這兩位朋友來，也爲的那件事。既然時達已經有字條來，我且去看一看。」

陸三爹點了點頭，乘這機會，陸慕游就招呼胡王二人走了出來，選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剩下陸三爹和錢學究繼續他們的懷舊的感慨。

他們三個穿過一座假山的時候，陸慕游說：

「周時達是家殿的門生，現在做縣黨部的常務委員，是有些地位的；國光兄的事，我

們也可以託他。」

但是經過了鄭重研究之後，似乎又應該先去拜訪縣黨部的商民部長方羅蘭，相繼行事；周時達那邊，不妨稍緩。因為周時達素來膽小，怕是非，未必肯擔當，他這常務委員亦沒有勢力；而況縣黨部一定把胡案交給商民部核辦，正是方羅蘭職權內事。

「方羅蘭和我們也是世交，方老伯在日，和家嚴極好。羅蘭的夫人，陸梅麗女士，常來和舍妹談天。老方對我也很客氣。」

陸慕游這幾句話，加重了應該先找方羅蘭的力量，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並且立即進行。陸慕游知道明天上午，縣黨部有常務會議，胡案是一定提出來的。他們三個人隨即再上街。王榮昌對胡「如何處治劣紳」一問題始終未得要領，滿臉愁容的自回店裏去了。胡國光現在倒很心安，一路上他專心揣摩如何對方羅蘭談判，他自覺得很有把握似的。

既和陸府有舊，方氏當然也是世家，但住宅並沒陸府那樣寬大，也不像陸府那樣充滿了感傷的古香古色。剛進了門，胡國光就看見一個勤務兵模樣的漢子攔住了去路。

「會方部長。」陸慕游昂然說。

「不在家。」是簡短的回答。那漢子光着眼只管打量胡國光。

「那麼，太太總該在家。給我去通報，要見太太。」

忽然聚豐酒館前朱民生女伴的豔影，很模糊的在胡國光眼前一閃。胡國光想：太太大概就是這麼一個耀眼的女子罷。

那漢子又看了胡國光一眼，這纔往裏邊走。陸慕游招呼着胡國光，也跟了進去。轉過了磚砌的垂花門，一座小客廳現出在眼前；廳前是一個極清潔的小院子，綠茵蹲着一個花壇，蠟梅和南天竹的鮮明色彩，渲染得滿院子裏富麗而又溫馨。

一陣小孩子的笑聲，從廳左的廂房裏散出來。接着又是女子的軟而快的話音。一個四五歲模樣的漢子，像急滾的雪球似的，衝到客廳的長窗邊，撞在那剛進廳的勤務兵式



漢子的身上。頗長而美麗的女子的身形也出來了。陸慕游忙搶前一步叫道：

「方太太，羅蘭兄出去了麼？」

胡國光看方太太時，是穿一件深藍色的圓角衫子，玄色長裙，小小的鵝蛋臉，很白，大約二十五六歲，但是剪短的頭髮從額際覆下，還是少女的裝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溫婉可親的樣子，並沒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是陸先生呵，坐一坐罷。」

方太太笑着說，同時挽着那孩子的手，交給剛從左廂出來的女僕帶了走。

「這位是胡國光同志，專誠來拜訪羅蘭兄的。」

陸慕游很客氣的介紹過了，便揀右首的一個椅子坐下。

方太太微笑着對胡國光點頭，讓他上面坐，但胡國光很卑謙的挨着陸慕游的肩下坐了。他看見方太太笑時露出兩排牙齒很細很白。他雖然是奔走鑽營的慣家，然而和新式女太太打交道，還是第一次，頗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並且他也不知道是否應把來意

先對這位可愛的太太說。

但是陸墓游卻很自然的和方太太談着；動問了方羅蘭的起居以後，把來意也說明了。胡國光乘這機會，忙接上去說：

「久聞墓游兄說起方部長大名，是黨國的柱石，今兒特來瞻仰，乘此也想解釋一下外邊對於敵人的攻擊。蒙方太太賜見，真是光榮極了。」

一個生得頗為白淨的女子送上茶來。

「真不巧，羅蘭是縣長請去，喫了飯就去了，大概快要回來了。」

方太太很謙虛的笑若回答；但又立即轉了方向，對陸墓游問道：

「墓雲小姐近來好麼？我是家裏事太忙，好久不去看她了。請她得暇來坐坐。芳華這孩子，時常叫着她呢。」

於是開始了家常的瑣細的問答；方太太問起陸三爹，問起陸三爹近來的酒量，陸墓雲近來做什麼時。胡國光端坐恭聽，心裏暗暗詫異；這方太太和他想像中的方太太絕對

兩樣。她是溫雅和易，並且沒有政治氣味。胡國光一面聽，一面應着客廳裏的陳設：正中向外是總理遺像和遺囑，旁邊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左壁是四條張之洞的字，而正當通左廂的一對小門的門楣上立着一架二十四寸的男子半身放大像。那男子：方面，濃眉，直鼻，不大不小的眼睛，堪說一句「儼表不俗」。胡國光料來這便是方羅蘭的相了。靠著左壁，擺了三張木椅，兩個茶几，和對面的右壁下正是一式。兩隻大藤椅向外踹着，相距三尺許，中間並沒茶几，卻放着一口白銅的火盆，青色的火焰正在盆沿跳舞。廳的正中，有一隻小方桌，蒙着白的桌布。淡藍色的瓷瓶，高踞在桌子中央，斜含着蠟梅的折枝。右壁近簾處，有一個長方小桌，供着水仙和時鐘之類，還有一兩件女子用品。一盞四方形的玻璃宮燈，從樓板掛下來，玻璃片上貼着紙剪的字是「天下爲公」。這就完了客廳的陳設。胡國光覺得這客廳的布置也像方太太；玲瓏，文雅，端莊。

「去年夏間，省裏一個女校曾經託人來請舍妹去教書，她也不肯去。其實出去走走也好。現在時勢不同了，何必躲在家裏？方太太，你說是不是？」

這幾句話，跳出來似的擊動了正看着那四條張之洞行書的胡國光的耳膜。他急把眼光從行書移到方太太臉上，見她又微微的一笑。

「方太太在黨部裏一定擔任着重要的工作罷？」胡國光忍不住再不問了。

「沒有擔任什麼事。我不會辦事。」

「方太太可惜的是家務太忙了。」陸慕游湊着說。

「近來連家務也招呼不上，」方太太慚然了，「這世界變得太快，說來慚愧，我是很覺得趕不上去。」

陸慕游似懂非懂的點着頭。胡國光正在搜索枯腸，要想一句妥當的回答的話，忽聽得外面一個聲音輕輕的說：

「陸少爺和一個朋友，來了一刻兒了。」

胡國光和陸慕游，本能的站了起來。方太太笑了笑，向窗前往去。

進來一個中山裝的男子。他挽住了方太太的手，跨進客廳來，一面說：

「梅麗，你替我招呼客人了。」

胡國光看方羅爾時，是中等身材，舉止穩重，比那像片略覺蒼老了些。

「所以倪甫庭是挾嫌報復，」在陸慕游說過了選舉會的經過以後，胡國光接着這麼說，「事實具在，方部長一定是明白的。自問才具薄弱，商民協會委員的事，雖蒙大家推舉，也不敢貿然擔任。然而名譽為第二生命，「劣紳」二字，卻是萬萬不能承認。因此不揣冒昧，特來剖析個清楚，還要請方部長指教。」

方羅爾點點頭，沉吟不語。

你不要弄錯，以為他是在考慮陸慕游的報告，胡國光的自白；他們的話，實在他只聽了七分光景。一個藍影，正對於他的可憐的靈魂，施行韧性的逼襲，像一個勇敢的蒼蠅，剛把他趕走了，又固執地飛回原處來。方羅爾今年不過三十二歲，離開學校，也有四五年了；正當他畢業大學那年，和現在的方太太結了婚。父親遺下的產業，本來也足夠溫飽，加以

婉麗賢明的夫人，家庭生活的美滿，確也使他有一時的埋沉壯志，至於浪漫的戀愛的空想，更其是向來沒有的。所以即使他此時心上時時有一個女子的豔影閃過，我們可以保證他尚是方太太的忠實同志。

「原來今天會場上還有這等事發生，」勉強按住了動搖的心，方羅蘭終於開口了。「剛才兄弟正預備到會，忽然縣長派人來找去了，直到此刻。那倪甫庭並不認識國光兄。雖是初會，卻久聞大名。」方羅蘭的濃眉忽然往上一挺，好像是在「大名」這兩個字旁加了注意的一瞥。胡國光頗覺不安。「現在商民協會的事，兄弟一個人也不好做主。好在大會裏已經議決了辦法，國光兄靜候結果就是了。」

「縣黨部大概是交商民部查復的，總得請羅蘭兄鼎力維持。」陸森游耐不住那些轉彎的客氣話，只好直說了。

「剛才已經對方部長說過，個人委員的事小，名譽的事大。倪甫庭膽敢欺騙，似乎非澈底查究一下不可。」

胡國光覷是機會，便這樣輕輕地逗着說。

「自然要澈底查究的！可是，聽說前月裏，國光兄還在清風閣高談闊論，說吳某怎樣，劉某怎樣，光景是真的罷？」

「哦，哦，那——那也無非是道聽塗說的一些消息，偶而對幾個朋友談談，確有其事。」胡國光不提防方羅蘭翻起舊話，不免回答的頗有些支吾了。「但是，人家不免又添些枝節，吹到方部長的耳朵裏了。」

「據兄弟所聞，確不是什麼道聽塗說的消息，偶而談談，那一類的事！」

胡國光覺得方羅蘭的眼光在自己臉上打了個回旋，然後移到陸慕游身上。他又看見方羅蘭微微的一笑。

「那個，請方部長明察，不要相信那些謠言。光復前，國光就加入了同盟會；近來對黨少貢獻，自己也知道，非常慚愧。外邊的話，請方部長仔細考察，就知道全是無稽之談了。國光生性太挺直，結怨之處，一定不少。」

「哦——國光兄何以盡是仇人，太多了，哈哈！」

方羅蘭異樣的笑着，掉轉頭望左廂門；方太太手裏挽了個一身白絲絨衣服的四五歲的孩子，正從這廂房門裏笑盈盈的走出來。

「方太太，幾時帶芳華到舍下玩玩去。我們園子裏的山茶，今年開得很好。」

陸慕游覺得話不投機，方羅蘭對於胡國光似乎有成見，便這麼岔開了話頭。這時客廳裏也漸漸黑起來，太陽已經收回牠最後的一條光線了。

胡國光懷着沉重的心，走出方府的大門。他和陸慕游分別後，悶悶的跑回家去。走過斗姥閣的時候，看見張鐵嘴的測字攤已經收去，只剩一塊半舊的布招兒，遠遠高高的掛在牆頭，在冷風裏對着胡國光擺蕩，像是嘲笑他的失意。胡國光忽然怨恨起這江湖術士來。他心裏想：「都是張鐵嘴騙人，現在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他忍不住這股怒氣，搶前幾步，打算撕碎了那個舊布招兒。但是一轉念，他又放手，急步向回家的路上去了。



第二天，胡國光在家裏煩悶。小丫頭銀兒久已成爲胡國光喜怒的測驗器，這天當然不是例外，而且特別多挨了幾棍子。因爲有方太太、珍珠在前，他看着自己的一大一小，愈覺生氣；他整天的閉着嘴不多說話，只在那里發威。

但是到了晚上，他似乎氣平了些。喫晚飯的時候，他忽然問道：

「阿炳呢？這小子連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麼？」

「近來他做了什麼九隻頭，常常不回家過夜了。」胡太太說。「今天喫過中飯後，好像見過他。金鳳姐和他說了半天話，是不是？」

胡國光突然記起那天王榮昌搖着頭連說「不成體統」的神氣來，他懷疑地看了

金鳳姐一眼。金鳳姐覺得臉上一陣熱，連忙低了眼，說道：

「少爺叫我做一塊紅布手巾。說是做九隻頭，一定得用紅布手巾。」

「什麼九隻頭？」

「我們也不知道。聽說是什麼會裏的。還要帶銷呢。」

金鳳姐扭着頭說。她看見自己掩飾得很有效，又膽大起來了。

「哦，你們懂什麼！大概工會的糾察隊罷。這小子倒混得過去！」

金鳳姐咬着塗滿胭脂的嘴唇，忍住了一個笑。胡國光也不覺得；他又忙着想一些事。他想到工會的勢力，似乎比黨部還大；商民協會自然更不如了。況且，和工人打交道，或者容易些；仗着自己的手腕，難道對付不了幾個粗人麼？他又想起昨天方羅蘭的口氣，雖然不妙，但是態度總還算客氣，大概不至於對自己十分下不去。於是他轉又自悔，今天不應該躲在家裏發愁，應該出去活動；兒子已是堂堂糾察隊。可知活動的路正多着，只怕你自己不去。

「明天阿炳回來時，我要問問他糾察隊的情形。」

胡國光這樣吩咐了金鳳姐。

四

那天送走了陸慕游，胡國光以後，方羅蘭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站在客廳的長窗前，看着院子裏的南天竹；在昏闇的暮氣中，一切都消失了色彩，惟有這火珠一般的細子兒還閃着紅光。

方羅蘭惘然站着不動。夜帶來的奇異的壓迫，使他發生了渺茫惆悵的感覺。一個幻象，也在他的滯鈍的眼前凝結起來，終於成了形相：兀然和他面對面的，已不是南天竹，而是女子的墨綠色的長外衣，全身灑滿了小小的紅星，正和南天竹子一般大小。而這又生

動了。墨綠色上的紅星現在是全體在動搖了，牠們馳逐迸跳了！像花炮放出來的火星，牠們爭競的往上竄，終於在墨綠色女袍領口的上端聚積成爲較大的絳紅的一點；然而這絳紅點也就即刻破裂，露出可愛的細白米似的兩排。呵！這是一個笑，女性的迷人的笑！再上，在彎彎的修眉下，一對黑睫毛護住的眼眶裏射出了黃綠色的光。

方羅蘭不敢看似的趕快閉了眼，但是，那一張笑口，那一對頗濃的黑睫毛下的無限幽怨的眼睛，依舊被關進在閉合的眼皮內了。他逃避似的跑進客廳，火油燈的光亮一耀，幻象退去了。火油燈的小火焰，突突的跳，方羅蘭以爲這就是自己的心跳，下意識地把右手從衣袋裏伸出來按在心頭。他感覺到手掌的灼熱，正像閉受了那雙灼熱的肥白的小手的一握。

「舞陽，你是希望的光，我不自覺地要跟着你跑。」

方羅蘭聽得自己的聲音很清晰的在耳邊響。他驚得一跳，不是，原來不是他在說話；而除了他自己，客廳中也沒有別人在着。他定了定神，在朝外的大藤椅上坐了。從左廂房

裏傳來了方太太的話聲和孩子的喧音，說明晚飯是在預備。方羅蘭悄然站起來，一直望左廂房走。他自覺對不起方太太，然而要排除腦中那個可愛而又可惡的印象，又自覺似乎沒有那種力量，他只好逃到人多的地方，暫時躲開了那幻象。

這晚上直到睡為止，方羅蘭從新估定價值似的留心聽着方太太的一舉一動，一舉一笑。他是要努力找出太太的許多優點來，好借此穩定了自己的心的動搖。他在醉醺醺的情緒中，體認出太太的肉感美的焦點是那肥大的臀部和柔嫩潔白的手膀；略帶滯澀的眼睛，很使那美麗的鵝蛋臉減色不少，可是溫婉的笑容和語音，也就補救了這個缺憾。

「梅麗，你記得六年前我們在南京遊雨花臺的情形麼？那時我們剛結婚，並且就是那年夏季，我們都畢業了。有一次遊玩的情形，我現在還明明白白記得；我們在雨花臺的小湖裏拾着拾雨花石，你把半件紗衫，白裙子，全弄溼了。後來還是脫下來曬乾了，方才回去。你不記得了麼？」

大約是九點鐘光景，房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了，方羅蘭愉快的說。

方太太微微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那時，你比現在活潑；青春的火，在你血管裏燃燒！」

「年青的時候真會淘氣，」方太太臉紅了，「那一次，你騙我脫了衣服，你卻又來玩笑——」

「當時你若做了我，也不能不動心呢。你的顫動的乳房，你的嬌羞的眼光，是男子見了都要動心的！」

方太太把臉握在手裏，格格的笑。

方羅蘭到她身邊，熱烈的抓住了她的手，低低的然而興奮的接着說：

「可是，梅麗，近來你沒有那們活潑了。從前的天真，從前的嬌愛，你都收藏起來；每天像有無數心事，一股正經的忙着的。連大聲的笑，也不常聽見了。你還是很嬌豔，還在青春，但不知怎的，你很有些暮氣了。梅麗，難道你已經燃盡了青春的情熱麼？」

方太太覺得丈夫這幾句話，挾着多量的威傷的氣分；她仰起頭，驚訝地看看他；看見

方羅蘭的濃眉皺皺，目光定定的。方太太把頭倚在丈夫的肩頭，說：

「我果然變了麼？羅蘭，你說的很對。我是變了，沒有從前那麼活潑，總是興致勃勃地了。恐怕年齡也有關係，但家務忙了，也是一個原因。不——我細想來，又都不是。二十七歲不能說是老；家務呢，實在很簡單。可是我不同了；消沉，闌珊，處處，時時，都無從着勁兒似的。我好像沒有從前那樣的勇敢，自信了。我現在不敢動。我決不定主意。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總算是对的。羅蘭，你不要笑。實在這世界變得太快，太複雜，太矛盾，我真真的迷失在那裏頭了。」

「太快，太複雜，太矛盾，一點兒不錯。」方羅蘭沉吟的說。「可是我們總得對付着過去。梅麗，你想在這複雜矛盾中間找出一條路；你非得先把定了心，認明了方向，然後不消沉，得勁兒麼？這就辦不到了。世間變得太快，牠不耐煩等候你，你還沒找出，還沒認明，牠又上前去了一大段了。」

「何嘗不是呢！羅蘭，大概我是趕不上了。可是——並未絕望。」

方羅蘭輕輕放下了她的手，挽住她的腰，疑問的看着她。

「並未絕望，」方太太重複說一句，「因為跟着世界跑的，或者反不如旁觀者看得明白；他也許可以少走冤枉路。」

方羅蘭點頭微笑。他明白了太太目下的迷亂動搖不知所從的心情，也明白了太太的主意是暫時不動。他本來還想說：「如果大家都做旁觀者，還有什麼人來跑給你呢？」但是不忍揭破這位溫柔太太的美妙的想像，他到底不說了。他給擁抱了的太太一個甜蜜的吻，只說了這麼一句雙關的話：

「梅麗，你真聰明呵！要我跑着給你看。可是你站在路邊看明白了方向時，別忘記招呼我一下。」

在兩心的融合的歡笑中，方羅蘭走進了太太的溫柔裏，他心頭的作怪的黠影，此時完全退隱了。



況且方羅蘭正是「跟着世界跑」的人；黨國的事，差不多佔據了他的精神時間百分之百以上。並且他已經不是迫不及待不能已於「戀」的人。紛亂的事務，也足使他忘記了那個墨綠袍子的女性。屬於他職分內的事，眼前就有不少。胡國光案只能算是最小的事。一個困難的問題，已經發生，便是店員的加薪運動。

卻也爲的店員問題把人追急了，胡國光案便敷衍過去，竟沒澈底查究。方羅蘭呈復縣黨部，是說「胡某不孕兼望，應取消其委員當選資格。」縣黨部即據此轉令商民協會結束了事。

這個消息，由陸慕游帶給胡國光時，胡府上正演着「一幕活劇」，忙忙胡國光投票的人，從前兩天起，就來索報酬；這天來的一個便是胡國光在會場上臨時抓得的一票，竟所望極奢，並且態度異常強硬。胡國光的方法用盡了，結果，還是從金鳳姐頭上拔了一枝挖耳，這纔把那人打發了去。

金鳳姐本來有新羊皮襖的希望，不料現在新年已在眼前，羊毛不見半根，反損失了

一枝金挖耳，她這悲哀也就可想而知了。她雖然還不敢扭着胡國光鬧，而關了房門，啜哭的膽量是有的。陸慕游到來的時候，這把戲已經開演了一半，胡國光臉色很難看，在他的廳裏踱方步。

「國光兄，你已經知道了麼？」陸慕游劈面這麼問。

胡國光凸出了一對細眼睛，不知道怎樣回答。

「商民協會委員的事已經有了批示，你竟被犧牲了。」

胡國光兩隻眼睛一翻，攤開了兩手，不知不覺的往最近的一張椅子裏倒下了。查抄，坐監……一幕一幕最不好的然而本在意料的事，同時擁擠地閃電般在他腦膜上掠過，而最後的一幕是金鳳姐被「共」。

「方羅蘭你這小子！」他猛然跳起來大聲嚷。

「國光兄，方羅蘭還算是幫忙的呢！他查復的公文，我也看見了，只說你『不孚衆望』，其餘的事，概沒提起。」

「不來查辦了麼？」胡國光難以相信似的着急的問。

「他只說你『不孚衆望』，連劣紳的名兒也替你洗刷了。」

胡國光鬆了一口氣。

「你的商民協會委員是被取消了。但縣黨部既然認爲你僅僅是『不孚衆望』那麼，並非劣紳，亦就意在言外，你倒很可以出來活動了。這也是不幸中之幸。」

胡國光背着手踱了幾步，喟然道：

「也罷。總算白費了一場辛苦。蔡游兄，似乎方羅爾處，我應該再去一趟，謝謝他的維持。藉此和他拉攏。你看對不對？」

「很好。可是不忙。我有些事正要和你商量，要請你幫個忙呢。」

一件事忽然撥動了胡國光的記憶，他記起七八天前和陸慕游走過那僻靜的西直街時，在一個頗像小康人家的門前，陸慕游曾經歪着嘴低聲說：「這裏面有一個孤孀，十分漂亮！」當時也曾笑着回答：「你老兄如果有意，我幫你弄她到手。」現在大概就是

商量這個了。

「是不是那天說的女字旁霜？」胡國光笑着問。

「哦，不是。那個，你還記得麼？不是那個。今天是正正經經的黨國大事，我總算是商民協會的委員了。我想來應該有篇宣言。一篇就職的宣言！」

胡國光很讚許的運點着頭。

「我和你不客氣，說老實話。這宣言的玩意，我有點弄不來。從小兒被家嚴逼着做詩做詞，現在要我講一首七言八言的詩，倒還勉強可以敷衍交卷，獨有那長篇大論的宣言，恐怕做來不像。你老兄是刀筆老手，所以非請你幫忙不可了。」

「你的事自然要幫忙，但不知道你有什麼主張？」

「主張麼？有，今天我得個消息，店員要加薪——聽說加的數目很大，許多店東都反對，縣黨部還沒決定辦法。我想贊成店員的要求。我們首先贊成，最有意義。宣言裏對於店員的主張，就是這麼着。其餘還有什麼話應該加進去，就要費神代我想想了。」

前天晚上聽得兒子做了工會糾察隊後所起的感想，現在又浮上胡國光的心頭了；他不禁摸着他的短鬚，微微的笑。

## 五

因爲有店員運動轟然每天鬧着，把一個陰曆新年很沒精采的便混過去了。自從舊曆二十五日，店員提出了三大要求以後，許多店東都不肯承認。那三大要求是：（一）加薪，至多百分之五十，至少百分之二十；（二）不准辭歇店員；（三）店東不得藉故停業。店東們以爲第一二款，尚可相當的容納，第三款則萬難承認，理由是商人應有營業自由權。然而店員工會堅持第三款，說是凡想停業的店東大都受土豪劣紳的勾結，要使店員失業，並且要以停業來製造商業上的恐慌，擾亂治安。縣黨部中對此問題，也是意見分

妓，沒有解決的辦法。

待到接過照例的財神，各商店須得照舊營業的時候，這風潮便突然緊張起來了。店員工會的糾察隊，三三兩兩的，在街上梭巡。勞動童子團，雖然都是便服，但頸際卻圍着一定的紅布，揹着一根比他們的身體還高些的木棍子，在熱鬧的縣前街上放了步哨。

初六那晚，工會中提燈游行，舉行改良的「鬧龍蚌」，剛到了清風閣左近，突然那茶樓裏跑出二十多個人來，衝斷了遊行的隊伍。這一夥人，都有木棍鐵尺，而「鬧龍蚌」的人們也都有彈壓閘人用的一根長竹片在手裏，當下兩邊都混打起來。許多紅綠紙燈碰破了，或是燒了，剩下那長竹柄，便也作爲斷打的武器。大約混戰了十分鐘，糾察隊和警察都大隊的趕到了，搗亂的那夥人亦就逃散。遺下一個負傷的同伴。遊行人們方面，傷的也有五六個。

第二天，糾察隊便帶了鎗出巡，勞動童子團開始監視各商店，不准搬貨物出門，並且店東們住宅的左近，也頗有童子團來徘徊窺探了。下午，近郊農民協會又派來了三百名

農民自衛軍，都帶着丈八長的梭標，標尖有一尺多長的鋸頭，閃閃發光。這農軍便駐在縣工會左近。

就是這下午，縣黨部的幾個委員在方羅蘭家裏有非正式的會議，交換對於店員風潮的意見。這不是預先約定的會議，更其不是方羅蘭造意，只是偶然的期而會。方羅蘭今天神思恍惚，顯然失了常態；這自然是聖念店員風潮之故，然而剛才他和太太中間有點小誤會，現在還未盡釋然，也是一個原因。說起那誤會，方羅蘭自信不愧不怍，很對得住太太，只是太太的心胸太仄狹了些兒，更妥當的說，太太解放了些兒，不知聽了什麼人的話，無端懷疑方羅蘭的忠實，遂因了一方手帕的導火線，竟至傷心垂淚。方羅蘭自然不願他們中間有裂痕，再三對太太說：「人家——雖然是一個女子——送一塊手帕，我如果硬不受，也顯見得太拘束，頭腦陳舊。」在男女社交公開的現在，手帕之類，送來送去，原是極平常的事。然而方太太不諒解。

現在方羅蘭不得不陪着談正經事，他的一雙耳朵聽得周時遠和陳中談論店員



風潮，別一隻耳朵卻依舊噙噙然充滿了方太太的高分委屈的嗚咽。他明知現在已有張小姐和劉小姐在那里慰勸，太太應該早已收淚，然而一隻耳朵的噙噙然如故。他不知不覺嘆了一口氣。

「農民自衛軍已經開來了三百，街上無形戒嚴，謠言極多，不是說明天要實行共產，就是說今晚上下土豪劣紳要暴動。說不定今晚上要鬧大亂子。剛才時達兄說店員工會辦得太操切了點兒，我也是這個意思。」

陳中氣咻咻的說，也響應方羅蘭似的嘆了口氣。他是縣黨部的一個常務委員，和方羅蘭原是中學時代的同學。

「羅蘭兄有什麼高見？我們來的時候，看見街上情形不對，便說此事總得你出來極力斡旋，立刻解決了，纔能免避一場大禍。」

同時達一面說，一面用勁的搖肩膀，似乎每一個字是非搖不出的。

「我也無能爲力呀。」方羅蘭勉強收攝了精神，斥去一隻耳朵裏的噙噙然，慢慢地

說。「最困難的，是黨部裏，商民協會裏，意見都不一致，以至不能解決，弄到如此地步。」

「說起商民協會，你看見過商民協會委員陸慕游的宣言麼？」

陳中對着方羅蘭說，他仰起頭，噴出一口紙煙的白煙氣。

「前天見到了。他贊成店員的要求。」

「那邊是第一次的宣言呢。今天上午又有第二次宣言，你一定沒有見到。今天的，其中有攻擊你的句子。」

「奇怪了，攻擊我？」方羅蘭很驚異。

「慕游不會攻擊你的，」周時達忙接起來說，「我見過這宣言，無非鼓譟縣黨部討論店員要求的經過，文字中間帶着你罷了。那語氣確是略為尖刻了些兒，不很好。但是我

知道慕游素來不善此道，大概是託人起草，爲人所愚了。你看來是不是？」

陳中微笑點頭。他取出第二枝煙來吸，接着說：

「那語氣中間，似乎暗指店員風潮之所以不能早早解決，都爲的羅蘭兄反對店員

的要求，主張修改的緣故。本來這不是什麼不可公開的陰私，黨部開會記錄將來也要公布的；但此時風潮正急，突然牽入這些話頭，於羅爾兄未免不利。」

「我本沒一毫私心，是非付之公論。」方羅爾說時頗爲愴歎。「只是目前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爭端呢？」

「爭點在店東歇業問題。」陳中說，「我早以爲店員工會此項要求太過分。你們兩位也是同樣的意見。然而今天事情更糾紛了；店員既不讓步，農民協會又來硬出頭，管閒事。店東們暗中也保有布置；暴動之說，也有幾分可信。如此各趨極端，辦事人就很棘手了。」

暫時的沉默。這三個人中，自以方羅爾爲最有幹才，可惜今天他耳朵裏悶悶然，也弄得一籌莫展。再則，他總想辦成兩邊都不喫虧，那就更不容易。

「店員生活果然困難，但照目前的要求，未免過甚；太不顧店東們的死活了！」方羅爾還是慨歎的說。

然而慨歎只是慨歎而已，不是辦法。

靜寂又繼續着佔有這客廳。

細碎的履聲從左廂房的門內來了。三個男子像聽了口令似的同時轉過頭去，看見

張小姐和方太太挽着手走出來，後面跟着劉小姐。

「你們還沒商量好麼？」

張小姐隨隨便便的問。但是她立刻看出這三個男子的苦悶的神氣來，特別是方羅蘭看見方太太時的惶惶不安的態度。

張小姐是中等身材，比方太太矮些，大約二十四五歲；肌膚的豐腴白皙，便是方太太也覺不及；又長又黑，發光的頭髮，盤成了左右相並的兩個頗大的圓髻。這自然不是女子髮髻的最新式樣了，然而張小姐因為頭髮太長太多，不得不取這分立政策。可是倒也別有風姿。飽滿的胸脯，細腰，小而紅的嘴唇，都和方太太相像。她倆原是同學，又是最好的朋友。去年張小姐任縣立女中的校長，方太太曾經破例去擔任過四小時的功課。

「沒有結果呢。」方羅蘭回答，他又看着周陳二人的面孔，接着說：「我們三個人即使有了辦法，也不能算數。我們還不是空口談談而已。」

跟小姐看見方羅蘭這少有的牢騷，也覺得說不下去；她看了看手腕上的錶，回頭對劉小姐說：「已經三點了，我們走罷。」

但是方太太不放這兩位小姐回去，方羅蘭也熱心的挽留。他還有幾句話一定要在張小姐面前對太太剖白。剛才兩位小姐來時，太太正在傷心的頂點，方羅蘭一肚子冤屈，正想在太太好友的這兩位小姐面前發洩一下，請她們證明他的清白無他；不料陳中和周時透又來了，他不得不把滿面淚痕的太太交給了兩位小姐，連一句話也沒多說，就離開了。現在他看見太太的神情還是不大自在，而眉宇間又頗有怨色，他猜不透她們在背後說他些什麼話，他安得不急急要弄個明白。他再無心討論店員風潮了，雖然陳中和周時透還像很熱心。

又談了十多分鐘，終於兩個男賓先走了。方羅蘭伸了伸腰，走到太太面前，很溫柔的

說：

「梅麗，現在你都明白了罷。我和孫舞陽，不過是同志關係，連朋友都說不上，那里來的愛？張小姐和劉小姐可以替我證明的。自然她常來和我談話，那也無非是工作上有話接洽罷了。我總不好不理她。梅麗，那天黨部裏舉行新年懇親會，可惜你生了病，沒有去；不然，你就可以會見她。你就知道她只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性情很爽，對於男子們一概親熱。這是她的性格如此，也未必就是愛上了誰個。她那天忽然要送我一塊手帕——也不是她自己用過的手帕——當着許多人面前，她就拿出來放在我的衣袋裏，不是暗中授受，有什麼意義的，她只是好玩而已。張小姐和劉小姐，不是都親眼看見的麼？這些話，我剛才說了又說，你總不肯相信。現在你大概問過張小姐了罷？張小姐決不會受我的運動，替我說說的。」

似乎是大興奮了，方麗蘭額上滲出了一層薄薄的汗點；他隨手從衣袋中摸出一塊手帕來——一塊極平常的淡黃邊的白紗手帕，然而就是孫舞陽所送的。

「一塊店裏買來的手帕，沒有一點兒記號，你也看過的。現在我轉送給你了。」方羅蘭將手帕在額上揩過後，抖着那手帕，又笑着說：「隨即塞在方太太的手裏。」

方太太將手帕擦在桌子上，沒有話。

她經過張小姐的解釋，劉小姐的勸慰，本已漠然，相信方羅蘭無他；然而現在聽得方羅蘭讚美孫舞陽，天眞活潑，簡直成爲心無雜念的天女，和張小姐所說的孫舞陽完全不同，方太太的懷疑又起來了。因爲在張小姐看來是放蕩，妖豔，玩着多角戀愛，使許多男子風狂似的跟着跑的孫舞陽，而竟在方羅蘭口中成了無上的天女，那自然而然使方太太達到兩個結論：一是方羅蘭爲孫舞陽諱，二是以爲孫舞陽真好。如果確是爲孫舞陽諱，方太太覺得她和方羅蘭中間似乎已經完了一個男子而在自己夫人面前爲一個成問題的女子諱，這用意還堪問麼？即不然，而乃以爲孫舞陽真好，這也適足證明了方羅蘭確已着迷；想到這一點，方太太也不寒而慄了。

這些思想，在剎那間奔湊而來的，就像毒蛇似的纏住了方太太，但她沒有話，只是更

額頭的低了頭。

方羅爾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話已經發生了相反的效果；她錯認方太太的沉默是無聲的諒解；他又笑着說：

「張小姐，你是都知道的，梅麗素來很溫柔，我還是今天第一次看見她生氣。剛才我多麼着急，幸而你們兩位來了，果然梅麗馬上明白過來。一天的烏雲都吹散了。好了，這也總算是我們生活上有一點小小的波瀾。只是今天沒來由惹梅麗生氣，算來竟沒有一個人應該負這責任。好了，說一句笑話，那便是鬼妒忌我們的幸福，無端來播弄我們一場，可憐我們竟落了圈套。」

「鬼是附在孫舞陽身上的，」張小姐看了方太太一眼，也笑着說，「她和朱民生很好，倒不送他手帕。」

「孫舞陽這人真有些兒古怪。她見了人就親熱似的，但是人家要和她親熱時，她又冷得的不大理睬了。大家說她和朱民生很好，可是我在婦女協會裏就看見過幾次，朱



民生來找她，對她說話，她好像不看，不聽得，歪着頭走開，自和別人談話去了。也不是和朱民生有口角，她只是忽然的不理。」

劉小姐不大開口，此時也發表了她的觀察。她和孫舞陽同在婦女協會辦事，差不多是天天見面；一個月前，孫舞陽由省裏派來到婚協辦事，劉小姐就是首先和她接洽工作的一個人，她倆很說得來。

「可不是！她就是這麼一團孩子氣的。今天她忽然會送我手帕，明天我若是去找她說話，她一定是歪了頭不理的。梅麗，幾時去試一試給你看，好不好？」

張小姐和劉小姐都笑起來，方太太也忍不住笑了。

方羅爾乘這機會，拉住了太太的手，說：

「梅麗，你應該常出去走走。一個人坐在家裏多想，便會生出莫須有的懷疑來。譬如今天這件事，倘使你是見過孫舞陽幾次的，便不至於爲了一塊手帕竟生起氣來，懷疑我的不忠實了。」

方太太手被握着，還是沒有回答。他們的一切的話，投射在她心上，起了各式各樣的反應，都是些模模糊糊的，自相矛盾的，隨起隨落的感想。她得不到一個固定的見解。然而她的興奮的情緒卻也漸漸安靜下來了；此時她的手被握着，便感到一種溫暖的慰藉，幾乎近於愉快。不多時前，她自設的對於方羅蘭的壁壘，此時完全解體了。

「梅麗，你怎麼不說話？」方羅蘭追進一句，把手更握緊些，似乎在這幾個字上加一個注重的符號。

「張姊姊，劉姊姊，你們看羅蘭的話對麼？」

方太太避過了直接的回答，然而她已經很自然的很嫵媚的笑了。

兩位小姐都點着頭。

「那麼，我們現在就出去走走。」方太太忽然高興起來。「羅蘭，你今天沒有事罷？劉姊姊的大衣在廂房裏，你去拿了來，陪我們出去。」

街上的空氣很緊張。

方羅蘭和三位女士走了十多步遠，便遇見一小隊的童子團，押着一個人，向大街面去；那人的衣領口插着一面小小的白紙旗，大聲：「破壞經濟的好商。」童子團一路高喊口號，許多人家的窗裏都探出人頭來看熱鬧。幾個小孩子跟在隊伍後面跑，也大叫「打倒奸商！」

那邊又來了四五個農民自衛軍，挺着怪樣的長梭標，箬笠掀在肩頭，紫黑的臉上冒出一陣陣的汗氣；他們兩個一排，踏着堅定的步武。兩條黃狗，攔在前面怒鳴，其勢頗不可蔑視。然而到底讓他們過去，以便趕在後面仍舊吠而跳。他們過去了，迎着斜陽，很嚴肅勇敢的過去了；寂寞的街道上，還留着幾個魁梧的影子在搖擺，梭標的曳長的黑影，像粗大的棟柱，橫貫這條小街。

縣前街上，幾乎是五步一哨；藍衣的是剎察隊，黃衣的是童子團，大箬笠掀在肩頭的，是農軍；合成了光怪的景象。全街的空气都在突突的跳。商店都照舊開着，然而只有雜貨鋪糧食店是意外地熱鬧。

兩個老婆子從方太太身邊擦過，喳喳的談得很熱心。一句話攔入方太太的耳朵：

「明天要罷市了，多買些醜貨罷。」

方太太拉着張小姐的蘋果綠綢皮襖的衣角，眼睛看着她，似乎說「你聽得麼？」張小姐只是嫣然一笑，搖了搖頭。

「謠言，但是剛才我們到你家裏時，還沒聽得這個謠言呢。」

走在左首的劉小姐插進來說。她舉手掠整她的剪短的頭髮，烏溜溜的一雙眼睛不住的向那些「步哨」瞧。

迎面來了一個少年，穿一身半舊的黑呢中山服，和方羅蘭打了個招呼，擦着肩膀過去了。方羅蘭忽然拉住了方太太的手，回頭叫道：

「林同志，有話和你講。」

少年回身立定了。蒼白的小臉兒對着張小姐和劉小姐笑了一笑，方太太卻不認識他。他們一行人在窄狹的街道旁停下來，立刻有幾個閒人慢慢地踱過來，圍成半個圈子。

「這是內人陸梅麗、林子冲同志。」方羅蘭介紹，又接着問：「有罷市的謠言麼？情形很不好。你知道店員工會的代表會已經完了沒有？」

「完了，剛剛完了。」

「有什麼重要的決議？」

「怎麼沒有！要嚴厲鎮壓反動派，我們知道土豪劣紳預備大規模的暴動呢。前夜滿風閣的二三十個打手，就是他們買出來的，明天罷市的謠言也是他們放的。不鎮壓，還得了麼？」

林子冲的小臉兒板起來了，蒼白的兩頰泛出紅色；他看着那四五個愈挨愈緊的閒人，皺了皺眉頭。

「但是店員要求的三款，討論到的罷？」

「三款是堅持，多數店東藉口虧本要歇業，破壞市面，也是他們陰謀的一種。明天店員工會就有代表向縣黨部請願呢。」

三位女士都睜大了關切的眼睛，聽林子冲的說話。劉小姐把左臂挽在張小姐的腰上，緊緊靠着，頗有些驚惶的神氣。張小姐卻還坦然。

後面來的一隻黑手，從劉小姐的右腋下慢慢的往上移；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

「沒有別的事兒罷？」方羅蘭再問。

林子冲靠前一些，似乎有重要的談話；忽然劉小姐驚喊了一聲。

大家都失色了，眼光都注視劉小姐。張小姐一手在自己身邊摸索，同時急促的說：

「有賊！劉小姐丟了東西了！」

林子冲眼快，早看見張小姐身後一個人形疾電似的一閃，向旁邊溜去。糾察隊和童子團都來了。不知什麼人冒冒失失的吹起警笛來。接着稍遠處就有一聲應和。忽然四下裏都是警笛亂鳴了。嚷聲，脚步声，同時雜亂地迸發了。方太太看見周圍已是黑壓壓一厚層的人兒，頗覺不安，拉住了劉小姐，連問「丟了什麼？」

「只丟了一塊手帕，沒有什麼大事。」

張小姐高聲向包圍攔來的糾察隊說。

「賊已經跑了！沒有事了！注意秩序！」

林子冲也幫着喊，向街上那些亂闖的人揮手。

但是稍遠處的警笛聲還沒停止。街的下端，似乎很擾亂；許多人影在昏黃的暮色中搖動。一排糾察隊和幾個警察，從人叢中擠出來，匆匆的趕過去。傳來一個很響的呼叱聲：

「誰個亂吹警笛！抓住！」

林子冲也跑去察看了。方羅蘭皺着濃眉，昂起了頭，焦灼地望着。糾察隊和童子團早已從他們身邊散去，閒人也減少了；擾動的中心已經移到街的下端。

「羅蘭，沒有事罷？」方太太問。

「大概只是小小的誤會罷了。然而也可見人心浮動。」方羅蘭低啞着說。

林子冲又跑回來了。據他說，抓住一個亂吹警笛的搗亂份子，現在街的下端臨時戒嚴，過不去了。天色已經全黑，他們就各自回家。

方羅蘭和太太到了家裏，就看見黨部的通知，定於明日上午九時和商民協會，店員工會，婦女協會——總之，是各人民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解決店員三大要求的問題。

方羅蘭慢慢的把紙條團皺，丟在字紙簍裏。

他浸入沉思裏了。

他想起剛才街上的紛擾，也覺得土豪劣紳的黨羽確是布滿在各處，時時找機會散播恐怖的空氣；那亂吹的警笛，準是他們攪的小玩意。他不禁握緊了拳頭自語道：不鎮壓，還了得！

但是迷惘中他彷彿又看見一排一排的店鋪，看見每家店鋪門前都站了一個氣概不凡的武裝糾察隊，看見店東們臉無人色的躲在壁角裏……看見許多手都指定了自已，許多各式各樣的嘴都對着自己吐出同樣的惡罵：「你也贊成共產麼？」

方羅蘭毛骨豎然了，慌慌張張的站起來，向左右狼顧。

「羅蘭，你發神經病了麼？」方太太笑着喚他。



方羅蘭這樣看見太太就坐在對面的椅子裏，手中玩着半天前擦在桌子上的鵝黃邊的手帕。這手帕立刻轉移了方羅蘭的思想的方向；他帶誦地走到太太跟前，挽住了她的誘人的白頸頸，面對面的低聲說：

「梅麗，我要你收用了這塊手帕！」

方太太的回答是半嘆半喜的一笑。方羅蘭狂熱地吮着她的血紅的嘴唇時，什麼反動派，糾察隊，商店，戰慄的店東，戟指的手，咒罵的嘴，都逃得無影無蹤了。

## 六

經過劇烈的辯論以後，待付表決的提案共有三個：

一、是陸濤游和店員工會委員長林不平的提案，主張照店員工會三大要求原案通過，組織特別委員會訂定詳細執行辦法。附議者有商民協會的趙伯通。

二、是林子冲的提案，主張三大要求暫行保留，電省請派專員來指導解決，一面仍須嚴厲鎮壓土豪劣紳及反動店東的陰謀搗亂。附議者有婦女協會孫劍陽。

三、是方羅蘭的提案，主張店員加薪，以年薪在五吊以下者增加百分之百，餘漸差

誠爲原則；b店東辭退店員應得店員工會同意；c店東歇業問題由各關係團體推派代表合組專門委員會詳細調查，呈由縣黨部斟酌辦理；d糾察隊及童子團的步哨，即日撤退，以免市面恐慌；e不得自由捕捉店東。附議者有陳中及周時達。

聯席會議的臨時主席彭剛將三個提案高聲讀完後，搔起他那常是渦漩樣的眼睛，在列席各人的臉上打了個圈子，照例的等待有無異議或補充。看見大家都沒有話，他又慢吞吞的說道：

「第一第三提案都是趨向立刻解決本問題的，第二提案趨向維持現狀，靜候上級機關派人來辦理。現在要付表決了，請各位發表意見，應該先將那一個提案付表決？」

「目下市面甚爲恐慌，本問題應得趕快解決，如果照現狀拖延下去，恐怕紛糾愈多，危險更大。」

陳中這麼暗示着應該暫時拋開第二提案，先謀立刻解決。

「先將第一提案付表決了怎樣？」主席又問。

大家沒有反對。於是舉手。列席的二十一人中，只舉起了九隻手。少數！

第三提案又付表決了。也只有十票，雖然比較多一票，也還是不足法定的過半數。始終沒有舉過手的是林子冲和孫舞陽。

全場情形，顯然是有利於第二提案了；本來贊成第一第三案的人們總有許多會走這條「不得已」的路罷？陳中和周時達連座，他在周時達耳邊輕輕說了一句話，於是周時達在主席再發言之前起來說話了，照舊用力搖他的肩膀：

「請省裏派人來解決，本是一個妥當的辦法；可是極快也得四五天纔有人來。現在謠言極多，反動派就利用我們還沒決定辦法，來散播謠言，恐嚇商人。今天人心已極恐慌，再過四五天，說不定要鬧出大亂來。所以鄙見，一面可以等候省裏派人來根本解決，一面應當先把糾察隊童子團的步哨撤退。要歇業的店舖，暫時不准歇，童子團也不要去看。農民自衛軍請他們回去。我這意見對不對，請大家從長計較。」

「據裏恐慌是一刻一刻加深了，果然也不無反動派從中造謠，但是糾察隊，童子團，

鹿軍，洶洶然如臨大敵，監視店鋪，監視店東，不准貨物出店門，等等舉動，也是使得人心恐慌的。我也主張根本問題不妨聽候省裏來人解決，而目前的恐慌一定先得趕快消滅了纔是正當的辦法。」方羅關也發言了。

「不行，不行！」林不平大聲反對。「反動派收買打手總有二百多，他們預備暴動。我們防備得這麼嚴密，他們尙且時時搗亂。我可以斷言，糾察隊的步哨早上撤回，這縣城晚上就落在反動派手裏了。」

「警察備隊有一百多，警察也有四五十，難道不能維持治安麼？」方羅關反駁。  
林不平只「哼」了一聲。

這一哼，既藐視而又憤憤，含有重大的暗示，所以全場的人都愕然相顧。

「時局很嚴重，不能多費時間；事實是明明白白擺在這里的，反動派的陰謀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現在非堅決鎮壓不可了。請主席宣布討論終局，將第二提案付表決。然後我們再議具體的辦法。」

在緊張的空氣中，孫舞陽的嬌軟的聲浪也顯得格外曼曼。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傾吐她的音樂似的議論，一面拈一枝鉛筆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態度很是鎮靜。她的一對略大的黑眼睛，在濃而長的睫毛下很活潑地溜轉，照舊淌合着媚，怨，狠，三樣不同的攝人的魔力。她的彎彎的細眉，有時微皺，便有無限的幽怨動人憐憫，但此時眉尖稍稍挑起，卻又是俊爽英勇的氣概。因為說話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見她的圓軟的乳峯在紫色綢的旗袍下一起一伏的動。

主席正要詢問有無異議，一個人滿頭大汗，闖進會場來，在林不平的耳邊說了幾句。林不平臉上的肌肉都緊縮起來了。坐在他旁邊的陸彩游也變了色。

「這位同志來報告，縣前街已經發生了暴動，林不平奮然立起來大聲說，幾乎就是變了。」童子團受傷！反動派已經動手了！」

幾個聲音同時喊出一個「呀！」

但是會議室間壁，縣黨部常務委員室內的電話又丁零零響了。

「你們還主張撤退糾察隊和農軍，那簡直是籠着手讓人來砍頭！」林子冲不繼續咆哮似的說。「你們愛高談闊論，悉由尊便，我可不能奉陪了！」

主席很爲難的笑了一笑。大家一時是想不出適當的話，情形非常僵。幸而林子冲已經聽了電話回來報告，這樣把林子冲不平恫嚇的退席問題無形中攔下了。

「公安局長打的電話。」林子冲還算鎮靜的說。「縣前街上，王泰記京貨店的店東私自搬運店內貨物，被童子團阻住了，不知怎的跑出許多人來干涉，便和童子團打起來；大概有幾個受了傷，糾察隊也到了，一場混打，許多商店便關門收市。現在情形極混亂。公安局請我們派人去彈壓。」

原來事情並不怎樣嚴重，大家倒鬆了一口氣了。這「王泰記」的名兒，大家聽去也很平淡，然而陸蔭游頗着急了；林子冲並沒說明這所謂「店東」，究竟是王榮昌，抑是胡國光。

然而會議之不能再繼續，並且希望有結果，卻也是大家心相照的了；於是依了孫

舞陽第二次的催促，由主席指定三個人馳往出事地點，一面逼過了第二提案電省請示。聯席會議就此宣告結束。

當下是方羅閣，林不平，陸慕游三人被指派到出事地點，擔任調解彈壓。街上頗有三三兩兩的閑人在那里指手劃腳談論，但糾察隊和童子團的步哨，似乎並沒變動。他們急走了五分鐘光景，早看見前面一大堆人把街道塞滿了，那人堆中有藍衣的糾察隊，有最惹眼的紅布圍着的小小的頭顱，還有棧標的鐵尖高出於人頭上閃耀。

人堆中忽然騰起一片鼓掌聲。許多人臂爭先的舉起來，「擁護胡國光」的呼聲也怪不入調的被聽得了；而高舉的人臂又混亂地動搖，似乎那些臂的主人正在那里狂跳。兩分鐘後，三位特派員立即被告訴了事情的真相：

——原來是那老實的王榮昌被共產的謠言嚇昏了，想偷運出一些貨物去放在他認為妥當的地方，不料雖然搬出了店門，卻在半路上被查見了；在貨物押回原店的時候，就跟來了一大批閑人看熱鬧。王榮昌看見機密敗露，早慌得說不出話來，忽然閑人中間



擠出兩三個來，吆着「貨物充公」，便不問情由的想拿了就走，這就和上前來質問禁止的童子團發生了衝突，亂打起來。當糾察隊和農軍閉聲趕到時，那幾個趁火打劫的流氓早已逃去，只留下王榮昌作為勾結流氓的嫌疑犯。而况童子團又有一個被打落了門牙，於是王榮昌便被扣留。這可憐的老實人看見分辯着無效，卻想出了一條妙計，派人把王泰記填表上的店東胡國光找了來解救災難。

現在這胡國光就以王泰記店東的資格，高高的站在檯臺上演說。他痛罵那些不顧店員生活不顧大局而想歇業的店東；他說自己即使資本虧盡，也決不歇業；他又輕輕的替王榮昌開脫，說他是個糊塗人，老實人，只知忠於車家，卻不明白大局；他說那兩個想趁火打劫的流氓一定是反動派指使出來的；最後，他說店員工會的三款，在王泰記立刻可以照辦，並且還打算由店東店員合租一個王泰記委員會來共管這個店；爲了革命的利益，他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剛才的熱烈的掌聲和口號就是胡國光替王泰記慷慨犧牲所得的贊許。陸蕙游想

不到他的朋友竟如此漂亮，快活到說不出話來。然而三位特派員不能悄悄的就回去，方羅蘭是代表黨部的，就首先當衆宣布了聯席會議的結果。林不平早已一躍上了高檯臺，趕快補充說：

「我們一面請省裏派人來指導，一面還是要努力鎮壓反動派——土豪劣紳和反動的店東。糾察隊和童子團要加緊巡查，造謠的人要抓他來，私下搬走貨物的也要抓！土豪劣紳的打手，我們捉住了就要槍斃！現在有些人說我們店員工會太狠，說糾察隊太強橫了，他們不想想那些反動店東多麼可惡；他們要歇業，藏起貨物來，餓死我們，餓死全城的人，如果都像胡國光同志那樣肯犧牲，熱心革命，那就好了！」

林不平很親熱的拉住了胡國光的手。人堆裏又騰起一片的掌聲來；一個聲音高喊：「擁護革命的店主！擁護胡國光！」許多聲音也跟着高呼！

「擁護革命的店主！」

「打倒反動的店主！」

「擁護犧牲一切的胡國光」

當下胡國光成爲新發見的革命家，成爲「革命的店主」。他從櫃臺上下來時，就被許多人挾住了兩條腿，高高的擡起來，歡呼，拍手。連躲在櫃臺角裏哭喪着臉的王榮昌也忍不住大笑了。

胡國光又被請到店員工會和總工會去，會晤那邊的許多革命家。他建議，明天開一個羣衆大會對土豪劣紳示威。立刻被採用了。

在這羣衆大會中，胡國光又被邀請演說；他主張激烈對付土豪劣紳，博得了許多掌聲。方羅蘭也有演說；他也稱贊童子團糾察隊農軍維持治安的功勞。這在方羅蘭，大概不是違心之說；因爲正當他上臺演說時，會場裏混進的土劣走狗，忽然又鼓噪起來，幸而有糾察隊捉住了兩三個，這樣回復了熱烈愉快的原狀。

全縣的空氣現在逆轉過來了。

商店依舊開市；店東們也不再搬運貨物，因爲搬也沒用，反正出不了店門，也沒有店

員被辭職，不管你辭不辭，他總是不走的了。加薪雖無明文，店員們卻已經預支；所以你可以說店員問題已經不成問題了。然而省裏來了覆電，說是已經派員來縣指導核辦，在該員未到前，各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以免多生枝節。措辭頗爲嚴厲。

這個電報是打給縣黨部縣工會農會的，不到半點鐘，滿城都傳遍了。街頭巷尾，便有「又要反水了」的半提高的聲音，而黨子團也被側目而視。一部分的店東，當即開了個秘密會議，第二天，便有店東的五個代表到縣黨部和公安局請願「維持商艱」。縣工會門前發見了「營業自由」和「反對暴民專制」的小紙條；林不平接到幾封恐嚇的匿名信。清風閣上又有形跡可疑的茶客。在二十四小時內，全城人心又轉入了一個新的緊張和浮動了。

方羅蘭在接見店東請願代表的時候，很受了窘。他本以爲幾句「商民艱苦，本部早已洞悉，店員生計，亦不能不相當提高，省中已有電令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本部自當竭力約束，勿使再有軌外行動；一切靜候特派員來後根本解決。」照例的囫圇敷衍一下，

便可過去；不料代表們並不照例的「滿意而去」，卻提出一大堆問題推在方羅蘭鼻子前：

「既然省裏來電，嚴命民衆團體不得輕舉妄動，街上的童子團糾察隊步哨爲什麼尙未撤去呢？」

「各店鋪裏的童子團是否可以立即撤回，讓貨物自由進出？」

「捕拿店東的舉動應請立即禁止！」

「店員工會究竟受不受黨部的指揮？商民部是爲商人謀利益的，究竟對於目前的風潮抱什麼態度？」

「農軍很引起人心恐慌，應請立即調開！」

「……………」

方羅蘭看見羣情如此憤激，很覺爲難；也支支吾吾的敷衍着，始終沒有確實的答覆。對於這些實際問題，他有什麼權力去作確定的答覆呢？他果然應該有他個人的意見，並

且不妨宣布他個人的意見，然而不幸，似乎連個人的意見也像自己無權確定了。他髮髻覺得有千百個眼盯着自己，有千百張嘴嘈雜地衝突地在他耳邊說，有千百隻手在那裏或左或右的推挽他。還能確定什麼個人的意見呢？他此時支支吾吾的在店東的代表前說了許多同情於他們的話，確也不是張開了眼說謊，確是由衷之言，正像前日羣衆大會時他慷慨激昂的說了許多贊助店員的話一樣。

也不僅方羅蘭，許多他的同事，例如陳中，周時遠，彭剛，都在同樣的心情：苦悶彷徨。正合着方太太說過的一句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穩算是對的。這世界變得太快，太複雜，太古怪，太矛盾，我眞真的迷失在那裏頭了！

這種空氣，持續了短短的四十多小時，然而城裏已經發展了新現象：謠言更加多而離奇了；匿名的小字條不但偷偷的貼，並且也飛散在市上了；鬻子團和流氓厮打的事情甚至一日數起了；罷市的風聲又有流傳，老婆子們又忙着上雜貨鋪了。全城又入了一個

## 新的恐慌時期

幸而省裏的特派員史俊亦就到了。這正是胡國光一交跌入「革命」後的第四天的下午。這位史俊並不是怎樣出奇的人物，略長的身材，亂蓬蓬的頭髮，一張平常的面孔，只那一對眼睛大了直視的時候，還像有些威風。總之，就他的服裝，他的相貌，他的舉止，種種而言，這史俊只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學生模樣的人物。然而恰因來的時機關係，他便成爲大眾矚目的要人了。

因爲到時已是午後六時，所以當天只有林子冲和孫舞陽會見了這位特派員。他們在省裏本已認識，但翌日一早，就有許多人找他。差不多黨部和民衆團體的重要人物都到了，各人都準備了一肚子話來的，不料成了個「不期而會」，弄成不便多說話。

「經過的情形，昨天有林同志細詳講過了，」史俊把談話引到本問題。「兄弟是省工會專派，省黨部加了委的；此來專辦本案，帶便觀察各民衆團體的狀況。逗留的日子不能多。今天可巧大家都來了，我們先交換意見，明天便開個聯席會，解決了這件事。」

但是來客們並不提出意見，只有消息；他們把各種各樣最近的消息——各種人的態度以及謠言，充滿了史俊的耳朵。至於意見，他們都說特派員自然帶了省裏的「面授機宜」來的。

我們不要忘記，這位史俊綽號「大破」是一個爽爽快快的，不懂得轉彎抹角，也不會客氣的人兒，他見大家沒有意見，都推尊他，便老老實實說：

「這就更好辦了。省裏現在對於店員問題，一加薪，二不得辭歇店員，三制止店東用歇業做手段來破壞市面。漢口就是這麼辦。外縣自然採用這原則；所出入者，不過是詳細節目，譬如加薪的多寡。」

來客們有的愕然了，有的露出喜氣，也有無表示。林不平和陸壽游幾乎鼓起掌來。陳中看着方羅的臉，似乎有話，但亦不說。

「舞陽，忘記告訴你了，赤珠有東西送給你。」

史俊忽然回頭對了坐在左首正玩弄她的白絲圍巾的孫舞陽說。赤珠就是史俊的



戀人，孫舞陽以爲一定回來玩玩的，卻竟沒來。

孫舞陽將她的媚眼向史俊一瞥，微笑着點頭。

「但是，史同志，陳中忍不住不說了，」聽說店東們聚會過幾次，準備積極反抗，誓不承認店員工會的三項要求呢。昨晚已有傳單發散，今天早上，我也看見了。並且土豪劣紳從中煽動，和店東們聯絡。做縣的土豪劣紳就很有勢力，能號召千把人。他們新近收羅了幾百打手，專和黨部中人及民衆團體爲難。剛才史同志說過省裏的辦法，自然應當遵照，但省裏有大軍鎮壓，辦事容易，做縣情形，似乎不同。如果操之過急，激成了巨變，那時反倒不容易收拾了。」

這一席話，很得了幾個人的點頭。方羅蘭也接起來說：

「店東們反對的空氣從昨晚起特別猛烈。似乎是預定的計畫。大概他們暗中醞釀已久，最近方才成熟。這倒不應該輕視的。況且一律不准歇業，究竟太利害了些；店東中實在也不少確已虧本，無力再繼續營業的。」

又有幾個人點着頭，表示同意。

「那些無非是恐嚇，不管他。」史俊很不介意的說，「他們看見你們對此事遲疑不決，知道你們顧慮太多，便想利用謠言恐嚇，來騙取勝利。一旦決定了辦法，包你沒事。省裏店東也玩過這種把戲。」

「不怕，再調三百農軍來！」林不平奮然說。

「這也不必。明天開會宣布省裏所定原則，即席商定了具體辦法，就完了。店東們有反抗的，土豪劣紳有搗亂的，立刻拿辦！」

史俊輕鬆鬆的說，似乎事情已經解決了。大家也不再多言。

於是第二天開會了。果然適如史俊所預料，辦法宣布了後，並沒發生意外。然而還有些善後問題，譬如要求歇業的店鋪實在情有可憫者，應該派人調查以便核辦，逃跑了店主遺下來的店鋪如何去管理，加薪的成數分配等等，因此又推定了方羅蘭，趙伯通，林不平三人專辦此等善後。

現在史特派員遺下的工作只是觀察民衆團體了。舊元宵的翌日，人家給他介紹，會見那新發見的革命家胡國光；近來他很努力，那是不用說的。

胡國光到了史俊的寓所，一眼就見史俊和一男一女在那里閒談。男的是林子冲，本來認識；那女的可就像一大堆白銀子似的，耀得胡國光眼花繚亂。他竟還不認識這有名的孫舞陽。

这天很暖和，孫舞陽穿了一身淡綠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夾的，所以很能顯示上半身的軟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墨頭髮上，箍了一條鵝黃色的軟緞帶；這黑光中間的一道淺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間的一點血紅的嘴唇，成了對照。她的衫子長及腰際，她的裙子垂到膝彎下二寸光景。渾圓的柔若無骨的小腿，頗細的伶俐的腳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黃皮鞋上的平背的腳，——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 and 細軟的腰支，也夠你想像到她的全身肌肉是發展的如何勻稱了。總之，這女性的形相，在胡國光是見所未

見。

史俊本已聽得林不平說過胡國光如何革命如何能幹，卻不料是這麼一個瘦黃臉，細眼睛，稀鬆鬆幾根小黃鬚的人兒，便很有幾分不快。但是他立刻又想到了省工會委員長——自己的「頂頭上司」也差不多是這麼一個面相，便又釋然了。他就很客氣的和胡國光攀談，不上十分鐘，他竟賞識了這位一交跌入「革命」裏的人物。

「胡同志在那里辦事？我覺得此地各團體內都缺少有計畫有膽量的人。所以辦事總是拖泥帶水的不爽快。」史俊很熱心的說。

「胡同志現在並沒事。」林子冲代答。

「那未免可惜了！」孫舞陽嘲笑似的插進來說。

「國光自問沒有多大才力；只是肯負責，澈底去幹，還差堪自信。辛亥那年，國光就加入革命，後來時事日非，只好潛晦待時。現在如果有機會來盡一份的力，便是赴湯蹈火，也極願意的。」

史俊很滿意了。他記起他的好朋友李克的一句話來：「真革命的人是在千辛萬苦裏鑿鍊出來。」他覺得胡國光正是這等人。於是史俊便說起省裏的局面，目下的革命策略，工農運動的意義，等等。這個「大破」只顧滑溜溜地速射，不但胡國光沒有機會插進半句話去，竟連孫舞陽的不耐煩的神氣，也不覺得了。

「史俊已經三點了呢！」孫舞陽再忍不住了。

「呵，三點了麼？我們就去！」

史俊打住了他的宣傳，立刻搖搖身體站起來。他預許胡國光，先到店員工會裏幫忙，將來是要介紹他到黨部裏去辦事的。他送走了滿意而去的胡國光，回身拉住了孫舞陽的白手膀，直着喉嚨嚷道：

「我是說溜了嘴，忘記時候，你爲什麼不早說？」

「還不到三點，騙你的。」孫舞陽掙脫手，吃吃的笑。「現在還只兩點，還有三十分鐘呢。我是討厭這瘦黃臉的人，要他早走。」

「像朱民生那樣小白臉，你纔歡喜；是不是？」林子冲代抱不平的說。

孫舞陽不回答，唱着「起來呀！饑寒交迫的奴隸」，在房間裏團團轉的跳。她的短短的綠裙子飄起來，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紅色短褲的邊兒。林子冲乘她不備，從身後把她攔腰抱住了。孫舞陽用力一摔，兩個人幾乎都滾在地上。史俊拍起手來大笑了。

「林子冲你這孩子，多麼壞！」孫舞陽微怒的說。

「你知道外邊人怎樣說來？」林子冲還在笑，「他們說：孫舞陽，公妻榜樣！」

「呸！封建思想。史俊，這裏的婦女思想很落後，停刻你到婦協的茶話會就知道了。你看，我在這裏，簡直是破天荒。」

「不做點破天荒給他們看看，是打破不了頑固的壁壘的。」史俊說的很用力。

「但是朱民生只是一個無聊的糊塗蟲！」林子冲冷冷的說。

孫舞陽還在團團轉的跳，聽得這一句話，立刻煞住腳轉身問道：

「朱民生怎樣？我也知道他是個糊塗蟲。不過因為他像一個女子，我有時喜歡他。你

妒忌麼？我偏和他親熱些，你管不了我的事！」

她又跳着，接下去唱「到明天——」了。

「不管你的事！但是，小姐，你還跳什麼？我們該到婦女協會去了。」

林子冲這話提起了史俊的躁急的老脾氣，他立逼着孫舞陽一同走了；雖然孫舞陽再三說「時間還早。」

婦女協會的茶會是招待史特派員的，縣黨部委員們是陪客。照例的過去，沒有意外。茶會後時間尙早，孫舞陽請方羅蘭和史俊到她房裏坐坐。方羅蘭略一遲疑，也就欣然道命了。

這是一間狹長的小廂房，窗在後面；窗外是一個四面不通的小院子，居然也雜栽些花草。有一棵梅樹，疏疏落落開着幾朵花。牆上的木香花僅有老幹；方梗竹很頹喪的倚牆而立，頭上滿是細蜘蛛網。這里原是什麼人的住宅，被作爲「遺產」收了來，現在婦女協會

作了會所。房裏的傢具大概也是「逆產」，很精緻；孫舞陽的衣服用具就雜亂地放着。方羅蘭在牀頭的放雜物的小桌旁坐下，就聞得一陣奇特的香。他忍不住吸着鼻子，向四下裏瞧。

「你找什麼？」孫舞陽問。

「我嗅着一種奇怪的香氣。」

「噢，奇了。我素來不用香水的。你嗅我的衣服就知道。」

方羅蘭一笑，到底沒會嗅衣服，就和史俊談起婦女協會來了。他們同意的惋惜婦女運動太落後；因為縣城裏女學生不多，而且大都未成年，女工是沒有的，家庭婦女則受過教育的太太們尙且不大肯出來，餘者自不用說。

方羅蘭突然想到自己的不大肯出來的太太，便像做了醜事似的不安起來。幸而談話亦就換了方向，又談到縣黨部方面去了。史俊以為縣黨部不健全，只看沒有女子擔任婦女部長，便是老大一個缺點。方羅蘭也以爲然，他說：



「下月初，縣黨部應當改選了。那時可以補救。」

「有相當的人才麼？」史俊問。

「我想起一個人來了，」孫舞陽說，便是「張小姐。」

史俊還沒開口，方羅蘭看着孫舞陽說：

「你看來張小姐能辦黨麼？她爲人很精細尖利，頭腦也清楚。但黨務從沒辦過。我以爲最適當的人還還是你自己。」

孫舞陽笑着搖頭。

「那一個張小姐今天她到會麼？」史俊着急的問。

孫舞陽正要描寫張小姐的狀態和態度，忽然外邊連聲叫「史先生」了，史俊雙手把頭髮往後一抵，跳起來就走；這里，方羅蘭看着孫舞陽，又問道：

「舞陽，你爲什麼不幹婦女部？」

「爲的幹了婦女部，就要和你同一個地方辦事。」

方羅蘭聽着這婉曼而有深意的答語，只是睜大了眼發怔。

「我知道爲了一塊全無意義的手帕，你家庭裏已經起了風波。你大概很痛苦罷？我不願被人家當作眼中釘，特別不願憎恨我的人也是一個女子。」

孫舞陽繼續着曼聲說，她的黑睫毛下閃着黃綠色的光。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的？」

方羅蘭發急的問。又像被人家發見了自己的醜事似的，他十分慚愧不安了。

「便是劉小姐告訴我。自然，她也是好意。」

方羅蘭低了頭不響；他本以爲孫舞陽只是天真活潑而已，現在才知道她又是細膩溫婉的，她有被侮蔑的銳敏的感覺。

他昂起頭再看孫舞陽時，驟然在她的眼光中接着了委屈幽怨的顫動；一種抱歉而感謝的情緒，立即浮上他的心頭。他覺得孫舞陽大概很聽了些不堪的話，這自然都是從方太太那天的一鬧而濺惹造作出來的，而直接負責任的便是他自己；這是他所以抱歉

的原因。然而孫舞陽的鬚裏又毫無不滿於方羅蘭之意，「你大概很痛苦罷？」表示何等的深情！他能不成謝麼？嚴格的說，他此時確已發動了似乎近於戀愛的情緒了。因為他對孫舞陽覺得抱歉感謝，不免對於太太的心胸窄狹，頗以為不滿了。

「這件事，只怪梅麗思想太舊！」方羅蘭神思恍惚的說，「現在男女同做革命事業，避不了那麼許多的嫌疑。思想解放的人們自然心裏明白。舞陽，你何必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呢？」

孫舞陽笑了笑，正要回答，史俊又匆匆地跑進來了；他抓得了他的呢帽合在頭上，一面走，一面說，「有人找我去，明天再見。」方羅蘭站了起來，意思是送他，卻見孫舞陽趕到門邊，喚住史俊，低聲說了幾句。方羅蘭轉身向窗外的小院子裏看了一眼，伸個懶腰，瞥見小桌子上一個黃色的小方紙盒，很美麗惹眼；他下意識的舉起來，嗅嗅着一股奇香，正是初進房時嗅到的那種香氣，正是那紙盒裏發出來的。

「你說不用香水，這不是麼？」

方羅蘭回頭對正向他身邊走來的孫舞陽說。

孫舞陽看着他，沒有回答，只是怪樣的笑。

方羅蘭再看紙盒面有一行大字 *Neotides-H B*，也不明白什麼意思，揭開盒蓋，裏面是三枝玻璃管，都裝着白色的小小的粉片。

「哦，原來是香粉。」方羅蘭恍然大悟似的說。

孫舞陽不禁撲嗤地一笑，從方羅蘭手裏奪過了紙盒，說道：

「不是香粉。你不用管。難道方太太就沒用過麼？」

她又是一笑；眼眶邊泛出了淡淡的兩圈紅暈。

方羅蘭覺得孫舞陽的手指的一接觸，又溫又軟又滑，又有吸力；異樣的搔癢便無理由的擊中了他……

天快黑時，方羅蘭從婦女協會回家。他自以為對於孫舞陽的觀察又進了一層，這位

很惹人議論的女士，世故很深，思想很澈底，心裏有把握；浮躁，輕率，浪漫，只是他的表皮；她有一顆細膩溫柔的心，有一個潔白高超的靈魂。老實說，方羅蘭此時覺得常和孫舞陽談話，不但是最愉快，並且也是最有益了。

但可惜孫舞陽正忙着陪伴史俊到各處走動——視察。這位特派員到處放大砲，「激動革命的熱情，」直到指導過了縣黨部的改選，方才回省。此次改選值得特許的，是胡國光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常務，張小姐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兩人都是史俊以特派員資格提出來通過的。

臨動身時，史俊特到婦女協會給孫舞陽告別。本來他天天見着孫舞陽，今天上午盤理行裝時，孫舞陽也在他房裏，似乎這告別是不必要的，然而惜別之感，即在仇爽大礙如史俊，亦不能免，所以在最後五分鐘，他要見一見孫舞陽。

不料孫舞陽不在婦女協會，也沒有人知道她到那里去了。史俊惘然半晌，猛然醒悟，心裏說：「她大概先到車站了。」

他匆匆的就往回走。挾着春的氣息的南風，吹着他的亂頭髮；報春的燕子往來梭巡，空中充滿了牠們的呢喃的繁音；新生的綠草，笑迷迷地軟癱在地上，像是正和低着頭的蒲公英的小黃花在綿綿情話；楊柳的柔條很苦悶似的聊為搖擺，牠顯然是因為看見身邊的桃樹還只有小嫩葉，覺得太寂寞了。

在這春的文學內，史俊較開大步急走。他是個實際的人，這些自然的詩意，本來和他不打交，可是此時他的心情實在很可以說近乎所謂感傷了。他不是一個詩人，不能寫一首纏綿悱惻的「贈別」，他只赤裸裸的感到：要和孫舞陽分別了，再不能捏住她的溫軟的手了。他就覺得胸膈悶悶的不舒服。

一片花畦，現出在史俊眼前了。他認得這是屬於舊縣立農業學校的。他想，快出城了，車站上大概有許多人等着，而孫舞陽也在內。他更快的走。剛轉過那花畦的護牆，眼角裏瞥見了似乎，是女子的淡藍的衣角的一飄。他不理會，照舊急步的走。但是十多步後，一個過去的印象忽然復活在他的記憶上：今天上午他見孫舞陽正穿的淡藍衣裙。他猛然想

到大概是舞陽在這里看花。他立刻跑回去，從新走完了那鑲着竹籬的短短的一段路。淡藍衣角是沒有，淺而小的花畦裏並沒一些曾有人來的痕跡，除了一堆亂磚旁新被壓碎的一叢雛菊。

花畦後身的小平屋裏原像還有人，可是史俊不耐煩看，早已匆匆的走了。

車站上確有許多人在候着。都和史俊招呼，問這問那。胡國光也在，他現在有歡送人的資格了。方羅蘭和林子冲，在一處談話。似乎一切人都在這里了，然而沒有淺藍衣裙的孫舞陽是顯然的。

史俊走近了方羅蘭，聽得林子冲正在談論省裏的近事。

「已經決裂了麼？」史俊忙追問。

「雖然還沒明文，決裂是定了。剛接着電報，指示今後的宣傳要點，所以知道決裂是定了。」林子冲眉飛色舞的講。「我們以後加倍努力農民運動。」

「說起農民運動，困難真多。」方羅蘭說，「你們知道土豪劣紳最近破壞農運的方

法麼？他們本來注重在「共產」兩字上造謠，現在他們改用了「共妻」了。農民雖窮，老婆卻大都有一個，土豪劣紳就說進農協的人都要拿出老婆來讓人家「共」，聽說因此很有些農民受愚，反對農協了。」

三個人都大笑。

「有一個方法。我們只要對農民說，『共妻』是挈土豪劣紳的老婆來『共』，豈不是就搗破了土豪劣紳的詭計麼？」胡國光很得意的加進來說。

史俊大贊成。方羅爾遲疑地看了他一眼，不說什麼。

胡國光還要發議論，可是汽笛聲已經遠遠地來了；不到三分鐘，列車進了月臺，不但車廂頂上站滿了人，甚至機關車的水櫃的四旁也都攀附着各式各樣的人，像一張冒險的電影片子。

史俊上了車，撲看見孫舞陽嫋嫋的來了，後面跟着朱民生。大概跑急了，孫舞陽面紅氣喘，而淡藍的衣裙頗有些皺紋。



當她掣出手帕來對慢慢開動的列車裏的史俊搖揮時，手帕上飄落了幾片雛菊的花瓣，黏在她的頭髮上。

送行的一羣人中，沒有陸慕游；當時大家都不覺得，但是胡國光的意識上也只輕輕的一瞥，隨即消滅。他現在已是黨國要人，心上大事正多，這些瑣屑常常被忽略了。但是作者卻要替陸慕游表白，並不是他荒唐到忘記了款送特派員，乃是他被一件更重要的事勾留了身，抽不出空兒來。

原來史俊找不着孫舞陽，不勝惆悵的時候，陸慕游卻正滿意地了卻一樁心事；他把那垂涎已久的孤孀弄到了手了。

在這件事上，陸慕游卻不能不感謝那和他一樣是商民協會委員的趙伯通。史俊解決了店員問題後，趙伯通被推爲善後委員，職務是調查請求准予歇業的商店的實在情形，以憑核辦。趙伯通便拉了陸慕游來幫忙。素來熱心公事的陸慕游自然是樂於效勞的，何嘗想得到此中還關牽着他自己的「幸福」。在着手調查之後，陸慕游方才知道他所想念的孤孀有一引小布店也在請求歇業之中。

陸慕游在那條冷僻小街的一家釘着麻布條的大門下，看見這位漂亮的少婦全身重孝半遮半露的站在門邊看行人時，還是兩個月以前的事。當時他有要事在身，確是看了一眼就走過；接着又是商民協會選舉，又是店員風潮，多少大事逼得陸慕游幾乎把這瞥見一次的少婦忘記了。那天，爲了盡瘞黨團，他第三次走進那條小街，卻正站在麻布條的大門下，他方才聯想到手裏要調查的小布店的業主卻不多不少正是屬於漂亮的孀婦的門內。他容易易明白了一切底蘊——這個人家的內容；自然是最可靠的，因爲就出於孀婦之口。

當下陸慕游快活得幾乎發狂。他料來這件事竟有十分的把握。除了那已死的丈夫，繡繡家沒有男子，除了老年的婆婆，就沒有別的親人；如此有利的環境，難道還不能成事麼？

所可慮的，是對手或者不同意；但是陸慕游知道一句顛撲不破的戀愛哲學：女人會愛上唯一的常常見面的男子。常常見面很不難，本來要調查陸慕游第二次第三次走進那個門，仗着他的漂亮面孔，伶俐的口舌，居然每次受到有進步的歡迎。只是她家還有一個老媽子，須得設法；然而幾個錢也就把這障礙物化成了內線。

史俊回省的一天，陸慕游覺得時機大體成熟，須得盡量的表示一下了。他打扮齊整，午後兩點光景就到了目的地。剛進了門，內線的老媽子就通知他。老太太進廂還惡去了，家裏更無別人。這狡猾的老婆子對陸慕游耿耿，陸慕游心跳起來了。

穿着一身素色的然而鮮明的裁製入時的衣服，那婦人出現在陸慕游眼前。她殷勤的謝過陸慕游爲了她家的事奔走，就詢問黨部裏究竟准不准她那小布店兒閉歇。陸慕

測那顆心像鐘擺似的蕩着，眼光撩亂的只看見笑嘻嘻的紅嘴脣下兩排細白的牙齒，白嫩的手臂，不穿裙的大褲管下的一雙半大的纏而又放腳。

「陸先生沒聽清楚麼？」婦人抿着嘴笑了笑說。「我們的鋪子能收麼？」

陸慕游自覺得太急了，忙把心神收攝一下，湊上前去，低聲回答：

「照眼目上看，府上的布店並沒虧本，不能收。既然大娘已經重託了我，我一定得竭力設法。不過——不過……」

他再湊近些，像有機密話非得附耳細談不可似的，兩個頭中間的距離只有三寸左右，婦人髮上的玫瑰油香往陸慕游鼻子裏直鑽。

「不過，倘使那麼辦了，我得擔一個大大的干係。」他接着更輕聲的說。「我自自然然，也不圖府上酬謝，前次都已經說過了。只要嫂嫂心下明白，我什麼都敢，都願意的。」

婦人像不很懂得似的笑着，少停，她接着說：

「謝是一定要謝的。怎麼好白費神？只是什麼時候可以辦好呢？」

「快了，倘使再說起謝，我就不好再出力了。作弊是犯法的，我擔了干係也情願，只要你嫂嫂心裏明白，便是頂重的謝禮了。」

婦人的媚眼避開了灼灼直視的陸葦游的眼光，但又偷偷的對他一瞥，伴着一個咬嘴唇忍住的淺笑。可是也不再說起「謝」了。

老媽子送上茶來，說是要買香煙，就躲出去了。婦人給陸葦游斟過茶來，乘這機會，也將小腿輕輕的碰着她的膝彎。她歪過頭去，裝作不覺得。

「府上人少，很寂寞的罷？」陸葦游喝了口茶說。

「可不是。還好些的親戚都沒有。很少男人家照料呢。」

「何不認一家親戚呢？要是不嫌棄，我們家就和府上認個親戚。」

陸葦游的心似乎已經跳到喉脛，說話的聲音有些顫了。

婦人又抿着嘴笑了笑，但隨即回答：

「你們陸府上是有名的大家，怎麼敢仰攀呢。」

陸羣游眼睛裏放出火來，他不再思索，在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來，走到婦人跟前，一面說「我買了一點小東西送給你，」一面就遞過去，在白嫩的手臂上捏了一把；那婦人疾往後退一步，眼眶邊早泛起了紅潮，臉上似笑非笑的。陸羣游不顧一切的跟上一歩，抱住了她。她掙扎遮護，喘着氣低聲說「有人來。」但是陸羣游不管，很快的扯開了她的：

……

事後，陸羣游才知道婦人娘家姓錢，小名素貞，二十四歲，出嫁來不滿一年，正是性慾旺盛的時期。他很後悔，爲什麼不早下手，多繞了彎子，多擱了時日。但是他到底很滿意的走了。

可是陸羣游的困難倒又跟着來了。當他第三次去幽會時，那婦人就催他趕快設法，拔她脫離這招人議論的地位。因此他又找着胡國光商量辦法。

他們在縣黨部的客室裏會見了，道正是史俊走後的第三天，胡國光到縣黨部辦公的第五天。胡國光含了一枝香煙，閉着眼聽完了陸羣游的自白以後，笑着說：

「怪不得那天車站上不見你，原來你辦了一件大事了。前面最難的一段，你已經辦了，目前不過要大家承認事實而已，有什麼爲難？現在的世界，娶一個再來人也不算奇怪，你來發一個請帖，我們大家擾你一頓，豈不是完了麼？」

「不是的。」陸彞游搖著頭，「素貞說，她的夫家有幾房遺族，自從去年她丈夫死後，就來爭奪遺產；她和他們狠狠的鬧了幾場，方才只承繼進一個孩子來，而財產仍歸她掌握。現在她若彰明較著的再嫁，便不能不交出財產來，她捨不得。」

「那就不必經過名義了。你又沒老婆，無拘無束，你每夜去睡覺，就完了。」

「這又不行。素貞說她的本家很利害，常常偵察她的行動，想抓得個把柄，就奪了她的財產。我進出久了，她的本家一定要曉得的。」

「據這麼說，事情確有幾分困難。」

胡國光摸着他的短鬚，沉吟着說。她想了一刻，忽然叫道：

「有了。你先去找她的本家，威嚇一下，看是什麼光景。先做了這一步，再作計較。今天



我還有事，改日有空兒，還要認認新夫人呢。哈哈。」

在笑聲中，陸慕游和胡國光分別，自去安排他的事情。胡國光走進了常務委員辦公室，心裏想：陸慕游居然有這一手，本來他的臉兒長得不錯，僅僅不及朱民生，無怪其然。他對一面大鏡子照了一照，自己覺得掃興。但轉念一想，聽陸慕游的說法，那女人正是烈火也似的一團，清清淡淡一個陸某，未必就壓足，或者我老胡也有希望。想到這里，他不禁微笑着走到公事桌邊，低了頭便辦公事。

八

我們不要笑薩塞遊作事荒唐無聊，委實是「春」已經到了。嚴冬之象徵的店員風潮，已經過去了；人人從緊張，凜冽，苦悶的包圍中鬆一口氣來，怡怡然，融融然，來接受春之啓示了。

在漸熱的太陽光照射下的各街道內，太平景象的春之醉意，業已洋洋四溢。頭圍圍着紅布的童子團，已經不再值勤，卻蹲在街角和一些泥面孩子擲錢賭博。他們頸間的紅布已經褪色，確沒有先前那樣紅得可怖了。藍衣的糾察隊呢，閒到沒有事做，便輪替着告

假，抱了自己的孩子在街頭才了，挺着怪樣標的朋友們早已不見。這使得街頭的野狗也減輕了追逐吠叫的職務，現在都懶散地躺在太陽光裏了。

春的气息，吹開了每一家的門戶，每一個圍牆，每一處階隙，每一顆心。愛情甜蜜的夫妻愈加覺得醉迷迷的代表了愛之真諦；感情不合的一對兒，也愈加覺得忍耐不下去，要求分離了各自找第二個機會。現在這太平的縣裏的人們，差不多就接受了春的溫軟的煽動，忙着那些瑣屑的愛，憎，妒的故事。

在鄉村裏，卻又是另一番的春的风光。去年的野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重復佔領了這大地。熱蓬蓬的土的气息，混着新生的野花的香味，佈滿在空間，使你不自覺的要伸一個靜極思動的懶腰。各種的樹，都已抽出嫩綠的葉兒，表示在大宇宙間，有一些新的東西正在創造中，一些新的東西要出來改換這大地的色彩。

所以如果你看見「春」在城裏只從人們心中引起了游絲般的搖曳，而在鄉村中卻轟起了熱情的火山般的爆發，要知道是不足為奇的。

從去年臘尾，近郊南鄉的農民已經有農民協會，農民果然組織起來了，而謠言也就隨之發生。最初的謠言是要共產了，因為其時農協正在調查農民的土地，但這謠言隨即變而為「男的抽去當兵，女的拿出來公。」所以南鄉的農民也在恐慌中度過了可憐的舊年節。其間還發生了搗毀農協的事情，有勞縣農協派了個特派員王卓凡下鄉查察。

事情是不難明白的：放謠言的是土豪劣紳，誤會的是農民。但是你硬說不公，農民也不肯相信你；明明有個共產黨，則產之必共，當無疑義，妻也是產，則妻之竟不必公，在質朴的農民看來，就是不合理，就是騙人。王特派員卓凡是一個能幹人，當然看透了這點，所以在他到後一星期，南鄉農民就在爛熟的「耕者有其田」外，再加一句「多者分其妻。」在中國，多餘的或空着的女子確是不少呀：一人而有二妻，當然是多餘一個；寡婦未再醮，尼姑沒有丈夫，當然是空着的。現在南鄉的農民便要彌補這缺憾，將多餘者空而不用者，分而有之。

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大概許就是陸慕游自由的戀愛了嬌嬌素貞那一天，南鄉的農

民在土地廟前開了個大會。木槓，鞦韆，和梭標，密麻似的排列着，也頗有幾分威儀。王卓凡做了臨時主席，站在他面前的是三個臉色驚惶的婦女。其中一個穿得較為乾淨的，是土豪黃老虎的小老婆；今天早晨五點鐘模樣，農民們攻進了黃老虎的住宅，她正躲在牀角裏發抖。從牀上拖下來時，她還是一個赤條條的身體；當時有人主張就此驅她遊行，但因為想到她已經要屬於另一人的緣故罷，遊街之議便不曾實行，仍舊穿好了衣服，帶到這裏。

現在這十八歲的鄉婦睜大了圓眼睛，呆呆地只管看四週圍的男子。她知道此來是「公」了，但她的簡單的頭腦始終猜不透怎樣拿她來「公」。她曾經看見過自己的丈夫誘進一個鄉姑娘來強姦的情形。最初那女子的抗拒，喊叫，很使人喫驚，但後來黃老虎將這無助的肉塊完全置於獸性的發洩下時，她也便恢復了許多女子在這種事情時應有的常態，並不見得痛苦。所以她想來強姦也不可怕。然而現在是「公」，她真不明白強姦與「公」有什麼不同，她不免焦灼地亂想，因而稍稍驚恐。

還有兩個。一個是將近三十歲的寡婦，神氣倒很坦然，似乎滿知道到這裏來是怎麼一回事。又一個是前任鄉董家的婢女，也有十七八歲了，她和土豪的小老婆正是同樣的驚怕，然而多帶些好奇的喜意。

農民們都對着她們看，很喫喫的議論着；有幾個還走到她們面前曬曬。有一個吊眼睛的中年男子竟伸過手去撫摸那婢女的胸部，說是她長的這麼矮小，怕沒有發育。

然而農民卻還不動手。他們只是看着，喫着，笑着。他們像是等待什麼。

後來在一陣狂笑與亂嚷中，又帶進了兩個尼姑，渾身抖着，還不住口的念「阿彌陀」。四周的人，更加狂笑了；連原來的三個女子也笑個不住。

嘈雜的人聲漸漸低下來，王卓凡提高了嗓子喊道：

「只有五個女人，不夠分，怎麼辦呢？」

於是爭論起來了；原始的野蠻的不下於叫罵的爭論。延長了許多時間。最後，大家有些嚷得喉痛了，便決定了抽籤的方法。凡是沒有老婆的農民都有機會得一個老婆。五個

女人中間比較的最漂亮的土豪的小老婆，屬於一個癩頭的三十多歲的農民。那癩頭知道確是他了，跳過去一把抱住那女子，露出滿口的黃牙齒便在紅而肥的臉上親一個嘴。四面都轟起喝采的聲音；木槓，鋤，都高舉在空中亂舞。但是土豪的小老婆忽然哭起來，她跳着腳，發狂似的嚷道：

「我不要！不要這又醜又醜的男子！」

「不行，不行！抽籤得的，她做不了主！」

許多仗義的人們也大嚷而特嚷地擁護癩頭的既得權。

「不行，不行！癩頭不配！不公平！」

人的圈子的最外層忽然也起了咆哮的反對聲。這立刻成爲聽不清楚的狂野的互罵，槓子，鋤，都動起來了，許多人亂打在一堆。喊殺聲幾乎震塌了土地廟。王卓凡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只把指揮校標隊的哨子亂吹。癩頭定着眼看前面的混戰的一堆人，一隻手出死勁抓住了土豪小老婆的頭髮，似乎怕她逃走。

梭標隊到底建立了戡亂的偉功，捉住了三四個人，都血淋淋的帶到王卓凡的面前。

「不用審問的。我知道那一夥王八蛋是村前宋莊的人。我們傷了七八個。」

一個帶着梭標，左臂上有一小方紅布爲記的長大漢子對王卓凡說。

「你老子正是我們夫權會要殺盡你們這夥畜生野種！」

俘虜中的一個，很倔強，睜圓了眼，直着喉嚨這麼嚷罵。

大家都知道宋莊有一個夫權會，很和這里的農協分會作對；原來又是他們搗亂！四周的人那一陣嚷罵，像暴風雨似的罩下來，非常可怕。接着，槓子，土塊，石頭，都密集在俘虜身上。大概也不少誤中了自己的人。王卓凡看見情形不對，一面指揮梭標隊帶俘虜回去，一面就轉移衆人的視線，高呼「到宋莊打倒夫權會去。」這個策略立刻奏效，土地廟前的一羣人立刻旋風似的向村前滾去。剩下四個女子跟着新指定的丈夫回家。土豪的小老婆早已被癩頭抱進土地廟去，現在她的吃吃的笑聲正從廟的破門內透出來，失落在春的田野裏了。



那一羣人趕到宋莊時，已經成了一千多人的大軍，這是因為棧標隊已經閉警全隊而來，而沿路加入的農民亦不少。沒有警備的宋莊，就無抵抗的被侵入了。人們都知道夫權會的首要是那幾個，會裏是那些人，就分頭包抄，幾乎全數捉住。喫了「排家飯」後，立刻把大批的俘虜戴上了高帽子，驅回本鄉遊行，大呼「打倒夫權會」，待到許多婦女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時候，呼喊的口號便由她們口裏喊出來成爲：

「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

這個火山爆發似的運動，第三天就有五種以上不同的傳說到了縣裏。縣黨部接到王卓凡的詳細正式報告，卻正是胡國光榮任常務委員後的第十日，也正是陸彞游在那里枝枝節節的解決嫗嫗絃素貞的困難地位的時候。

胡國光看了那報告，心裏一跳，同時他恍惚也看見一個癩頭正擁抱了金鳳姐在懷裏；他不禁勃然大怒，心裏說：「這簡直就是造反了！」但是另一件事又轉上來了；他想起

四五天前，因為在某處打牌，回家時已是更深，敲了半天門，才見金姐來開，不用說，她的頭髮是亂得很，而臉上也是紅紅的，並且帶着氣喘，後來又發見牀上竟有兒子用的一條汗巾。當時他就很懷疑。他記起了王榮昌搖着頭連說「不成體統」的神氣來，又記起了胡炳幾次鬼鬼祟祟的舉動，金姐的種種可疑處。他早已料到幾分，不過想不出兩全的辦法，只好聽之。現在他看見報告，固然始而怒，但亦繼而笑了。他想出了久想不得的兩全的法子。一句老話在他腦子裏滾明中去了一個，暗地來了兩個。而況不止兩個呢！年青漂亮的嬌嬌小老婆，城裏有的是。

他又想起那天在車站上史俊大為贊許他的獻議；他更加肯定，舉舉兩鄉農民的樣子，也把城裏的多餘的空着的女子來沒收充公，是於公於私兩便的。在公的方面博得「辦事澈底」的美名，在私的方面有法子擇肥而噬。他覺得方羅蘭等都還不會覺悟到此，正好讓他一人來建立殊勳。

這也不是假的，黨部裏其餘的委員看見了這一紙報告，並不能像胡國光那樣能夠

發見出大作爲來，他們至多不過作爲談助而已；便是方羅蘭也只對婦女部長張小姐說了這麼一句話：

「婦女部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糾正呢，還是獎勵？」

「這是農民的羣衆行動。況且被支配的女子又不來告狀，只好聽其自然了。」

正忙着籌備「四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事務的張小姐也只淡淡的回答。所以這件事便被人們在匆忙與大意中輕輕的放過去了。再過一、二天，就沒有人再在黨部裏談起，只有胡國光一個人在暗中準備。

但是在縣城的平靜的各街道上，這事件便慢慢成了新的波動的中心。有許多閒人已經在茶館酒店裏高談將如何「公妻」，計算縣城裏有多少小老婆，多少寡婦，多少尼姑，多少婢女。甚至於說，待字的大姑娘，也得掣出來抽籤。這一種街談巷議，頃刻走遍了四城門。終至深伏在花園裏的陸三爹也知道了。這是錢學究特地來報告的；不用說，他很替陸慕雲小姐着急呢。

「南鄉的事是千真萬確的，城裏的謠言也覺可慮；府上還是小心爲是。」

錢學究最後這麼說，便匆匆走了；他似乎是不便多坐，免得延擱了陸三爹父女打點行裝的工夫。陸三爹縱然曠達，此時也有些焦灼，他立刻進內把錢學究的報告對女兒學說了一遍，歎氣道：

「錢老伯的意思，危邦不居，勸我們遠走高飛。只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到那里去好呢！況且祖業在此，一時也走不脫身。」

陸小姐低了頭想，眼光注在脚尖；她雖然不是學校出身的新女子，卻是完完全全的天足，出門原也不成問題，但她總不大相信那些謠言，覺得父親是過慮。

「父親看來那些謠言會當真麼？」陸小姐慢慢的說。「現在時事變化果然出人意外，但總還不離情理。南鄉的事，那些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的話頭，果然奇離得可笑，但細想起來，竟也合乎情理。從前我們家的劉媽，說起鄉下女子的苦處，簡直比牛馬不如。男人貪喫懶做，還要賭錢喝酒，反教女人掙錢來養他，及至喫光用光，女人也沒有錢給他使，

他便賣女人。像這種的丈夫，打倒他也不算過分罷？父親從前好像也幫忙過這等的窮無所歸的鄉下女子。」

陸三爹微微點着頭，但隨即截住了女兒的議論，說：

「鄉下的事，且不去管牠；只是據錢老伯說，城裏也要把姜婢孀婦充公，連未字女郎也要歸他們抽籤，這就簡直是禽獸之行了！錢老伯特地來教我們提防，他說的是危邦不居。」

「錢老伯自是老成遠慮。剛才我說兩鄉的事也還近情理，也就有城裏未必竟會做出不近情理的怪事的意思。姜婢孀婦充公，已經駭人聽聞，未必成真；至於姑娘兒也要歸他們抽籤，更其是無稽的謠言了。方太太的朋友張小姐，劉小姐，也都是未字的姑娘，難道也讓她們抽籤麼？」

陸小姐說着，也不禁很嫵媚的笑了。父親摸着鬍子，沉吟半晌，方才說：

「或許在你料中，自然最好。但當此人欲橫流的時候，聖賢也不能預料將來會變出

些什麼東西。古人說的「天道」「性理」在目下看來，真成了一句空話罷了。」

於是「危邦不居」的討論，暫且擱起。陸三爹感時傷逝，覺得腦子裏空洞洞的，而且又迷惘的，舊有的思想信仰都起了動搖，失了根據。但他是一個文學家，況又久與世事絕緣，不願自尋煩惱。所以只爽然片刻，便又高興起來，想作一首長詩以紀南鄉之戀。他背着手，踱出女兒的房間，自去推敲詩句。

陸小姐惘然望着老父的孤單的背影，無端落下幾點眼淚來。她的感慨又與老父異趣。她是深感着寂寞的悲哀了。在平時，她果然不是愉快活潑的一類人，但也決非長日幽怨，深憂不語的過去的典型的美人。可是每逢她的父親發牢騷，總勾起了她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來。自幼在名士流的父親的懷抱裏長大的，她也接受了父親的曠達豪放的習性，所以雖然是一個不出閨門的小姐，卻沒有尋常女孩兒家的脾氣。她是個胸懷闊大，又頗自負的人。她未必甘於寂寞過了一生。然而縣城裏的固塞鄙陋，老父的扶持須人，還有一部分簡單的家務，使她不能不安於這寂寞的環境。所以她聽了父親轉述的謠言後，雖然

從理性的判斷上決定其必無，以爲避地是多事，但是感情上她何嘗不渴望走出了這古老的花園，到一個新的環境。

在這劇變的世界，古老的花園已經關不住少年人的心了。

然而陸慕雲小姐的聰明的觀察以爲必無的事，在街道上卻是一天比一天曠得熱鬧了。加以「四八」婦女節大會裏，代表婦女協會的孫舞陽的演說裏又提到南鄉的事，很鄭重的稱之爲「婦女覺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驅」，並且又惋惜於城裏的婦女運動反而無聲無臭，有落後的現象；她說：

「進步的鄉村，落後的城市，這是我們的恥辱！」

不但孫舞陽，老成持重著名的縣黨部婦女部長張小姐的演說，也痛論婢妾制度之不人道，爲黨義所不許，而尼姑也非盡自願皈依佛法，大都爲奸人掠賣，其黑暗無異於娼寮。

這兩位的話，彷彿就證實了謠言之有根。街談巷議自然更盛，而滿心想獨建殊勳的胡國光也深恐別人捷足先得，便迫不及待的在最近的縣黨部會議中提出了他的宿構的議案了。這個議案，在胡國光是一舉而三善備：投機炫才，解決了金鳳姐的困難地位，結束了陸羣游的孀婦問題。而他預想的大希望尙不在內。

各委員中間照例不能意見一致。因為胡國光雖然尙未採取街頭輿論的未字女子也要抽籤，並且他的全案中也沒有抽籤，但是他主張一切婢妾，孀婦，尼姑，都收爲公有，由公家發配。陳中首先反對，以爲如此辦理，便差不多等於「公妻」，適足以證實了土豪劣紳的謠說。方羅爾也反對，以爲「公家發配」違反了結婚自由的原則。最奇怪的，是張小姐也反對，這不能不使胡國光憤憤了。

「張同志也反對，很令人驚異。」他說，「那天四八節張同志演說，明明攻擊妾婢制度非人道和尼姑傷風敗俗。何以前後言行矛盾呢？」

「我的演說是立足在喚醒人們。我們希望以後不再有妾婢尼姑增添出來，並不主



張目前多事紛更，況且收爲公有既惹人議論，公家發配也違背自由，可知解放姜婢尼姑的實行方法，原很困難，不得不慎重辦理。」

張小姐也是不讓步的抗辯。但胡國光驕笑她是「半步政策」，他說：

「走了半步就不走，我們何必革命呢？至於方法，自然應該從長討論，可是原則上我不能不堅持我的主張。」

似乎「何必革命呢」這句話，很有些刺激力，而「半步政策」亦屬情所難堪，所以林子冲和彭剛都站到胡國光一邊了。方羅爾本來不是根本反對，也就有「可以討論辦法」的話，表示不復堅決反對。這麼着，討論的方向，便離開了「提案能否成立」而到「執行的方法」，事實上已經是默許胡國光的提案了。

「公家發配，太不尊重女子人格；簡直把女子仍作商品看待，萬不可行。我主張替她們解除了鎖鍊，還了她們的自由，就完了。」林子冲說。

方羅爾微微搖頭，還沒說話，張小姐已經發言反對了，她以爲婢妾等還沒有自由的

能力，把她們解放了而即不管，還不是仍舊被人誘拐去作第二次的奴隸罷了；她提出一個主張是：

「已經解放的婢妾尼姑，必須先由公家給以相當的教育和謀生的技能，然後聽憑她們的自願去生活。」

大家覺得辦法還妥當，沒有異議。但是孀婦應否解放，以及一切婢妾是否都無條件的解放，又成了爭執的焦點。胡國光極力主張孀婦也須解放，理由是借此打破封建思想，辯論了許久，大家覺得倦了，於是議案就決定如下：

——婢，一律解放；妾，年過四十者得聽其仍留故主之家；尼姑，一律解放，老年人亦得聽其自便；孀婦，年不過三十而無子女者，一律解放，餘聽其自便。

又決定了「本案委託婦女部會同婦女協會先行調查，限一星期竣事；其應解放之婦女即應解放婦女保管所以收容之。」一件全新的事業便算是辦好了。「解放婦女保管所」這名目，本來還有人嫌不妥，但爭論了半日，頭腦都有些發脹的委員們實在不能

再苦想，此等小節，就不再事苛求，任其「解放婦女」「保管」算了。

當下最得意的，自然是胡國光。會議散後，他立刻到嬌嬌素真的家裏找陸慕游；這地方，現在不但是陸慕游白天的第二個家，胡國光也是每天必到一次的。這是午後三點鐘光景，那三間平屋的正中一間作爲客廳用的，靜悄悄的只有一只貓歪着頭發起耳朵瞭在茶几上。朝外的天然几上有一個瓷瓶，新插了桃花的折枝。陸慕游的帽子就倒翻着躺在瓶邊。

胡國光回到院子裏，向右首一間屋的玻璃窗內窺視，窗上遮了白洋紗，看不見房裏的情形，但彷彿有人影搖動，又有輕微的笑聲。胡國光心下已經恍然大悟，便想繞到客廳後從右側門闖進去，嚇他們一下。他剛進了客廳後壁的套門，右房裏的人已經聽得聲音，發出了「客廳裏是誰呀？」的女子的慌張的叩問。

「是我。胡國光。」

他看見右房的側門也關着，便率直的回答了。隨即陸慕游踱了出來。胡國光笑嘻嘻

的喊道：

「燕游，你倒樂呢！白天就——」

陸燕游一陣狂笑打斷了話頭。素貞也出來了；臉上紅噴噴不讓於廳裏的桃花。黑而長的頭髮打一條大辮子，依然很光滑。大褲管的花布夾褲，照例沒穿裙子。她招呼胡國光喝茶吸煙，像一個能幹的主婦。但當兩個男子談到了「解放孀婦」，她就笑着跑進右邊的房裏去了。

「這麼說，我的事情就解決了。前天她的本家還來和我嘈嚷，被我一頓話嚇退了，現在是更不怕了。國光兄，感謝不盡。我們家沒有婢女，也沒有小老婆；只是國光兄，府上的金姐卻怎麼辦呢？」

陸燕游很關切的問。他確不知道金姐在胡府上是什麼地位，猜想起來，大概是婢妾之間罷了。

「金姐麼？」胡國光坦然回答。「她本是好人家女兒，那年鄉下鬧饑荒，賤內留養下

來的。雖然幫做些家裏的雜務，卻不是婢女。現在她和我的兒子要自由戀愛，我就據實呈報便了。還有個銀兒，本是雇傭性質，是人家的童養媳。」

這樣把金姐和銀兒都布置好了，是胡國光的預定計畫。

「好了。時候不早，我們上聚豐館吃夜飯去，是我的東。」

陸慕游請胡國光吃飯，早已極平常，但此次或許有酬功之意。

「不忙。還有一件事呢。那解放婦女保管所內自然要用女職員，最好把素貞弄進去。可是我不便提出來。你去找朱民生，託他轉請孫舞陽提出來；是婦女協會保舉，便很冠冕。一定運得過。此事須得即辦，你立刻找朱民生去，我在這裏等候回音。」

「一同去找朱民生，就同到聚豐館去，不是更好麼？」

「不，我不願見孫舞陽。我討厭她那不可一世的神氣。」

「朱民生近來和孫舞陽不很在一處了，未必就會碰着她；還是同去走走罷。」陸慕游仍是熱心的勸着。

「不行，不行。」胡國光說的很堅決。「有我在旁，你和朱民生說話也不方便。」

「好罷，你就在這里等着。」

「不忙。」胡國光忽又喚住了舉起帽子將走的陸慕游。「你說朱民生近來不很和孫舞陽在一處，難道他們鬧翻了麼？」

「也不是鬧翻。聽說是孫舞陽近來和方羅爾很親密，朱民生有些妒意。」

胡國光鼻子裏哼了一聲，也不說什麼；他自然有些眼熱，並且自從第一次訪方羅爾碰了釘子後，他到如今還懷恨，總不忘找機會報復。

陸慕游走後，胡國光就進了客廳後的套門，在側門口就遇着素貞。這漂亮的少婦正懶懶的倚在門邊，像已經偷聽了半天了。胡國光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走進右房——她的臥室，同時遮着臉說：

「你都聽見了罷？我替你辦的事好不好？」

「謝謝你就是了。」婦人灑脫了手，媚笑着回答。

「那麼，你前天允許我的事，幾時——」

婦人第二次掙脫了胡國光的撈捕的手，擦着眼說：

「此時——不行！今晚罷。」

不錯，陸蠡游怕着老父，晚上決不敢不回家。

## 九

十天過去了。這十天內，縣黨部的惟一大事便是解放了二十多個婢妾孀婦尼姑，都是不滿三十歲的。解放婦女保管所也成立了，撥了育嬰堂做所址。所長也委定了，就是婦女協會的忠厚有餘的劉小姐。錢素貞做了該所的幹事，算是直接負責者。

現在這縣城裏又是平靜得像死一般了。縣黨部委員們垂拱無事。

方羅蘭卻煩惱着一些事——

這是因為方太太近來有些變態了；時常沉悶地不作響，像是心上有事。在方羅蘭面



前，雖然還是照常的很溫柔的笑着，但是方羅蘭每見這笑容，便感到異樣的心往下沉。他覺得這笑容的背面有長段的虛偽與勉強。他也曾幾次追詢她有什麼不快，然而愈追詢，她愈勉強的溫柔的笑着，終於使得方羅蘭忍不住笑裏的冷氣，不再問了。他們中間，似乎已經有了一層隔膜；而這隔膜，在方太太大概是體認得很明白，並且以為方羅蘭也是同樣的明白，卻故意假裝不會理會到，故意追詢她沉悶的原因，所以她愈被問，愈不說。

至於方羅蘭呢，他自信近來是照常的待太太，毫無可以使她不快之處，不但是照常，他自問只有更加親熱，更加體貼。而所得的回答卻是冷，冷。他假着的，是沒有真誠的喜氣，沒有情熱的血在皮下奔流的臉；他吮着的，是兩片麻木的嘴唇。他擁抱她，種種的愛撫，種種的戲謔，但是她，像戲臺上的戲子履行不可少的職務似的應酬着；像一隻很馴順然而陰沉地忍受人們的作樂的手指的貓。她擺開了兩手，閉着眼，像一個劣等的小學生受到英明其妙的責罰似的，接受方羅蘭的愛的揉擦，沒有熱烈的反應，沒有沉醉的表示。唉，她是變了。爲什麼呢？方羅蘭始終不明白，且也沒有法子弄明白。

他偶而也想到這或者就是愛的衰落的表示；但是他立即很堅決的否認了；他知道方太太沒有愛人，並且還可以指爲嫌疑的愛人都沒有，她是沒有半個男朋友的。至於他自己——難道自己還不能信任自己麼？——的確沒有戀愛的喜劇；除了太太，的確不會接觸過任何女子的肉體。

他更多的想到，這或者還是爲了天地間有一個孫舞陽。但是他愈想愈不像，愈覺得是無理由的。他可以真誠地自白：他覺得孫舞陽可愛，喜歡接近她，常和她談話，這都是有的，但他決無想把孫舞陽代替了陸梅麗的意思。既然他對於孫舞陽的態度是不愧神明的，太太的冷淡就難以索解了。況且前次爲了手帕，太太就開門見山的質問，並且繼之以哭；那麼，如果還有疑點，爲什麼又不說呢？爲什麼他屢次極溫柔的追詢，而竟不說呢？況且前次說明了後，太太已經完全瞭解，他們的經久而漸漸平淡的性生活不是經此小小波折而有了一時期新的熱烈的興趣麼？況且後來孫舞陽到他家裏見過方太太，談得極融洽，方太太也在方羅蘭面前說孫舞陽好；那時方太太豈沒一點疑心，神情也不是現在

這樣冷冷，方羅蘭記得這冷冷只是三五天以來起始的，可是這三五天內——並且還是十多天以來，方羅蘭在太太面前簡直不曾提起過孫舞陽三字呀！

太太的忽變常態，已足夠方羅蘭煩惱了；更可惡的是還有一兩句謠言吹到他耳朵裏，而這些謠言又是關於孫舞陽。大致是說她見一個，愛一個，愈多愈好，還有些不堪的詳細的描寫。方羅蘭對於這些謠言是毅然否定的，他眼中的孫舞陽確不是那樣的人。因而這些卑劣的謠言也使他很生氣。

據這麼說，方羅蘭近來頗有些意興闌珊，也是不足怪的了。

「五一」節前八天的下午，方羅蘭悶悶的從縣黨部出來，順腳便往婦女協會去；他近來常到婦女協會，但今天確有些事；剛才縣黨部的常務會議已經討論紀念「五一」的辦法，他現在就要把已決定的辦法告訴孫舞陽。

孫舞陽正在寫字，看見方羅蘭進來，挪過了一個歡迎的媚笑後，就把寫着的那張紙收起來。但當她看見方羅蘭臉上的肌肉微微一動，眼光裏含着疑問，她又立刻將那張紙

擦給他。這是一首詩：

不戀愛爲難，

戀愛亦復難；

戀愛中最難，

是爲能失戀！

「你歡喜這首詩麼？你猜猜，是誰做的？」

孫舞陽說。此時她站在方羅蘭的肩後，她的口氣噴射在方羅蘭的頸間，雖然是那麼輕微，在方羅蘭卻感覺到比罡風還利害，他的心顫動了。

「是你做的『好詩』？」方羅蘭說，並沒敢回過臉去。

「哼，我做不出那樣的好詩。你看，這幾句話，人人心理都有，卻是人人嘴裏說不出，做不到。我是喜歡牠，寫着玩的。」

「好詩！但假使是你做的，便更見其好！」

方羅蘭說着，仍舊走到窗前的椅子上坐了。屋內只有這一對小窗，窗外的四面不通的院子又不過方丈之廣，距窗五六尺，便是一堵盤滿了木香花的牆，所以這狹長的小室內就只有三分之一是光線明亮的。現在方羅蘭正背着明亮而坐，看到站在光線較暗處的孫舞陽，穿了一身淺色的衣裙，凝眸而立，飄飄然猶如夢中神女，令人起一種超肉感的陶醉，除非是她的半袒露的雪白的頸胸，和微微震動的胸前的乳房，可以說是誘惑的。方羅蘭惘然想起外邊的謠言，他更加不信那些謠言有半分的真實性。

他近來確是一天強一天的崇拜孫舞陽，一切站在反對方面的言論和觀察，他都無條件的否認；他對於這位女性，愈體認愈發見出許多好處：她的活潑天真已經是可愛了，而她的不勝幽怨似的極利那可是常有的靜默，更其使他心醉。他和孫舞陽相對閒談的時候，常不免內心的擾動，但他能夠隨時鎮定下去。他對於自己的丈夫責任的極強烈的自覺心，使他不能再向孫舞陽走進一步。因此他堅信太太的冷淡絕不能是針對孫舞陽的；並且近來他的下意識的傾向已經成了每逢在太太處感得了冷冷而發生煩悶時，便

到孫舞陽跟前來療治。你可以說孫舞陽已經實際上成了方羅蘭的安撫者，但這個觀念並不會顯現在他的意識上，他只是不自覺的反覆做着而已。

所以即使現在方羅蘭留在孫舞陽的房裏有卅小時之久，直到天快黑時，方才回去，你完全可以保證他們不過是隨便談談而已，決沒有意外的事兒。

但也許確是留得太久了的緣故，方羅蘭感覺到走出孫舞陽的房間時，接受了幾個人的可疑的目光的一瞥。這自然多半是婦協內的小職員以及女僕之流。但其中一個可注意的，便是著名忠厚的劉小姐。

方羅蘭悶悶的回去，悶悶的過了一夜。第二天午後他到縣黨部時，這些事幾乎全已忘記了。但是張小姐忽請他到會客室談話。他尚以為是有黨部裏的事或別的公事，須要密談，然而張小姐關上客室門後的第一語就使他一驚：

「方先生，你大概沒有聽得關於你的謠言罷？」

張小姐看見方羅蘭臉色略變，但還鎮靜地搖著頭。

「謠言自然是無價值的，」她接下說，「大致是說你和孫舞陽——這本是好多天前就有了的。今天又有新的，卻很難聽；好像是指實你和她昨天下午在婦女協會她的房裏……」

張小姐臉也紅了，說不下去，光着眼看定了方羅蘭。

「昨天下午我在婦協和孫舞陽談天，是有的事，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方羅蘭用堅定的坦白的口音回答。

「我也知道無非談談而已，但謠言總是謠言，你自然想得到謠言會把你們說成了個什麼樣子。我也不信那些話。方先生，你的品行，素來有目共見，謠言到你身上，不會有人相信，但是孫舞陽的名聲太壞了，所以那謠言反倒有力量似的。我知道，無論什麼謠言，外邊儘自大叫大喊，本人大抵蒙在鼓裏；此刻對你提起，無非是報告個消息，讓你知道外邊很有人和你作對。」

方羅蘭心裏感謝張小姐的好意，但同時亦深不以她的輕視孫舞陽為然；她說「但

是孫舞陽的名聲太壞了，可知她也把孫舞陽看作無恥的女子了。方羅蘭覺得很生氣，忍不住替孫舞陽辯護了：

「關於孫舞陽個人的論言，我也聽得過，我就根本不相信。我敢斷定，梅蕙孫舞陽的人們一定是自己不存好心，一定是所求不遂，心裏懷恨，所以造出許多謠言來破壞她的名譽。」

這些話，方羅蘭是如此憤憤地說的，所以張小姐也愕然了，但她隨即很了然的一笑，沒有說話。方羅蘭完全不覺得自己的話已經在別人心上起了不同的解釋，還是憤憤的說：

「我一定要查究謠言的來源，爲了孫舞陽，也爲了我自己。」

「也爲了梅麗姊。」張小姐忍不住又說：「她近來的悒悒，也是爲此。」

果然是這方面來的風呀！方羅蘭忽然高興起來，他打破了太太的悶葫蘆了。但轉念到太太竟還是爲此對自己冷淡，並且屢次詢問而不肯說，可是對張小姐她們大概已經



說得很多，這種歧視自己丈夫，不信任自己丈夫，太看低了自己丈夫的態度，實在是萬分不應該的。想到這里，方羅蘭又氣惱，又焦灼，巴不得立刻就以太太面對面弄個明白。

和張小姐出了會客室後，方羅蘭勉強看了幾件公文，就回家去。他急於要向太太解釋，「解釋」還嫌太輕，他要叫太太明白些；也還不很對，他很以為應該要使太太知道她自己已歧視丈夫，不信任丈夫，太看低了丈夫的錯誤；嚴格而言，與其說方羅蘭回去向太太請罪，還不如說他要向太太「問」罪。

這便是方羅蘭趕回家看見太太時的心情。方太太正和四歲的孩子玩耍，看見丈夫意外的早歸，並且面色發沉，以為黨部裏又有困難問題發生了，正要動問，方羅蘭已經半粗厲的喚女僕來把孩子帶去，拉了太太的手，向臥室走，同時說：

「梅麗，來，有幾句要緊話和你談一談。」

方太太志忑地跟齊走，進了臥室，方羅蘭往搖椅裏坐下，把太太擁在膝頭，挽住她的頭頸問道：

「梅麗，今天你一定要對我說爲什麼你近來變了，對我總是冷冷的。」

「沒有。我是和平常一般的啊。」方太太說，並且企圖着脫離方羅蘭的擁抱。

「有的。你是冷冷的。爲什麼呢？什麼事叫你不快活？梅麗，你不應該瞞着我。」

「好了。就算我是冷冷的，我自己倒不理會得。在我這面，倒覺得你是改變了。」

「嘿，不用再裝假了。」方羅蘭笑了出來。「我知道，你又是爲了孫舞陽，是不是？」

方太太奪去了現在撫到她胸前的方羅蘭的手，她覺着丈夫的笑是刺心的；她只淡淡的問答：

「既然你自己知道，還來問我？」

「你和張小姐她們倒說梅麗，你背後議論着我。」

方太太掙脫了被挽着的頸頸，沒有回答。

「你不應該不信任我，反去信任張小姐；外邊的謠言侮蔑我，你不應該也把我看得太低。孫舞陽是怎樣一個人，你也看見過；我平素行動如何，你還不明白麼？我對孫舞陽的

態度，前次說得那樣明白堅決，你還不肯相信。不信罷了，爲什麼問你還是不說呢？梅麗，你這樣對待丈夫，是不應該的！你歧視我，不信任我，看低了我，都是沒理由，沒根原的。你不承認你是錯誤了麼？」

方太太的秀眼一動；從那一瞥中，你看得出她的不滿意，但她又低了頭，仍沒回答。

「你的吃醋，太沒有理由了。依你這性兒，我除非整天躺在床裏，不見一個女子，不離開你的眼。但是這還成話麼？梅麗，你如果不把眼光放大些，思想解放些，你這古怪多疑的性兒，要給你無限的痛苦呢！我到今天，才領教了你這性兒。但是，梅麗，從今天起，就改掉了這個性兒。你是我的小妹，好妹妹，你聽我的話，你要信任我，不要再小心眼兒，無事自擾了。」

狂然一個掙扎，方太太從羅蘭懷中奪出，站了起來。方羅蘭的每一句話，投到方太太心上，都化成了相反的意義。她見方羅蘭大處落墨地儘量責備她，卻不承認自己也有半分的不是。她認定方羅蘭不但不能了解她，並且是欺騙。而她在他的話裏又找不出半點批

許孫舞陽的話。他爲什麼不多說孫舞陽呢？方羅蘭愈不提孫舞陽，方太太就愈懷疑。只有虛心的人纔怕提起虛心的事。方羅蘭努力要使太太明白，努力要避去凡可使她懷疑的字句，然而結果是更壞。如果方羅蘭大膽的把自己和孫舞陽相對時的情形和談話，都詳細描寫給太太聽，或者太太倒能了解些；可是方羅蘭連孫舞陽的名兒都不願提，好像沒有這個人似的，那就難怪方太太要懷疑那不言的背後正有難言者在。這正是十多天來方太太愈想愈疑，愈疑愈像的所以然的原因。現在方羅蘭鄭重其事的開裁判，方太太本預料將是一種懺悔，或是赤裸裸的承認確是愛了孫舞陽；懺悔果然是方太太所最喜，即使懺悔中說已經和孫舞陽有肉體關係，方太太大概也未必怎樣生氣，而承認愛着孫舞陽也比光瞞着她近乎尚有真心。然而結果什麼也沒有，仍祇給了她一些空虛和欺騙，她怎能不憤憤呢？方太太雖是溫婉，但頗富於貴族小姐的自尊心，她覺得太受欺騙了，太被玩弄了；她不能再沉默了。她說：

「既然全是我的錯誤，你大可心安理得，何必破工夫說了那許多話呢？我自然是服

光小，思想舊，人又笨，和我說話是沒有味兒的。好了，方委員，方部長，你還是趕快去辦公事罷。隨我怎麼着，請你不用管罷！即使我真是發悶，也是悶我自己的，我並沒對你使氣，我還是在做着你家裏的爲母爲妻的事呢！」

說到最後一句，方太太忍不住一陣心酸，要落下眼淚來，但此時，猶做支配了她全身，她覺得落淚是乞憐的態度，於是努力忍住了，退走着坐在最近的一張椅子裏。

「梅麗，你又生氣了。我何嘗嫌你眼光小，思想舊呀！我不過說你那麼着是自多煩惱而已。」

方羅蘭還是隔膜地分辯着，不着痛癢地安慰着他；他走到太太身邊，又抓住了她的手。方太太不動，也沒有話。她心裏想：

——你自然還沒到嫌棄我，現在只是騙我，把我當小孩子一般的玩弄。

方羅蘭見到非是溫存一番，大概是不能解圍的了。他把方太太從椅子裏抱起來，就去親她的嘴唇；但當他接着這冰冷而麻木的兩片肉時，他覺得十分難過，比受這嘴唇的

叱罵避難過些。他又把右手伸進那淺紫色的大袖管，方太太像成了化石似的不動，這種完全不理會而被動着的態度，比掙扎着不願意還不好；方羅蘭再不能耐了，他啞然放手，退回他的搖椅裏。

暫時的沉默。

方羅蘭覺得完全失敗了，不但失敗，並且被辱了。他的沉悶，化而為鬱怒。這兩個人中間的隔膜是漸見其厚了。但是方太太好像覺得太過分，她忽然問：

「你究竟愛不愛孫舞陽？」

「說過不止一次了，我和她沒關係。」

「你不想愛她？」

「請你不要再提到她，永遠不要想着她。不行麼？」

「我偏要提到她。孫舞陽，孫舞陽，孫舞陽……」

方羅蘭覺得這顯然是惡意的戲弄了；他想自己是一片真心來和太太解釋，爲的要

拔出她的痛苦，然而結果是受冷落受侮弄。他接不住心頭那股火氣了，他霍地立起來，就要走。方太太卻在房門口攔住，意外地笑着說：

「不要走。你不許我念這名兒，我偏要念孫舞陽，孫舞陽！」

方羅蘭眼裏冒出火來，高聲喝道：

「梅麗，這算什麼？你戲弄我也該夠了！」

方太太從沒受過這樣嚴厲的呵叱，而况又爲了一個女子而受丈夫的這樣嚴厲的呵叱，她的克制已久的眼淚再無法收留了，她的身子一軟，就倚在牀欄上哭起來。但這是憤淚，不是悲淚，立刻忿火把淚液燒乾，她挺直了身體，對頗爲驚愕的方羅蘭說：

「好罷，我對你老實說：除非是孫舞陽死了，或是嫁人了，我這懷疑才能消滅。你爲什麼不要她嫁人呢？」

方羅蘭看出太太完全是在無理取鬧了，他也從沒見過她如此不溫柔；她是十分變了。還有什麼可說呢？如果這不僅僅是一時的憤語，他們兩人中間豈不是完了？方羅蘭默

然回到搖椅上，臉色全變了。

現在是方太太走到方羅蘭跟前，看定了他的臉。方羅蘭低了頭，目光垂下。方太太捧住了方羅蘭的臉，要他昂起頭來看着她。同時她說：

「剛才你和我那撲親熱，現在怎麼又不要看我？我偏要你看我。」

方羅蘭用力掙脫了太太的手，猛然立起來，推開她，一溜煙的跑走了。

方太太倒在搖椅裏。半小時的悲酸忿怒，一齊化作熱淚湧出來，她再不能想，並且也不能想，她半暈狀態的躺着，讓眼淚直流。

方羅蘭直到黃昏後十點鐘模樣才回來，賭氣自在書房裏睡了。

第二天，方羅蘭九點才起身，不見方太太，他也不問，就出去了，也是直到天黑才回來，那時，方太太獨自坐在客廳裏，像是等他。

「羅蘭，今天是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一談了。」

方太太很平靜的說。她肖洛帶滯澀的眼睛裏有些堅決的神氣。



方羅爾淡然點頭。

「過去的事，不必談了；誰是誰非，也不必談了；你愛不愛孫舞陽，你自己明白，我也不來管了。只是我和你中間的關係是沒有法子再繼續下去了。我自然是個思想陳舊的人，我不信什麼主義；我從前受的教育當然不是頂新的，但是卻教給我一件事：不願被人欺弄，不甘心受人哄騙。又教給我一件事：不肯阻礙別人的路——所謂「損人而不利己」。我現在更明白，我的地位就是「損人而不利己」。我何苦來呢！倒不如爽爽快快地解決了好。」

這分明是要求離婚的表示。這卻使方羅爾爲難了。他果然早覺到兩個人中間的隔閡決不能消滅到無影無蹤，然而他始終不曾想起離婚，現在也還是沒有這個意思。這也並不是因爲他尚未堅定的對孫舞陽表示愛，或是孫舞陽尚未對他表示，而是他的性格常常傾向於維持現狀，沒有斬釘斷鐵的決心。

「梅麗，你始終不能了解我。」

方羅蘭只能這麼含糊地表示了不贊成。

「或者正是我不能了解你。但是我很了解自己。現在我的地位是『損人不利己』，我不願意。我每天被哄騙，我每天像做戲似的盡我的爲妻爲母的職務。羅蘭，你自己明白，你能說不是麼？」

「啊，我何嘗欺騙你梅麗，都是你神經過敏，心理作用。」

「可不是又來了。現在你還騙我。你每天到那里去，做什麼事，我都知道；然而你不肯說，問你也不肯說。羅蘭，你也是做着損人不利己的事，你何苦來呢？」

「我找孫舞陽，都有正事；就是閒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太看低了他的感覺，又在方羅蘭心上活動，他不能不分辯了。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我早已說，這是你的事，你自己明白，我也不必管了。目前我特地和你说，我們的關係是完了，倒不如老老實實離婚。」

方太太說道這句話，雖然那麼堅決，但是她好不容易才壓住了心頭的儘往上冒的酸辛；

不肯被欺騙的自尊心挾住了她，使她有這麼勇氣。

「因為是你的不了解，你的誤會，我不能和你離婚！」

方羅蘭也說得很堅決。可惜他不知道他這話僅能增厚了「不了解」添多了「誤會」；方太太有一個好處是太狃傲，然而有一個壞處，也是太狃傲。所以方羅蘭愈說她不了解，愈不肯承認自己也有半分的不是，方太太愈不肯讓步。

方太太只冷笑了一聲，沒有回答。

「梅麗，我們做了許多年的夫妻，不料到了中年，孩子已經四歲，還聽到離婚兩個字，我真痛心梅麗，你如果想起從前我們的快樂日子，就是不久以前我們也還是快樂日子，你能忍心說和我離婚麼？」

方羅蘭現在是動之以情了。這確不是他的手段，而是真誠；他的雖感不滿而始終尚無以孫舞陽替代了太太的意思，也就是他的留戀過去的情性使然。

方太太心中似乎一動。但她不是感情熱烈的人，她說要離婚，絕不是感情衝動而是

深思的結果，所以舊情也不能挽回她目前的猜介的意志。

「過去的事，近來天天在我心裏打回旋呢！」她說。「我們從前有過快樂日子，我想起來就和昨天的事一樣，都在眼前。但過去的終究是過去了，正像我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不能再回到可紀念的十八。我近來常常想，這個世界變得太快，太出人意料，我已經不能應付，並且也不能了解。可是我也看出一點來：這世界雖然變得太快，太複雜，卻也常常變出過去的老把戲，舊歷史再上臺來演一回。不過重複再演的，只是過去的壞事，不是好事。我因此便想到：過去的雖然會再來，但總是不好的傷心的，纔再來，快樂的事卻是永久去了，永不能回來了。我們過去的快樂也是決不會再來，反是過去的傷心卻還是一次一次的要來。我們中間，現在已經完了，勉強復合，不過使將來多一番傷心罷了。過去的是過去了，你又何必戀戀呢。」

方羅蘭怔住了，暫時沒有話；他見太太說的那樣鎮靜，而且頗有些悲觀的哲學意味，知道她不是一時憤激之言，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的。他看來這件事是沒法挽回的了。那

麼，就此離婚罷？他又決斷不下來。他想不出什麼理由，他只是感情上放不下。他惘然起立，在室中走了幾步，終於站在太太面前，看着她的略帶蒼白然而鎮定的臉說：

「梅麗，你不愛我了，是不是？」

「你已經是使我無法再愛。」

「嗚，嗚。我竟壞到這個地步麼？」方羅蘭很悲傷了，「將來你會發見你的完全誤會。將來你的悔恨一定很痛苦。梅麗，我不忍，我不願，你將來有痛苦。」

「我一定不悔恨，不痛苦；請你放心。」

「梅麗，離婚後你打算怎樣呢？」

「我可以教書自活，我可以回家去侍奉母親。」

「你忍心拋開芳華麼？」方羅蘭的聲音有些顫。

「你幹革命不能顧家的時候，我可以帶了去；你倘使不願，我也不堅持。」

方羅蘭完全絕望了。他看出太太的不可理喻的執拗來，而這執拗，又是以不了解他，

不信任他，太看低了他，爲背景的他明明是丈夫，然而顛倒像一個被疑爲不真的妻，即使百般懇求，仍遭堅決的拒絕。他覺得已經屈伏到無可屈伏了。他相信自己並沒錯，而且亦已「仁至義盡」。這是太太過分。他知道這就是太太的貴族小姐的特性。

「梅麗，我還是愛你。我尊重你的意見。但是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以朋友——不，自家妹妹的資格，暫時住在這里；我相信我日後的行爲可以證明我的清白。我們中間雖然有了隔膜，我對你卻毫無惡意，梅麗，你也不該把我看作仇人。」

方羅蘭說完，很安閑的把兩手交叉在胸前，等候太太的回答。

方太太沉吟有頃，點頭答應了。

從那晚起，方羅蘭把書房布置成了完全的臥室。他暫時不把陸梅麗作爲太太看待；而已經雙方同意的方陸離婚也暫不對外宣布。

假定男子的心非得寄託在一個女子身上不可的，那麼從此以後極短時期內方羅之更多往孫舞陽處，自是理之必然。但是我們仍要替他表明，他的更多去，亦不過是走順了脚，等於物理學上所謂既動之物必漸次增加速率而已。他還是並沒決定把孫舞陽來代替了陸梅麗，或是有這意識。只有一次，他幾乎違反了本心似的有這意識的一瞥。這是「五七」紀念會後的事。

五月是中國歷史上紀念最多的一個月；從「五一」起，「五四」，「五五」，「五七」，「五九」；這一連串的紀念日，把一個自從解放婢妾後又沉靜得像死一般的縣城，點綴得非常熱鬧。許多激烈的論調，都在那些紀念會中傾吐；自然是胡國光的議論最激烈最澈底。一個月前，他還是新發見的革命家，此時則已成了老牌；決沒有人會把反革命，不革命，或劣紳等字樣，和胡國光三字聯想在一處了。多事的五月的許多紀念，又把胡國光擡得高些；他儼然是激烈派要人，全縣的要人了。方羅早有軟弱，主意活動的批評，現在卻也堅決澈底起來了；只看他在「五七」紀念會中的演說便可知道。

那時，方羅蘭從熱烈的鼓掌聲中退下來，滿心愉快。他一面揩汗，一面在人堆裏望外擠，看見小學生的隊伍中卓然立着孫舞陽。她右手揚起那寫着口號的小紙旗，遮避陽光，凝神聽着演說。綢單衫的肥短的袖管，從高舉的手膀上落卸去，直到肩頭，似乎腋下的茸毛，也隱約可見。

方羅蘭到了她面前，她還沒覺得。

「舞陽，你不上去演說麼？」

方羅蘭問。他在她旁邊站定，揮着手裏的草帽代替扇子。天氣委實太熱了，孫舞陽的額角也有一層汗光，而且兩頰紅得異常可愛。她猛回過頭來，見是方羅蘭，就笑着說：

「我見你下臺來，在人堆裏一晃就不見了。不料你就在面前。今天我們公舉劉小姐演說。我不上去了。可恨的太陽光，太熱；你看，我站在這里，還是一身汗。」

方羅蘭掏出手巾來再擦臉上的汗，噓了口氣說：

「這里人多，熱的難受。近處有一個張公祠，很幽靜，我們去涼一涼罷。」



孫舞陽向四面望了望，點着頭，同意了方羅蘭的提議。

因為有十分鐘急的走，他們到了張公祠，坐在小池邊以後，孫舞陽反是一頭大汗了。她一面揩汗，一面稱讚這地方。大柏樹擋住了太陽光，吹來的風也就頗有涼意。丁香和薔薇的色香，三三兩兩的鳥語，都使得這寂寞的廢祠，流瀉着活氣。池水已經很淺了，綠萍和細藻，依然遮滿了水面。孫舞陽背靠柏樹坐着，傾受涼風的撫摩，雜亂的和方羅蘭談着各方面的事。

「你知道解放婦女保管所裏的幹事，錢素貞，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談到縣裏的婦女運動時，孫舞陽忽然這麼問。

「不知道，記得還是你們推薦的。」

「是的。當時是朱民生來運動的，我們沒有相當的人，就推薦了。現在知道她是陸慕游的愛人，據劉小姐說，這錢素貞簡直一個字也不認識。」

「朱民生爲什麼介紹她？」

「大概也是受陸慕游的央求，朱民生本來是個糊塗蟲，奇怪的是陸慕游會有這麼一個愛人。聽說還是最近成事實。」

「戀愛，本來是難以索解的事。」

孫舞陽笑了。她把兩手交叉了挽在腦後，上半身微向後仰，格格的笑著說：

「雖然是這麼地，兩人相差太遠就不會發生愛情；那只是性慾的衝動。」

方羅蘭凝眸不答。那薄綢下面的兩個小阜的軟軟的顫動，攝住了他的眼光和他的心神了。他自己的心也像跳得更快了。

「我知道很有些人以為我和朱民生有戀愛——近來這些謠言倒少些了；牠們看見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親近些，便說準是有了愛，你看，這多麼無聊呢？」

孫舞陽忽然說到自己；她看著方羅蘭的臉，似乎在問：「你說戀愛本來難以索解，是不是暗指這個？」或者方羅蘭並沒這個意思，但未免心虛的孫舞陽在談到朱民生是糊塗蟲時忽聽得「戀愛本來難以索解」的論調，自然會更有這疑慮。

聽到這半自白半暗示的話，方羅蘭心醉了，但想到孫舞陽似乎借此來表示對於自己的態度，又不免有些悵悵。然而他已經搖著頭說：

「那些謠言，我早就不信！」

孫舞陽很了解的一笑，也不再說。

樹葉停止了蘇蘇的細語，鳥也不叫。雖然相離有二尺多遠，方羅蘭似乎聽得孫舞陽的心跳，看見她的臉上慢慢的泛出紅暈。他自己的臉上也有些潮熱了。兩個人都覺得有許多話在嘴邊，但都不說，等候着對方先開口。孫舞陽忽然又笑了，她站起來，扯直了裙子，走到方羅蘭面前，相距不過幾寸，活動而帶憂悵的眼光，直射進方羅蘭眼裏，射進心裏。

「羅蘭，近來你和太太又有意見，是不是？——你不必否認，你們有的，你們甚至要離婚，我全都知道。但是——羅蘭，你爲什麼變了臉色呢？你猜想起來，我是高興呢，還是生氣呢？你不必那麼慚愧！你靜着，你聽我說。你的太太，是一個上好的女人，你不應該叫她生氣。你聽我說。我也知道並不是你故意使她傷心。或者竟是她自己的錯誤。可是——你聽

我說。你總得想法子使她快活。爲了我的緣故，你也得想法子使她快活。你們不能離婚。我不贊成你們離婚。你最能尊重我，或者你也是最了解我；自然我感謝你，可是我不能愛你。呵，你不要傷心，聽我說。並不是我另有愛人。我有的是許多黏住了我胡纏的人，我也不怕和他們胡纏，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衝動，我時或不免——但是這些性慾的衝動，拘束不了我。所以沒有一個人被我愛過，只是被我玩過。羅蘭，你覺得我這人可怕麼？覺得我太壞了罷？也許我是，也許我不是；我都不在意。我只是自尋消遣。然而決不肯因此使別人痛苦，使別人恨我，尤其不願因我而痛苦者，亦是一個女子。我知道女子失戀時的痛苦。也許有男子因我而痛苦，但不尊重我的人即使得點痛苦，我也不可憐他。這是我的人生觀，我的處世哲學。羅蘭，我很信任你，我老實對你說：我是自由慣了，不能做人家的老婆。所以即使你熱烈的愛着我，而我不能愛你。你太好了，我不願你因愛我而自惹痛苦。況且又要使你太太痛苦。你趕快取消了離婚的意思，和梅麗很親熱的來見我。不然，我從此不理你。羅蘭，我看得出你戀戀於我的肉體，我喜歡給你幾分鐘的滿意。」

她擁抱了滿頭冷汗的方羅蘭；她的只隔着一層薄綢的溫軟的胸脯貼住了方羅蘭的劇跳的心窩；她的熱烘烘的嘴唇親在方羅蘭的麻木的嘴上；後然，她放了手，顯然自去，留下方羅蘭糊糊塗塗的站在那里。

十分鐘後，方羅蘭滿載着苦悶走回家去。他心裏一遍一遍念着孫舞陽的那番話語；他想把平時所見的孫舞陽的一切行動言論態度，從新細細研究。但是他的心太亂了，思想不能集中，也沒有條理。只有孫舞陽的話在他滿腦袋裏滾來滾去。他已經失去了思考和理解，任憑火熱的說不出的情緒支配着。這味兒大概是酸的，但也有甜的在內，當他想到孫舞陽說信任他又安慰他擁抱他的時候。

晚上，似乎頭腦清醒了些了，方羅蘭再研究這問題。可愛的孫舞陽又整個的浮現在他眼前，懷中溫暖地還像抱着她的豐腴的肉體。雖則如此，他仍舊決定了依照孫舞陽的勸告。太太不肯了解，又怎麼辦呢？這本不是方羅蘭要離婚，而是太太。孫舞陽顯然沒有明白

這層曲折。太太不是說過的麼？除非是孫舞陽死了，或是嫁了人，才能消滅她的懷疑。第一，死，原是難說的；但孫舞陽不像一時便會死；她一定不肯自殺，而城裏也沒有時疫。第二，嫁人呢，本來極可望，然而現在知道無望了，她決不嫁人。在先方羅蘭尚以爲太太的話不過是一時氣憤，無理取鬧，可是這幾天他看出太太確有這個不成理由的決心。所以孫舞陽的好意竟無法實行，除非她肯自殺。

當下方羅蘭愈想愈悶，不但開始恨太太，並且覺得孫舞陽也太古怪，也像是故意玩弄着他，和太太說好了來玩弄他。他幾乎要決心一面和太太正式離婚，一面不願再見孫舞陽。但是主意素來活動的他，到底不能這麼決定。最後，他想得了一個滑稽的辦法：請孫舞陽自己來解決太太的問題。

於是方羅蘭像沒事人兒似的睡了很安穩的一夜。

翌日一早，方羅蘭就到了婦女協會。孫舞陽剛好起身，方羅蘭就像小學生背書似的從頭編講他和太太的糾紛。他現在看孫舞陽彷彿等於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什麼話都說

了出來；連太太被擁抱時的冷淡情形，也說得很詳細。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沒有辦法，請你去辦法。」

「什麼？我去勸解你的太太麼？事情只有更壞。」

「那麼，就請你不要管我們離婚的事；我們三個人繼續維持現狀。」

孫舞陽看了方羅蘭一眼，沒有說話。她還只穿着一件當作睡衣的布長袍，光着腳；而少女們常有的肉肉熱香，比平時更濃郁。此景此情，確可以使一個男子心蕩；但今天方羅蘭卻毫無退想。從昨天談話後，他對於這位女士，忽愛，忽恨，忽怕，不知變換了幾多次的感想，現在則覺得不敢親近她。怕的愈親近愈受她的鄙夷。所以現在，孫舞陽看了他一眼，即使仍是很溫柔的一看，方羅蘭卻自覺得被她的眼光壓傷了；覺得她是個勇敢的大解放的超人，而自己是畏縮，拘牽，搖動，瑣屑的庸人。

方羅蘭嘆了口氣，他感到剛脫口的話又是不妥，充分表示了軟弱，無決心，苟安的劣點，況且維持現狀也是痛苦的，以後孫舞陽也不理他，則痛苦更甚。

「但維持現狀也不好，總得趕快解決。」他轉過口來又說。「也許梅麗要催我趕快解決——正式離婚。假使梅麗終於不能明白過來，那麼，舞陽，你可以原諒我麼？」

孫舞陽不很懂得似的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萬一我們盡力對梅麗解釋，而她執拗到底，那結局也只有離婚。」方羅蘭不得已加以說明。「我已經沒有法子解釋明白；請你去，你又說不行。最後一著，只有請張小姐去試試。」

「張小姐不行，她是贊成你們離婚的。還是請劉小姐去。但是，怎麼你只希望別人，卻忘記了你自己？總不能叫你太太先對你講和好了，我還有別的事，希望你趕快去進行罷。」

孫舞陽說完，就穿襪換衣服，嘴裏哼着歌曲；她似乎已經不看見方羅蘭還是很憂愁的坐着。當她袒露了發光的胸脯時，方羅蘭突然立在她身後，輕輕按住了她的肩膀，顫聲說：



「我決定離婚，我愛你，我願意犧牲一切來愛你！」

但是孫舞陽穿進了一隻袖管，很鎮靜的答道：

「羅蘭，不要犧牲了一切罷。我對於你的態度，昨天已經說完了。立刻去辦你的事罷。」她讓那件青灰色的單衫半掛在一個肩頭，就轉身半向着方羅蘭，挽着他的右臂，輕輕的把他推出了房門。

方羅蘭經過了未曾前有的煩悶的一天。他變了不知幾多次的主張，不但爲了「如何與太太復和」而焦灼，並且爲了「應否與太太復和」而躊躇了。而孫舞陽的態度，他也有了別一解釋；他覺得孫舞陽的舉動或者正是試探他有沒有離婚的決心。不是她已經擁抱過他麼？不是她坦然在他面前顯露了迷人的肉體麼？這簡直拿他當作情人看待了。然而她卻要把他推到另一婦人的懷裏，該沒有這種奇人奇事罷？方羅蘭對於女子的經驗，毋庸諱言是很少的，他萬料不到天下除了他的太太式的女子，還有孫舞陽那樣的

人他實在是惶惑迷失了。雖然孫舞陽告訴他，請劉小姐幫忙，可是他沒有這勇氣，也不相信忠厚有餘，素不善言的劉小姐會勸得轉太太。

但是捱到午後六時左右，方羅蘭到底找到了劉小姐，請她幫忙。劉小姐允諾，並說本已勸過，明天當再作長時間的勸解。

看過劉小姐後，方羅蘭還自回家，他的心，輕鬆得多了。這輕鬆，可有兩種解釋：一是他覺得責任全已卸給劉小姐，二是假使劉小姐還是徒勞，則他對於孫舞陽也就有詞可藉了。

「陳中先生剛才來過，這個就是他帶來的。」

方太太特地從預備晚飯的忙亂中出來對他說，並且交給他一個紙條。

這是縣黨部召開特別會議的通告，討論農協請求實行廢除苛捐雜稅一案。方羅蘭原已聽說四鄉農民近來常常抗稅，徵收吏下鄉去，農民不客氣的搗毀，並且說「不是廢除苛捐雜稅麼？還來收什麼！」現在農協有這正式請求，想來是四鄉鬧得更凶了。

方羅爾忽然覺得慚愧起來。他近來爲了那古怪的戀愛，不知不覺把黨國大事拋荒了不少。縣黨部的大權，似乎全被那素來認爲不可靠的胡國光獨攬去了。想到這里，他誠意的盼望他和太太的糾紛早些結束，定下心來爲國勤勞。

「陳先生等了半天，有話和你面談，看來事情很重要呢。」

方太太又說。眼睛看着沉吟中的方羅爾的面孔。

「大概他先要和我交換意見罷。可是，梅麗，你總是太操勞，你看兩隻手弄得多麼繃！」

方羅爾說時，很憐愛似的捏住了太太的手，自從上次決裂後，他就沒有捏過這隻手，一半是尊重太太的意見，一半是自己不好意思。

方太太讓手被捏着，足有半分鐘，才覺醒似的灑脫了，一面走，一面說：

「謝謝你的好意，請你不要來管我的事罷。」

方羅爾突然心裏起了一種緊張的痛快。太太的話，負氣中含有怨艾；太太的舉動，拒絕中含有留戀。這是任何男子不能無動的，方羅爾豈能例外？在心旌搖搖中，他吃夜飯，特

地多找出些話來和太太兜搭。當他聽得太太把明天要辦的事，一一吩咐了女僕，走進臥室以後，他忽然從彷徨中鑽出來，他發生了大勇氣，趕快也跑進了曠達十多天的臥室，把太太擁擊在懷裏，就用無數的親吻塞住了太太的憤怒，同時急促的說：

「梅麗，梅麗，恕了我罷！讓我去安心革命呀！」

方太太忍不住哭了。但是也忍不住更用力的緊貼住方羅關的胸脯，似乎要把她的劇跳的心，壓進方羅關的胸膛。

這一夜，正像她的肉體在方羅關熱情下鎔軟了一樣，方太太的久設的精神上的障礙，也暫時掃除了。但是劉小姐後來作了現成的表面的功臣。

陳中要和方羅爾談的，除了縣黨部的臨時會外，還有一個重要消息，那就是他聽得省裏的政策近來又有變動了。自從新年的店員風潮後，店東們的抵抗手段，由積極而變爲消極；他們暗中把本錢陸續收起來，就連人也不見了，只剩下一個空架子的鋪面，由店員工會接收了去，組織所謂委員會來管理。現在此類委員會式的店鋪，也有了十幾個了。這件事，在縣城裏倒也看得平淡無奇，然而省方最近卻有了新的注意；加以解放婢妾漸傳遠近，都說是公妻之漸，於是省裏就有密電給縣長，令其一併查覆。

周時遠現在縣公署辦事，首先得了這個消息，就告訴陳中，連帶又說起解放婦女保管所的內容：

「店員風潮那樣解決，我本不贊成，就防日後要翻案，現在果然來了。沒收婢妾，不知道怎樣又會通過！那時我已經離開黨部，不大明白其中的曲折。只是這件事的不妥，是顯而易見的。閩人們那個沒有三五位姨太太，婢女更不必說；怎麼你們顛倒要廢止婢妾，沒收婢妾來了？至於那個什麼解放婦女保管所，尤其荒唐，簡直成了淫婦保管所。你去打聽打聽就知道！」

陳中的眼光跟了周時遠的肩膀搖來搖去，張大了嘴，一句話也沒有。

「第一是那裏邊的幹事錢素貞就有兩三個姘夫，」周時遠接着又說，「其餘的婦女，本來也許還好好的，現在呢，你去問去，那一個不是每夜換個男子睡覺！這還成話麼？不是淫婦保管所是什麼？」

「該死，該死。我們完全不知道呢。那些男子是誰查出來辦他！」

「辦麼呀！」周時達猛力把肩膀搖到左邊，暫時竟不搖回。「你說，怎麼辦法！主要人物就是黨部的要人，全縣的要人，你說，怎麼辦法！」

「誰個難個？」

「除了「古月」還有那個！」

周時達平衡了身體，輕聲的然而又忿忿的說。陳中背脊骨冰冷了，他知道就是胡國光。他自己委實也想不出怎麼辦他，因此他就去找方羅蘭，不料空等了兩小時。

當下陳中從自宅回來，又聽得了許多可驚的謠傳：縣長受有密令，要解散黨部，工會和農會已經派警備隊下鄉去捉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又要反水了，正月來的賬，要打總的算一算呢！

這些謠傳，在別人或者還可以不信，而在早知省裏有令查辦的陳中卻不能不信；然而看哪！一簇人從對面走來，藍的是糾察隊，黃的是童子團，殼煉地被押着走的，傾口斜插着「反動店東」的紙旗。店員工會還在捕人，還有震懾全城的氣概，不像是會立刻被解

散的。陳中迷惑的走回去，心裏不懂何以消息和事實會如此矛盾。

雖料到第二天「五九」的紀念大會中正式通過了廢除苛捐雜稅的決議，而同日下午縣黨部臨時會也通過了「向省黨部力請廢除苛捐雜稅」的議案，更使陳中莫明其妙，不得不於散會後拉住方羅蘭來談一談了。

「縣長奉到省裏密令，要解散黨部和社會團體呢！」陳中輕輕的就應用了外間的謠言。「原因當然是春間的店員風潮辦得太激烈，還有近來沒收婢妾那件事也很不安。今天的廢除苛捐雜稅，應該不給通過才好。羅蘭兄，怎麼你也竭力贊成呢？昨天到你府上，本爲商量這件事，可惜沒有會面，少了接洽。」

「廢除苛捐雜稅是載在黨綱上的，怎麼好不通過！」

方羅蘭還是很堅決的說，雖然陳中的鄭重其事的态度頗使他注意。

「可是省裏的確已經改變了政策。縣長接的密電，周時遠會見來。」

「縣長無權解散黨部！周時遠一定是看錯了。」



方羅蘭沉吟片刻之後，還是堅決的這麼說。

「沒有弄錯！你不知道罷，解放婦女保管所被胡國光弄得一塌糊塗了。」

陳中幾乎是高聲嚷了；接着他就把周時達告訴他的話從頭說了一遍。

方羅蘭的兩道濃眉倏的挺了起來，他跳起來喊道：

「什麼，什麼！我們一向是在做夢罷！但是，胡國光是胡國光，縣黨部是縣黨部，私人行動不能牽連到機關。胡國光應該查辦，縣黨部決不能侵犯的。」

「胡國光還是常務委員呢。人家看來總是黨部中人，如何能說不相干。」

陳中笑了一笑，冷冷的說。

「我們應該先行檢舉，提出彈劾。只是胡國光很有些手段，店員工會又完全被他利用，我們須得小心辦事。中兄，就請你先去暗暗搜集證據；有了證據，我們再來相機行事。」

陳中很遲疑的答應下來。方羅蘭又找孫舞陽去了，他要問問她關於解放婦女保管所的事；並且他又替劉小姐着急，她是所長，不應該失察到如此地步。

一天過去了，很快又很沉悶的過去了。

愁雲罩着這縣城，愈迫愈近。謠言似乎反少些，事實卻亮出來了。縣長派下鄉的警備隊，果然把西郊農協的執行委員捉了三個來，罪狀是毆逐稅吏，損害國庫。縣農協在一天內三次向縣署請求保釋，全無效果。接着便有西郊農協攻擊縣長破壞農民運動的傳單在街上發現。接着又有縣農協、縣工會、店員工會的聯席會議，宣布縣長舉措失當，拍電到省裏呼籲。接着又有近郊各農協的聯合宣言，要求釋放被捕的三個人，並撤換縣長。

目下是炎熾夏日當頭，那種叫人喘不過氣來的煩躁與苦悶，實亦不下於新春時節的冽凜的朔風呵！

宣言和電報的爭鬪，拖過了一天。民衆團體與官廳方面似乎已經沒有接近的可能，許多人就盼望黨部出來爲三者之斡旋，化有事爲無事。縣黨部爲此開了個談話會，舉出方燕蘭、胡國光二人和縣長交涉先行釋放西郊農協三委員；但是縣長很堅決的拒絕

了。當胡國光質問縣長拘留該三人究竟有何目的，縣長坦然答道：

「因為他們是釐辱稅吏，破壞國稅的現行犯，所以暫押縣公署，聽候省政府示遵辦理。決不虧待他們。」

「但他們擔任農運工作，很為重要，縣長此舉，未免有礙農運之發展。」

方羅蘭撇開了法律問題，就革命策略的大題目上發了質問。

回答是：「該農協依然存在，仍可進行工作。」

似乎縣長的舉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了；方胡二人無從再下說詞。

縣黨部的幹旋運動失敗後，便連轉圜的希望都斷絕了；於是這小小的行政上的局部的問題，漸有擴展成爲全社會的騷動的傾向。農協和工會都有進一步以行動表示的準備，而縣黨部中也發生了兩派的互訐；胡國光派攻擊方羅蘭派軟弱無能，犧牲民衆利益，方羅蘭派攻擊胡國光派想利用機會，擴大事變，從中取利。

全縣城充滿了猜疑，攻訐，詭譎，恐慌。人人預覺到這是大雷雨前的陰霾。

在出席縣農協、近郊各農協、縣工會等等社會團體的聯席會議時，胡國光報告縣黨部幹旋本案的經過，終之以很煽動的結論：

「縣長將本案看得很輕，以爲不過拘押了三個種田人，自有法律解決，不許民衆團體及黨部先行保釋，這便是輕視民衆！各位，輕視民衆，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官吏，惟有以革命手段對付他！民衆是一致的。最奇怪的是黨部裏也頗有些人以爲本案是法律問題，行政事務，以爲社會團體及黨部不必過問，免得多生糾紛；這些主張，根本錯誤，忘了自己責任，是阿附官廳，犧牲民衆利益的卑劣行爲。民衆也應當拿革命手段來打倒他！」

就像陰霾中電光的一閃，大家都知道下面接着來的是什麼東西；大家都知道胡國光所謂「革命手段」是什麼意義，大家都知道胡國光所謂黨部中也頗有些人是某某，大家又知道農協和店員工會近來汲汲準備的是什麼事。雖然城裏各街市不過多了些嘈雜的議論，但人人都感覺得雷雲從近郊合圍，不但籠罩了這縣城，不但已見長空電閃，並且隱隱聽得雷聲了。

然而縣長也出了告示：

——西郊農協委員某某等三人煽動鄉民，嚴逐稅吏，破壞國稅……本縣長奉政府明令制止航外運動……現某某等三人在署看管，甚為優待……自當靜候省政府示遵辦理……如有膽敢乘機生事，搗撥官廳與人民之惡感，定當嚴厲查辦……至於聚衆要挾，掀弄事端，本縣長守土有責，尤所不能坐視，惟有以武力制止……

告示的反響是縣黨部及人民團體內的胡國光派更加猛力活動。各團體聯銜發表宣言，明白攻擊縣長為反革命，並有召集羣衆大會之說；縣黨部亦因胡國光的竭力主張，發了個十萬火急電到省裏去。

翌日清晨，周時遠跑到方宅，差不多把一位方羅蘭從牀上拖起來，氣急敗喪的說道：

「今天恐怕有暴動。縣長已經密調警備隊進城。你最好躲開。」

「爲什麼我要躲開呢？」

方羅蘭慢慢的問，神色還很泰然。

「胡國光派要和你搗蛋，你不知道麼？昨晚我從陸森游口裏聽出這層意思，森游近來完全受胡國光利用。不過他是公子哥兒，沒有用，也沒有壞心思。可怕的是林不平一夥人。」

「我想他們至多發傳單罵我而已。未必敢損害我的人身安全。時達兄，謝你厚意關切，請你放心。我是不躲開的。」

「你不要大意。胡國光有野心，他想乘這機會鼓起暴動，趕走了縣長，就自己做民選縣長。他和你不對，他已經說過你阿附官廳，你是很危險的。」

周時達說的很認真，他的肩膀更搖得起勁。方羅蘭不能不躊躇了；他知道所謂警備隊，力量原是很小的，警察更不足道，所以胡國光派如果確有這計畫，大概是不難實現的。

「陳中說起你們早就想辦胡國光，爲什麼不見實行呢？現在是養虎遺患了。」周時達很惋惜的再接着說。

「就爲的發生了縣署捉拿農協委員的事，把那話兒攔起來了。」

又再三叮囑趕快躲開，周時達匆匆去了。方太太只聽了後半截的話，摸不着頭腦，很是恐慌。方羅爾說了個大概，並且以爲周時達素來神經過敏，膽小，未必形勢真像他所說那樣險惡呢。

「我只聽得他連說趕快躲開，」方太太笑了笑說，「倒很着急，以爲是上游軍隊逼近來了。原來是胡國光的事，我看來不很像。」

「上游軍隊怎樣？」

「那是張小姐昨天說起的。她有個表兄剛下來，說是那邊已有戰事，但是離我們這裏還有五六百里水路呢！」

的確是眼前的事情太急迫了，五六百里外的事，誰也不去管牠，所以方羅爾淡然置之，先忙着要去探聽胡國光派的舉動。他跑了幾處地方，大家都說周時達神經過敏，胡國光決沒有這們大膽。後來在孫舞陽那裏，知道農民確在準備大示威運動，強迫縣長釋放被捕的三個人。大概縣長已經得了這風聲，所以密調警備隊自衛。

然而孫舞陽卻也這麼說：

「胡國光這人，鬼鬼祟祟的極不正氣，我第一次看見他，就討厭。都是上次的省特派員史俊賞識他，造成了他的勢力。我看這個人完全是投機分子。史俊那麼器重他，想來可省裏來的特派員情形隔膜，常常會鬧這種笑話。只是你們現在又請省裏派人，多早晚才能到呢？」

「電報是大前天發的。」方經蘭回答，「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可望人到。這也是胡國光極力主張，才發了這電。」

孫舞陽忍不住大笑起來。她說：

「胡國光大概是因爲上次省裏來人大大有利於他，所以希望第二次的運氣了。但此次來者如果仍是史俊，我一定要罵他舉用非人，胡國光就該大大的倒楣了！」

方經蘭很定心的別了孫舞陽，便到縣黨部。從巧省裏的覆電在十分鐘前送到。那覆電只是平平淡淡的幾句話，說是已令刻在鄰縣視察之巡行指導員李克就近來縣調查



云云。方羅蘭不滿意似的吐了一口氣。縣裏的事態如此複雜嚴重，一個巡行指導員能指  
導些什麼？

當天黃昏，縣長密調的警備隊有五十多人進城來，都駐在縣公署。

一夜過去，沒有事故發生。但是第二天一早，有人看見縣署左近荒地裏臥着一個黃  
衣服屍身。立刻證明是一個童子團，被尖刀刺死的。糾察隊當即戒嚴，童子團都調集在  
總部。喧傳已久的示威大會，在下午就舉行。久別的梭標隊又來惹起那些看不慣這種怪  
樣的街狗們的狂吠了。

大會仍舊在城隍廟前的空地上舉行。近郊的武裝農民，城裏的店員，手工業工人，趕  
熱鬧的閒人，把五六畝大的空場擠得密密層層。胡國光自然是這個大會的主角。他提議：  
一爲死者復仇，嚴搜城中的反動派；二要求縣長立即釋放被捕的三個人。熱烈的掌聲繼  
一起來，會場的一角忽然發生鼓噪，幾個聲音先喝「打」，隨即全會場各處都有應和。哨  
喊和嘍哭，夾着塵土，着地捲起來，把太陽也嚇跑。胡國光站在兩張桌子疊成的主席臺上，

也有些心慌；他催着林不平趕快帶糾察隊去彈壓。他在臺上看得很明白，全會場已然分爲十幾區的混戰，人們互相撲打，不知誰是友誰是敵。梭標鐵尖的青光，在密擠的混亂的人層上閃動；這長傢伙顯然無用武之地。嚷喊撲打的聲音，從四面逼向主席臺來，胡國光可真是有些危險了。

糾察隊散開後，主席臺前空出了一點地位；幾個躲避無路的婦女就湧過來填補了這空隙。忽然一彪人，約有十多個，不知從什麼地方打出來，狂吼着也撲奔主席臺來。胡國光急滾下臺，鑽在人堆裏逃了。婦女的驚極的叫聲，很尖厲的跳出來。地下已經橫倒了一些人，亂竄亂逃的人們就在人身上踏過。

等到梭標朋友們掙脫了人層的束縛，站在混鬧的圈子外要使用那長傢伙時，警察和警備隊也趕到了幾個，擾亂自己也用完了力量，就平靜了。糾察隊和羣衆捉住了三四個行凶者。羣衆中打傷了十多個，主席臺邊輪着一個女子，花洋布的單衫褲已經扯得粉碎，乳部和股際，滿是爪傷的紫痕。有人認錯，她就是漂亮的錢素貞。

事變過後半點鐘光景，最熱鬧的縣前街由商民協會命令罷了市。到會的農軍都不回去，分駐在各社會團體擔任守衛。同時，不知從那裏放出來的兩個相反的謠言傳布了全城：一是說農民就要圍攻縣署，一是說警備隊要大屠殺，說反動派搗亂會場是和縣長預先勾通的，所以直待事後方來了幾個警備隊遮掩人們的耳目。

全縣城滲透了恐怖。暮色初起，街上已經像死一般沒有行人。人們都關好了大門，躲在家裏，等待那不可免避的事情的自然發展。

午夜後，人們從驚悸的夢魂中醒過來，聽見貓頭鷹的刷刷的淒厲的呼聲；聽見烏鴉的成羣的飛聲，忽近忽遠的噪聒不休的啞啞的叫聲，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不敢安戀他們的樹頂的睡榻。

太陽的光波再瀉注在這縣城的各街道，人們推開大門來張望時，街上已是滿滿的人影；近郊的武裝農民就好像雨後的山洪，一下子已經灌滿了這小小的縣城。似乎「圍攻縣署」之說，竟將由流言而凝結成了行動。

縣公署的全部抵抗力只有不滿一百名的警備隊，僅能守衛縣署，並且和城裏大多數人家一樣，也把大門關閉得緊緊的。

武裝農民包圍了縣署後，就向正在開臨時緊急會議的縣黨部提出兩個條件，請轉達縣長。第一條件是立即釋放被捕已久的三個人，第二條件是縣長引咎辭職，由地方公團暫為代行職權。

——胡國光有野心，他要乘這機會，自己做縣長。

這幾句周時達的話，又浮現在方羅蘭腦皮上了。他向胡國光看了一眼，見這黃瘦臉的人兒很得意的在摸鬍鬚。方羅蘭的眼光又移到林子冲和彭剛的臉上，也看見同樣的喜氣在閃躍。多數顯然是屬於胡國光一邊。

「第一款，釋放被捕的三個人，本來我們也主張；第二款，則似乎太過分了。而且近於侵害政府的權限，尤為不妥。」

方羅蘭終於慢慢的說了。他的眼光直射在常是渴睡樣的彭剛的臉上，似乎是希望

他清醒些，不要儘跟着別人亂跑。

「第二款的理由很充足。說是太過分，就有把縣長當作特殊階級看待的臭味，不合於民主思想。況且縣長向來不滿人望，昨天羣衆大會發生擾亂，又有串通反動派的嫌疑；他調警備隊進城，不是想預備屠殺麼？所以農民的要求是正當的。」

林子冲搶先着這麼反駁。胡國光接上來加以補充道：

「社團共同維持治安，代行縣長職權，自然是暫局。並無侵犯政府權限之處，政府當能諒解，方同志大可以放心了。」

「兩位的話，未始沒理，但是也要顧到事實；縣署內還有一百警備隊，有槍有彈。萬一開起火來，勝負果不可知，而全城卻先受糜爛了。」

方羅蘭還是反對。他並不是一定週護縣長，他只是覺得胡國光這投機分子要這麼幹，就一定不能贊成。這自然頗有違於「君子不以人廢言」的古訓。而於「對人對事」的今訓，也不盡合，但方羅蘭此時胸中充滿了周時達的報告，便忘記了平時爛熟的古訓

今調，亦是情有可原。

暫時的沉默。事實問題，尤其是武力的事實問題，確不能不使人暫時沉默。

「事實也有兩方面，」胡國光，奮然說，「縣長果然未必肯見機而作，農民也何嘗肯善罷甘休呢。我們黨部總不能離開了大多數的民衆，而站在縣長一個人旁邊。」

林子冲鼓掌贊成。方羅蘭微微一笑，沒有回答。

農民的代表又進來催促趕快和縣長交涉。喧噪的聲音，像遠處的雷鳴，一起一起的從風中送來。方羅蘭恍惚已經看見了麻摺似密的梭標，看見火，看見血。

「縣長肯不肯是另一問題，交涉必須先去辦一辦。」陳中第一次發言了。「我推舉胡國光同志代表黨部進縣署去辦交涉。」

渴睡的彭剛也睜大了眼表示贊成。

方羅蘭看了陳中一眼，也舉起手來。他知道胡國光一定不敢去，怕被縣長扣留起來。大家的眼光都看定了胡國光。

果然胡國光不肯去。他紅着臉轉推方羅爾。

「不能勝任。」方羅爾搖着頭簡單的回答。

這是第二個事實問題了：誰願意去做代表和縣長交涉。

互相的推諉，拖過了不久時間。本來在他們會議桌上跳舞着的太陽光，也像等得不耐煩，此時她返出室外，懶懶地斜倚在窗前了。

「五個人都去！」

彭剛發見了大夥密似的嚷起來。他的渴睡眼閃出例外的清明氣象。三個人都點頭贊成。胡國光沒有表示，他還是不肯去。

農民的代表已經催過五次了。一切應有的搪塞的話，都已搜羅盡而用完；但現在，第六次又來了。五個人都像見了債主似的苦着臉。

胡國光瞥見來過五次的那人背後，又跟着一位短小的中山裝人物；這準是外邊農民等得不耐煩，加推舉了來幫同催促的。事實顯然很緊迫，怎麼辦？他想，五人同去一說，幾

乎是天經地義，無可駁難的；然而可惡的也就在此：別人都不要緊，自己卻很危險；他公開的罵過縣長，他主動今天的事；他進縣署去，豈不是探頭虎口麼？而此種爲難的情形，又苦於不便公然說出來。

「這位是省裏派來的，要見常務委員。」

進來過五次的人，指着身後短小少年說。

五個人都跳了起來。呵，省裏派來的？敢就是李克，特派員李克——不，移作特派員的巡行指導員李克？他們都覺得肩膀上已經輕鬆了許多；天大的事，已經有應該負責的人來負責，雖然是那麼短小單薄的一個。他們五個人，一個一個都活潑起來，尤其是胡國光。十分鐘後，李克已經完全明瞭這五個人兒所處的困難；他很爽快的答應了進縣署去辦交涉，但先要和農協負責人有一度接洽。胡國光就自告奮勇，陪着李克去找農協委員。雖然他微覺得李克太冷，不多說話，似乎不如從前的史俊那樣爽直；但是省特派員就是省特派員，胡國光當然一樣的願意躬任招待。



剩下的四位，望着李克的短小的背影，不約而同的鬆了一口氣。他們在輕鬆的心情中，又惘然願以這短小的貌不驚人的少年未必能任重致遠爲慮；但是一想到無論如何，他是應該負責的，也就釋然了。他們四位很愉快的靜候着好消息。

久已被捕的三個人釋放了，縣長仍讓他照舊供職。

這都是李克的主張，胡國光本不滿意；但是李克能指揮農協委員，胡國光也就沒有辦法，只能懷恨而已。農民解了縣署之圍後，胡國光就對店員工會的人說，李克太軟弱，太妥協，這回民衆是可憐的冤枉的失敗了。

但假使胡國光知道李克此時袋中已經有一紙命令是「李辦胡國光」那麼，他準是說李克不但軟弱妥協，而且是反革命。

直到當天晚上，方羅蘭和陳中告訴了胡國光的罪狀時，李克才宣布查辦的事；他那時說：

「胡國光原是貴縣的三等劣紳，半個月前，有人在省裏告他，列舉從前的劣跡，和最近解放婢妾的黑幕。省黨部早已調查屬實，決定拿辦，現在是加委我來執行。剛才已經請縣長轉令公安局長去拘捕了。明天縣黨部開會時，我還要出席說明。」

方羅蘭和陳中驚異的點着頭，也不免帶幾分慚愧。

「論起他混入黨部後的行動來，」李克接着又說，「都是戴了革命的面具，實做其營私舞弊的劣紳的老把戲，尤其可惡的，他還想抓得工會和農協的勢力，做他作惡的根據。這人很狂狷，善於掩飾，無怪你們都受了他的欺騙了。」

「不但善於掩飾，而且很會投機。記得本年春初店員風潮時，他就主張激烈，投機取巧，以此鑽入了黨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對於店員問題的態度太軟弱，反倒造成了胡國光投機的機會了。」

方羅蘭想起前事，不禁慨歎追悔似的說。

「軟弱自然不行，但太強硬，也要敗事。胡國光是投機取巧，自可不論，卽如林不平等，似乎都犯了太強硬的毛病。」陳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李克微笑，在他的板板的臉上，你可以看出一些不以為然的神氣。他看着方羅蘭，似乎等待他還有沒有話說。

「軟弱和強硬，也不能固執不變的，有時都要用；」看見方羅蘭微微頷首後，李克又說了。「此間過去一切事的大毛病，還在沒有明白的認識，遇事遲疑，舉措不定。該軟該硬，用不得當。有時表面看來是軟弱，其實是認識不明白，不敢做，因為軟弱到底還在做。有時表面看來是很強硬了，其實還是同樣的認識不明白，一味盲動。所以一切工作都是攛着做的，不是想好了做的。此後必須大家先有明白的認識，對於一些必行的事務，因為時機未至，果然不妨暫為軟弱地進行，然而非得是在那里做，而不是忘記了做。」

李克冷冷的抽象的講着，似乎看得很鄭重。但這沒味的「認識論」和「軟硬論」

很掩了方陳二人的興致，談話便漸漸的不活潑。陳中連舊念已久要詢問的省方政策也忘記開了，看見時候不早，便和方羅蘭離開了那短小的特派員。途中，陳中輕輕對方羅蘭說：

「此番省裏來的人，比上次的，利害得多。可是太高。他說我們的工作一無是處，又批評我們認識不明白。好像我們竟是鄉下土老兒，連革命的意義，連黨義，都認不明白似的。」

方羅蘭沉吟着點了一下頭，沒有回答。

但是認識不明白的例子立刻又來了。

胡國光居然脫逃，並且還煽動貧民來反對李克。店員工會居然發宣言，嚴厲質問胡國光獲罪的原因。縣黨部因此發表了關於查辦胡國光的李克的報告，但店員工會仍舊開會，要求李克去解釋報告中的疑點。開會前半小時，林子冲聽得了一個不好的消息，特

地找到李克，勸他不要去出席。

「他們今天那裏是請你去解釋，簡直是誘你去，要用武力對付你。」

林子冲說的很認真，聲音也有些變了，好像莫大的危險已在目前。

李克很冷靜的搖着頭，仍舊慢慢的穿上他的灰色布的中山裝。

「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去的話，怕有生命危險。」

「你從什麼地方聽來這些無稽之談？」

「孫舞陽特地報告我的。她又是從可靠地方得的消息。你要知道：孫舞陽的報告，一向是極正確的。你沒看見她那種慌張的神氣。」

「縱然有危險，也是要去的。」

「你可以推託臨時有事，派一個人代替出席。」

「不行！店員受胡國光迷惑已深，我所以更要去解釋，使他們醒悟過來。」

「今天可以不去，以後你定個日期，約他們的負責人到縣黨部來談談就是了。」

李克很堅決的搖着頭，看了看手錶，慢慢的舉帽子來合在頭上。

「既然你一定要去，」林子冲很失望似的嘆息着說，「也應該有些兒防備的呀！」

「難道帶了衛隊去麼？你放心。」

李克說時微笑，竟自坦然走了。

林子冲惘然站在那裏幾分鐘，李克的堅決沉著的面容宛在目前。這使得林子冲也漸漸鎮定起來，反自疑惑孫舞陽的報告未必正確，或者是他自己聽錯了話；剛才太匆忙，只聽得孫舞陽說了一句「他們要打李克」就跑了來了，說不定她的下文還有「但是」呢。

林子冲忍不住自笑了；反正他沒事，便又望婦女協會走去，想找着孫舞陽再問個明白。

一片風都沒有，太陽光很堅定的射着，那小街道裏悶熱得像蒸籠一般。林子冲挨着不受日光的一邊人家的簷下，急步的走。在經過一個釘了幾條麻布的大門的時候，聽得

男子說話的聲音從門裏送出來，很是耳熟；他猛然想起這好像是胡國光的聲音，便放慢了腳步細聽，可是已經換了婦人的格格的笑聲，再聽，便又寂然。

「好容易走到了婦女協會，不料孫舞陽又不在；卻照例在房門上留一個紙條：『我到縣黨部去了。』林子冲滿身是汗，不肯再走了，就坐在會客室裏看舊報，等候孫舞陽回來。他翻過了三份舊報，又替接了兩次不知那里打來的找問孫舞陽的電話，看看日已西斜，便打算回去，可巧孫舞陽施施然回來了。

「好，你倒在這里涼快！李克挨打了！」

孫舞陽劈面就是這一句話。林子冲幾乎跳起來。

「當真不要開玩笑。」他說。

「玩笑也好，你自己去看去。」

孫舞陽說的神氣很認真，林子冲不得不相信了；他接連的發問：怎樣打的傷的重麼？現在人在那里？孫舞陽很不耐煩的回答道：



「沒有說一句話就打起來。傷的大概不輕。你自去看去。」

「人在那里呢？」

「還不是在老地方，他自己的房裏。對不起，不陪了，我要換衣服洗身了。」

林子冲看着孫舞陽走了進去，伸一個懶腰；他覺得孫舞陽的態度可疑：爲什麼要那樣匆忙的逃走？大概自始至終的「打的故事」都是她編造出來哄騙自己的。他再走進去找孫舞陽，看見他的房門關得緊緊地，叫着也不肯開。

林子冲回到縣黨部時，又知道孫舞陽並沒哄他。李克的傷，非得十天不能復原。林子冲很惋惜他的勸阻沒被採用，以至於此，可是那受傷的人兒搖着頭說：

「打也是好的。這使得大多數民衆更能看清楚胡國光是何等樣的人。而且動手打的只是最少數。我看見許多人是幫助我維護我的。不然，也許竟送了性命了。」

「沒等你說一句話，他們就打麼？你到底不會解釋！」

「好像我只說了諸位同志四個字，就打起來。雖然我的嘴沒有對他們解釋，但是我

的傷，便是最有力的解釋。」

李克的話也許是有理的，然而事實上他的挨打竟是反動陰謀的一串連環上的第一環。林子冲曾在縣黨部中提議要改組店員工會，並查明行凶諸人，加以懲辦，但陳中等恐怕激起反響，愈增糾紛，只把一紙申斥令敷衍了事。這天下午，縣城裏忽然到了十幾個灰軍服，斜皮帶，情形極兇狠的少年，過了一夜，就匆匆上省去了。立刻從縣前街的清風閣裏散出許多極可怕的消息。據有名的消息家陸羣游的綜合的報告，便是一枝反對省政府軍的軍隊從上游順流而下，三四天內就要到縣；那時，省裏派來的什麼什麼，一定要捉住了翰斃的。

許多人精密計算，此時縣城裏只有一個負傷的李克正是省裏派來的；祇他一人有翰斃的資格。清風閣裏的閒人們議論到此，就以爲夠資格的人太少，因而很覺得掃興。

可是另有一說，就大大不同了。這是剛從城外五星橋來的一位測字先生的報告；他睜圓了眼睛，冷冷的說：

「**噫！該殺的人多着呢！剪髮女子是要殺的，穿過藍衣服賣衣服的人也要殺，擊過棧標的更其要殺！名字登過工會農會的冊子的，自然也要殺！我親眼見過來殺，殺！江水要變成血！這就叫做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確是天大的新聞，清風閣裏所有的消息家都睜大了驚訝然而又滿足的眼睛，不能復贊一詞了。但也有幾位深思的閒朋友們露出到底難以相信的神氣。他們的懷疑的根據是太多了，總是殺不完，大概只好將就着省點力。

閒朋友們儘管不相信，事實還是要求。測字先生的信口開河，在第二天一早就變成了小小的紙條，不知什麼時候，被不知什麼人貼在大街小巷，滿目皆是了。中間還有較大的方紙，滿寫着「爾等……及早……玉石俱焚，悔之晚矣」一類的話。中午，同樣的小方紙，又變成了傳單，公然在市上散發了。這就很顯然，有一些狡猾的先生們在暗中努力工作呢。情形和新年時原也彷彿，全城人心又緊張了，卻有一點：小部分是恐怖的忿怒的緊張；大部分人是若熱鬧的好奇的緊張。縣城裏的人們是無庸諱言的跟着那些新出世

的小紙條面分居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了。

旁晚，在緊急會議之後，縣工會和農會命令糾察隊出動，緊要街道放步哨，並請公安局協助拘擊發傳單和小紙條的流氓。大局似乎穩定些了。

李克知道了這些情形，特請方羅蘭陳中去談話。

「城中混亂的原因，」李克說，「大概有兩個。胡國光派和土豪劣紳新近聯合，自然要有點舉動，此其一；上游軍事行動的流言，增加了土豪劣紳的勢焰，此其二。目下人民團體已經着手鎮壓反動派的活動，縣黨部也應該有點切實的工作。」

聽了這話，方羅蘭沉吟着，陳中先答道：

「縣黨部無拳無勇，可怎麼辦呢？」

「明天我們開臨時會討論辦法。」方羅蘭也說了。

「開會也要開。最緊要的是黨部要有堅決的手腕，要居於主動的地位，用糾察隊和農軍的力量來鎮壓反動派。明天開會，有幾件事要辦：一是立即拘捕匿伏城中的土豪劣

紳及嫌疑犯，二是取締流氓地痞，三是要求縣長把警備隊交給黨部指揮——現在警備隊成爲縣長一人的衛隊是很不對的。」

李克說完了，眼睛看着方陳二位，兩位暫時默然無言。

「拘捕城中的反動派，怕不容易罷？他們臉上又沒有字寫着。」

方羅蘭終於遲疑地吐露了懷疑的意見。

「縣長不肯交出警備隊，卻怎麼辦？」

陳中也忙着接上來說。

「檢舉起來，自然有人來報告。」李克先回答了方羅蘭，他又轉臉看着陳中說，「縣長沒有理由不讓警備隊來鎮壓反動派。萬一他堅持不肯，可以直接對警備隊宣傳，使他們覺悟。再不行時，老實把這一百人繳械。」

方陳二人似乎都失色了。他們料來李克一定是創口發炎，未免神志不清，覺得再說下去，還有更驚人的奇談；於是他們相視以目，連說「明天開會就是」，又勸李克不必焦

慮，靜養病體，便退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會是開了，李克的意見也提出來了；大家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啞場了可五分鐘，做主席的方羅蘭才勉強說：

「三條辦法，理由都很充足，只是如何執行，不能不詳細討論。事關全局，縣黨部同人，不便全權處決；鄙意不如召集了各團體聯席會，請縣長也出席，詳細討論辦法。各位意見怎樣？」

列席的各位正待舉手贊成，忽然一個女子面紅氣喘的跑進來，她的米色印度布衫子的方領已經被撕碎，露出雪白的半個肩頭。她的第一句話是：

「流氓打婦女協會了！」

屋子裏所有的眼睛都睜得圓圓的，所有的嘴都驚叫起來。方羅蘭還算鎮靜，舉右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急汗，一面說：

「舞陽，坐下了慢慢的說。」

「我剛起身，在房裏寫一封信，忽然外邊大嚷起來，又有玻璃打破，木器撞擊的聲音。我跑出房去想是什麼事，就聽得男子的怪聲大喊打倒公婆，夾着還有女人的哭喊聲。我知道不妙，趕快走邊門逃走，那知門外已經有人守着，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他攔住我……衣領也被他撕碎，到底被我掙脫，逃了出來。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

孫舞陽喘着氣，雜亂地傾瀉出了這麼一篇報告。她今天大概很受驚了。雪白的小臂上也有幾塊紅痕，想來是脫險時被扭捏所致。

「究竟有多少流氓？」

「穿什麼衣服？穿條什麼？」

「婦女協會的人都逃走了麼？」

「聽得女子哭喊救命麼？」

「喪魂略定的先生們十分不厭足似的搶先追問着。來時何等氣勢，誰料只有這麼幾句不詳不盡的話，他們當然是不滿足的。但是孫舞陽搖着頭，把手按住了心口，再也

沒有話了。最重要的節目，她竟茫然不知道。

於是有人主張派個人去調查，有人說要打個電話去問問。

孫舞陽一面還是拏小手揉着心窩，一面着急道：

「趕快請公安局派警察去鎮壓呀！再說廢話，婦女協會要殺流氓精蟲完了！」

這句話才提醒了大眾：婦女協會大概還被流氓佔領着，並且流氓也應該捉。打過了電話，人們又坐着紛紛議論，照猜流氓們有否對於女子施行強暴，問孫舞陽怎麼居然脫險，攔住她的流氓是如何一個面目；把今天來的正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在該笑的喧聲中，電話鈴又尖厲的響起來。彭剛以為一定是公安局來回話，高高興興的跑過去接聽；大家都異常痛快地盼望着。但是彭剛立即回來，臉色全青了，滿臉眼簡直像已經死了，抖着聲音說：

「流氓來打我們了！」

「什麼！公安局來的電話麼？你聽錯了罷！」



方羅蘭還算鎮靜似的問，可是大粒的汗珠早已不聽命的從額上鑽出來。

「不是公安局……縣農協關照……要我們防備。」

這是儘可辨認的從彭剛的顫抖的嘴唇裏發出來的幾個字。

黨部裏的勤務兵——可惜實在是個茶役，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後面跟着同樣驚慌的號房。據勤務兵說，他在街上看見一股強盜，拖着幾個赤條條的女人，大膽大罵遊行，還高喊「打縣黨部去！」號房並沒看見什麼，他是首先接到勤務兵帶來的惡消息，所以也直望裏逃跑。

這還能錯麼？勤務兵看見而且聽呀，呼嘯的聲音正像風暴似的隱隱地來了。猶有餘驚的孫舞陽的一雙美目也不免呆鈍了。滿屋子是驚惶的臉孔，嘴失了效用。林子冲似乎還有膽，他喝着勤務兵和號房快去關閉大門，又拉過孫舞陽說道：

「你打電話給警備隊的副隊長，他和你有交情。」

吶喊的聲音更加近了，夾着鑼聲；還有更近些的野狗的狂怒的吠聲，牠們是照例的

愛管閒事。陳中苦着臉向四下裏瞧，似乎想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彭剛已經把上衣脫了，拿些墨水搽在臉上，說是他曾經化裝茶役脫過一次險。方羅蘭用兩個手背輪替着很忙亂的擦額上的急汗，反覆自語道：

「沒有一點武力是不行的！沒有一點武力是不行的！」

突然，野狗的吠聲停止了；轟然一聲叫喊，似乎就在牆外，把房裏各位的心都震麻了。號房使着脚尖跑進來，張皇的然而輕聲的說：

「來了，來了；打着大門了。怎麼辦呢？」

果然擂鼓似的打門聲也聽得了。那勤務兵飛也似的跑進來。似乎流氓們已經攻進了大門。喊殺的聲音震得窗上的玻璃片也隱隱作響。房內的老地板也格格顫動起來。這是因為幾位先生的大腿很不客氣地先在那里抖索了。

「警備隊立刻就來！再支持五分鐘——十分鐘，就好了！」

孫舞陽又出現在大衆面前，登着裸露的半個肩頭，急口的說。大家纔記起她原是在去

打電話請救兵的。「警備隊」三字提了一下神，人們又有些活氣了。方羅蘭對勤務兵和號房喝道：

「跑進來做什麼！快去堵住門！」

「把桌子椅子都堵在門上！」林子冲追着說。

「只要五分鐘！來呀！搬桌子去堵住門！」

彭剛忽然振作起來，一雙手拉住了會議室的長桌子就拖。一個兩個人出手幫着扛。啞的驚惶似乎已經退位，現在是嘈雜的緊張了。大門外，因厲的單調的喊殺聲，也變成了混亂的叫罵和撲打。長桌子剛剛撞出了議室，號房又跑進來了，還是輕聲的說：

「不怕！剎察隊來了！正在大門外打呢。」

大家勉強鬆了口氣。砰，碎尖脆的鎗聲從平扁的閣樓裏跳出來。靜寂突然回復了統治。警備隊已經來了，流氓們大概已經逃走。

半點鐘後，什麼事都明白了：大約有三十多人的一股流氓，帶着斧頭，木棍，鐵尺，在襲

擊了婦女協會後，從冷街上抄過來攻打縣黨部；流氓們在婦女協會裏捉着了三個剪髮女子——一個女僕和兩個攪來的會員，在路上捉住了五六個童子團，沿途鞭打，到縣黨部門前時，已經都死了。後來的事，我們大半知道；流氓是敗走逃散了，並且被捉住了四五十個。

這一個暴動，當然是土豪劣紳的主動；和胡國光有關係也是無疑的，因為被捉的流氓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人們認識他就是胡國光的兒子胡炳。他直認行凶不諱；並且說，在婦女協會邊門口，強姦了一個美貌女子。

「哼！明後天大軍到來，剪髮女子都要姦死，黨部裏人都要鎗斃。今天算是老子倒楣，明天就有你們的！」

這個小流氓很膽大的嚷着，走進了公安局的拘留所。

當天下午，近郊的農民進來一千多，會合城裏的店員工人，又開了羣衆大會，把店員

工會的林不平拘捕了，因為有胡國光派的嫌疑，又要求立即槍斃。上午捉住的流氓，但縣黨部毫無表示，也沒有人到大會裏演說。當時林子冲會對方羅蘭說：

「土豪劣紳何等凶暴！在婦協被捉的三個剪髮女子，不但被輪姦，還被他們剝光了衣服，用鐵絲貫穿乳房，從婦協直拖到縣黨部前，才用木棍搗進陰戶弄死的。那些屍身，你都親看見。不槍斃那五六個流氓，還得了麼？黨部應該贊助人民的主張，向公安局力爭。」

然而方羅蘭只有苦着臉搖頭，他心裏異常的擾亂。三具血淋淋的裸體女屍，從他的眼角裏漂浮出來，橫陳在面前；怨恨的凸出的眼珠，一動不動的望着他，像是等待他的回答。他打了個寒戰，閉了眼。立刻流氓們的喊殺聲又充滿了兩耳。同時有一個低微的然而堅強的聲音也在他心頭發響：

——正月來的賬，要打總的算一算呀！你們剝奪了別人的生存，掀動了人間的仇恨，現在正是自食其報呀！你們逼得人家走頭無路，不得不下死勁來反抗你們。你忘記了困難猶圍麼？你們把土豪劣紳四個字造成了無數新的敵人，你們趕走了舊式的土豪，卻代

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們要自由，結果仍得了專制。所謂更嚴厲的鎮壓，即使成功，亦不過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駕馭的另一方面的專制。告訴你罷，要寬大，要中和，惟有寬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騷殺。現在鎗斃了五六個人，中什麼用呢？這反是引到更利害的騷殺的橋梁呢！

方羅蘭悄然嘆了口氣，壓住了心底下的微語，再睜開眼，看見林子冲的兩顆小眼珠還是定定的凝視着自己；忽然這兩顆眼珠動了，黑的往上浮，白的往下沉，變成了上黑下白的兩個怪形的小圓體，呵這分明是兩顆頭，這宛然就是血淋淋女屍頸上的兩顆剪髮的頭，放大了，又動了，黑色下露出兩對眼睛，一對是常閃着黃綠色光的，一對是略滯澀些的。方羅蘭渾身一震，好面熟的眼睛呵！可不是孫舞陽和方太太的麼？「剪髮女子都要姦死」這句話，又在他耳邊響了。他咬緊了牙齒，唇上不自覺地浮出一個苦笑來。

突然一閃，兩個面形退避了；依然是黑白分明的兩個小圓東西，但是又動了，黑的和白的匆忙地來去，終於成爲全白和全黑的，像兩粒圍棋子。無數的箭頭似的東西，從圍棋

子裏飛出來，各自分區的堆集在方羅蘭面前，宛如兩座對峙的小山；隨即顯現出來是無數眼睛疊成的兩堆小山，都注視着橫陳在中間的三個血淋淋的女屍。忿恨與悲痛，從一邊的眼山噴出來；但是不介意，冷淡，或竟是快意，從另一眼山放散。磚牆模樣的長帶，急速地圍走在兩個眼山的四週，高疊的眼，忽然也倒坍下來，平鋪着成爲色彩不同的兩半個。呵！兩半個，色彩不同的兩半個城呀！心底下的微語，突又響亮到可以使方羅蘭聽得：

——你說是反動，是殘殺麼？然而半個城是快意的！

方羅蘭全身的肌肉突然起粟，尖厲的一聲「哦」從他的嘴唇裏叫出來。幻象都退避了。他定睛再看，只他一個人茫然站着，林子冲早已不知去向了。懷着異常沉重的心，方羅蘭也慢慢踱回家去。

晚上，方太太在低頭愁思半晌之後，對方羅蘭說：

「羅蘭，明天風聲再不好，只有把芳華這孩子先送到姨母家裏去了。」

一夜是推過了。方羅蘭清早起身，就上街去觀察。出乎意料之外，滿街異常沉寂；不見一個童子團，也不見一個剝察隊。幾家商店照常開着門。行人自然很少，那也無非因為時間還早。而趕早市的農民似乎也睡失了時，竟例外的不見一個。

方羅蘭疑竇的往縣黨部走，經過王泰記京貨店時，看見半閉的店門上貼着一條紅紙，寫了「歡迎」二字，墨水尙未大乾。方羅蘭也不理會，低了頭急走。到了縣前街東端盡頭的轉角，忽然一個媳婦的聲音叫着他道：

「羅蘭，你亂跑做什麼？」

原來是孫舞陽。她只穿一件銀灰色洋布的單旗袍，胸前平板板地，竟不見那看慣的軟肉的顫動，這是很可怪的。

「我出來看看街上的情形。好像人心定了，街上很平靜。」

方羅蘭回答。驚訝的眼光直注射在孫舞陽的改常的胸前。

「平靜？沒有的事！」孫舞陽冷冷的說。但彷彿也覺得方羅蘭凝視着她的胸脯的意



義又笑着轉口問，「羅蘭，你看着我異樣麼？我今天也束了胸了；免得被他們拿鐵絲來刺乳房，是不是怪可惜的？」

這種俏媚的口吻，幾乎把方羅蘭完全提出了憂悵的包圍；但是孫舞陽的布防的狀態，也使得方羅蘭起了新的不安。所以他又問：

「舞陽，到底怎樣了？我看來是很平靜。」

「你還沒知道麼？」

方羅蘭對着驚訝的孫舞陽的臉搖頭。

「大局是無可挽回了。敵軍前夜到了某處，今天一定要進城來。警察有通敵的嫌疑，警備隊也有一半靠不住，城裏是無可爲力了。現在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都要到南鄉去。童子團和糾察隊也全體跟去。怎麼你都不知道？」

方羅蘭呆了半響，才說：

「到南鄉去做什麼呢？」

「留在城裏等死，南鄉有農軍，可以保護。並且警備隊也有一半願去。」

「這是誰出的主意？」

「是李克的主意。昨晚上得了前線消息，就這麼決定了。昨夜十二點鐘後，把童子團和糾察隊的步哨全體從街上撤回來，今晨四點鐘就和各機關人員一同出城去了。」

「縣黨部呢？我們多不知道。」

「林子冲是知道的。他也走了。我本要來通知你。」

「李克呢？」

「也出城去了。他的傷還沒全好，不能不先走一步。」

「你呢？」

「我也要到南鄉去，此刻想去通知劉小姐，叫他躲避。」

方羅蘭就像跌在冰窖裏，心的跳動幾乎也停止了；可是黃豆大的汗粒，卻不斷的從額上滲出來。他竟忘記了和孫舞陽作別，轉身便要走。

「羅蘭，趕快和你太太出城去罷！她也是剪髮的！下決心罷！」

孫舞陽又叫住了他，很誠懇的說。她還是很鎮靜的笑了笑，然後走開。

方羅蘭急步趕回家去，剛進了門，這就一驚。陳中和周時達站在客廳的長窗邊，仰起了憂愁的臉看天。方太太低頭靠在藤椅裏。方羅蘭的身形剛剛出現，客廳裏人們的各式各樣的聽不清楚的話，就雜亂地擲過來。方羅蘭一面擦着滿頭的冷汗，一面只顧自己說：

「可怕，可怕！我得了可怕的消息！」

「是不是縣長跑了？」陳中着急的問。

「跑了麼？我倒不知道。」方羅蘭的眼睛睜得怪大的。

「跑了。剛才時達兄說的。」

「羅蘭，你怎麼出去了半天！我們等得心焦極了。芳華這孩子，剛才張小姐替我送到姨母家去了。我們怎麼辦呢？聽來消息極壞！」

方太太的聲音有些顫了。方羅蘭不回答太太，卻先把孫舞陽的話夾七夾八述說了

他突有所感，接着說：

「這張像片，還是收藏了好。」

一句話還沒完，張小姐跑了進來；她的白臉兒漲得紅紅的，竟和廳裏小桌上瓷瓶裏的石榴花差不多；她的烏黑的兩個並列的圓髻，也有些歪亂。顯然她是跑得太急了。

「敵軍已經到了五星橋了！」

張小姐說着氣喘。

「呀，五星橋離離城只有十五里了！」

陳中跳起來放直了喉嚨喊。

「路上看見了朱民生，他說的已經有人逃難。」

「我的芳華呢？」

方太太抓住了張小姐的手，幾乎滴下眼淚來。

「好好的在姨母家了，梅麗，你放心。你和方先生怎樣呢？」

「十五里路也得有一個鐘頭好走，梅麗，不要慌。」

方羅爾勉強鎮靜，安慰太太。

方太太把要到南鄉去的話，告訴了張小姐，又拉她同去。但是張小姐說：

「我本要到東門外姑母家去，我又沒剪髮，不惹注意的。可是，你們既然要走，還是快走，恐怕城門要關。」

方羅蘭和太太終於找到了一座尼庵暫爲歇息。

此地離縣城南門，不過五里路，漸就停止的鎗聲，也還斷斷續續可以聽得。方羅蘭掩上了尼庵的大門，撩起藍布大衫的下幅，就坐在觀音龕前的一條矮板凳上，拉太太倚在他身邊；兩個人互相看着，沒有說話。西壁的一根柱子上還貼着半截的「農民子弟學校第……」的白紙條，想來這尼庵自從尼姑嫁了人後曾經做過學校，但現在只留着空空的四壁而已。

因為驚怖和疲乏，方太太的臉色非常蒼白，兩眼更覺滯澀。並且那一件鄉姑娘式的衣服，小而長的袖管裹在臂上，也使她頗覺得不自在。她很艱辛的喘着氣，耳朵裏卜卜的充滿着繁密的鎗聲。況且她又看不見她的孩子了。所以萎靡脫散，她的心也還是重沉沉的活潑不起來。

野外的涼風，從佛龕背後吹來；樹葉的蘇蘇的微語，亦復嗚弱可憐。佛龕後是一個沒有門的開在牆上的門洞。那外邊便是一個小院子，有花木之類。可是連一聲鳥鳴都聽不到，可知這尼庵的附屬庭院也是荒涼得如何可憐了。

「梅麗，現在腰痛麼？剛才那一片鎗聲，的確可怕，就像是近在跟前似的，無怪你會跌了一交，委實是叫人心悸呀！」

方太太把手按在心上，只搖了一下頭，還沒有充分的勇氣來從容談說。

「現在不怕了，軍隊大概已經進城，至少今天是不至於下鄉來了。此刻最多是十點鐘，再走十幾里路便可以到目的地。以後的路就不用走了。」

方羅蘭再安慰太太。輕鬆地呼了一口氣。他摩過了太太的小手，很溫柔的握在兩片手掌裏。看了太太的憂愁，任何男子都要動憐愛的。

「不知道芳華怎樣了。羅蘭，我們算是沒有事了，只是那孩子，我不放心。」

「不要緊的。在姨母那邊，再妥當也沒有了。」

「就怕兵隊要搶劫，姨母家也難倖免。」

「大概不搶劫的，他們也是本省人。」

方羅蘭沉吟後回答。他何嘗對於兵士的行爲有把握，但願如此而已。方太太卻似乎有了保障，心寬得多了。她向四面看了看，說：

「張小姐催得太急，我忘記帶了替換的小衣了。天氣又是怎樣熱。」

「不要緊，到了那邊總有法子好想。」

「是不是明後天就上沙市去？」

「這個，明後天再看。」方羅蘭頗覺躊躇了，「我還是黨部裏人，總不便一走了事。人



家要議論的。但是你，梅麗，你爲安全起見，不妨先去。」

方太太默然。

從樑上墜落一只小蜘蛛來；牠自己的絲把牠懸掛在半空，正當方太太的頭前。這小東西努力掙扎，想縮回樑上去，但暫時無效，只在空中搖曳。

兩夫妻的眼，都無目的地看着這蜘蛛的懸空的奮鬥。牠的六隻細腳亂划着，居然縮上了一尺左右，突又下墜兩尺多；不知怎樣的一收，牠又縮上了，露出方太太的頭足有半尺。於是不動了，讓風吹着忽左忽右。

廂門外忽然來了輕微的腳音，方太太和方羅蘭都怔住了。腳音遲疑地觸着廂門口的石級，終於推着進來了，是一個十分搖擺的小兵。方太太急把臉轉向裏邊，心跳得幾乎窒息。

「羅蘭，是你們麼？」

那小兵立刻扯落了頭上的很大的直覆到眉際的破軍帽，露出一頭美麗的黑髮，快

活地說。方太太回過頭來，覺得來人很面熟。方羅蘭已經立起來喊道：

「舞陽，你把我们嚇了一跳呢！想不到是你。」

孫舞陽很嫵媚的笑着，就挨着方太太坐下，正是方羅蘭原來的坐位。

「梅麗姊，你看我的裝束好不好？簡直認不出。」

方太太看着孫舞陽白嫩的手縮在既長且大的一對襪衣袖內，擁腫不堪的布綁腿沾滿了爛泥，下面是更破的黑襪套在草鞋內，也不禁失笑了。

「像是很像了，可惜面孔還嫌太白。」方羅蘭說。

「本來還要弄得髒些，剛剛洗乾淨。現在是再白些也不怕了。」

孫舞陽說着伸了個欠，就是一件破軍衣褪下來，裏面居然是粉紅色，肥短袖子，對襟，長僅及腰的一件玲瓏肉感的襯衣。

「孫小姐，你什麼時候出城的？」方太太問。

「軍隊進城後半點鐘光景，我纔出城來。」

「聽見鎗聲麼？」方太太問道，話時猶有餘驚。

「怎麼不聽得！我還看見殺人。」

「城裏搶劫麼？」方太太慌忙問。

「很好，不搶。只殺了幾個人。聽說也有女子受了糟蹋。」

「舞陽，你真險了；怎麼不早走？」方羅蘭啞然說。

「劉小姐要我替他裝一個假髮，所以弄遲了。幸而我早有準備，安然的出了城。劉小姐未免太奮鬥子氣了。你想，兵們何嘗專揀剪髮女子來姦淫？是女子，他們一樣都要的。說是要殺剪髮女子，無非迎合舊社會的心理，借此也掩飾他們的罪惡罷了。梅麗姊，你說是不是？」

孫舞陽很鋒利的發議論了；同時，她的右手抄進粉紅色襯衣裏摸索了一會兒，突然從衣底扯出一方白布來，擦在地上，笑着又說：

「討厭的東西，束在那裏，呼吸也不自由，現在也不要了！」

方羅爾看見孫舞陽的胸部就像放鬆彈簧似的鼓凸了出來，把襯衣對襟上鈕扣的距間都漲成一個個的小圓孔，隱約可見白緞子似的肌膚。她的活潑和肉感，與方太太並坐而更顯著。方羅爾禁不住心蕩了。而這尼庵的風光，又令他想起張公祠。他連忙踱了幾步，企圖趕走那些雜亂無賴的念頭。

「看見張小姐麼？」方太太再問。

「沒見。哦，記起來了，一定是她。我看見一個女人，又黑又長的頭髮遮住了面容，衣服是剝得精光……」

「呀！」方太太驚叫起來。方羅爾突然止步。

「雪白的——身肉，肥圓的乳房割去了一只。」孫舞陽還是坦然接着說。

「在那裏看見的？」方羅爾追問，聲音也有些變了。

「在東門口。已經死了。橫架在一塊石頭上，下身還滴着血水呢！」

方羅爾嘆了口氣，更焦灼的走來走去。

方太太低呻了一聲，把兩手捧住了面孔。頭垂下去，擱在膝頭。

方太太再擡起頭來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先前那隻懸空的小蜘蛛，現在變得更低了，幾乎觸着她的鼻頭。她看着，看着，這小生物漸漸放大起來，直到和一個人同樣大。方太太分明看見那擁腫臃肥的身體懸空在一樓游絲上，凜凜地無效地在掙扎；又看見那蜘蛛的皺紋的面孔，苦悶地麻木地喘息着。這臉，立刻幻化成爲無數，在空中亂飛。地下忽又涌出許多帶血裸體無首鑿着肥大乳房的屍身來，幻化的苦臉就飛上了流血的頸頸，發出同樣的低低的令人心悸的嗚聲。

吹來一陣涼風，方太太不自覺的把肩膀一縮；什麼都沒有了，依然是荒涼的厄處。她定了定神，聽着空空的四壁，才覺到方羅蘭和孫舞陽都不在跟前了。她遲疑地立起來，向佛龕後望時，看見石榴樹側鬱金香的茂葉旁露出一片粉紅色的圍裙，接着就換上了藍布的衣角。一縷酸氣，從心裏直衝鼻尖；方太太搶前一步，但又退回，頹然落在原凳上。

——侮辱無窮的侮辱！早聽了張小姐的話，就沒有今天的侮辱！

方太太痛苦地想着，深悔當時自己的主意太動搖。她覺得頭腦岑岑然發眩，身體浮空着在簸盪；她自覺得已經變成了那隻小蜘蛛，孤懸在渺茫無邊的天空中，不能自主的被擺動着。

——她的蜘蛛的眼看出去，那尼庵的湫隘的佛堂，已經是一座古舊高大的建築；丹堊的裂罅裏探出無數牛頭馬面的鬼怪，大棟柱岌岌的在撼動，青石的牆腳不勝負載似的在呻吟。忽然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這古舊的建築物齊根倒下來了！黃塵直冲高空，斷磚，碎瓦，折椽，破椽，還有混亂的帶着丹青的泥土，都亂迸亂跳的瀉散開來，終於平臥了滿地，發出雷一般響，然而近於將死的悲鳴和喘息。

——俄而破敗的廢墟上，冒出一道青煙，愈抖愈長愈廣，籠罩了古老腐朽的那一堆；苦一般的小東西，又爭競的從廢墟上正冒着的青煙裏爆長出來，有各種的顏色，各種的形相。小東西們在搖擺中漸漸放大，都幻出一個面容；方太太陡然看見其中有方羅蘭陳

中，張小姐……一切平日見過的人們，他們都在搖擺中愈長愈大。

……突然，平臥喘着氣的古老建築的殘餘，又飛舞在半空了；他們努力的凝結團集，然後像夏天的急雨似的，全身傾撲在新生的那叢小東西上。牠們掙扎，奔逃，投降，一切都急亂地旋轉，化成五光十色的一片。在道中間，有一個黑心，忽然擴大，忽然又縮小，終於是不息的突突的跳。每一跳，分生出擴展出一個黑的圈子來，也在突突的跳。黑圈子一層一層的向外擴展，跳得更快，擴展的也更快，吞噬了一切，毀滅了一切，瀰漫在全空間，全宇宙……

方太太驟然長呻一聲，仆在地上。

# 追 求



曼青的話音，愈慢愈弱，終於成爲喃喃的自語，混失在客廳西側圍坐着的五六個青年的狂笑聲裏。他彈去了香煙頭上的一段慘白色的長灰，頹然靠在椅背上，再沒有話了。似乎憂哀壓住了他的舌頭，他只能用他那一雙倦於諦視人生的眼睛來傾吐胸中的無限牢愁。

然而西側的青年之羣，卻把他們的笑談聲借有了這整個的客廳；閉口音很多的粵語，輕利急溜的湘音，扁闊的笑聲，和女子搶先說話的「快版」似的一串尖音，一個追逐

一個在淡黃油漆的四壁內碰撞。

曼青好像是什麼也沒有聽得，只把他的迷惘的眼光看定了對面的仲昭；香煙夾在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間，盪出淡淡的青煙，熏黃了他的指甲。而仲昭呢，也在沉思，不理會那近在咫尺間的喧鬧。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很有定見，滿懷樂觀的人，可是曼青那種苦苦追索人生的意義而終於一無所得的疲倦的呻吟，也使他感到了無名的惆悵。他想起過去的多事的一年，真真演盡了人事的變幻；眼看着許多人突然升騰起來，又倏然沒落了；有多少件事使人歡欣鼓舞，有多少件事使人痛哭流涕，又有多少件事使人驚疑駭怪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無怪這身為大時代中一小卒的曼青，要弄到悲憤不能自己了。他下意識地把支在椅臂上的左手向空一擲，像是扔丟了一些什麼；然後堅定的看着曼青的蒼白色的面孔，想不出怎樣去勸慰這位老同學。

西側的青年之羣，此時像放完了的花炮似的，突然沉寂了；滿客廳裏靜蕩蕩地只有大時鐘還在很神氣地奔赴牠的循環的前程。

仲昭鬆了口氣，意外的剎那的靜寂，像一陣寒風，在他的微微發脹的腰腹上吹去了一些什麼。他看著曼青的眼睛，慢慢地說：

「只分別了一年，曼青，想不到你變得悲觀了，在學校的時候，你是很有理想的，你是勇敢地看定了前面的憧憬，不顧一切的追求着；誰也料不到二三年前的張曼青就是今天的你呢！我真個萬萬想不到一年多的政治生活就把你磨成了這個樣子。然而，曼青，這也並不是你特別脆弱，委實是世事太叫人失望了。你聽着哪，到處是不滿意的呼聲，苦悶的呼聲。就拿我們這同學會的朋友而論，你看西邊他們這一夥，雖然有說有笑，像是極高興，但是你假使過去和他們談談心，你就知道了。我常常想，要不分有這時代的苦悶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麻木蒙昧的人，另一種是超過了時代的大勇者。曼青，我相信你舊日的勇氣終會回來的。」

「勇氣是要回來的，」曼青喟然說，把香煙尾拋在痰盂內，「然而已經換了方向。仲昭，雖然過去的一年生活，只給了我許多幻滅，可是我並不悔恨，我反而感謝這過去的一

年。仲昭，你剛纔不是說我在學校的時候是不顧一切的追求着我的憧憬麼？是的，我們各人有一個憧憬，做奮鬥的對象；但是假使你的憧憬只是一個虛幻的泡影的時候，你是寧願忍受幻滅的痛苦而直前抉破了這泡影呢，還是願意自己欺騙自己，儘在那里做好夢？在我，是寧願接受幻滅的悲哀的。所以我恨過去的一年，同時的感謝這笑暗雜作，可歌可泣的一年。我的悲觀——是的，我承認我現在有些悲觀，卻不在憧憬的消滅，而在我看出了現在的時代病。過去一年經驗的代價，只這一點而已，只這一點而已……」

曼青的聲音又漸漸細下去了，同時他低垂了頭。

西側的一羣，此時又在雜亂地議論什麼了。時常有一兩句高亢的呼聲，「我們不甘願的！」「我們還須向前進！」傳到這里兩位耳鼓。

「仲昭，你知道什麼是現在的時代病？」曼青突然昂起頭來很興奮的說，聲音也響亮些了。「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常說的世紀末的苦悶。自然這是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悶。去年我經歷了許多地方——那是已經對你說過的了，我就到處看見了這個病。我們

——像某人所說的——浮浪的青年，也有苦悶；但我們的苦悶的成分是幻滅的悲哀，向  
善的焦灼，和頹廢的衝動。他們的苦悶卻不同。他們的苦悶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每天像坐  
針氈似的不安寧。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命運有多久；人人只顧目前，能夠抓到錢時就抓  
了來再說，能夠踏倒別人時就踏倒了先吐一口氣，人人只爲自己打算，利害相同時就聯  
合，利害衝突時就分裂；沒有理想，沒有目的，沒有主義，然而人人說的話卻是同樣的好聽。  
仲昭，你說還有辦法麼？人能不失望麼？我有時簡直懷疑着我們民族的命運，我們民族  
的能力了；我想不出理由來給自己辯護，說我們這老大民族竟有新生的精神，說我們能  
夠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謎樣的中國問題。我甚至於不敢相信我們這民族有自己  
的目的；即使說是有目的，像現在一些太樂觀太空想的人們所說，也還不是自解嘲而已，  
或者是自欺欺人而已；即使是不欺，我也不敢相信有實現的可能性。」

曼菁截住了話頭，取出第二枝煙來燃着了。他轉過頭去，向西側的那堆人瞥了一眼，  
卻見那裏的章女士也正在看他，遙擲他一個微笑。他又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正低着頭，

飛快的寫一些什麼東西。

「你的觀察是不錯的。但是你的議論，我卻不能贊成。曼青，爲什麼你想不到這些原  
是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呢？人心搖盪原是每個大革命時代的副產物。這一個階段，是不  
得不經過的。」

仲昭還是很樂觀的說。

「有時我原也這麼想，但又怕這也無非是無聊的自慰而已。即使這些是過渡時代  
應有的現象，那麼，這過渡時代一定很長，或許永無終止——然而總還不至於絕望罷  
了。」

曼青沉吟有頃，然後回答。他伸一下懶腰，機械地看著客廳裏的陳設。到這裏同學會，  
他還是第一次。如果不是一小時前在路上遇見仲昭，他簡直不知道旅瀾的舊同學會然  
有這個固定會址的同學會，更料不到會址的局面竟如此闊綽。客廳是在三層小洋房的  
第二層，頗爲闊大，三面有窗，傢具也很華麗，曼青和仲昭坐在東南角靠窗的沙發榻裏。隔

著一個環繞了櫻椅的大菜桌，在客廳的西側近窗處，就擠坐著很熱鬧地談論的一羣。

「這個會址每月的開支怕也不少罷？」

在半晌的沉默後，曼青看著仲昭說。

「總得二百五十元以上。成立了三個月，也化了一千多了。但是我們的舊同學現在大半是闊人了，這一點點數目，並不為難。他們化錢的人，是不願意到這小地方來的，卻便宜了我們幾個窮小子。」

仲昭一面回答，一面站了起來，向客廳西側走去，想聽聽那邊的一羣在談論些什麼。他剛到了大菜桌旁邊，人堆裏早跳出一個尖俏的聲音來歡迎：

「新聞記者來了，我給你材料！」

說這話的是章女士。她笑吟吟的伸直了身體，兩隻很白的手在胸前一上一下的揉摩。

「慢着！沒到發表的時期啦！」

低頭寫字的西裝青年忙接着說；卻又抽出右手來猛抓住了章女士襟前的衣邊，用力一拉，章女士幾乎跌倒。大家都哄然笑了。

仲昭知道他們這一夥又玩着什麼把戲了；他隨手拉出一把圈椅來坐着，也笑着問道：

「發表還沒到相當時期，旁聽大概是准許的罷？」

「自然可以。並且歡迎你加入討論。」

西裝青年把自來水筆插在胸前的小袋裏，擡起頭來說：曼青這纔看清楚就是曹志方。在學校的時候，曹志方比曼青低兩級；然而因為他喜歡做事，差不多全校都認識他。現在隔開了兩年多，曹志方還是從前的曹志方；固然不會蒼老些，也仍是那麼清爽愛鬧。

曼青不自覺的也走到這一羣的旁邊了。除了章女士和曹志方，還有二男一女，曼青都覺得很面熟，可是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來。

看見曼青過來，曹志方就眯着半隻眼睛說：



「老張，聽說你做了官了，怎麼又肯屈尊來這里？這里，同學會，從沒來過半個官；就是來了，也要喫我一頓臭罵。剛纔看見你和王大記者同來，以為你們是接洽官場的什麼要公來了，倒不便來招呼。好罷，既然今天光顧了，同學會的捐款是逃不了的了。」

「老曹，不要開玩笑，曼青做官做出一肚子氣來，現在已經不做了。」

仲昭忙插進來加以說明。

「哦，也還有做官做厭了的人。老張，這就算你也是同志罷。坐下來談談，你大概不記得這幾位的名字，我替你介紹。」

「密司章是向來認識的，其餘的三位也都很面熟。」

曼青接着說，帶幾分不自在的笑了笑。

曹志方好像沒有聽得，還是指着章女士說：「章秋柳，有名的戀愛專家。」又指着穿琥珀色旗袍的女子說：「王詩陶，三角戀愛的好手……」

「不許你瞎說！」章女士拿起王女士的手來要掩曹志方的嘴，「我來介紹。那是徐

子材，頂剖剖的政治工作人員，可憐他現在不掛武裝帶，只穿得一身破洋服，幾乎連老婆也快要讓渡給別人了！

曼青和仲昭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當真連老婆也快要讓渡了！」徐子材卻板着臉很認真的引進了自己，「只可惜不活動的老婆，銷路不很好。」

「你又來侮辱女性了！」王女士和章女士齊聲抗議着。

「這有一位是龍飛，永遠演戀愛的悲劇。」曹志方指着一位穿長袍的少年說。「他們三位，王龍章是這裏著名的情場三傑——Los Trois Monequeunaires。比黃埔三傑，還要響啦！」

「都是老同學。」仲昭也湊着說。「張曼青，想來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他是前天剛到了上海的。」

「我們知道。現在先歸正事，剛纔我們談了半天，談出一個主意來了。我們打算組織

## 一個社。」

曹志方異常嚴肅地說，眼光在衆人臉上掠過，最後停留在曼青那里，似乎先要探詢他的意見。

「是的，我們要組織一個社。」章女士搶着說。「我們這一夥人，都是好動不好靜的；然而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又處於無事可作的地位，並不是找不到事；我們如果不願廉恥的話，很可以混混。我們也曾想到閉門讀書這句話，然而我們不是超人，我們有熱火似的情感，我們又不能在這火與血的包圍中，在這魘魅罔兩大活動的環境中，定下心來讀書。我們時時處處看見可羞可鄙的人，時時處處聽得可悲可泣的事，我們的熱血是時時刻刻在沸騰，然而我們無事可作；我們不配做大人老爺，我們又不會做土匪強盜；在這大變動時代，我們等於零，我們幾乎不能自己相信尙是活着的人。我們終天無聊，納悶。到這里同學會來混過半天，到那邊跳舞場去消磨一個黃昏，在極頂苦悶的時候，我們大笑大叫，我們擁抱，我們親嘴，我們含着眼淚，浪漫，頹廢。但是我們何嘗甘心這樣浪費了我們的

「生！我們還是要向前進。這便是我們要組織一個社的背景。」

聽了這一番慷慨激烈的話，曼青只是點著頭，他雖然有些悲觀，雖然倦於探索人生的意義，但亦何嘗甘心寂寞地走進了墳墓；熱血尚在他血管裏奔流，他還要追求最後的一個憧憬。不過組織什麼社一類的事，他卻看透了；他見過許多會許多社，除了背後有野心家想利用的，算是例外，其餘的還不是剛開了成立會便唱晚歌麼？他是不願意再幹這些徒勞無益的事了。他早已想過，在這無事可爲的時候，卻有一件事是他所能做，應該做，而且必須做，他認定這便是他的最後的憧憬。

因此他對於曹志方的詢問的眼光，和章女士的熱烈的議論，只是微笑地點著頭，沒有半句話。

「說得痛快極了。秋柳，你這番話，就算一篇宣言罷。只是這個社是做些什麼事業的呢？」

仲昭很認真的熱心的問。

章女士還要開口，卻被龍飛攔住：

「漂亮的小姐，不許你再演說了，時間寶貴。仲昭，你問社的專業麼？我們有過詳細的討論，老曹都記下在那里。」

「我也都記在腦子裏，」王女士說。「第一，我們要出版一種雜誌，發表主張，批評時事。第二，我們要做社會運動……」

「第三，我們要團結方向相同的人。」

徐子材也加進來說一句；雙手作了個擁抱的姿勢，幾乎把章女士攬入懷裏。

「還有第四呢！」曹志方從衣袋中摸出一張紙來看看。「第四是：不許再到跳舞場，不准拚命喝酒，不准發狂戀愛——秋柳，是不是不准再鬧三角戀愛——詩陶，你得記着。龍飛也不准再演戀愛的悲劇。但也許可以演戀愛的喜劇。章程上卻沒有明文。哈！」

仲昭和曼青都忍不住大笑了。

「老曹又來開玩笑，該打！」章女士裝作很生氣的樣子。

「章程上應該加一條，不准開玩笑。」龍飛笑着說。

「那邊成個章程麼？不再玩笑就是了。我們談正事。老張，老王，你們的意見怎樣？」

曹志方說時挺一下身體，眼睛看定了曼青和仲昭。

曼青此時心頭擠着無數的感想。他知道這夥人確是焦灼地要向上，但又覺得他們的浪漫的習性或者終究要拉他們到頹廢墮落；如果政治清明些，社會健全些，自然他們會納入正軌，可是在這混亂黑暗的時代，像他們這樣憤激而又脆弱的青年大概只能成爲自暴自棄的頹廢者了；王女士的三角戀愛，龍飛的戀愛的悲劇，他都不很明白，但章女士之善於戀愛，他卻是親身領教過的；他回想到在學校時的生活上的一段微波，他不禁悚然，他覺得自己也還是倖而免於浪漫的；他又想到現在的青年無論如何總還是純潔的熱烈的，因而他更加確信自己目前的憧憬是唯一的有意義的出路。在迷惘的感念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眼前的許多人，直到仲昭的話聲驚覺了他。

「你們的主意很好，我自然沒有什麼不贊成。可是我整天忙着報館裏的事，怕未必

對於你們有什麼幫助。並且不許再到跳舞場一屆，我先就辦不到；並不是我喜歡那些地方，爲的是既然當了新聞記者，不能不到各處去跑跑。」

「特准你到跳舞場就是了！」

曹志方幾乎沒等仲昭說完，就很爽快的喊了出來。

曹志方對王女士做了個鬼臉，章女士在徐子材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徐子材就冒冒失失的高聲叫道：「打倒迭克推多！」

「老徐」曹志方急轉過臉來說，「你又來溫習你的政治工作人員的老調了！你們要老王迴來，自然也要特許他到跳舞場。說過不准開玩笑，你先來犯規則了。」

章女士把面孔捧在手裏，忍住了笑；隨即她又擡起頭來看着曼青的臉說：

「曼青，怎麼你老不說話？」

嘴邊浮出一個寂寞的微笑，曼青還是沒有話。

「曼青是比你們還苦悶些，他很消極。和我們的懷疑哲學家差不多呢。」

仲昭又從旁加以說明；同時，那位懷疑哲學家的枯瘠的身體，鬚鬢養得很長的三角式的臉，炯炯的目光，冷氣衝人的苦笑，短而銳利的話語，都一一浮現在仲昭的心上了。他不自覺的向曼青望了一眼，似乎將他和心上的人形作一比較。

「然而我還沒絕望。」曼青終於發言了。「略感得幾分疲倦，是有的；然而還沒絕望。人生是多方面的，我們的出路不止一條；在陰霾的包圍中，我看見一線的光明；在許多路走不通時，我尋出最後的一條路；對於現在失望了的時候，我們把希望寄托給將來。我並未絕望。我的勇氣是要回來的，不過已經換了方向。我真心的說，組織什麼社一類的事，已經引不起我的熱心。並不是覺得這些事沒有意思，我只是厭倦了。我追逐過許多憧憬，但現在全部幻滅了；團體生活也是其中之一。現在我要把我剩餘的勇氣和精神來追逐最後的一個憧憬，來打通我們最後的一條出路。我也誠意的勸你們姑且來考慮一下我所走的方向是不是值得我們把心血去澆上。」

「算了！你不贊成立社。」



曹志方很不高興的被住了曼青的話頭。

「曼青，你始終沒有說明白你自己的主意呢！你的最後的一條路是什麼？是做土匪罷哈，可惜你的身體不濟事，和我差得不多不少！」

章女士斜倚在關飛的肩頭，很有興味的追問；她的柔媚而又帶刺的聲音，把在場一衆人的嘴巴都煽開了。

「不是。我的最後的憧憬，最後的出路，是教育！」

曼青卻十二分認真的回答。

教育？教育這個怪冷的名詞在目前的場合出現，真是太兀突了；而且又是多麼無聊！教育，人們嚷着至少有二三十年了，然而有的是什麼？有的是一個極大的遺逃。前清的舉人秀才，洋翰林，青年會偉人，甚至失意的政客，都來辦教育。在一般出入政學兩界的人，辦教育也和出洋考察一樣，成爲下臺的代名詞了。難道曼青也學得了這個秘訣麼？曹志方他們想着都忍不住笑到滴下眼淚來。便是仲昭也有幾分納罕，至少以爲曼青是愈變

意迂闊了。

「你們覺得我的話太奇怪罷？」曼青慢慢的很嚴肅的接着說，「沒有什麼奇怪。一個人到了老年——我是比方說，一個人到了老年，覺得自己的一生快完了的時候，回顧着自己的過去，看見種種過誤，種種錯失的機會，都是無法挽救了，便會希望他的兒子不再像他自己一樣；他把全部的壯志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我現在差不多就有這樣的心情。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無可挽救，只能希望下一代了。但是我所以揀定教育做我的最後的憧憬，卻還有更深刻的理由。過去的一年經驗告訴我，雖然社會是如此黑暗，政治是如此渾沌，但是青年的革命情緒並不低落。是的，青年青的人愈勇敢愈熱烈愈革命。中學生比大學生可愛，小學生又似乎更強。愈小的，愈狠，這是一個事實。中華民族的前途，捏在他們手裏。現在有許多人自居為青年的導師，其實是夢想罷哩！青年終必要走上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誰也不能引誘他們到別的地方！」

曼青委實是很興奮了，額上滲出幾點汗珠，蒼白的面頰也微泛紅色；他略一停頓，舉

起左手來向空中一揮，用力的重覆一句：「他們終必要走上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呢！」

「而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是：十七八時要改造社會，二十七八時與社會推移，三十七八時跟在社會背後，四十七八時從後面拉住了社會！」

從客廳門邊送來了這一串冷冷的聲音。

曼青的心突然一縮；平舉的左手，不知不覺垂了下來。大衆的眼光都轉向門邊，雖然他們——除了曼青——聽着那聲音早知道來者是誰。

「又是我們這懷疑派哲學家來了！這黑影子！」

王女士很掃興的自語着。

一個枯瘠的人形，從門邊移到大餐桌的一端時，曼青纔認出來就是同班的史循，可是已經怎樣的衰頹啊！雖然他的脊骨還是直挺挺地，他的步武也很輕捷，他的前額並沒有多少皺紋，只不過是多了一部亂蓬蓬的短鬍子，只不過是枯瘠而已。但是「衰頹」已經成爲這個人的特有的氣味，正像粗豪是曹志方的特有的氣味。

史循揀了章女士身旁的椅子坐下，把他的「雙細面有神的眼睛輪流地審察各人的面孔。

「哦，史循，兩年工夫在你卻就是二十年，幾乎認不得你了。」

曼青惘然輕聲的說；他看見這位枯瘠的人和明黠豐腴的章女士並坐在一處，給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又感觸着人生無常的憂哀了。將來的章秋柳終不免要成爲現在的史循，或許更壞。

「不過留長了鬍子，我並沒老呵。可是，曼青，他現在是主張教育救國論了。」

聽了「教育救國論」這名詞，王女士和章女士又笑起來。

「並不是什麼教育救國論，」曼青分辯着，「曹志方他們要立社，我的意見以爲還是教育方面有我們的出路。」

史循很冷峭的搖着頭，沒有回答。

「懷疑，懷疑；你是什麼都懷疑，連你自己是不是史循也在懷疑罷！」

徐子材不耐煩的叫起來。

「懷疑比反革命還要壞些，反革命的兇焰可以助長革命，至少也是我們感得尙是活在世上。懷疑卻只散布陰沉沉的死氣罷了。」

曹志方也十分憤懣的接着說。

「與其懷疑，還不如頹廢罷！頹廢尙不失爲活人的行動。」

龍飛抱住了王女士的腰，高聲嚷着。

章女士一手推開了椅子，拉住史循，就跳起 tango 來說：

「哲學家，懷疑的聖人！這是 tango，野蠻的熱情的 tango，歐洲大戰爆發前苦悶的巴黎人狂熱着跳舞的 tango，你也懷疑麼？」

笑罵和狂亂，同時在這暫得寧靜的客廳裏爆發起來了，對象是懷疑的史循。徐子材突然站起來，作了個「立正」的姿勢，卻又右手按住了龍飛的肩胛，左手抓得了王女士的臂膊，對着章女士喊道：

「來呀！Les Trois Mousquetaires 我們來打破這懷疑的黑影子罷！用我們旋風般的感情來掃除這懷疑的黑影子罷！」

五個人把史循包圍在核心笑着，嚷着，跳着，攪成了一團。

曼青睜大了驚異的眼，呆呆的望着；他猜不透那五個人對於史循的舉動是惡意呢抑是戲謔。但隨即喚起了一個久遠久遠的印象；孩提時受到黑暗和恐怖的侵襲時正是這麼大叫大喊着以自壯。他又想起了史循進來時的那句話：「而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是：十七八時要改造社會，二十七八時與社會推移，三十七八時跟在社會背後，四十七八時從後面拉住了社會。」他還是背脊上一陣冷；他覺得完全了解章女士他們對於這位懷疑的史循的畏懼的心理了。他悶悶的噓了口氣，卻聽得仲昭的安詳的口音似乎在對自己說：

「又是對於懷疑哲學家的攻擊了。這是每次遇見時照例的儀節。」

史循已經從包圍中逃了出來。在路遠的一張椅子坐下後，他依然冷冷的把他那一

對細而有神的眼睛輪流地審察各人的面孔。

「懷疑家，你大概已在懷疑剛纔的一圈是不是你的一幻覺罷？」

章女士大笑著說，一條腿尙懸空半翹，作跳舞的姿勢。

「另一個問題我在想。」史循回答。「我想自殺，但又怕只成了滑稽電影裏的故事；手鎗子彈打進嘴裏去，卻仍舊像科科糖一樣的吐了出來了。」

回音似起來的是一片縱聲的笑。

「得了，看電影去罷。百星還在映黨人魂，我們再去看一次罷。」

曹志方這幾句話從笑聲中透出來。

「什麼時候開映？」王女士問。

「第二次是五點三十分。」

「只剩二十分鐘了，馬上就去。」章女士看著錶說。

龍飛和徐子材連聲說「快去」，一陣風似的就把兩位女士捲了出去。章女士到門

邊時回頭對曼青笑了一笑，很狡猾的說：

「曼青，我就住在這兒三層樓，明天上午你來談談罷。」

「還有立社的事，也到明天再談。」

曹志方接着說；但是脚步雜亂地落在樓梯上的聲音早把他這句話壓平了。客廳裏只剩下王仲昭他們三個，都沒有說話。大時鐘還是毫無倦態的走牠的循環的路程。西斜的太陽光很留戀地吻着客廳裏火爐架上的一張畫片。

曼青在回頭章女士臨去時的一笑。只有他自己知道這淡淡的一笑中包含着無限舊情；他想起一年多前那個機緣湊合的黃昏，想起了當時章女士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攝人心魂的動作，以及他自己的沉醉的心情。那時候，正值他滿眼是希望，滿身是勁，而章女士呢，也似乎沒有現在這麼浪漫；他們談論革命的發展，民衆的覺醒，將來的希望，終於談到戀愛。在水銀樣的月光下，章女士的脈脈含情的眼光總沒離開過曼青的面孔，而她的胸部又是那樣的微微的顫動，她的話語又是那樣的婉曼而多暗示；這時的情景，這時



情素，任何人不能自持！當她低聲訴說，雖然有許多男同學和她好，可是她沒有愛人，曼青忍不住擁抱了她的溫軟的身體，吮接了她的鮮紅的嘴唇。然而，僅此而已，僅此而已，第二天，曼青就爲了黨國的大事離開了學校，離開了章女士，直到現在彼此音訊不通。這月下的一幕，只像一個夢，不敢回憶的一個夢。在忙碌的一年中，曼青也時常紀念着章女士；但是正在幻滅的他如何敢深信章女士還保藏着那晚月夜密談時的心。現在忽又重逢，縱使章女士還是當日的章女士，縱使她的兩次情笑還含着無限的深情，可是曼青卻已不是昔日的曼青。人生真是多麼變幻呵！在刹那的回憶中，曼青所喚起的，卻不是溫馨的舊愛，而是辛酸的成傷了。他不知不覺嘆了口氣，轉臉看着仲昭和史循說：

「唉，只是短短的一年，只是短短的一年，然而我們的舊同學都已經變了樣子。章秋柳明艷猶昔，只怕性情也有些不同了罷！」

仲昭不置可否的點着頭。

「剛纔我說我認定最後的憧憬是教育，似乎你們以爲我太迂；仲昭，實對你說，近來

我的思想，在各方面都有了變動；從前我喜歡緊張熱烈的生活，現在相反了。現在我要靜的不見近功的刻苦的生活。這是可以說是我目前生活態度的趨向。因此我不贊成他們的社，因此我要投身教育。我覺得我這新的生活態度把我的許多觀念都改造過了。即在戀愛方面，現在我的理想的愛人是溫柔沉默，不尚空談，不耽小事的女子；像我們的女同學那樣的志士氣概，滿身政治氣味，滿口救國救民，所謂活動的政治的女子，我就不大歡喜了。」

曼青不能自己的繼續着說，竟沒覺到默然坐在那邊的史循的臉上正浮出一個令人發悸的苦笑。

仲昭卻覺到了，他看着史循說：

「我們的哲學家有什麼意見？」

「我君見的，只是循環而已。人性有循環，一動一靜。」史循簡峭地回答。

「又引起了你的循環論了。」仲昭笑着說。「但是，老史，你的話未免太冤枉了曼青。」

他不是點極思靜，他是看見了太多的不滿意，有激而然罷了。」

「你看見了許多不滿意麼？曼青大概你所見的，也只是表面。不然，你不會又把教育當作新憧憬。」

「管真的，曼青，我也不贊成你入教育界，你還是也來幹新聞專業罷。」

「如果教育也無可爲，新聞專業難道會好些麼？筆尖兒早就讓位給鎗桿子了。」曼青不服氣似的反駁。

「仲昭主張的，本就是新聞救國論。」

史循又冷冷的送來了這一句。

「哈哈！你又給我題了新名兒了。何必定要牽涉到救國的大問題呀。曼青，現在果然談不到什麼輿論的尊嚴，或是言論的自由！可是我以為就個人立身擇業而言，比較的還是新聞界有些意思。但只是個人擇業而已，談不到救國救人的大問題。近來我很討厭這些大帽子的名詞；帽子愈大，中間愈空。我以為切切實實的先須救自己。把自己從苦悶衍

律中救出來，從空疏輕率中救出來。要做一個健全的人，至少須要高等的常識，冷靜的頭腦，銳密的觀察，忍耐的精神；我所以喜歡新聞界，就因為新聞記者的生活可以把我自己造成爲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仲昭，」曼青說，「你是把新聞界當作做人的學校了，卻不是你的生活的憧憬。沒有憧憬的生活是空虛的生活；你總得另外有一個憧憬？」

仲昭微微一笑，沒有即刻的回答；在他的向空凝視的眼前，展露出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纖白的手指上微沾些白粉筆的細屑，正捏着一張新聞紙細心的讀着，嘴角上停留住個嘉許的笑容。

「我現在是卑之無甚高論，」仲昭把眼光移到曼青臉上，很安詳的說，「我暫時摒棄了一切高遠的偉大的，免得幻滅。我只選定了一個在許多人看來是毋須那樣用力追求的對象作爲我的生活的憧憬。而新聞事業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

曼青不甚了解似的點點頭，可是也不再問了。

「然而這個，當然是目前的事；人生追求的對象，一定很多。我不過先揀了最近的一個——在我也是最神聖的一個，作爲現在我努力的目標。」

仲昭與冲冲的繼續着說。他自覺得臉頰微微發熱，快樂的希望在他全身血管裏跳；他又看見那苗條的黧影卓然立在他面前，遮蔽了一切，成爲他的全宇宙，全生活了。

來了個短短的沉默。

終於史循的聲音像午夜的遠處鐘聲震動了曼青和仲昭的耳膜：

「姓張的，要追逐新的憧憬，教育姓王的，正努力於自己認爲神聖的對象；姓曹姓章的五六個人要立社，不甘於寂寞；姓史的，卻在盤算着如何自殺。但在懷疑者看來，都不過是懷疑罷了！」

從同學會出來，仲昭便往報館。他在霞飛路上走着，意態很是瀟灑。曹志方他們的苦悶，張曼青的幻滅，史循的懷疑，在仲昭看來，都不過是一種新聞材料，並未在他心靈上激起什麼煩惱。新聞記者的常和醜惡的現實接觸的生活，早已造成了他的極冷靜的——幾乎可說是僵硬的頭腦；即使有時發生感慨，至多亦不過像水面的一層浮油，搖漾片刻之後，也就消散了。然而這，又並非說他是麻木地生活着。不是的，他確是有計畫地做他的生活的工作的。他的自意識，也許比任何人都強些。他是習慣於三思而後行的人；在學校

時，大多數同事熱心於國家大事，他卻始終抱定了「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不要理想太高」的宗旨，他以為與其不度德不量力的好高騖遠而弄到失望以後終於一動不動，還不如把理想放得極低，卻孜孜不倦的追求着，非到實現不止。他就是這麼一個極實際的人。所以他而有一個目標在追求，那就是他的全世界全人生，他用了全心力奔赴着，不問其他。

現在仲昭的憧憬就是時時刻刻踞在他心頭的女影。一個多月前，在一處遊藝會裏仲昭第一個遇見了這位女性。那一天，是全省中等以上各女校的聯合遊藝會，真所謂有女如雲；然而只有一位穿素色衣裙的，身長腰纏，眉尖微蹙的女子，走進了仲昭的心，並且永遠趕她不去。那時仲昭簡直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如果永久不知道，倒也罷了；不巧的是第二天就有一個同事報告她的姓名是陸俊卿。更不巧的是那同事竟和她同是嘉興人，有一面之雅。最不巧的是那同事非常愛管閒事，竟把他們倆介紹了。於是平靜的仲昭的心開始有波瀾了；天降下這位女士來試驗仲昭的能力，試驗他有沒有魄力來追求這第

## 一個憧憬。

他們的交誼漸漸濃密了，同時他們的困難問題也展露了。陸女士有老父——一個太會替兒女操心的老父，思量着他的女婿該是一個非常人。而陸女士自己也正是她父親的女兒，有的是大志和孝心。所以在他們認識以後不久，仲昭就看出來，除非他自承怯弱，拋棄了這憧憬，不然，他不得不做一個非同等閒的人。爲的陸女士曾經表示過，新聞事業是最有意思的對於社會的服務，仲昭便決定在新聞界上露頭角；他進新聞界還不到三個月，當初以爲這只是一職種業，至多亦不過可以鍛鍊身心而已，但現在則新聞事業成爲他達到憧憬的階梯。他非得在新聞界中成爲一位名記者不可了。他自知他這動機是純潔的，——不爲名，不爲利，而爲愛；他又自知這也不是幻想，他有把握。

就爲的要實現他的美滿的戀愛的憧憬，仲昭現在輕鬆的在霞飛路上走着，奔赴他的崗位。殘陽曳長了他的影子，在行人道上的榆樹中閃動。街心懸空電線上的路燈，也早早的放了光明，準備接收太陽遺下來的的位置。一羣烏鴉向西飛過，啞啞地惋惜着白日又



已逝去。貓頭鷹的察察的噉噉聲在宣告牠的時代已經到臨。在這輝煌的落日的殘照裏，大自然界中的一切也表示了十分動亂和矛盾。

「夜報呀，看夜報！江南夜報！」

賣晚報的孩子的吆喝聲迷住了仲昭。他買了一份，就翻出第四版新聞來，一面走，一面看。刺目的五個頭號字「又一級票案」，誘引着仲昭去看那一條新聞；而同時他想到自己的報，自己的第四版，以及他上給總編輯的意見書了。一星期前，他把改革自己的第四版新聞的詳細計畫，正式提出來，可是至今尚未得總編輯的回答。

「許是他老人家忘記了罷！」仲昭焦灼地想。他覺得總編輯太不把他的事放在心上。第四版新聞原不過是社會上的一些醜態的瑣事，在總編輯看來，或者正是報上的一塊爛肉，徒因別家報上也有，姑且讓其存在，至於整頓擴充，那就未免多事了；也許總編輯的置之不理，就是這個暗示罷。雖然仲昭的計畫裏竭力擡高這些醜惡的瑣事的身價，稱之爲「全市的脈搏」，以爲由此可以測見社會的健康程度，但是總編輯或者正在那

裏暗笑他的誇大狂罷，燻肉也好，脈搏也好，仲昭本不想做一家報館的忠臣，大可俯仰隨俗，不事紛更，但想到既然爲了戀愛的緣故，一定要在報界露頭角，便不能不使他所主編的一欄有些特色，然而不懂事的總編輯竟像是在那里故意作難了。

仲昭不免有些忿忿了，巴不得立刻到報館，找着總編輯問個明白。他跳上一輛人力車，只說了「望平街」三個字，就一聲聲催着快跑。

進了報館，仲昭直奔編輯室，帽子還沒除下，就把手指按在電鈴上，直到一個胖茶房跌着鞋閃出在他面前。

「總編輯來了麼？」

「沒有，早得很哩！」

茶房的口吻也似乎不很尊敬這位第四版編輯，至少以爲仲昭這樣大早地就問總編輯有沒有來，是大大的冒失。

仲昭悶悶的吐了口氣，看編輯室裏，靜蕩蕩的只有幾張桌子，大時鐘正指着六點十

分。隔壁的校對室內卻有幾位等着喫報館裏夜飯的校對先生在那里有聲無氣的閒談。實在是太早了一些，正像他的同事彭先生常說的「還可以下兩盤象棋助筆。」

但是各人的桌子上卻已經堆着許多信件。仲昭舉起了自己桌子上的一疊，把幾個油印的快郵代電擱開，就坐下來拆閱四五封寫着「本埠新聞編輯先生大啓」的來信。第一封是某公司的，很簡短的幾句，要求勿再披露他們的經理被綁的新聞；第二封是某工廠的事前預防，在說了一大段理由後，歸結於「所有敝廠工人罷工消息，千乞勿予登載，至禱公謹」；第三封信寄自某路某公館，說是「報載敝宅日前盜劫，損失現金二千元，並架去十八歲使女一名等等，全屬子虛；此後如續有謠傳，務請屏斥勿錄。」仲昭皺着眉頭，鼻子裏哼了一聲，隨手將那三封信揀在一邊，仰起了頭，看着天花板納悶，他不願意再看剩下的兩封信了；他可以斷定還是那一套「請勿」的老把戲。他想，每天總有這等樣的信好幾封，這也乞勿披露，那也務請屏斥，還有什麼好的新聞剩給第四版？盜劫，綁票，罷工還不是很重要的新聞麼？這里藏伏着一個根本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全市的脈搏」。

這在社會意義上，比某要人坐汽車撞傷了鼻樑，委實是重要得多；然而前者的事主不願意聲張，後者的事主卻自己送來了連篇累牘的「碰鼻子」新聞。報館記者實做了「收發」，絲毫沒有選擇新聞的自由。這就是新聞事業，這就是記者生活！仲昭不禁違反本心似的懷疑起自己的職業來了。

他又想起某公館的盜案來。因為是白晝搶劫至四小時之久，並且擄人，簡直開了盜案的新紀錄，所以事後他親自去考察過；他親耳聽得事主的家裏人詳述強盜的人數服裝，以及他們的從容不迫的膽大的搜劫，可是現在來信卻倒說是「全屬子虛」，是「謠傳」了！案情的嚴重和事主的太畏怯，都暗示着劫案的背後有一個重大問題；難道這也輕輕的放過，輕輕的諉之於謠傳麼？

仲昭愈想愈悶，悽疑的黑潮在他心裏鼓盪了。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他盼望立刻湧出一個親人在他面前，讓他盡情訴說胸中的抑塞。然而沒有。編輯室裏只有灰白色的四壁和啞的什物。他拿起筆來，想把愁懷對他的親愛的陸女士發洩一下，但寫下兩三行，

猛然一轉念，他又把信箋撕碎了。他悲痛地在心裏自責道：爲什麼竟如此脆弱！一切困難阻礙該是早在意料中的，爲什麼要懷疑失望？把這種脆弱的醜態給陸女士看，豈不是對自己的希望宣告了死刑？呵，人生的路原來不如意像中那樣的平坦，只有極儒性的人纔是只看見了一塊尖石頭遂廢然思返；這種人是不配有憧憬的。看呀，陸女士的美麗的影子在前招引着呢！他是生活的燈塔！

仲昭不再胡思亂想了，決定等總編輯來時辦一個好交涉；他回復了輕快的心情，跑到校對室裏找那幾位校對先生閒談去了。

晚飯後，編輯室裏漸形熱鬧；除了第一版編輯主任，似乎一切都已到齊，大時鐘打了八下，排字房也開始催稿了；但各位編輯含着香煙，架起了腿，儘管熱心的談論最近的大香檳。仲昭已經發了通訊社的稿子，只等幾個特約的專訪。第三版編輯一面忙著談「香檳」，一面拚了大剪刀在外埠的快報上嚙嚙地剪材料。他有一個習慣——還不如說是他的辦事日程：八點以後剪外埠各報，九點以前發完，九點以後他就不知去向，直到

十一點半再來看最後的一次快信郵差有沒有第三版的材料，他這一天的工作就此完了。

直到十一點以後，纔聽說總編輯來了。當仲昭走進那總編輯室的時候，迎面而來的一句話就是：

「仲翁，你的計畫書，我已經看過了，很佩服佩服。可是要實行的話，我們還得從長討論，從長討論。那是和報館的經濟狀況有關係的。是不是？仲翁，經濟問題第一要顧到，第一要顧到。」

總編輯看着仲昭，笑吟吟的說；他的左手的兩個指頭夾住一枝香煙，右手從一堆舊信裏揀出一張紙來輕輕的揚着。仲昭認得這就是他的計畫書。

「添兩個外勤記者，似乎所費也不多？」

仲昭用高權的口吻回答着，就在近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不錯。假定每人月薪五十元。總共也不過一百元。可是，仲翁，第四版是人們忽

視的，忽視的；我們下這麼大本錢，費了許多心力，讀者也未必見好。是不是？前天有人介紹一個政治訪員來，尙且因為經濟關係把他謝絕了。」

仲昭的滿腔希望立刻萎縮一半；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總編輯把第四版視爲無足重輕，犯不着多化錢。仲昭覺得這種心理比真沒有錢更可怕，他須得先戰勝了這個不合理的成見。

「總編輯的話何嘗不是呢，」仲昭很嚴肅的說，「人們忽視第四版是個事實；但這不是錯誤的事實，我們應該用力去校正的。我的改革計畫便是針對着這一點。本報現在適用新編輯法，把本天的重要事件都登入第一二版去了，留給第四版的盡是些本埠社會瑣聞，因此更難引人一看，但也因為這個原因第四版非改革不可。我的計畫裏說得很明白，第四版的中心材料：一是社會的動亂，包括綁票，搶劫，姦殺，罷工，離婚，等等；二是社會的娛樂，包括電影，戲劇，跳舞場等等。這相反的兩方面都反映着現代生活的迷狂。是診斷社會健康與否的脈搏。可是眼前所有的這些材料，都不是特意搜探來的，是被動的受供

給，而不是主動的去搜尋。所以只覺得是一堆討厭的垃圾，沒有多大的新聞價值，更沒有半分的社會意義。自然這也難怪。一般本埠訪員並沒有什麼社會學的知識，又沒有犀利的眼光；他們君不見事件的背影，找不到事件的核心。我們現在要使這個垃圾堆放光彩，就不能專靠幾個老訪員，非用外勤記者不可了。我主張至少用四個外勤記者，就打算分配在四方面，有系統有計畫的去搜集新聞。一個月以後，我們的第四版，便可以成爲最有意義的現實社會的寶鏡。」

「哦，你的計畫很不錯，不差；我早已說過。但目前的困難問題是經濟能力問題，這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是不是？」

總編輯半閉了眼說；仲昭的議論，顯然不能鼓舞他起來。

「那麼，第四版的改革問題，不必再提了？」

仲昭追述一句，很露着不高興的神氣。

「那個，遲早要仰仗大才的啊，能改革，自然還是改革的好，遲早要仰仗大才的。我們



慢慢的來籌畫罷。此刻，姑且維持原狀，是不是？」

總編輯敷衍着說，一面把手指按在電鈴紐上了。

「如果單是經濟爲難，不妨把第四版的助理編輯裁了，騰挪出這筆開支來聘請外國記者。我的工作加重些倒不要緊。」

仲昭表示了大大的讓步了。

「那也不必。」總編輯沉吟有頃，方才回答。「那也不必。爲此打破了一個人的飯碗，也是怪可憐的。我們慢慢的另外想法罷。」

現在仲昭看了出來：根本問題還是總編輯不願意改革第四版，或至少以爲改革是多事；所謂「慢慢說法」不過是搪塞而已。仲昭簡直有點生氣了。

「請編輯第一版的那位王先生來！」

總編輯回過頭去對進來的茶房說。

「近來常常接外邊的信，要求不登某項新聞——今天就有五封，都是些綁票劫案和

罷工的新聞。我們怎麼辦呢？」

仲昭轉了方向又問：「雖然他料得到將有怎樣的答案。」

「自然不登，免得多生枝節。是不是？」

「那麼，材料更加缺乏了。」

「這個不妨，不妨。反正各報都是一樣，都不會登的。登了反多麻煩。」

總編輯說時微微的一笑；似乎把自己的新聞辦到和別家報紙一樣就是莫大的成功，就是新聞事業的秘訣。

仲昭也苦笑着站起身來。總編輯接着又說：

「罷工新聞尤其要慎重登載。太登多了就有赤化的嫌疑，赤化的嫌疑。至於版方自己來要求不登，當然更其應該不給披露了。」

仲昭只點了點頭，沒有回答，就走了出來。他覺得他的希望多半是無望了；他們以為整頓第四版是多事。他到今天方才知道總編輯的辦報宗旨是「但求無過」；至多是但

求不比別家壞；並且他們的對象也不是社會上的讀者，而是報界的同業；他們的新聞的使命不是對社會傳達消息，而是對別家報紙的比賽，爲的是別家報上有這麼許多新聞，所以自己也不得不有，如果各報能夠協定了只出一張空白，他們還是很樂意的罷？仲昭忿忿的想着，拖着一對腿，懶懶地走向編輯室；悵悵的泡沫，糊封了他的感覺，他失卻了左右前後的一切，只有陸女士的背影，曼曼婷婷地在他眼前移動，然而愈來愈遠了。

坐在自己的辦事桌前，仲昭捧着頭默想。但是他不能想。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着，發出各種不同的聲浪；這裏頭，有史循的冷澈骨髓的諷刺，有曹志方他們的躁悶的狂呼，有張曼青的疲倦的呻吟；這一切，很殘酷地在他的腦殼裏縱橫爭逐，很貪婪地各自想完全佔有了他。似乎有一張留聲機唱片在他腦蓋骨下飛快的轉着，沙沙地放出各人的聲調；——是的，正是這麼一個東西在那裏轉着，轉着，更快的轉着，直到分不清字句，只有或楞楞的雜音，只有暈眩的頭痛了。忽然，像是腦子翻了個身，一切聲音都死滅了，只有史循的聲音冷冷地響着：人生是一幕悲劇，理想是空的，希望是假的，你的前途只是黑暗，黑暗，

你的摸索終是徒勞；你還不承認人類的脆弱，承認你自己的脆弱麼？在你未達失意的時候，你像是個勇者，但是看呀，現在你如何？你往常自負是實際的人，你不取太奢的希望，但是現在看呀，你所謂實際還不過是虛空，你的最小限度的希望仍不免是個夢！

仲昭擡起頭來，撮着嘴唇噙了口氣；同時把身子一抖，似乎想揮去了那個悲觀懷疑的黑影子。他自己策勵自己：我們的生命的線中本來有光明的絲，也有黑暗的絲，人生的路本來是滿布了荆棘，但是成功者會用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旅途，用忍耐的火來燒淨了那些荆棘。有似乎在駭斥幻覺中的史循的議論，他想：世上何嘗有天生的勇者，都是鍛鍊成的呀；眼前的小頓挫，正該歡迎。太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太容易獲得的東西便不是貴重的東西。既然還不能一步一步的走，不如先走半步，半步總比不走好些。他又責備自己：一切本在意料中，何必如此神經過敏？你不是對於世事的觸鱗已經很能冷然處之而不悲觀麼？爲什麼遇到自身上的小小阻礙就不能動心忍性？

這麼反省着，仲昭忍不住獨自微笑了；他覺得適才的煩擾太沒有理由；他應該再實

際些，把理想再放低些，把他的改革第四版的計畫再縮小些，先走了這麼半步再說。總編輯並未決然反對，先做半步未必沒有希望。與其堅持原議，弄成一動不動，倒不如另作一個最低限度的改革計畫，求其實行。改革事業無論大小，都是性急不來的，只好灰色些，一點一滴的設法，可不是麼？

從報館裏出來，仲昭又回復了他的輕鬆的心情了。他在涼爽的夜晚中回家去，一路上就在考慮如何縮小第四版的改革計畫，使成爲總編輯看來也未始不可一試。他回到家裏，立刻就起草他的新計畫，直到午夜二時方才上牀。

第二天，仲昭接到了陸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自從接到了十七日的信，我就天天盼望報紙上的新計畫；每天的報到我手裏，我就先看第四版。但是每次只有空的期望。第四版直到如今還未實行改革。仲昭，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你取消了你的計畫麼？我想來一定不是的。大概是進行上有什麼困難罷？你的主張，你的辦法，在我看來，都是很好，該不至於有人反對罷？即使有些阻礙，我相信

你的精神和毅力總可以把牠們排除的。也許這十天來，你正在忙著這個呢！我盼望你的計畫早早實現。你說將來的幸福，全在你的事業有無成就；你不是說過不止一次，而且上次的信裏也有這句話的麼？我懂得你的意思呢！你這樣尊重我父親的意思，我是很感激的。不過父親也不是固執的人。他的，也是老人對於小輩應有的期望。仲昭，我相信你也是了解的。前天，父親回家了，我希望你能夠來我家一次，和父親見見。星期六此間有慶祝勝利的會，校中放假一天，報館裏想來也是休息的罷；你能不能在這一天來呢？……」

仲昭把這信讀了兩遍，又掣到嘴唇上親着。多麼甜蜜的一封信呀，給他希望，給他力。雖然因為自己的新聞計畫不能立刻全部實現，有負心愛人的期待，不免使他悵然而又頹然，但是一想到愛人是如何的信任着他的能力，便從心底裏發出驕傲的笑聲來了；雖然總編輯的冷淡的嘴臉不大好受，但是一想到愛人也灼見他的困難，那就已經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了。現在仲昭自覺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愉快地冥想著陸女士的奉裝該是如何的輕麗，像她那樣玉立亭亭的身段，穿了薄綢的衫子，讓和風來吹揚她的襟

扶，是多麼醉人呀！他又推想陸女士的父親，該是怎樣的一個老者，是溫舊的，抑是威嚴的？他匆匆的翻日曆，數着一張一張的紙片，一，二，三……離開陸女士約定的日期還有四天，不管報館裏是否有一天的休息，他是決定去了。他希望這四天併作一天過去，他又希望這四天長到像四年，以便他把第四版改革得十分完善，帶了這新成功去，作為贖見。

他決意要在這可寶貴的四天內，儘可能的刷新他的第四版的面目。因為不耐煩等到晚上十一點，在下午二時他就找上了總編輯的家裏了。把隔夜做好的新計畫遞給總編輯看過以後，仲昭很安詳的說：

「這個新計畫的目的，就是想在報館的經濟能力的範圍內把第四版弄些活氣出來。依這計畫，外勤記者暫時可以不添；關於社會的動亂方面的新聞，如綁架罷工之類，既然不便多登，我們就維持現狀，先用力來整頓社會的娛樂一面的材料。目下跳舞場風起雲湧，贊成的人以為是上海日益歐化，不贊成的人以為亂世人心好淫，其實這只表示了煩悶的現代人需要強烈的刺激而已。所以打算多注意舞場新聞。」

「很對，很對。不過太便宜了各舞場，代他們登義務廣告了。」

總編輯點着頭，徐徐噴出一口香煙，笑着說。

「還有離婚事件，近來也特別多；這又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很值得注意。但是除了涉訟的離婚案還有記載，此外登一條廣告宣告離婚的，可就沒有新聞上的記錄了。我們也應該據他們的廣告去探訪，給他詳詳細細登載出來。」

「這——也未始不可。然而總得謹慎，謹慎；免得惹人質問。」

「編輯上的細目，譬如材料分配，改換排式，變更字體，——都有在計畫書內，大概沒有什麼辦不到罷？」

「大致可以辦到，但是，」總編輯看着計畫書說，「你要用仿宋字和方體字的題目，卻有些爲難。仿宋字要去買，價錢就不輕；方體字是現刻，如果用多了，報館裏只有一個刻字人，又怕趕不及。字體一層，還是將來再換罷。」

仲昭料不到在這裏還有阻礙，但是他很聰明的不再堅持了。他已經取了讓步政策，



從一步變爲半步，現在便也不惜再慷慨些。

「還有一層，」總編輯又看着仲昭的計畫書，慢慢的說，「仲翁，你不是想按日登載各舞場的概略麼？這也是一種有用的系統材料，很好很好。可是你打算特約人來投稿，我以爲大可不必。由報館給各舞場送一封通函去，請他們自己寫一點來，豈不是更方便麼？替他們鼓吹的事，難道他們不願意麼？如果請別人做，他們又要嫌記載不實，寫信來要求更正，很是麻煩，麻煩。」

仲昭睜大了眼，不解總編輯何以如此怕麻煩。他忍不住不說：

「我也知道請他們寫一點來，是輕而易舉，卻就怕的他們寫來的盡是些版版的官樣文章，沒有興趣，沒有價值。」

「寧可官樣文章罷。投稿而加上特約兩個字，那些投稿家又要奇貨自居了。究竟也不過是些平平常常的東西。」

總編輯說着把香煙尾擲在煙灰盤裏，似乎是斥去了那些投稿家。仲昭看着那香煙

尾埋進了煙灰裏，覺得他的半步之半步的計畫又縮小了幾分之幾了。他擡起眼來看着總編輯的光油油的面孔，彷彿看見那上面有兩個大字是「省錢！」他正想分辯他所特約的人未必趁火打劫，可是總編輯又接着說了。

「你的計畫書上又說起打算不登各商店送來的『新到各貨』的消息，以為沒有新聞價值；話何嘗不是呀，可是他們都在本報上有廣告，我們不能不應酬一下，現在姑且仍舊擠在第四版裏，待將來我們擴充半張『本埠增刊』時再移出來罷。」

仲昭的背脊骨冰冷了。他覺得總編輯的蠶食主義要把他的改革計畫連根嚼斷了。他早已半步步的退讓，現在似乎是退到無可再退了。他不得不作最後的堅持：

「那麼，第四版的地位就不夠了。既然不能不登，把他們移在報屁股上罷。這些原來是報屁股上的材料。」

「不是。報屁股上向來不登新聞，人家也未必願意。仍舊登在第四版，你把他們排在最後就是了。反正不是天天有的，大概不至於擠落別的材料。」

仲昭還想說這是材料純駁與否的問題而不是擠著的問題，卻見總編輯已經伸了個懶腰站起來，笑着說：

「總而言之，你現在的計畫，比較的是有實行的可能了。我的意見，大致就是剛才說過的幾點——一時想著的，就只這幾點；也許陸續還想出要商量的地方，今晚不再談罷。」

仲昭看來再爭也無益，含糊糊的又敷衍幾句，便跑了出來。他本來預定見過總編輯後要到三四個地方去接洽投稿的事，現在倒覺得惘惘然無事可爲了；特約投稿辦法既然通不過，難道他還要到四處去拉稿子麼？他站在路旁躊躇了一會兒，想到同學會去，又想去找張曼青談天，最後決定回家寫信給陸女士。

他並沒對陸女士說起他的困難。他是要留着面談。況且，在事情尚未成功的時候，就向人家訴說艱苦，也似乎近於儒怯罷？在陸女士面前，仲昭是決不肯這樣丟臉的。他是打算把第四版改革得像個樣子的時候，然後從頭細說他所遇到的阻礙，猶如一位將軍必

得在既奏凱旋以後方肯發表他戰鬪中的危急的過程，並且喜歡把敵人吹得過分可怕，好襯托出自己的勇武善戰。而且抱定了「理想不要太高」的哲學，伸昭對於目前的第二次頓挫，卻也毫無感慨了。雖然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計畫又被總編輯修改得更低，雖然半步政策已經降為半步之半步，但是潛伏在他血管裏的人類天生的容忍的本能，已經使他覺得這第二次的失敗的打擊確沒有第一次那樣的敏感了。可以說他是已經習慣了失敗，也可以說他確是從失敗中磨練出一些勇氣來了。他現在的自信則是：踏過了失敗的堆，一寸一寸的，一分一分的，他終有完全成功之一日；所不能無憾者，在四天後會見陸女士時，怕未必能帶了什麼成功去了。然而也不是絕無補救，他想：盡他的能力，該可以在短短的四天內先使第四版有一點特色。他可以到各舞場去走走，寫一點半批評半報告式的「印象記」——假定是「上海舞場印象記」罷；在這裏，他可以用他的銳利的觀察，縝密的分析，精悍的筆鋒，來吸引社會的視線。這個，既不用化錢，又不會引起人家來質問的麻煩，在總編輯方面一定是無詞可藉再來阻擋了。

當下仲昭很高興的先來支配自己的時間：從晚上八點鐘起算，八至十在報館裏編輯第四版，十至次晨三時巡遊各舞場，以後是睡眠，那麼「印象記」的著作只得放在次日下午了，好罷，就這麼辦。」仲昭對自己說，一面把新製定的時間表錄進懷中記事冊。

晚上八點到了報館，在同事們的架起了腿的高談聲中，仲昭埋頭在稿子裏，急匆匆的塗抹修改。他發了一個稿子，就向牆上的大時鐘望了一眼；他的手指運動着紅筆，心裏卻在布置他的巡遊各舞場的最經濟的路線。時間慢慢的過去，他桌上的稿子也慢慢的少下去，終於只剩三四張廢稿了。九點五十分，他已經發了新開次序單。他愉快地伸了個懶腰，又把預定的路由再想一遍，便站起身來，飄飄然出了編輯室。

「王先生！請慢走一步，有幾句話要和您說！」

這很低然而很沉著的喚聲，把仲昭止住在樓梯邊。仲昭回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助理編輯李胖子。仲昭疑惑是稿子上還有問題，可是這位小胖子氣噹噹的拉着他向會客室走，低聲的反覆的說着那一句話：

「王先生，有幾句體己話要對您說啦。」

在會客室坐定以後，李胖子把身子挪近了仲昭，推出一臉笑容，簡直不讓仲昭開口，就低聲的鄭重的慢慢的說：

「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是北方人，是啦，我是北方人，到上海來混一口飯喫。前清時代，我還是個貢生啦，不騙您，王先生，我真是貢生啦，可是，民國世界，翰林進士全都不中用，我這貢生，也就不用說啦。可憐我，只在這兒混一口苦飯。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家裏人口多而又多，咳……」

李胖子就像背書似的，把他家裏窘况滔滔滾滾的訴說出來，簡直沒有仲昭發言的餘地。仲昭十分不耐的聽着，心裏納罕，以為李胖子是發了神經病了；不然，就是要借錢。他看着錶上已經是十點二十分，就硬生生的截斷了李胖子的話，問道：

「究竟有什麼事，請你直捷了當的快說呀！」

李胖子似乎渾身一跳，呆起了胖臉，驚疑地瞅着仲昭，足有三分鐘，然後吞吞吐吐的

說：

「王先生，您自然全都明白啦，過活是真難！您最是軟心眼兒的，您總得擔待一些我這走黑運的人，我一世忘不了您同好處！」

「咳，不用說這些話了，究竟你有什麼事？直到此刻，我還是不明白。」

「王先生，您自然全都明白啦，您最是好心眼兒的……」

「實在我不知道你爲的什麼事！」

「王先生，您還在冤我啦！嘻嘻！」

「究竟什麼事，趕快說呀，我還有事呢！」

「聽說您不要助理編輯，要用外勤記者……」

「沒有的事！」

仲昭決然的否認；他這才明白李胖子訴苦的原因了。

「有的，有的；王先生，您別冤我啦。我到這上海，也有五六個年頭兒了，上海話我亦聽

的懂，什麼大世界，小世界，花世界，我全都去過啦。王先生，就請您改派我做一名外勤記者罷。」

仲昭忍不住笑起來了。他很奇怪，爲什麼李胖子知道這些事。

「那簡直是謠言了，誰告訴你的？」

「編第一版的王先生說的。不是謠言。總而言之，求您改派我做外勤記者罷，您如果不答應，我就沒有命啦！」

仲昭看錶上已經是十點五十分了，可是李胖子苦苦的纏住了，不讓他走，仲昭覺得這個人又可笑又可憐，又和他說不明白，末了只得切切實實的對他說：

「本來有這個意思，現在已作罷論了；請你只管放心罷，你的位置是決不會丟的。今天我實在還有要事，明天再談。」

李胖子還像不大相信。仲昭抽身就逃出了會客室。

但是在會客室外，又遇見排字人來找他來了。第四版的稿子還差一些，須得補發。仲



昭皺了眉頭，跑進編輯室，好容易才找出一篇稿子來，正要塗改，茶房又進來對他說：「總編輯請去談話。」仲昭再看手腕上的錶，不多不少，正是十一點三十分。他心裏抱怨着：偏今天有這許多意外事！

幸而總編輯並沒很多的話，只說官廳又有命令，罷工新聞應慎重登載。

仲昭走出報館的大門時，仰天發了口氣，心裏說：

「真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預定的計畫，即使是最小的，要在十點鐘出去這麼一點小事，也難得完滿實現。人生的路中就是這麼多錯失麼？」

此後直到仲昭回家睡在牀上，總算沒有什麼波折。在愉快的疲倦中，仲昭的唯一希望就是經過了甜蜜蜜的六小時的休息，蘇生過精神來做「印象記」的第一篇。但在清晨五時左右，滂沱的雨聲就將仲昭驚醒，他猛然跳起來。房內光線很弱，他以爲總是陰雨的緣故，後來看錶，才知道早得很，便又睡下。這一次，卻消納了整個的上午。

所以第一篇「印象記」的動筆，已在下午三時。簾溜聲還在淙淙地響着。空氣異常

潮悶。仲昭最怕這種天時。他把筆桿拈在兩個指頭間搖動，回憶昨夜在舞場中的見聞。不知怎的，思绪忽東忽西的，總不能集中。昨夜他到了好幾個舞場，見的很多，聽的很多，然而此時茫茫漠漠的喚不起強烈的回憶。此時在他腦膜上趕不去的，只有章秋柳的妖嬈的姿態，她的鋒利的談吐。昨晚是在開樂宮遇到的。沒有龍飛跟在她背後，也沒有徐子材像馬弁似的不離左右。她對仲昭說了許多話——熱情的，憤慨的，頹唐的，政治的，戀愛的，什麼都有。只這些話，現在填滿了仲昭的腦殼。就把這些話寫出來罷？那又不行。不像「印象記」，況且人家也不認識這位章秋柳；她不是舞女，也不是偉人。把她的談話作為「印象記」的開端，似乎不合體例。仲昭本要在舞場中找到一些特殊的氛圍氣，含淚的狂笑，頹廢的苦悶，從刺戟中領略生存意識的那種亢昂，突破灰色生活的絕叫。他是把上海舞場的物興，看作大戰後失敗的柏林人的表現主義的狂瀾，是幻滅動搖的人心在陰沉沉麻木的圈子裏的本能的爆發；他往常每到舞場，便起了這種感想，然而昨夜特意去搜求，卻反而沒有了，卻只見卑劣的色情狂，醜化的金錢和肉慾的交換了。這些，顯然不是他的

「印象記」的材料，只有一個章秋柳，象徵了他的目標，然而把她寫上去以代表一切，又似乎不相稱罷？

像懸掛在空中無從着力似的掙扎着，仲昭幾次把筆尖落在紙面上，可是終於寫不出一個字。他幾次擲去了筆，恨恨的想：難道在這一點小事上也藏匿着理想與事實不能應合的真實麼？難道平日所見的舞場上的特殊的氛圍氣卻不多不少只是自己的幻覺麼？也許當真是幻覺罷，老朽了的中國民族大概只能麻木污穢地生活着，無忿怒無悲哀無希望地生活着，未必能像德意志民族在戰敗後的疑懼痛苦中會迸射出躁動的力求復活的表现主義那樣的火花；目下上海人的肉感的歌舞的風狂，怕只能比擬於古代羅馬人的醉夢的頹廢罷了。失望，失望！在這時代，無論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

於是史循的懷疑的影子又偷偷的掩上來了。仲昭似乎受了一擊，斗然全身的肌肉都縮緊了。他放下筆，在房裏一來一回的走着；他努力制住自己的思潮的激盪，他不敢再想，他怕的再想下去又要沉沒在懷疑的深坑裏了。

——看來「印象記」是做不成了？未必。還有三小時留着。材料呢？努力搜索枯腸罷。材料不合用又怎樣？加一些曲解麼？姑且把章秋柳不露名的寫進去罷？

在亢進的感情的煙霧消散後，仲昭又這樣的無聊的自問自答。當然他不會就此擱筆不做「印象記」，那是關係着他的未來的幸福，都是有陸女士的情影在無形中催促他呢！他再坐下，捏起筆，很鄭重的在白紙兒上先寫了題目；他側着頭又凝想了幾分鐘，慢慢的竟寫下去了：「在炮火的包圍中，我們聽得批覆娜的幽聲……」突然他停筆回過頭去，什麼！有人進來了。曹志方的粗壯的喉音已然震動了全房的潮溼的空氣。

「老王，躲在家裏幹麼？你這裏二房東的女用人真可惡，她說你不在家！」

曹志方噙着跳進來，手裏拿着柄大雨傘，索索地還在摘下黃豆大的水珠。他逡自坐在仲昭的對面，向桌子上的稿紙瞧了一眼，便努着嘴說：

「這些無聊的文章做牠幹麼？我們談正事要緊，昨天下午我們都在同學會裏等你，直到天黑也不見你的影子；你真的貴忙哩！今天下了雨，小章知道你的脾氣，下雨不出門。」

你看，這麼大的雨，我專誠拜訪，二房東的女用人還想騙我，怎叫我不生氣！老王，你真是太舒服了，坐在家裏幹這個玩意兒！」

「你說是有正事，到底也得先說正事呀！」

「正事就是前天講過的立社，昨天我們商量得更詳細了；第一先須有個通訊地址，大家都主張要你來擔任這份兒，我特地來和你接洽的。」

仲昭點了一下頭表示許可，但也不能不問：

「通訊地址大概就是轉信了，是不是？」

「多半是轉信，但也許還有別的事，此刻說不定。」

「你何妨先說幾件，讓我看，是不是我能夠擔任的。」

「老王，你這話可就怪了！我怎麼能夠未卜先知！」

仲昭忍不住笑了；他覺得曹志方雖然熱心，卻始終是糊裏糊塗，不知道要辦一些什麼事；他還是空空洞洞的什麼辦法都沒有。

「目下第一件事是找人。」曹志方接着很鄭重的說，「這就不容易。找得到的人，未必和我們意見一致；像張曼青，我們就不願再去找他了。」

「你們後來又會着曼齊麼？」仲昭很盼切的問。

「沒有。只有小章和他談過。他已經在什麼中學——咳，怪名字，記不起來，總之，是在中學校當教員了。他不贊成我們的辦法，他還勸小章不要幹呢！所以昨天下午，小章就有點變樣子；老王，你說嘔氣不嘔氣？」

曹志方說着鼓起了腮巴，捧過案頭的茶壺來，套上嚼，囁囁的就灌，似乎非此不能壓下他一肚子的閒氣。仲昭又想起了昨夜在舞場中看見章女士的情形了：她是短袖的藕色衫子，滿口酒氣。像這樣子，確不是想刻苦地做什麼正經大事的。

「然而小章只是女人心活罷了，」曹志方放下茶壺又說，「倒不是不熱心。我最不高興的，是龍飛。他又像真，又像假；咳，這小子，光景只會演戀愛的悲劇了。老王，你知道麼？前天，龍飛又演了一齣戀愛的悲劇呢，咳，這小子，沒救！」

提到了龍飛的戀愛悲劇，仲昭總是忍不住要笑；他不知道龍飛有過幾回戀愛的悲劇，他只記得現在聽到的已經是第五次或是第六次。他笑着問：

「前天麼？前天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他和小章一處坐，小王在他前排。休息十分鐘的時候，他和小王胡鬧，後來電燈又滅了，他伸過手去想捧小王的大腿——咳，這小子，沒救。不料小王隣座的一個女客身上去了。湊巧那女客又和她的男子一同來的，當時以為是自己男人的手，後來卻發覺了，自然就鬧出來啦！不是小章對付得好，龍飛簡直的不了！咳，這小子！」

兩個人都呵呵大笑了。曹志方突然收住笑容，又接着說：

「他們就是這麼浪漫的！我最恨浪漫，我沒有情史。可是他們反倒說我剛愎自用，說我包辦一切。老王，你想，不是我負責任，這麼大的雨，誰肯來找你？」

仲昭微笑着點着頭；曹志方的熱心肯幹，他是素來佩服的，但曹志方的莫名其妙的

踏上前，也是他素來佩服的。

「老曹，我究竟還有點不明白，要做事爲什麼定要立社？以我的見聞而言，沒有一個社不是一場無結果的事情沒有辦，大家先嘔開氣。」

「立社無非團結起來力量大些。一個人辦不動社會的大事。這些原是老調。小王另外有個意見，她說借了團體的力量可以防止個人的頹廢和墮落。老徐的看法是：時局刻到會突變，不能不先有些準備。老玉，是不是這幾句話也還有些道理？」

仲昭默然點着頭。

「我呢，一向是熱心做事的，」曹志方接着再說，「照我的脾氣說，就不大喜歡那種扭扭捏捏的辦法。老王，你不知道我肚子裏悶的怪呢！我最最看不慣那種不陰不陽的局面！現在真是沉悶，就好比今天早上的天氣。剛才倒下了一場大雨，再有雷，有大風，那就更痛快。我就是喜歡痛痛快快的。如果我沒有了錢，我是不歡喜借的，我寧願餓死；不然，就做強盜去遺世界，會搶錢的就是英雄好漢；大家都攢了各式各樣的招牌去搶錢。可是我老



曹就不喜歡這種扭扭捏捏的搶，我要搶時，乾脆的就去做土匪！那天小章說「我們又不會做強盜土匪，」一時，小章不會，我可是很會。現在我還是耐着性子扭捏一會，要是悶到受不住，老王我真會幹出來呢！」

曹志方睜大了眼睛，突然拍一下桌子，站起來將手中的雨傘向空一揮。水點簌簌地散下來，灑了仲昭一頭。

「老曹贊成你的主意。可是你還沒做土匪，我倒先已經受了犧牲。」

仲昭乾笑着竭力把話說成談諧些。一種無名的擾動，襲來在他心頭了；這兩天來他受的牢騷，忽然約齊了似的翻騰起來了。

曹志方不理會仲昭的話，向窗外望了一眼，很生氣的說：

「可不是，大雨又過去了，越來越沉悶。老王沒有事了，明天見。」

仲昭目送着倒提了雨傘的曹志方大踏步出了房門；他悶悶的噓了口氣，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在房裏來回走着。然後，他站在窗前望着天空。雨是沒有了，風也不動，一片沉悶

的灰色佔領了太空，低低的就像是壓在人們的頭頂。雜亂的思想在他心裏迴旋：曹志方他們幾個人的個性如此不同，如何能共事？曼青已經做教員，不知他擔任的是什麼功課？章秋柳今晚還到跳舞場不到自己的「印象記」究竟能不能做成功？且看今晚有沒有合式的材料？第四版的改革不知何日方能實現？陸女士的戀愛究竟有沒有把握……

在這一串疑問中，仲昭只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他的「印象記」看來今天是一定做不成。他只能希望明天了，有希望總會成功！對於第四版的改革，對於陸女士的愛的憧憬，他都抱了鑿而不舍的永遠希望着的精神去幹。但是一句話終於又浮上了他的心：

「真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預定的計畫總難得完滿實現。人生的路中就是這麼充滿了錯失麼？」

然而能夠永遠把希望放在將來的人，終是有福的。仲昭這晚上是很順利的實行了他的時間支配表：九點鐘就出了報館的門。第二天居然做成了「印象記」的第一篇，雖然比他最初想像中的「印象記」似乎減色些。他的困難的掙扎不曾全部落空。

接連三天都是頂壞的天氣。太陽光忘記了照臨大地，空間是重濃濃的鉛色。溼熱的南風時時吹來；吹到老年人的骨節裏引起了酸痛，吹到少年人的血液裏使他們懶散消沉。人們盼望一場痛快的大雨，但是沒有；他們在睡夢中會聽得窗外淅淅瀝瀝的響着，但是第二天起來看時，依舊是低低的灰色的麻木的天空。

仲昭到陸女士家裏去的一天，那就更壞了；空氣非常潮悶，從早晨起，又下着牛毛雨，像全市浸在霧氣中。一切物件都是溼漉漉的膩着手指。在那些污穢的小巷裏，所有的用

舊了的家具，臭蟲大本營的版壁，以及多年積存的應該早在垃圾堆裏的廢物，都聯合着喘氣——一種使人心悸的似腥又似腐的惡氣。史循所住的，恰就是這麼一個去處。那天從同學會回來後，他就躲在他這窩裏，沒有出去過。這幾天來，除了送飯給他的二房東的小女兒，他簡直沒有見過第二個人面。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只是躺在床上沉思。他把過去的種種，未來的種種，全都想完了。他都有了結論。不敢想，而且想過幾次並沒什麼解決的，是他的現在。這就是他現在的自殺問題。似乎對於自殺的本身已經沒有多大的懷疑了，現在他還不能無躊躇的，是自殺的方法。上吊，投水，鎗殺，服毒，甚至於割破大動脈讓血流盡的傳說的自殺，總之，凡是人類所曾用過的方法，他都想過，但都以為不妥。不妥的原因，一半是他終有點懷疑於此等自殺法之是否可靠，一半卻也覺得總不免痛苦。他常常想，他這人，已經受盡了人世的苦惱，如果在辭世的一剎那間還要嚐一嚐最後的苦味，他是不肯的。況且上吊或許遇救，投水更有被人撈起來的可能，鎗殺呢，難免只受了傷，並且也沒有鎗。自殺不成而反多經驗了痛苦，在他看來是大大的不合算。至於服毒等等，自然

更痛苦了。他也曾想到：不如寫了幾張共產黨標語跑到馬路上去張貼，讓人家捉去鎗斃；但一轉念，還是不妥，或者人家以爲他並未直接參加暴動，並不殺，卻把他監禁起來，那就更難受了。

現在史循仰面躺着，眼光定定的射在烏黑的天花板上，考慮他最近發見的自殺方法；這是昨夜夢醒後忽然想到的。還沒像現在這樣消極的三個月前，他在某處辦事——他最後一次的涉世——曾經從一個當軍醫的朋友處要了一小瓶哥羅芳在這里呢；用麻醉劑自殺，豈不是最哲學的最藝術的自殺麼？從前爲的割治盲腸炎，醫生給史循用過哥羅芳；雖然盲腸炎未醫治好，但是哥羅芳麻倒時的趣味，卻是史循永遠不能忘記的。那將就麻醉時的渾身骨節鬆解樣的奇趣實在比什麼都舒服。他從軍醫朋友處要了一點哥羅芳，也就是想再嚐嚐那種沉醉的滋味，他時常把鼻子湊在瓶口上作一個深呼吸，直到身子像要浮起來了，然後仰後靠在椅背上，領略那兩三分鐘的飄飄然的醉意。這樣的常常使用着，一小瓶的哥羅芳也幾乎昇化完了，現在總該逗留得一點足夠一個人自殺

罷？他慢慢的起來，從床底下拉出手提箱來，果然把那個小瓶找到了，還剩着一茶匙左右的無色透明的液體在瓶裏動蕩。他揭開瓶蓋試嗅一下，依然是異常芳冽。

小瓶捏在手裏，他重復躺在床上。他愕然看着這個精緻的差不多一塊錢大小扁圓的玻璃瓶，突然憶起這小瓶的歷史了。原是個裝香水精用的小瓶，買來時可不是還有一隻玫瑰紅的細羊皮做面子，密色軟綢襯裏的小匣子麼？上好的法國香水不是他想送給周女士的麼？但是，禮物還沒送出，周女士已經——他不能再想這段傷心史了！這是他生命上最大的打擊！

史循冷冷的嘆了口氣，用勁握住這個小瓶。另一段舊事又浮上他的意識：

他看見自己在一個旅館的頭等房間內，五六個妖豔的女子，從二十多歲以至十四五的，從小脚的以至天足的，排坐在他跟前，都對着他擠眉弄眼。好像他說了聲「全要」，於是這些女子又都格格的笑起來。於是他們竊竊私語，似乎在爭論什麼，又像是互相推諉。終於她們一齊跑到房外的洋臺上，只剩下方臉濃眉將近二十歲的一個；她很風騷的

笑着，走過去假在他的懷裏，挽住了他的頸頸，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句，就替他解開了衣服的鈕扣……

史循眼皮一跳，幻象沒有了。他的嘴角上獻出一個苦笑。浪漫！風狂的肉感追求！都在認識周女士以前。然而在失去了周女士以後，便連這種樣的頹廢的心情也鼓動不起來。從此他墜入了極頂的懷疑和悲觀。現在他又要用這紀念悲痛的盛過香水精的小瓶裏的毒劑送自己到永遠的休息。

「永別了！如夢的浮生，謎一樣的人生！煩悶，浪漫，失望，失落的過去，我永遠拋棄你們在無人的無地了！不高興再來猜你這謎了！」

這聲喃喃地自語着，他跟蹤踉蹌跑出了他的房間。

大約半小時以後，史循走進了一個醫院；他本想住旅館，但轉念後卻又選定了醫院。他不願在自己的住處自殺是早已決定了的，他不忍連累他的二房東，尤其不忍使一日三次送飯給他的小姑娘永久留下一個恐怖的印象。因為已是午後三時，醫生們都不在

院史循自既是來療治盲腸炎的，就開了個病房。看護婦請他在病歷牌上寫姓名，他就寫了個假的。爲什麼他不說出自己的真姓名來呢？他不願冒充愛世憤時的志士，他也不願朋友們知道他的結局，他只願悄悄的離開這世界，像失蹤似的，給人家一個永遠的不明白。

看護婦出去後，史循把門上了門，就躺在床上；他掏出一塊手帕，疊爲四層，將小瓶裏的哥羅芳全數倒在上面，然後拏這手帕嚴密的蒙住了自己的鼻孔和嘴巴。他雙手按在手帕上面，同時用力深呼吸。一縷頗帶涼意的甜香從喉頭經過，注入他的胸部，立刻走遍了全身，起一種不可名說的暢快。這是他屢次經驗過的。但隨即有些新的異樣的來了。他覺得身體已經離了床，一點一點的往上浮；他看見天花板慢慢的自行旋轉；他又聽得無數的聲音充滿了他的耳管，似乎是很近很響的，又似乎是遠遠的輕微的。他仍奮用力深呼吸。身子更浮得高了，像是已經貼着天花板，他只見一團疾轉的白光了，耳朵裏也換了一種單調的噠噠的聲音；他覺得身體的各部分正在鬆解融化，又感得胸膈間有些脹悶。



於是，時間失了記錄，空間失了存在。他再不能看見，再不能聽見，似乎全身都已消散，只有一個腦子還在，他還有意識。他意識到現在是沉下，沉下，沉下，加速度的沉下！忽然像翻了一個身，便什麼都沒有了，連意識也完全消滅。

沉寂佔有了這病室。史循的枯瘠的身體，像入睡似的躺著，嘴上的手帕已經落在一邊；他的臉很紅，他的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但已是死的沒有神光的眼。病室外，看護婦的伶俐的腳音，時遠時近的開關地響著。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天。一匹蒼蠅飛到史循的鼻尖上，用牠的舌頭舐了許久，然後很滿足的舉起牠的兩條後腳來慢慢的自相搓著……

……  
一股強烈的亞莫尼亞氣像在史循的意識上打了一針，他突然回復過知覺來。他看見紅紅綠綠的顏色在眼前迷跳，他又聽得嘈雜的聲音在耳邊響。他的胸膈間，像有一團東西在狂搏着要出來。又一股強烈的亞莫尼亞氣從他鼻子灌進來，他全身一震，手自然而然的舉起來向臉上一抹，卻被另一隻很濕軟的手按住了。他這才聽得一個聲音說：

「好了醒過來了！」他這才看見許多人圍繞了他。可是他閉了眼，不願意看。一個很熟的聲音又在他耳邊叫起來：

「史循，史循好了些罷？認識我麼？」

這幾個字是從溫香的女性的口裏發出來的，帶着親熱和愛憐，史循忍不住睜開了眼睛。不是別人，卻是章秋柳！她坐在床沿，史循的一隻手在她手裏；站在她身邊的，是先前謝史循寫姓名的那個看護婦，好奇似的凝視章女士的面孔。

「秋柳！你怎麼……來的？」

史循掙扎着說出了這一句，他的胸部還是很脹悶，像壓着一塊大石頭，透不過氣來。

「我們把她找來的。大概就是你最願意見的罷！」

史循感覺到還有一位醫生站在床邊。

「現在人是醒過來了。可是，章女士，你總該明白這位史先生爲什麼要自殺；假使他的衣袋裏沒有那張你們同學會的卡片，再如果他醒不過來的話，這樁無頭案真叫我們

爲難了這和敝院的名譽很有關係的呀！」

醫生氣衝衝的繼續着說；他顯然辜章女士當作史循的關係人，或者竟是史循自殺的原因了。史循冷冷的看了醫生一眼，沒有說話；他這才明白醫院中人所以能夠找到章秋柳原來是根據了自己衣袋中不知什麼時候留落着的一張同學會卡片。

「這位朋友是有神經病的，不是剛才我已經說過了麼？有一些兒神經病。」

章女士勉強笑着回答。

「哈，神經病！他告訴了我們一個假名字，也是神經病麼？他用了多量的哥羅芳，如果不是那塊那塊手帕先已掉下，他準定是沒救的。他鎖了房門，看護婦以爲他是睡着了。幸而我早一步回院，不然，恐怕再過幾個鐘頭也未必會發覺呢。」

史循默默的聽着，心裏抱怨自己的辦事太疏忽；如果剛才用繩子把手帕繫在嘴上，豈不是好？

「現在我也不多說了，好在人已醒過來；就算是神經病的話，本院不收瘋子，章女士，

請你另行設法罷。人是交給你了！」

醫生結束了他的責備，招呼着看護婦，大踏步去了，只剩下章女士和史循。章女士皺了眉苦笑著，沒有話語。

「秋柳，你怎麼來的？」史循又提起了這個問題。

「他們在你衣袋裏找着一張同學會的卡片，就到呂班路來詢問，恰好我在同學會裏，聽他們說是有人自殺，我當即猜到了你。果然是你！」

章女士站起來走了兩步，向病房門外望了一眼，又接着說：

「這裏醫院的人們真可恨。他們把你當作仇人，以為你是害了他們了！他們對於一個自殺的人，一點同情心都沒有；他們所以救你，只為的要卸除自身的干係！」

史循的回答是淡淡的一笑。章女士仍在床沿坐下，看着史循的臉又說：

「那天你說要自殺，今天果然自殺了！但是，史循，無論你懷疑悲觀到如何程度，生命總是可以留戀的罷？我們自然不惜一死，但又何必自殺呢？」

史循搖著頭，低聲嘆了口氣。章女士的溫柔懇切的口吻，頗使他感動；而況她的笑容，她的眼睛，她的肥大的臀部，常常令史循想起周女士。

「在尚能享受生活的愉快的人，」史循又歎了口氣，慢慢的說，「自然覺得生命無論如何是可以留戀的。像我，即使不自殺也不會活得長久的人，便覺得生活着只是多受苦罷了。我的盲腸炎奪去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愉快。我至多不過再活一年兩年罷了。對於世事的悲觀，只使我消沉頹唐，不能使我自殺；假使我的身體是健康的，消沉時我還能頹廢，興奮時我願意革命，憤激到不能自遣時，我會做暗殺黨。但是盲腸炎把我的生活力全都剝奪完了。我只是一个活的死人。秋柳，這樣的生活，還值得留戀麼？我也會這麼想：就活一二年看看政治上的變化也是好的。可是最近我連這個也看厭了。變來變去只是這幾套老把戲；歷史是循環，循環；老調子是一遍一遍的唱來唱去，真所謂徒亂人意！」

史循停止了，很難難的喘着氣，汗粒從他額上滲出來。看見章女士的眼眶裏似乎已盈滿着淚珠，便像感觸了電流似的，他努力掙起半個身體來，抓住了章女士的手，一字一

字的順着說：

「秋柳——以前，我曾經愛過，像你這樣的，一個人。爲了這愛，我戒絕了，浪漫；我，看見一些光明。但現在，什麼都——完了，完了！」

他鬆了手，頹然落在枕頭上，眼睛也閉了。章女士心裏一跳，用手去扶他的頭，他閉了眼，又掙扎着加上一句：

「現在，我的，盲腸炎，使我，不能，再有，半分的，希望！」

他的眼皮慢慢的闔上，呼吸漸漸的微弱，鼻尖上透出幾粒冷汗。

章女士驚惶到不知所以，她捧住了史循的面孔，只是喚着，聲音也發抖了：

「怎麼了？史循，怎麼了，怎麼了！」

但是史循只微微的搖一下頭，沒有話，也沒有睜開眼來。

章女士看來不妙，急步跑出病房想找醫生，但在樓梯邊一個人攔住她，遞過一張紙來。章女士匆匆的瞥了一眼，看見紙上寫的是：「……急救手續費大洋五十元。頭等病

房一天，大洋六元……」她恨恨的把紙一團，銳聲喊道：

「醫生在那里病人不好了！」

一個看護婦也從旁閃出來了。章女士吩咐她趕快找醫生來，就跑回病室去。她又是着急，又是生氣，沉重的脚步打在地板上，把床內的史循驚醒了；他開眼望着章女士，露出很感動的一笑。

章女士這才鬆了口氣。一會兒，醫生也來了，神氣很難看；他在史循面上望了一眼，拉過史循的手腕去按了按脈息，就懶洋洋的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是倦了，讓他睡一下就是。」

醫生出去後，章女士低着頭默想她手裏的紙團上的那個問題。她決不定是否應該給史循知道；不給他知道又有什麼辦法？最後她得了個主意：不如先去找王仲昭商量一下。她看着史循說：

「醫生說你倦了，你且睡一會罷。今天晚上你總是住在這里了。回頭我再來看你。」

史循點了一下頭；麻醉劑給他的生理上的疲倦，使得睡眠成爲他現在惟一的需要，現在他不但不能意動彈，並且也無暇悲哀自殺的失敗了。

章女士到街上時，一陣急雨忽然傾下來；天空反而開朗些。涼的雨點打在她臉上似乎給她一服清神藥，她的眼而且重的腦子頓時輕鬆了許多。她猛然記起前夜在跳舞場裏會見仲昭，說是今天要到嘉興去；她看手腕上的錶，正指着五點二十五分，便斷定仲昭還沒回來。這可怎麼辦呢？也許他是乘夜車，那就非到晚上十一點半不能到，也許他要到明天回來；總之是緩不濟急了。章女士焦灼地想着，在急雨中打旋，完全不覺得身上的薄綢衫子已經半溼，黏在胸前，把一對乳峯高高的襯露出來。她只覺得路上的行人很古怪，都瞪着眼睛對她看。她想：讓史循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史循未必有此力量。她自己呢，辦其所有也還不夠；找別的朋友罷，一個一個朋友的名字在她腦膜上移過，她只是搖頭。最後，她想到了張曼青，「或者曼青還有辦法，」她聊以自慰的對自己說，就鑽進了一輛人力車。



在車裏坐定後，章女士才知道自己的衣服是全溼了，空氣侵襲她的嫩肌膚，她又幾乎發抖了。她不能不先回去換衣服，於是招呼車夫改道到呂班路。進了同學會的大門，章女士就跑上樓去；在二層樓的客廳門邊，看見一個人坐在沙發裏看報，她快活得叫起來：

「哈，曼青原來你在這裏呀！」

曼青回頭來看見章女士那樣的狼狽，忍不住笑了出來。

「正有事要找你，史循自殺了！」

章女士只加了這一句，把莫明其妙的曼青剩在那裏，她就一溜煙似的跑上三層樓去了。曼青半信半疑的躊躇了一會兒，慢慢的也上樓去；他推開章女士的臥室的小門，剛伸進了半個身體，猛覺得眼前一亮，祇呈在他面前的，是章女士的雪白的肌膚。曼青下意識的縮回身子來，卻聽得裏面笑着說：

「對不起，等「下罷！」

曼青覺得心有些跳蕩了，眼前還掛着兩顆熱透櫻桃一般的顫動的小乳頭；他想起從前曾捫過，喚回了溫軟、滑的感覺。但他隨即又自責這個感念太無賴，他企圖鎮定下去，他努力想着史循的自殺；他正這麼迷亂着，章女士開了門請他進去了，她已經換了一身淡暗色夾小紫花的荷蘭布的衣衫。

說過了史循自殺的經過後，章女士就把那張團得很皺的紙條遞給曼青：

「那醫院真可惡，竟會開出這種賬來。我還沒對史循說過。看來他是沒有錢的，我們替他設法。曼青，你能擔任多少？」

「只是我身邊有的，也不夠這數兒。」

曼青看着那張紙說。

「我可以拿出二十元，餘下的你能擔負了去麼？」

章女士說着就把兩張鈔票放在曼青手裏。

曼青很感動的點着頭；他把章女士的錢收好，站起來說：

「我立即到醫院去把這件事辦好。秋柳，你還出去麼？」

章女士搖頭，很嬌情的歪在自己床上，溫潤的眼光在曼青臉上掠過，似乎是說：「但是你也要再回來的呀！」曼青了解似的一笑，便匆匆的走了。

現在，雨已經停止，天色卻當真的黑下來。窗外樹上，幾隻麻雀啾啾地叫着。章女士懶懶地歪在枕頭上，左手支頤，右手摺弄衣角。她打量着史循的那一番話。真料不到史循也有浪漫的歷史，也演過戀愛的悲劇。他是一個「曾經滄海」的人。但是艱苦的經歷並不能磨煉出他一副堅硬的骨頭，反把他的青春的熱血都煎乾，成爲一個消極者，一個懷疑派。也許這多半是因爲他有病，生理上的痛苦影響成精神上的頹唐罷？除非是大勇的超人，誰不是爲了一點生理上的不健康而損害了心理上的愉快？想到這裏，章女士看着自己的豐腴紅潤的肉體，不禁起了感謝的心情，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她心裏說：

——章秋柳呀，你是有福的！你有健康的肉體，活潑的精神，等着你去走光明的大道！你應該好生使用你這身體，你不應該頹廢！頹廢時的酒和色會消融你的健康。你也會

像史循一樣的枯瘠消沉。你會像一架用敝了的機器，只能嚼着嚼着，卻完全不能工作。到那時，你也會戴了灰色眼鏡，覺得人生是無價值了。章秋柳呀，兩條路橫在你面前，要你去選擇呢！一條路引你到光明，但是艱苦，有許多荆棘，許多陷阱；另一條路會引你到墮落，可是舒服，有物質的享樂，有肉感的歡狂！

章女士委決不下。她覺得兩者都要：冒險奮鬥的趣味是她所神往的，然而目前的器官的受用，似乎也捨不下。雖然理智告訴她，實質上是二者不可得兼，可是感情上她終不肯犧牲了後面的那一椿。正如她對史循所說「我們自然不惜一死，」她對於死的確沒有什麼畏怯，但是要她在未嘗嘗遍了生之快樂的時候就死，她是不很願意的。從前她也曾這麼想，先吃盡了人間的享樂的果子，然後再幹悲壯熱烈的事罷；可是現在看見了史循的殷鑒，她又怕的待到吃盡了享樂的果子時，她的生命力也就消失了。

很失望似的將兩手捧住了頭，她又苦苦的自責了；爲什麼如此脆弱，沒有向善的勇氣，也沒有墮落的膽量？爲什麼如此自己矛盾，神心與魔性這樣強烈地並存着？是爹娘生

就的呢，抑是自己的不好？都不是的麼？只是混亂社會的反映麼？因為現社會是光明和黑暗這兩大勢力的劇烈的鬭爭，所以在地心盤上也反映着這神與魔的衝突麼？因為自己正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遺傳環境教育形成了她的脆弱，她既沒有勇氣向善也沒有膽量墮落麼？或者是因為未曾受過訓練，所以只成為似堅實脆的生鐵麼？

但一轉念，章女士又覺得這種苛刻的自己批評，到底是不能承認的。她有理由自信，她不是一個優柔游移軟弱的人；朋友們都說她的肉體是女性，而性格是男性。在許多事上，她的確也證明了自己是一個無顧忌的敢作敢為的人。她有極強烈的個性，有時且近於利己主義，個人本位主義；大概就是這，使得她自己不很願意刻苦地為別人的幸福而犧牲，雖然明知此即光明大道，但是她又有天生的熱烈的革命情緒，反抗和破壞的色素，很濃厚的充滿在她的血液裏，所以她又終於不甘願寂寞無聊的了此一生。

這樣無結果的想着，她的眼皮很重的慢慢的闔下了。然而一串問題仍在她的昏替的腦子裏旋轉：就是這樣的無希望麼？就是這樣的沒落沒落，終於無挽救麼？就這樣的得

歡笑時且歡笑，送去了可寶貴的生命麼……她張大嘴打了個呵欠，眼睛裏有些潮潤了；突然一件事轉上心來。那天商量着立社的時候，王詩陶不是有幾句很警策的話麼？她說：「我們都不是居心自棄自棄的人，我們永不會忘記犧牲了一己的享樂，追求大多數的幸福，只是環境不絕的來引誘我們頹廢，而我們又是勇氣不足，所以我們成了現在的我們。環境的力量太大了，脆弱的個人是無論如何抵抗不了的，我們須得聯合起來奮鬥，用羣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推進自己。」這是王詩陶的自白；也是各人的自白是王詩陶的希望，也是各人的希望。不錯呀，用羣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推進自己！

章女士從牀上跳起來，跑到書桌邊，提起筆來在一張紙上寫道：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請自今日始。刻苦，沉著，精進不休！秋柳，秋柳，不要忘記你已經二十六歲；浪漫的時代已經過去，切實的做人從今開頭。

寫到這最後的一句，她的筆停止了；腳步聲到櫃門前而止，門輕輕的開了一半，露出微笑的曼青的面孔。

曼青自然是來報告已經辦好了史循的事。當半小時前，他離開了章女士後，就有一股無名的力在他心裏敦促他趕快回來。回來幹什麼呢？曼青似乎自己分辨：自然是報告看望史循的結果。所以他到了醫院，付過了醫費，並且知道史循還在沉沉的睡鄉，他就立即趕回來了。而且在來去的途中，他坐在人力車上，也不是無所事事，紛繁的思想在他心上往來起伏，似乎比車輪的轉動還要快些。舊的印象和新的感觸，混合在一處。而且也像車輪一般，這些旋轉的感想是有一個軸的，就是章秋柳女士。

「這件事算是告了個段落了。但史循終究還要第二次自殺。」

聽了曼青的極簡略的報告後，章女士這樣肯定的說。

「哦——哦。」

曼青含糊的應着，眼光注在章女士剛才寫過字的那張紙。這幾句章女士的悲痛的傲侮，正和她慷慨解囊料理史循的事件一樣，很使曼青感動。他默默的看着章女士的一對美目。他有太多的話語擠在喉頭，反而無從說起。章女士也沒有話，微蹙了眉尖，似乎也

在沉思。

「秋柳」

在短短的靜默以後，曼青開口了，聲音有些異樣。

章女士心裏微微一怔，睜大了眼等待曼青的下文。然而沒有。曼青依舊只是惘惘然的看她。他的眼光，流露了他心中的擾亂，因而他的沉默比千百句話語還要有力量。章女士像料着了什麼似的微微一笑，同時眼眶邊也泛出了淡淡的紅潮。

根據了她的經驗，章女士很知道一個男子在這種時候的心情；而且經驗也使她熟悉了如何對付的方法。當她第一次接受男性方面此等熱烈，然而遲疑不定的眼光時，她確實也是異常的騷動；似畏怯又似暗喜的情緒爬遍了全身，心扉突然狂跳了幾下以後便似乎不動了，胸口像是有重物壓着，不能自由呼吸，並且也不敢。這使她感到了近乎暈眩的奇趣。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時，這神祕的感覺便一點一點變為滯鈍。而她也沒復擾亂，只是泰然的有意無意的等待男性方面的情緒的自然發展了。在章女士的記憶中，似



乎那許多漸就平凡化的經驗中尚有一次是再喚起了第一次經驗的幾乎全部的奇趣的，便是曼青離校前夕和她獨對的半小時。而現在，卻就是這個男子，卻就是那麼一個困人天氣的黃昏！

章女士覺得臉上熱烘烘了，手心裏透出一片冷汗，心頭像有千百個螞蟻爬過；舊印象已經包圍了她，完全燒熱了她的漸就麻木的女性的本能。她斜睨了曼青一眼，又像是帶着幾分含羞，把兩隻手掩在臉上，微仰起了頭，往後靠在椅背，讓肥短的袖管落到腋際，讓綁緊了的前襟刺畫出乳部的圓凸的柔美。

只有沉默依舊在他們中間流動。

曼青心裏是同樣的擾亂，卻是不同的方向。舊印象在他是已經很閒淡；在他此時眼中，這章秋柳已非舊日的章秋柳，而是個全新的章秋柳，是熱心幫助史循，痛切懺悔過去的章秋柳；舊的章秋柳早已不能喚起他的幻想，新的章秋柳卻正燃起了他的熱情。他覺得現在這自誓要「刻苦」，要「沉著」，要「切實做人」的章秋柳正合於他最近的理

想的女性。然而他還不免於心中擾擾，也無非是戀愛者常有的顧忌：究竟章女士是否有心他自己不是一個浪漫的人，賴皮涎臉的勾當是他所不願，並且不取。果然他和章女士曾有小小的紀念，但在男女行動解放的今日，這算得什麼呢？這已是久遠久遠的事了，曼青現在想起來，只有深悔當時的孟浪，而不多幾天前他和章女士晤談時——離開小小的紀念一年後第一次的晤談，章女士絲毫不露舊事的痕跡，他們只談了些時事，曼青自己的事，以及立社。現在想來這一點把柄去騷擾她，豈不是無聊？況且他也不很了解章女士現在的神情，包含着什麼意義。

「曼青，史循也有過一個愛人！」

終於是章女士先發言了。她平衡了身體，脈脈含情的眼波瀉在曼青的臉上。在曼青看來，似乎這句話的反面就是曼青，你有愛人麼？

「然而我卻不曾有過呢！」

曼青不自覺的脫口說了出來。

章女士愕然，但隨即抿着嘴軟軟的笑了，一笑，低聲說：

「當真麼？我不信呢！曼青，你在外邊辦了一年事，難道就沒遇到個可意的女子？現在各機關的女職員是這樣的，多！」

「當真沒有？」曼青很困難似的回答。「怎麼你不信？」

「我信。但是，曼青，你有沒有親近過女子的身體？」

曼青心裏一跳。他辨不出這一問是有意呢無意，好意呢惡意。可是章女士笑盈盈的又接着說下去了：

「也像今天的一個黃昏，大概還要晚些，月亮在上面看得很分明，曼青，你那時曾經擁抱過一個女子的潔白的身體。曼青，像做了一個夢，夢醒後，沒有了那女子，沒有了你！」

曼青不禁冷汗直流了。他覺得章女士的話裏有怨意。他回想當時自己的行徑，這才認出來，很像個騙子，騙得了女子的朱唇，隨後又把她遺棄。他負着重罪似的偷偷地望了章女士一眼，但在薄暗的暮光中，他辨不出章女士的氣色，只看見她的脣上還是浮着溫

柔的笑容。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極願擁抱着她，請她寬恕他的已往，請她容納他現在的熱情，可是又不敢冒昧；他深怕章女士只有怨恨，並無愛意。然而他又聽得章女士繼續着說：

「你是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然而你又突然出現了，你又突然出現了！」

章女士反覆詼詼這最後的一句，站起來把一雙手按在曼青肩頭。她的眼光是如此溫柔，她的聲音似乎有些顫抖，她的手掌又是這樣的灼熱，曼青不能再有遲疑的餘地了；他抓住了章女士的手輕輕的揉捏着，就拉她近來，直到兩顆心的跳動合在一處。章女士微笑着半閉了眼，等候那震撼全心靈的一瞬，然而沒有。她的嘴唇上接受了一吻，但是怎樣平凡的一吻呀，差不多就等於交際場中的一握手。舊日的印象是喚不回來了，過去的永久成了過去！

在曼青方面卻覺得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躍，全身的血液在加速度奔流，絳色的霞彩

在他周圍飄曳。

他們都沒有話語。

章女士異樣的笑了一聲，彷彿是歎息，慢慢的從曼青的擁抱中脫離出來，坐在原處，低了頭看着自己的脚尖。臉上的紅暈已經褪落，胸部也沒有波動；她很可愛的默坐着，似乎在沉思。然後她擡起頭來，淺笑仍舊綴在唇邊，對與舊而且迷亂的曼青瞟了一眼。曼青感覺得這淡淡的一瞥中包孕着無限情緒：含羞，怨曠，感傷。

「曼青，你爲什麼要去做教員呢？」

還是章女士先發言，聲音裏頗挾着一些不自然的氣分，似乎是勉強找出這句話來打破難堪的幾秒鐘的沉寂。

「因爲除了教育，無事可爲。」

曼青機械地回答着；他很想說些別的話，例如「我愛你」之類，但不知怎的，他總是格格然說不出口。

「我不贊成呢！」章女士輕聲笑着說。「曼青，我不贊成你去做教員。爲什麼不找些熱烈痛快的事來做呢？」

「何嘗不是。」曼青很感動的回答，把身子挪近些。章女士，「但是，秋柳，那些事是痛快熱烈的？現在只有灰色罷哩！許多人嘴裏說得都好聽，很熱鬧，這樣那樣呀，國家民族社會呀，然而不但別人知道是空口白話，他本人先就自認只是騙人而已。灰色，滿眼的灰色，何曾有所謂痛快熱烈的事！」

章女士嬌憨的笑着，舉過曼青的一隻手來合在自己的手掌中，很活潑的接着說：

「曼青，你又牽涉到大事情上去了。現在我們不談那些。你看，朦朧的暮色裏透出都市的燈火，多麼富於詩意。」

曼青向窗外看時，果然一簇一簇的燈光已經在雨後的薄霧一般的空氣中閃耀了；窗外的榆樹，靜默地站着，時時滴下幾點細小的水珠。

「在我看來，」章女士接下去說，「人生到處有痛快熱烈的事情。曼青，剛才你擁抱

「你緊貼着我的軟而熱的胸脯，吮接我的嘴唇，你是不是痛快熱烈的？」

說這話時，章女士的神色極嚴肅，但當她看見曼青愕然不知所答，她又吃吃地墮笑起來了。曼青心裏一跳。章女士的笑是治蕩的，但也是帶刺的。

不等待曼青的回答，章女士又滔滔的往下說了：

「我是時時刻刻在追求着熱烈的痛快的到跳舞場，到影戲院，到旅館，到酒樓，甚至於想到地獄裏，到血泊中！只有這樣，我纔感到一點生存的意義。但是，曼青，像吸煙成了癮一般，我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癮是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許多在從前是震撼了我的心靈，而現在回想來尚有味的一旦真個再現時，便成了平凡了。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進步呢，抑是退步。我有時簡直想要踏過了血泊下地獄去！」

章女士霍然立起來，捧住了曼青的面孔，發怒似的吮着他的嘴唇，直到曼青的驚愕的眼光變成了恐懼，然後放了手，狂笑着問道：

「曼青，這在你，到底是平凡的，還是新奇的呢？」

於是章女士頹然落在椅子裏，雙手掩在臉上，垂着頭，不動，亦沒有聲音。

曼青睜大了眼，呆呆的望着章女士。房裏現在是很黑了，幸而有窗外射進來的路燈光，還能分辨出物件的粗大的輪廓。章女士蜷曲的坐在那裏，白茫茫地很像一團煙氣。異常的寂靜，只有窗外樹葉的蘇蘇的細聲。曼青苦悶地想着，不明白章女士的兀突的態度是什麼原因。各種的解釋，通過他的腦筋，都沒有結論；後來他勉強找得一個在他看來是最近似的，以為這是史循的自殺事件激亂了章女士的心靈。「可不是麼？看見朋友自殺而激成了神經病的，是常有的事。」曼青這麼想着，對於章女士的愛憐，更深了一層。

他倚在章女士的椅背，輕輕的搖着她的肩膊，低聲喚道：

「秋柳，你還是躺着歇一會兒罷。你受了刺激，你太興奮了！」

章女士擡起頭來，一雙美目矍矍地溜轉。

「是新奇的呢，還是平凡的？」

她低聲說着，似乎只給自己聽，就走到窗前去倚在窗欄上望着天空。



曼青斷定章女士一定是神經錯亂了。他又自悔剛才太孟浪，史循的自殺已經使她很悲傷，爲什麼又拏戀愛的熱情激亂她？曼青覺得完全是自己的過失了。他跟着也走到甬前，捏住了章女士的手腕，很溫柔的似乎認罪似的再說：

「秋柳，你是病了，你是神經錯亂了！躺着歇一會兒罷。」

回答是一片蕩人心魂的軟笑。曼青沒有辦法似的焦灼地注視章女士的面孔，卻見她的氣色很安詳，照常的秀麗，並沒狂亂的異樣的痕跡。

「曼青，你纔是神經過敏了。」章女士笑定了回答。「我沒有病呢。我只覺得肚子裏有些空落落，我們出去吃飯，好不好？」

曼青遲疑一下，也就答應了。

一直到八點多鐘和章女士分手，曼青竭力避去凡是帶着感情的話，爲的恐怕又引起了章女士的類乎神經病的舉動。而章女士呢，也像已經忘了一切，喫着，談着，笑着，和平一樣。曼青覺得很放心了。但是回到了自己的寓處，靜靜的獨坐了一會以後，曼青忍不

住又想着日間的事。他將章女士的話一句一句回憶出來，細細咀嚼；他又把章女士的態度重新加以考量。他自己發問，自己回答，又自己駁去了；一回兒他覺得章女士是一個多愁善感的神經質的女子，但另一觀念又偷偷的掩上心來，章女士又變成了追逐肉的享樂的唯我主義者。他暴躁地忽而在滿屋子隨着，忽而直挺挺的坐下，頭腦裏有些昏昏然，腰背也感得疲乏，然而終於不得明瞭固定的觀念，只是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影子——那刻苦，沉着，切實做人的理想的女形，卻漸漸的模糊了。

#### 四

從嘉興回來後，王仲昭愈加覺得希望是不騙人了。他在嘉興的陸女士家裏只逗留了四小時，但這短短的四小時，即使有人肯用四十年來掉換，王仲昭也是斷乎不肯的。在這四小時內，他和陸女士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給陸女士的父親一個很美滿的印象；這四小時，他的獲得真不少！他不但帶回了一身勁，並且帶回了陸女士的一個小照，現在就高供在他的書桌上。

並且嘉興之行，又使得王仲昭的意志更加堅定，他更加深信他的理想不要太高，只

要半步半步的變，而不捨地幹着的處世方針，是天經地義沒有錯；他的才氣也更加發皇，他又想得了許多改革新聞的新計畫。只要有機會，他便要拏這些新計畫再和總編輯商量，再把他的事業推進了這麼半步。至於他的「印象記」呢，在第八篇上他就擱筆了；擱筆也好，這本是特地爲嘉興之遊壯壯行色的臨時設備，現在似已無須，並且應該說的話差不多已經說完，大可善刀而藏。他現在只把第二次修正而得總編輯同意的半步之半步的改革第四版的計畫，很謹慎的先求其實現。他現在的新聞目標是男女間的一切醜惡關係。他的理論的根據是：離婚事件之增多，以及和姦誘姦之「報不絕書」，便表示了舊禮教制度與封建思想之在內的崩壞，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史的材料。因此即使是很穢褻的新聞向來只有小報肯登載的，王仲昭也毅然決然的盡量刊布了。

他的第四版當真有了特色，他的努力並非徒勞。

在第四版漸漸改換彩色的時候，山東半島上正轟起了一件空前的慘劇，社會的視線全移向濟南事件。仲昭洋洋如平時，很能遵守黨國當局的鎮靜的訓令。那一天，他從家

裏出來，照例的往同學會去。這是個上好的晴天，暖風吹開了人們的心，滿街洋溢著喜氣。仲昭灑開大步，到了呂班路轉角，看見章秋柳女士像一條水蛇似的曼曼的迎面而來。這使得仲昭突然想起了陸女士：兩個人走路的姿勢實在太像。他微笑的冥想著，腳下慢了；章女士卻已經看見他，擲過一個媚笑來。

「秋柳，這幾天看見曼青麼？」

當他們倆走在一處的時候，仲昭隨隨便便的問。不料章女士的眉梢倏地一動，似乎是出驚的樣子，但隨即泰然回答：

「前天還見過——怎麼，你近來沒有會過他麼？」

「是的。該有一星期了罷。」仲昭兩眼一轉，像是在那里計算日子。「簡直是一星期多；從嘉興回來後，就沒有見過他。」

章女士輕輕點頭，咬嘴唇笑着。她想来這是第五次聽得仲昭提起他的嘉興之行；近來仲昭計算日期，一定離不了「嘉興回來後」這插句，似乎他已經採取了古代人的從

大事起算的紀時法。章女士雖然不知道嘉興和仲昭有什麼關係，但看這情形，也料度着幾分了。

「幾次想去找他，總抽不出時間來，路又太遠。」

仲昭接着說。他並沒覺得章女士的媚笑裏含着一些異樣，他反而又想起章女士的笑容也有幾分和陸女士相像。

「你是到同學會去罷，沒有人在那里。」章女士半轉了身體，送過一個告別的眼波；但當她看見仲昭頗躊躇之色，便又接着說，「我到法國公園去。如果你沒有事，就同去走走罷。」

仲昭本來無可無不可，便讓章女士挽住了他的左臂，走過了華龍路。

公園裏簡直沒有什麼遊客。他們在大樹的甬道中慢慢的走着，忽東忽西的隨便談論，後來章女士提起了史循，他說：

「仲昭，好像我告訴過你關於史循自殺的事？」

「說過，大概是我從嘉興回來後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在桃花宮會着了，你說起過一句，我很想去看望他，卻又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又是「從嘉興回來後」章女士忍不住笑了。她對仲昭睨了一眼，問道：

「仲昭，嘉興和你有什麼關係，不妨對我說說麼？」

仲昭微笑着搖頭。

「大概總是戀愛關係了？」章女士追進一句，那口氣宛然像是姊姊追詢弱弟的陰私。

「秋柳，你到底先講了史循的事呀！那天你只說了不詳不盡的一句。」

「哈，王大記者！我供給你新聞材料，你拏什麼回報呢？」

仲昭只是笑嘻嘻的看着章女士，沒有回答。

「就拿你的嘉興秘密來做交換條件好麼？」章女士很快意的格格的笑著，「史循的自縊，不論在原因，在方法，都是十分奇妙；這交換條件只有得你的便宜。」

仲昭無可奈何的點着頭。但是章女士不肯就說，她揀了大樹下的一張藤椅子給自己，叫仲昭坐在旁邊的木長椅上，然後開始講述史循的故事。她描寫得如此動人，仲昭感得了心的沉重，太陽也似乎不忍聽完，忽然躲進一片雲彩裏，樹葉們都輕輕嘆息，滿園子搖曳出陰森的空氣。

「史循說他曾經戀愛過像你一樣的女子麼？」

在低頭默想片刻以後，仲昭輕聲的問。

章女士很嚴肅的點一下頭。

仲昭望着天空，又對章女士看了一眼，忽然笑起來，很快的說：

「秋柳，你看是不是，史循是戀愛着你呢？」

章女士淡淡的不承認似的一笑，可是有個什麼東西在她心裏一撥，她猛然得了個新奇的念頭：竟去接近這個史循好不好呢？如果把這位固執的悲觀懷疑派根本改換過來，豈不是痛快的事？豈不是奇蹟？



「秋柳你不要介意，我不過說笑話，究竟史循住在那里？我很想去看他。」

仲昭看見章女士默然深思，以為她是生氣，便轉變了談話的方向。

章女士隨口回答了史循的住址，又不作聲了；她的眼波注在地上，似乎想要數清地上的沙粒究竟有多少。剛才的那個新奇的思想完全將她包圍了。她想：這不是自己愛史循，簡直是胡玩弄他，至少也是欺騙他；是不是應該的？第一次她回答自己：不應該！但一轉念，又來了個假定；假定自己果然可以填補史循從前的缺憾，假定自己的欺騙行為確可以使史循得到暫時的欣慰，或竟是他的短促殘留生存中莫大的安慰，難道也還是不應該的麼？「欺騙是可以的，只要不損害別人！」一個聲音在章女士的心裏堅決的說。她替自己的幻念找得了道德的根據了。然而張曼青的面容突然在她眼前一閃。「也許張曼青卻因此而痛苦呢！」章女士又這麼亂扎扎地想。她回憶最近幾天內曼青的態度，想推測曼青是不是會「因此而痛苦」。她並不是特對於曼青有「不應使他痛苦」的責任，她只是好奇的推測着。但是沒有結論。最近曼青的神情很古怪，時常追隨在她左右，時常

像是在找機會想吐露幾句重要的話，而究竟也不過泛泛的無聊的談一會而已；他對於章女士是日見其畏怯而且生疏了。

「聽說徐子材近來生活困難，是不是？」

仲昭搜索出一句話來了；章女士的意外的沉默，很使他感得不安。

「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只他是特別窘。」

章女士機械地回答，仍舊惘惘然望着天空。一片雲移開，太陽光的黃金從樹葉間灑下去，斑駁地落在章女士的臉上，她從那些光線裏看出來。有張曼青的沉鬱的眼睛和史循的亂蓬蓬的鬍子。

「我替他想過法子，」仲昭鼓起興致接着說，「介紹他到幾處地方投稿。可是，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他的文章說來說去是那幾句話，顛顛倒倒只是千幾個標語和口號。人家都退回原稿。秋柳，你看是不是，政治工作把老徐的頭腦弄壞了，他只會做應制式的宣傳大綱，告民衆，這一類的文章了。好像他就讓這麼一束口號和標語盤踞在腦袋裏，把其

餘的思想學理都趕得乾乾淨淨了。真是怪事呢！」

仲昭說到最後一句，伸了個懶腰，沿章女士的眼波，也望望天空，似乎要搜尋出章女士那樣專心疑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但是除了半遮半掩的陽光和幾片白雪，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幾隻小鳥在樹上啾啾地叫，拍拍地擺着翎毛。

「哦，哦，口號標語……真是怪事呢！」

章女士忽然銳聲叫起來。仲昭的話，她有一半聽進去，卻都迷失在她自己的雜亂的思想裏，只有那最後的一句是清清楚楚在她腦膜上劃了道痕跡的，就從她嘴裏很有力的反射了出來。而這尖音，也刺醒了她自己。她偷偷的疾電似的向仲昭望了一眼，看見他的驚訝的神氣，就笑着掩飾道：

「可不是怪事？這世界原來充滿了怪事呢！」

仲昭忍不住放聲笑了。章女士心裏一驚，但這笑聲卻替她的紛亂的思想開闢出一條新路；她想：我理應有完全的自主權，對於我的身體，我應該有要如何便如何的自由；豈

青怎樣，可以不問，反正我的行動並不損害了他，也並不損害了誰。似乎是讚許自己這個思想似的，章女士也高聲笑了。

他們倆意義不同的各自笑着，猛然有第三個笑聲從樹背後出來。仲昭和章女士都嚇了一跳，同時回過頭去，兩個人形從他們背後伸出來。仲昭不禁臉上熱烘烘了，因為其中的一個正是他剛才談論着的徐子材。

「龍飛，你這小子真壞！」

章女士帶笑喊着，扭轉身子，打落了從後面罩到她胸前的一隻手。

「你們真會尋快活！」

徐子材輕輕的咕噥了一聲，就把身體擲在仲昭坐的木長椅的一端。他的陰開的臉色，加重了仲昭的怔忡不安。他想：偶而談到他身上，剛剛碰着。他抱歉似的注視徐子材的面孔，考慮着如何加以解釋；可是徐子材倒先發言了：

「老王，你想，該不該生氣？老曹太專橫，簡直是獨裁！」

「我們明天不保他！」龍飛倚在章女士背後的樹上說。

「什麼事呢？」仲昭問，私幸徐子材的生氣是另有緣故。

「我猜得到，是不是爲了他的條子，要我們明天下午在同學會談談？」

章女士微笑的說，先聽了徐子材一眼，然後又回眸看看龍飛。

「老曹預先和你商量過麼？」徐子材問。

「一定沒有的。」龍飛看見章女士搖頭，就指着說，「王詩陶也說不知道。」

「你們也不要單怪老曹。大家都不管事，自然只好讓他來獨斷獨行了。老曹這人是熱心的，不過太魯莽而已。龍飛，你尤其不配說話。你只會在影戲團裏鬧禍，你只會演戀愛悲劇，你只會跟在王詩陶背後，像一隻叭兒狗；究竟她也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無怪老曹要罵你「太乏」，想起來真不好意思呢。」

章女士說，她仰起了頭，斜過眼去看着龍飛，用手指在自己臉上抹了兩下。仲昭和徐子材都笑起來。龍飛卻不笑，也沒臉紅，只是淡淡的說：

「好，你儘管罵罷。好小姐，你再罵呀！我就喜歡你罵我，自然是因爲你給我的好處太多了。」

徐子材簡直放聲狂笑了。章女士鼓起了兩個小腮巴，很生氣的樣子，可是嘴角邊尙留着一痕笑影。仲昭恐怕有更不雅的事出來，引起人家注意，不等他們再開口，就插進來很認真的問：

「究竟明天有什麼事？」

「知道他是什麼事？」徐子材回答，冷笑了一聲，「老曹就是那麼亂七八糟的，他有什麼事呢，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你們總得把責任先來分配一下，各人都負了責，自然不至於甲埋怨乙，浪漫不管事，乙又埋怨甲獨裁了。前些時候，老曹叫我頂個通借址，外邊有信寄給我轉；照現在這情形，如果有信來，我就不知道應該交給誰。」

「就交給章小姐罷，」馮飛半真半假的說，特別把「小姐」二字叫得很響。

「你也亂出主意來了！」徐子材極不滿意的舉起來。

「所以明天大家談談也是必要的。」仲昭接着說，「明天下午幾點鐘呢？」

「好像是三點鐘。」章女士懶懶的作答。「對於這件事，我老實有些厭倦了。沒有什麼意思。有時想想很高興，覺得是無可事事中間的一件事，有時便以爲此種拖泥帶水的辦法，實在太麻煩，不痛快。兩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一點眉目！」

陰影掩上了他們的心，沉默在他們中間活動。

「幾乎忘記了！」章女士忽又大聲說，「仲昭你的條件還沒履行呢！」

「你已經猜着了，何必再說。」

仲昭很狡猾地回答。忍不住的滿意的微笑又堆在他的嘴邊了。

「詳細情形呢？」

「將來你自然知道。」

徐子材和離飛的好奇的眼光從仲昭臉上移向章女士，便匆匆地回過去，直射着仲

昭的眼睛。這幾句頗有秘密氣味的話語，將他們鼓舞起來了。龍飛正要開口，卻見仲昭已經站起來，對章女士說：

「明後天，我給你拍一個照相。現在再會了。」

他又微微一笑，轉身便走；抄過路角的時候，還聽得章女士的笑音和龍飛的運聲的急問：「是不是戀愛？是不是戀愛？」

仲昭走出了公園，卻又感覺得無聊。太陽光已經頗有威力，微風也挾着窒息的熱意，寬闊的馬路又是耀眼般白；仲昭感得幾分躁熱了。他到公園門前路中間的電燈柱邊站着，向四面望望，似乎是辨認方向，又似乎是選擇他的去路。電車疾馳的聲音從那邊飛飛路上傳來：隆隆隆，吱————漸漸細，消失了。汽車喘氣着飛馳過去，噠，噠，放出一股淡灰色的輕煙，落在柏油路上，和初夏的熱氣混成爲使人暈眩的奇味。除了這些，一切和睡眠般的靜寂。公園門首的越捕，把警棍挾在腋下，垂着頭懶洋洋的靠在一棵樹幹上；那樣子，漫畫家見了是要狂喜地拔出筆來的。



仲昭噙了口氣，似乎想趕走那壓迫的沉悶，向華龍路上慢慢的走去。這里，菩提樹的綠蔭挡住了熱氣，仲昭覺得呼吸輕鬆了許多。各種雜念也像浮雲一般在他心上移動了。首先他想起了章女士所說的史循的失戀故事。「哦，因為失戀，所以消極悲觀，所以要自殺麼？」

他機械地想，眼光卻在計算行人道上的水泥磚的數目，若是一步跨過幾塊。「然而未免太無聊。戀愛並非是人生的唯一而終極的目的，失戀了而竟至厭世，太是弱者樣子了。」他開正步似的很平衡的走了三步。眼光仍舊射在水泥磚上。「一，二，三，……他的眼光數到六，剛好左腳的後跟踏在第六塊水泥磚的邊緣；他像藝術家成就了不朽之作似的滿意地吐了口氣，繼續他的機械的思想：「而且，甚至戀愛上頭竟也失敗，大概他本來就是個十足的膿包罷？有志者事竟成，豈但是戀愛哪。」他突然倒退了一步，因為這一腳是踏在第七塊水泥磚的中間去了。他平衡了步式，再上前走，繼續地想：「世間的女子大抵是奶油一樣的；遠遠地看去，何嘗不是莊嚴堅韌，可是你的手指一撿，她就即刻軟癱融解

了。」他的平放出去的右腳恰好碰在當面的一棵樹幹上，他的身體微微一震，突然意識到剛才的思想太無賴，太辱沒了他的陸女士了；不是她也是個女子麼？「但自然也有例外。」他反駁似的安慰自己，從樹邊擦過，依舊均勻了步武數那些無窮的小磚。可是奶油的觀念卻粘在他腦膜上抹不去。「女子差不多是無例外的常常會愛上天天見面的男子，即使這男子的人品並不算得高妙。女子又差不多是無例外的常常失身於最膽大的能利用極小機會去擁抱她的男子，即使她意中另有理想的丈夫。」他的步武亂了，他也不再去校正，他現在是很興奮了。一個幻象在他眼前一閃，他彷彿看見陸女士在前面輕盈緩步，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笑嘻嘻的跟着。「啊啞！」仲昭輕聲喊起來；他感到了失敗，他覺得自己是鞭長莫及。「應該也住到嘉興去纔好。」他發狠的想。

他突然站住。小方磚的行人道已經走完，前面橫着一條馬路，略一躊躇，他向右轉過去，又機械地運動他的腳。現在他愈想愈亂了。他覺得陸女士確有被人奪去的危險；他又自悔那天在嘉興和她遊歷兩樣時，曾有一個絕好的機會，為什麼不膽大一些，先付了戀

愛的「定洋」他又想起那天在陸女士家裏看見一個男子，好像面目也還不討厭，並且是陸女士同校的教員；這個男子準定是天天追隨着陸女士不肯放鬆，像一個貪婪的蒼蠅一樣。

仲昭焦灼得幾乎要狂喊了。他看見面前有一輛人力車，就跨上去，機械地不自覺的說一句什麼，便閉目仰後靠在車背上；他的靈魂早已跨在火車頭上，在油綠的原野中旋風似的直衝。

迎面來的涼風，吹得他的綢領帶霍霍地飛舞，打在他的耳朵旁。像是從他的腦膜上吹去了一些什麼，仲昭睜開眼來，看見自己坐着一輛快跑的人力車，此時正走在一條寬闊的石子路上，兩旁卻是金黃的菜畦，他不禁怪聲叫起來了。

「這是什麼地方？」仲昭出驚的問。

「姚主教路哪？不是到火車站麼？」徐家匯火車站？」

仲昭這樣記起是在華龍路轉角坐下車子，那時正昏昏地想着嘉興，大概是脫口說

了「火車站」三個字，以至有此誤會。他自己笑起來了。慚愧的冷汗從他額上滲出。

「弄錯了。回去我要到望平街大英地界。」

「沒有照會。」車夫放下了車，搖着頭，氣嘟嘟的說。

仲昭把一個雙銀毫丟在車墊上，一言不發，就往回走，到路北的一根紅柱子下等候向北去的電車，他默然望着天空，心裏責備自己的太易激動，竟近於神經替亂。他冷靜地追憶剛才的思想和舉動，更加看輕自己了。他痛苦地自責道：無論如何，陸女士決不是那樣的輕浮的女子，自己未免過慮；但即使不幸而果如所臆度，那也是一個教訓，適足以增長自己的經驗，磨勵自己的氣魄。何必張皇自擾，一至於此！人生原是不斷的奮鬥，一個一個的波折便把你的機野的品格雕琢而成器。那些脆弱的經不起風濤的人，永遠不會成器，並且也永遠不會懂得人生的真意義。那些一生不會迎着風浪的人，是可憐的，是宇宙間的棄材，造物主懶得加以琢磨的。

這樣痛切地反省着，仲昭自視又頗偉大了；他覺得便是剛才的可笑的擾亂也成爲

品性發展時必要的過程了。這不是給他一個自反的機會，一個歷練着如何動心忍性的機會麼？

突然噹噹的鈴聲驚醒了他的沉思。一列電車停在路中央。仲昭下意識的動着脚步，卻見電車早又開走了。他略一遲疑，便也慢慢的跟在電車後面，迎着半西斜的太陽光，走回家去了。

在他的寓處，有兩封信等候他：一封是曹志方的，請他明日到會；又一封是張曼青的，說是下星期二他的學校內有學生的辯論會，請仲昭去參觀。仲昭隨手把兩封信攔在一邊，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拿起一本求闕齋日記躺在藤椅上看。這部書是陸女士的父親的贈品，仲昭本來不以為奇，但現在卻覺得很有意思，一直看到電燈放光。

仲昭到了報館裏，就看見辦公桌上有總編輯的一個字條：「新聞發完後，務請少待，有話面談。」似乎早已料着是什麼事，仲昭得意的微微一笑。而坐在對面的助理編輯李胖子，大概先已看過這個字條，並且也像是猜度到是爲的什麼，時常眯着半隻眼偷看仲

昭的臉色。

仲昭專心編稿子，並沒理會李胖子的怪樣子。況且，研究李胖子的鬼臉，也未免太無聊。可是，到十一點後會見了總編輯，仲昭方始恍然於李胖子的怪相是有原因的。總編輯的「務請少待，有話面談」，卻不是仲昭所想像的好消息——第四版的改革，而是不滿意於仲昭最近的編輯方針。當下總編輯很客氣，然而很堅定的說：

「近來第四版的新聞很有趣，很有趣。但是，仲翁，似乎有點兒那個——有點兒……哦，態度上欠嚴肅，是不是？報紙總是報紙，不是小說；大報的本埠瑣聞總還是大報，不是小報。仲翁，是不是麼？聽說外邊很有議論。仲翁，那些話，你自然聽不到的。外邊流言的出發點自然是妒忌，妒忌。可是——近來外國人和中國官廳都認真查禁淫史和淫畫，有幾家小報也受了影響，我們得格外謹慎，及早檢點檢點。是不是？」

「外邊的議論是怎樣的呢？我竟完全不知道。」

仲昭故意追問，雖然他猜想得到如果外邊常有議論時，該是一些什麼話。

「他們自然是妒忌，妒忌。」總編輯擠細了一對多肉的眼睛，把下顎一縮，乾笑着回答。「不過，話也說得有理，我們應當擇善而從；是不是？他們說，我們的第四版成了性慾版。有人還做了個統計，據說，最近五天內，第四版的新聞共有六十三則，六十三則，性慾的佔了六十四則，六十四則；嚇，六十四則，據說是某天的新聞中間排了條廣告，也是性慾的，哈哈。仲翁，你倒留意計算一下看。」

「那真是誣蔑了！」仲昭奮然說，「每天都有別的新聞，怎麼好說全是性慾的！况且新聞是新聞，不是我們憑空捏造的。」

「自然外邊人是言之過甚。但是，空穴來風，仲翁，你也是太登多了。以後總得注意。」仲昭默然。總編輯取一枝香煙來燃着，微仰起頭噴出一圈一圈的白煙。仲昭覺得這些煙圈每一個裏有着李胖子的圓臉，低能的，卑鄙的，然而有一雙沾沾然自是的幸災樂禍的眼睛，似乎常是在說：「哦，你能幹人，也有這麼一個勛斗呀！」

「多登是事實，」仲昭慢慢的說。「但也不是隨便多登，我是有用意的；既然人家不

了解，我來做一段文章解釋一下罷。」

「那個不妥！」總編輯幾乎跳起來說。「文章的措辭便很爲難，語氣重些呢，像是和外邊人鬥氣辯駁了，輕些呢，又類乎自己認錯。仲翁，對於這一類事，最巧妙的方法是靜以處之，只要從今天起把性慾的新聞少登，就是了。」

仲昭再三分辯有做文章之必要，但總編輯無論如何不贊成。

這一次，仲昭卻覺得很煩惱。他努力要革新，而總編輯執意要保守，麻木敷衍的空氣充滿着全報館；在這樣的環境內奮鬥，恐怕只有徒勞罷。理想早已半步半步的縮小，現在所剩的幾乎等於零；過去的勞力何曾有半點成效？太空想雖然不能成事，太實際又何嘗中用呀！仲昭悶悶的回到寓處，躺在牀上，又拿起求關齋日記來看；分明是一字一字的，一句一句的，一行一行的，從他眼裏進去，但到了腦膜上就換成別的東西。革新，保守，半步步的縮小，太空想，太實際……這些斷句，反覆的無結果的在他心頭追逐。他掀開求關齋日記，扯滅了電燈，試想入睡，然而那些斷句遍擾着不肯干休。一團雜亂的衝突的思想，又



加進來包圍他，覺得向右轉着不舒服，他翻過身去向左；他想：「看來新聞界是無可爲了。如果把心力用在別處，何至一無成就，或者早可以使陸女士的父親驚歎了。」他幾乎決定要不幹報館的事了，但以後的職業問題又使他躊躇。做教員麼？當書局的編輯員麼？想來都不很有趣。

覺得向左轉着也是同樣的不舒服，他又翻回右側；在鬱熱的被窩內暴躁地轉轉，現在是頭腦也有些脹痛了。

「然而對報館辭職也不過表示了自己的失敗！」他繼續地想。「況且在陸女士的父親，甚至於陸女士看來，也是無意識的舉動；或許竟以爲是少年人輕率浮躁無定見無毅力的暴露。還好意思再去見他們！」這最後一句，仲昭幾乎高聲喊了出來；他恨恨的咬緊了牙關，直到黃色的火星在眼前亂迸。

這麼着一直到快天明，他翻了千百個身，然而翻來翻去只有那幾句話跟着他，激怒他，擲掄他。後來，彷彿無賴的女人滾在地下撒潑似的，他自己承認是卑怯無用的人。是一

個自視嚴然的色厲而內荏的人，他不配有美妙的憤恨。這樣的自己否認到等於零，果然把先前的煩擾他的斷句們趕走了，但使他更痛苦。終於是一句簡單的話，把極端疲倦的他提出了苦悶，送進睡鄉去：「呸！無事自擾，算什麼呢！」

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仲昭一面起身，一面再拾起隔夜的問題來研究。他先想到應該寫一封信給陸女士，訴述自己的困難，暗示着要對報館辭職的意思，但後來一轉念，仍以爲不妥。而退半步的政策又在他心中活動了。他想：從辭職的問題退半步，先請假，給纔編輯一個「取瑟而歌」的意思；這樣，既不操急，也不麻木，可說是最適中、最實際的辦法了，但是請假得找人代理。他記起了徐子材，他又記起了今天下午他們的會議。

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似的，仲昭匆匆的跑到同學會去要抓住徐子材，出乎他的意外，同學會的客廳裏冷清的沒有一個人。大時鐘正指着三點四十分，仲昭遲疑了一會，便走上三層樓找章女士。在樓梯頭，他聽得章女士的房裏有低低的笑聲。他的脚下有些猶豫了，但是章女士已經開出門來探視。

「你是來到會麼來得太遲了！」

章女士帶笑說；她的眼壓透似乎比平時紅些。一個男子的頭也在她背後探出來，卻是龍飛。

仲昭微笑着點一下頭，走進房去。他看見了龍飛那種不尷不尬的神氣，便又想起怪耳熟的「戀愛的悲劇」這句話；但他此時又覺得章女士類上的紅暈似乎是說明龍飛現在演的或者是「戀愛的喜劇」了。

「會是開過了，也可以說沒有開成；一團散場。老曹和老徐衝突起來，都流了血呢！可說是意外，但也是意中事。你想，他們兩個人都是那種怪脾氣，都是只看見自己，不看見別人的，不怎麼樣收場呢？」

龍飛平版的說着，滿露出「不干我事」的神氣。

「論這件事，老徐的錯誤多些。老曹雖則未免獨斷獨行，但他的心是好的。他是一個魯莽的熱心人。老徐說他別有野心，自然是太冤枉了老曹。」

章女士接着說，眼睛看定了仲昭，似乎是徵求他的同意。

「終免不了『一場鬧』，仲昭微喟說，『社的事就此完了也好。』」

「社的事並沒完，打過就算了。只是老徐的手扭脫了筋，大概要有一星期的休息。」

龍飛還是平平淡淡的說。他走到章女士旁邊，臂膊交叉在胸前，就靠在章女士坐的椅背上。章女士霍地立起來，對龍飛賊了一眼，懶懶的走到牀前，半側着身體躺下，用左手支持了頭。但隨即又坐起來，冷冷的說：

「沒完倒好像你對於社事是很熱心似的！你平日不問社的事，但是剛才你又幫着老徐攻擊老曹，似乎你也是頂喜歡辦事卻被老曹搶了職權去；現在一鬧而散，眼見得什麼社是一場夢了，你倒又說社的事並沒完，像是個很勇敢很堅定的人了。我替你想真不好意思！」

「罵得好你呢？」龍飛毫不忸怩的涎着臉說。

「我麼？我早已說過，我厭倦了這個事了。幹，不幹，都是爽爽快快的一句話。最討厭的

是不說不幹，也沒真幹；開會的時候頂會說話，開過了會便又不聞不問；儘說別人專權包辦，自己卻一動不動。龍飛，這就是你的態度！」

這最後的一句極尖利，像是擲過來一把刀，連仲昭也不免心裏一跳。但龍飛還是若無其事的嘻嘻的假笑着，章女士懶懶的又躺下去了。

仲昭覺得有點不安；似乎章女士的閃閃四射的詞鋒也波及到他這無辜者了。並且他又失去了此來的目的。徐子材既然出了事，光景是不能代替編輯新聞了。可是他還要問個明白：

「老徐扭脫了什麼？沒有什麼大妨礙罷？」

「大妨礙是不會的。」龍飛很快的回答。「只是他前天剛剛接洽好替某人編輯一種小刊物，多少可以撈進幾個錢來救救窮，不料卻出了這一回事，動不得筆。」

「甲一個刊物，乙也是個刊物；所以我們的立社出刊物更其見得是無聊！」

章女士插進來說；從牀上跳起來，走到窗前，望着天空。

「也不盡是無聊！到底鼓動一點空氣。」

龍飛軟軟的反駁着，也走到窗邊站在章女士的背後。章女士回過身來，撲嗤的笑了

一聲，看着龍飛的臉說：

「你又像是個積極者了！可是你從不看刊物，從沒寫過一篇文章！」

「小姐，怎麼專門和我作對？是不是你覺得剛才你大吃虧？」

龍飛很得意的說，作了個鬼臉。

「唔什麼話！」章女士很含幾分厭怒了。她走到仲昭身邊，似乎有話，但又轉身直向

牀前走去，把身體擱在牀裏。

大家都沒有話。仲昭在低頭默想。龍飛倚在窗前很狡猾的獨自笑着。

「仲昭，好久不見你上跳舞場了；你的印象記就此擱筆了麼？」

章女士在牀上翻了個身，裝作很高興的樣子說；她不等仲昭回答，就繼續着講她自

己最近幾天在舞場內的所見所聞。仲昭隨口回答了幾句。他們的話都像是特地搜尋出

來的，空浮的。龍飛在旁聽着，時時插進一兩句俏皮話捉揆章女士。她都避開了不保。

又過了一會兒，仲昭便先走了。

房門再關上後，龍飛走到章女士跟前，想拉她起來。章女士一揮手，生氣似的翻身到牀的彼端去了。龍飛頑皮的笑着，挪過一步，乘勢伏在章女士身上。嘴裏說：「不要裝模裝樣！」但是章女士用力把他推開，霍地跳起來，跑到窗前景然地站定，臉上一點笑意都沒有。龍飛很沒趣的也站了起來，詫異地看着章女士。

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除了窗外樹葉的絮語，沒有別的聲音。

龍飛遲疑地向章女士走，在離她兩尺光景的時候，他說：

「那些地方開罪了你？你忽然恨我！」

「爲什麼我要恨你呢？你還不配受我恨！你叫人討厭！」

是凜然的回答。

「可是你剛才並不討厭我，剛才你愛我！」

「哼！那個，你叫做愛麼？你配受人的愛麼？」章女士幾乎是銳呼，臉色也變了。

「不愛，你爲什麼讓我親嘴？」

「那也無非是我偶然喜歡這麼做，譬如伸手給叭兒狗舐着。」

龍飛心裏像吹過了一陣風寒，他並不怒，但是更畏怯的望着章女士的小嘴。

「可是你倒自以爲得勝了，」章女士接着說，「以爲你可以要挾我，可以隨時來糾纏我，這你簡直是做夢！你叫人討厭！」

「戀愛——終究是——神聖的呢。」龍飛哭喪着臉說。

「你儘管自己去神聖罷！你想把這兩個字來束縛我。在我，無所謂愛，只有一時的高興。像你那樣姝姝然的小丈夫，使我連一時的高興也會立刻冷卻。」

龍飛很難受的呆呆的站着，眼光注在地下，一遍一遍的喃喃自語道：

「我就這麼永遠演戀愛的悲劇，永遠演戀愛的悲劇！」

章女士不睬他，慢慢的走到書桌前坐下了，就看鄭振鐸譯的灰色馬。



## 五

張曼青教書的學校裏舉行第三次的辯論會了。題目是曼青出的。一星期來，他爲這件事很高興。他指導甲乙兩組的學生如何去搜集材料，又參預他們的演習，很忙了幾天。學生們的精神很好，又肯苦心預備，曼青預料這一次的成績一定比前兩次更好。

這一天上午，從清早到正午，曼青像跳舞師似的不曾停過腳趾。他剛到了甲組的學生處，乙組的學生又來找他了；他打電話給預約的評判員，請他們早些來；他又耍督率校役布置會場。午飯後，一切都準備完成。專等三點鐘開會了，曼青這才在自己房裏伸伸腿，

鬆一口氣，可是號房又來報「有客」，他又巴巴的跑了出去。

進來的人正是王仲昭，格外使得曼青高興；他笑吟吟的引着仲昭到了自己房裏，很快的說：

「仲昭，足有兩個星期不見面了。實在忙得很。半年來第一次忙，也是半年來第一次心境愉快。青年真可愛。他們的精神真好。等一下你聽他們的辯論，你就知道了。所以，仲昭，我還是勸你也來幹教育事業。」

仲昭微微一笑，就坐在堆滿書籍的桌子前的一個藤椅裏，桌上的書籍，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似乎都是些歷史。一本英文書，攤開了平放着，書頁上有些藍色鉛筆的記號，指出其中的警句。仲昭翻過來看書名是 "Primitive Culture" (原始的文化) 一本研究初民生活的名著。

「你教的什麼功課？怎麼玩起這些考古董來了？」

仲昭把那書照原樣放着，看着曼青說。

「擔任的功課是世界史，」曼青替仲昭倒過一杯茶來，自己燃着了一枝煙，用力吸進一口，然後回答。「所以有時也要看看這些書找點材料。」他又吸進了一口煙，接着說，「本來請我教三民主義，我就覺得很爲難，恰好學生不滿意前任的歷史教員，我就和他對調了。」

「你倒喜歡教歷史？」

「歷史也有歷史的難處，但無論如何說的全是事實，不至於睜開眼說謊。況且是世界史，參考容易，說話也自由。如果是中國近代史，我就不幹。第一是材料困難。照理，現代史的材料是報紙，但是中國的報紙，就沒有正確的史料的價值。仲昭，你是報館記者，自然很知道報界的內幕。哦，近來，你的第四版新聞很有意思。」

「你說是很有意思罷，然而總編輯不滿意。」

仲昭很牢騷的說。這在曼青真是第一次看見，所以很有些詫異了。

「我本想辭職。」仲昭慨然接着說，「但一想辭職反是屈伏，是失敗，所以又取消了。」

辭意。我現在還是韌幹，一點一點的來。但這幾天，第四版的編輯態度到底讓步了一些。」

曼青很同情的點着頭；一句老話，「還是教育界好些。」已經衝到牙關，又被他捺住了；他覺得此時對仲昭說這個，便似乎是嘲笑他的失意了。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來，匆匆的站起來往外走，一面說：

「仲昭，你坐一下；我介紹一個人和你見見。」

「如果你還有事，也儘管請自便罷。」

仲昭隨口回答着，也站起來走到室隅的書架前看書名。這裏的書，大都是社會科學的，仲昭很熟悉。一本簇新的“*Whether China?*”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抽出來翻着目錄看，心裏機械地在想：中國，中國，倒在誰的懷裏呀？向左呢？向右？有你中間的路麼？他放過了目錄，隨手搗到書尾，似乎想找出最後一章的結論來看，卻聽得曼青已然在門邊。仲昭下意識的回頭看時，不禁全身一跳。曼青身邊站着一位女士，那宛然是陸女士呀！

「朱近如女士也是這裏的教員。」曼青微笑的介紹。

仲昭睜大了眼，疑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分明是陸女士，怎麼會姓朱？但是立刻他的疑團打破了；他聽得這位女士的聲音，他知道確不是陸女士而是另一個了。

「就是王仲昭先生麼？久仰！」朱女士含笑的說。

仲昭鎮定了心神，很客氣的周旋了幾句，同時在端詳這位朱女士的丰姿；他慢慢的看出來，雖然和他的陸女士極相像，卻有許多的不相同。兩位都是頤長，肥臀，細腰，但陸女士似乎要更多一點娉婷的姿態；而在同樣的鵝蛋臉上，朱女士的鼻尖是顯然太尖銳了一點兒，口角邊也沒有陸女士那樣的笑渦；彎彎的眉毛和略大的眼睛可說是二人的最相似，然而眉目間的表情卻又絕對不同了。朱女士有其柔媚，陸女士有其英俊；在眉尖的微微一蹙時，那羞澀卻就更大了，陸女士在此等時候所有的婦人的不勝幽怨的風韻，朱女士卻完全沒有，只構成了平板的愁容。可是最大的分別還在聲音。仲昭不解何以朱女士的聲音和她的容貌竟如此不相稱；她那扁闊而略帶啞澀的口音即在柔和小語的時候也會引起沉重悒塞的不快感。

朱女士坐在仲昭對面，把一個側形向着曼青；她很嫺熟禮節似的問起仲昭的近况，翻閱他編的報紙，時時把眼光掠在曼青的滿意的臉上。仲昭立刻看出來，這一對兒中間已有了相當程度的交互吸引了。

漸漸他們的談話引到了辯論會。仲昭不專對何人的漫然問道：

「可不是，我還沒知道今天辯論的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是，『世界第二次大戰將在何處爆發？』一個政治的歷史題。」曼青很高的回答。「甲組是主在近東的，世界的火藥庫巴爾幹半島；乙組是主在遠東，謎樣的中國。這也就包含着最近濟南事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了。」

「好題目這一定是你的手筆了？」

仲昭說；眼光先向朱女士的很有禮貌的笑容一瞥，然後落在曼青臉上。

曼青很客氣的然而很得意的點著頭微笑。

「學生也都說這題目好呢，寫的是材料豐富，範圍闊大，甲乙兩組都容易立論，他們

不喜歡上次的題目——清共的根本方法；他們說想來想去只有報紙上常見的幾句話，好像是無須乎辯論似的。」

朱女士很委婉的說，可是她的不作美的聲帶，使她的辭令減色不少。

「上次的題目就是前任歷史教員出的。」曼青看着仲昭說，然後又向朱女士遞去個微笑，補足了一句「今次的題目，他還是不贊成呢！」

「他有什麼理由不贊成？」

「那是故意和曼青立異，因為學生不歡迎他，卻歡迎曼青。」朱女士低聲加以說明。但是他的表面理由卻說是太空，仲昭這麼一個全世界人都在焦慮着的問題還說是太空，嚇！」

朱女士也附和着表示了慨歎的意思。

「像這一類的人，現在極多；沒有一點遠大的眼光！」

仲昭接着說；心裏卻忽然的有了些妒意。他究竟曼青的幸氣好些，能夠立刻職勝

了環境的困難，並且戀愛方面也像是不久就可成功的，雖然朱女士的人品也許比不上陸女士。他惘然翻着這在他手裏的那本英文書，似乎很熱心的要明白牠的內容。

窗外有幾個人影閃動，隱約的還可以聽得低聲小語；大概是校中的學生。室內的兩個男子都沒主意。但是朱女士卻覺得局促不安，彷彿是被偵緝的逃婦。她的遊移惶惑的眼光注在曼青的臉上，似乎在說：「聽得麼？那是來窺伺我們的。」

此時曼青和仲昭又談着同學會方面的事了。曼青以爲曹志方他們一羣人的破裂是當然的事；他說他們除了各人都感得寂寞這一點是共通的，此外各人間滿是衝突，所以團結立社簡直是夢想。仲昭又提起了章秋柳。這個女性的名字很使朱女士注意。

「哦，她也是一個怪人。」曼青沉吟地答着，隨即把話岔開，似乎是怕談到她。自從史循自殺那天他對於章女士有過一次幻想後，他心中就有了這句話：她是個怪人。最初，他還企圖去了解她，但後來見得要了解是全然的不可能，他生怕敢想到她。現在呢，他自認是不應該再想到她了。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影子早已從章女士那里褪落，漸次澆現在



朵女士的身上了。

似乎要印證他的感念，曼青下意識地向朱女士望了一眼，卻好和她的疑猜的注視相接觸。一種惶惶惶恐的泡沫立刻就浮上來了。這是無理由的擾動，曼青自己也不明其所以然；只是本能的覺得在這位長身的女性前又想到章女士，是一件不應該的事——近乎整演。

三個人意外的沉默着，像是已經說完了話。

窗外的人兒似乎已經走了，從大講堂傳來了喧嚷聲和掌聲。曼青看手腕上的錶，正是一點四十分；他伸了個懶腰，起來說：

「還有一個多鐘頭。我們先到會場去看看罷。」

他們到了那足容二百人的大講堂時，本校的學生已經擠滿了，來賓也到的不少。他們三個在講臺邊的一排特別椅子裏坐了，就有兩三個人踱過來和曼青閒談，無非是濟南事件怎樣，今天天氣倒好……一類的話。接着又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穿西裝的紳士，高

聲的把許多半批評半恭維的話，擲在曼青臉上；他們一面談着，一面踱到講臺的中部去了。仲昭覺得沒有什麼話可和朱女士閒談，便仰起了面孔聽會場中的標語，一會兒又聽着會場裏的撥動的人頭。一個女子的婀娜的背影正在椅背中間徘徊，吸引了仲昭的注意。他不禁心裏想：「怪了！怎麼今天看見的女子全有些像陸俊卿！」但現在那女子轉過身來了，她是章秋柳。

章女士已經看見了仲昭，也看見了坐在仲昭旁邊的朱女士；她微微一笑，就走過來了。她的聳着腳尖的半跳舞式的步法，細腰肢的扭擺，又加上了乳頭的微微跳動，很惹起許多人注目。她像一個準備着受人喝采的英雄，飄然到了特別椅子前面。

「密司陸，幾時來的？」

章女士向仲昭挪過了一個俏媚的微笑，回答他的讓坐的禮意，就抓住了朱女士的手，很親熱的說，似乎是多時的老朋友了。朱女士愕然一跳。

「秋柳，你認錯了人了！」仲昭急口的插進來說。「這位是朱女士，這裏的教員，曼青

的同事！

「書與怎麼和你那天給我看的照片裏的陸女士完全是一模一樣，竟有這樣相像的兩個人！可是，密司朱，你真可愛，請你原諒我的冒失，我喜歡和你做朋友，就同陸女士一般。」

朱女士不得注意似的笑着；不多時前，她聽得曼青和仲昭談着「秋柳」，現在卻就看見這位被呼爲「秋柳」的女子了，她覺得很奇怪；她偷眼望曼青，卻見他和那位西裝紳士正在低聲密談，沒有知道這里多了一位來客。

仲昭對朱女士介紹了韋秋柳，把談話的興趣鼓動起來。但似乎在韋女士的豪宕的氣概前變成了羞怯似的，朱女士只是有問必答的應酬着，失了她的嫺熟禮儀的常態。並且疑雲也一團一團的從她心裏浮上來。她果然不明白韋女士和仲昭的關係，她更覺得韋女士很親暱的說着曼青的名字是很刺耳的。不可名說的酸意，漸漸在她心裏濃厚起來了。

章女士卻很自在的說笑着。今天她格外美麗活潑；她的話語，又爽利，又婉曼，又充滿着暗示；她的顧盼多情的黑眼睛，她的善於挑起愛憐的眉尖，又都像是替她的音樂似的話語按拍子；她的每一個微揚衣袂的手勢，不但露出肥白的臂彎，並且還叫人依稀嗅到奇甜的肉香。朱女士覺得全會場的男子的眼光都集中在這位姚冶的同性的身上；本性的女性的嫉妬，化爲奇異的煩燥，爬遍了她的全身，而尤其使她不快的，是她自己的陪坐在側似乎更襯托出章女士的絕艷來。朱女士並不是生的不美麗，然而她素來不以肉體美自驕，甚至她時常鄙夷肉體美，表示她還有更可寶貴的品性的美；可是現在，她竟俚俗到要在一個不相干的場合和一個不相干的女子鬪妍！這個感念成爲自覺的時候，又加重了朱女士的憤恨，好像全是章女士害了她使她竟如此鄙俗。她覺得坐椅上平空長出許多刺來，他不能再多耐一刻兒了。她正待走開，曼青卻已回到她跟前，有那位西裝紳士很偉岸的站在背後。

「仲昭，這位是金博士，社會心理學專家。今天辯論會特請的評判長。」

曼青很莊重的說，因開半個身體，顯出那位博士的高身材；同時他的堆滿笑容的臉孔慢慢的從仲昭這邊轉向金博士，在說到最後一個字時卻和博士面對面的微一頷首，似乎在他的語末加上一個 *my dog's* 的標點；然而也就在這時候瞥見了章女士含笑地坐在朱女士身旁，他不覺心裏一震，所以那「長」字便有些異樣了。

金博士振起他的教授座的辯舌，引進了自己；他說是「神交已久」，他接着便稱讚仲昭的新聞眼光是合於他們社會心理學家的理論的，他很恭維仲昭苦心經營的第四版新聞。

「曼青，你見我也在這里，奇怪麼？我知道你們有辯論會，特地來觀光，我新得了好朋友，你們的密司朱。」

章女士向曼青說，又迴眸對朱女士笑了一笑。

「呀，呀，歡迎之至，我忘記請你了。」

曼青支吾的答着，裝出正在靜聆金博士的高論的樣子。朱女士也像是真在那里恭

聽，但不時從眼梢上丟給章女士一兩個似乎是冷笑的警視，彷彿說：「你自然不會懂得博士的高妙議論。」

金博士現在說到了仲昭的「印象記」

「真是一篇好文章。理論之正確，觀察之縝密，都是現在少見的；加以文字尤其精采，引人入勝，兄弟自從見了大作後，也對於這個問題寫了一點；那自然是純理論的，和大作卻是異曲同工。下期的社會科學月刊上大概可以登出來。只是仲昭兄的印象記爲什麼又半途擱筆，很可惜！」

「金博士太過譽了，」仲昭滿心愉快的謙遜着說，「隨筆雜感之類的文字不過報紙上補白而已，豈敢和謹嚴的大作比較呢！至於半途擱筆，也就和剛才所說第四版不能更多登性慾新聞是同一原因。」

金博士很惋惜的微微頷首，乘這機會，曼青表示了希望金博士從學理方面贊助仲昭的新聞編輯方針的意思，金博士微笑着搓着手，忽然章女士插進來說：

「仲昭那幾篇文章自是佳作，但也不能說沒有幾分流於主觀罷！跳舞場，我是差不多每晚上去的，在我自己，真有仲昭所說的那種要求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意味的動機；然而在一股到跳舞場的人，怕未必然罷！他們只看作一種時式的消遣。」

金博士疾轉臉向着章女士，濃眉一挺，露出驚怪的神氣。

「學者們的理想自然是可貴的，」章女士坦然又接着說，「但他們太喜歡在平凡的事實上塗抹了理想的金色，也是不很科學態度的事罷？」

金博士皺着眉頭乾笑了一聲，雖然還極力保持着紳士的學者態度，但那一股怫然的神情已經不能遮掩了。朱女士張大了眼，憂慮着這位博士的赫怒，但心裏未嘗不樂意章女士的將要受窘。

「秋柳，你又喜歡開玩笑了。好在金博士也很有 *High Play* 的度量。」

曼背勉強笑着裝出主人的排解的身分來，暗中卻扯了一下章女士的衣角，警告她須得小心說話。這都被朱女士看在眼里了；她的臉上立刻泛出忿妬的紅色來，她從極壞

處猶想曼青和章女士中間的關係了。

「金博士請不要見笑，我是隨便說說，也是隨便引用了某大學者的一句話而已。現在剩給我們的言論自由只限於不涉政治的學問上了，我們應該盡量享用這小小的一些自由。金博士，想來你也是這個意見？」

章女士很嫵媚的笑着說；她的大方面又魅惑的語音落在金博士臉上，很有效的掃除了這位學者的懼色，現在他也啞然笑了。

「章女士是跳舞場的實驗主義者，」仲昭向着金博士說，竭力想造成濃厚的談話空氣，「所以我敢代她要求她的意見被考慮；但章女士同時又戴着憤世嫉俗的顏色眼鏡，所以我又敢代她聲明她的意見是不免帶幾分病態的。總而言之，章女士的見解不失為社會心理學者金博士的好材料，我又敢擔保金博士是一定歡迎的，哈哈。」

「歡迎，哈哈。如果實驗主義的章女士願意帶我到她的實驗室，自然更歡迎了。」

章女士嫣然一笑，並沒回答；朱女士的十分難看的臉色已經使她注意到，她覺得來



女士的眼光對於自己已有敵意，對於曼青有怨疑；她的女性特有的關於這一類事的銳敏的感覺便料到了曼青和朱女士中間已有怎樣的關係。她爲曼青慶幸，但也覺得朱女士的沒來由的醋勁太可笑。一個好奇的惡意的思想便轉上了她的心。

「曼青，你的觀察是怎樣的呢？」章女士故意很親暱的說，「我曾經帶你到實驗室去過。那時，你在沉醉中，有怎樣的感覺？細腰的擁抱，耳鬢的磨擦，給你的是肉感的狂歡呢，抑是心靈的戰慄呢？怎麼你的臉色變了？怎麼你像一個困女似的腫脹起來呀！到跳舞場去玩玩，有什麼要緊？大記者和金博士都證明這不是下品的性慾而是神聖的求生意識的刺激了。我們正在青春，需要各種的刺激，可不是麼？刺激對於我們是神聖的道德的合理的。」

金博士讚許似的點着頭，仲昭微笑，曼青怔忡地望着會堂裏的人頭，盼望有什麼事放出來打斷了這可怕的談話；他不能回答，又不敢不答。他偷竊似的疾電似的向朱女士瞥了一眼，他幾乎驚叫出來。朱女士的灰色的臉色中透出了憤怒的青光了！

「秋柳，你又來和我開玩笑了；過分的玩笑有時會生出想不到的壞結果。」

曼青吃吃的說，努力想消除了朱女士的懷疑，同時向章女士連丟了幾個哀求，再多的眼色。他很想立刻抽身走開，但又怕反面證實了自己的心虛，況且如果章女士再有不穩的話語，便連自己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一定要使得朱女士的猜疑更深一層。他只好大膽地挺身站着，用一種革命家上斷頭臺的精神支撐着自己，提起了今天辯論會的題目，故意很熱心然而毫無意義的和金博士討論。

章女士勝利的微微一笑，捉弄一下像朱女士那樣的褊窄傲慢的人兒，她覺得是最愉快的；但是曼青的局促也使她感到了幾分抱歉，她對於曼青並無惡意。過去的浪漫的微波又在她心裏動盪；她回想起史循自殺那天傍晚時她和曼青的一段事，以及此後五六天內曼青對於她的又愛又怕又失望的複雜矛盾的心情。那時在幾次談話中，章女士聽出了曼青的意思，知道他所崇拜的理想的女子是如何的樣子。現在她不禁向朱女士切實的陵了幾眼，卻只在這個顧長的外表尚好的人身上看出了淺薄，庸劣，和窄狹。像大

姊姊留心弱弟的幸福似的，章女士忽然可憐起曼青來，想給他一個警告了。

此時在會場的一角有人招呼金博士，截斷了他和曼青的談話；乘這機會，章女士就輕輕的對曼青說：

「曼青，過來，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她又向朱女士看了一眼，便慢慢的走向講臺的後方。曼青略一遲疑，也跟了過去。

「秋柳，剛才你說話太隨便了，幾乎鬧出事來。」

曼青先開口，凝視着章女士的眼睛。

「放心。密司朱很有容忍的度量，決不至於在許多人面前鬧笑話。」

「唔，唔，這個麼？也使我很窘。但我是指你和金博士的衝突；這位博士脾氣很大。今天他是特請的評判員，我們不好意思得罪他。至於你說我們到跳舞場，那是小事，不過給學生們聽得是要借此造謠罷了。」

「那麼，給朱女士聽得倒並不妨礙麼？」

章女士說時撲嗤的一笑；她斜過眼去望朱女士，見她正和仲昭談話，但是她的不安的神色卻充分證明了她的心是向着這邊，忿忿的在偵察。

曼青跟着也很快的望了一眼，可是他看不出朱女士的內心的妬火，以為她的安詳態度是真的，覺得心裏輕鬆了許多；他堅決的回答：

「秋柳，我和朱女士的關係尙在水平線以下。」

章女士抿着嘴笑，露出「何必騙我」的神氣。

「當真的，我沒有對她說過愛，一次也不曾有過。我何必騙你在別的方面，或者我是不能了解你，但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我是了解的，所以如果我和她有愛情，決不瞞你。」

「但是你的下意識卻充滿了活動的愛戀朱女士的氣味。」

現在是曼青默然微笑了，似乎在說：「這個，我是老實承認的。」

「但是朱女士的愛你，卻已經超過了下意识範圍；她是很明顯的自覺着，她見了任何女士都會發生妒意，她已經把你視為她的所有品。」

「未必罷？你也不免帶了顏色眼鏡。」

曼青猶豫的問答，忍不住又向朱女士望了一眼。

「我的是極正確的觀察，曼青，你的情緒上有缺陷，你不能抓得了女子的熱情，初動時的機會表示你的愛，你是屬於羞怯的一類。所以等到你自認是可以談到愛的時候，像朱女士那樣的女子早已熱烈到要撲在你懷裏了。」

曼青的臉上泛出紅暈來了，他反而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現在特地要對你說的，卻是另外一件事。」章女士接着說，「你談起過你的理想的女子，你現在自然以為朱女士是合於理想了，可是在我看來，全然不是；你的戀愛將使你受到很大的痛苦。我這意思，或者你不能了解，然而我不能不說，因為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老實的正派的人，我不忍見你發生困難。」

曼青迷惑地看著章女士，不知道怎樣回答。兩個人沉默的對看著幾秒鐘，然後章女士很溫柔的笑了一笑，微微頷首，似乎說「你記着我的話罷，」便翩然自去。

忽然一聲怪耳熱的冷笑驚醒了曼青。他探索似的把眼光掠過全會場，看見朱女士的側影在會場的左門口一閃，又彷彿看見她的鬱怒到難以克制的臉色和微微發抖的嘴唇。他的心突突地跳了，本能不容他再多思索，也就奔向朱女士通過的那個門追上去。朱女士並沒回顧，但似乎也料到追趕來的是誰，她更快的跑。穿過了一條短的走廊，便是她的臥室，此時靜悄悄地一個人都沒有。她衝進了自己的房，便要將門碰上，可是曼青的一隻腳已經塞進來，破壞了她的閉關政策。

朱女士背向着曼青，站在書桌邊，還在細細的喘氣。曼青將房門輕輕關上，悄然立着，想不出怎樣開始談話。

「你這麼追趕着我，被人家看見了，算什麼呢？」

朱女士喘氣地說，並沒轉過身來。

「近如，你是一時着急，心裏糊塗了；幸而沒有人看見。」

曼青移前一步，很引罪似的輕輕的答着。暫時的沉默。大會堂裏的轟聲隱隱傳來，雖

也不去注意。朱女士慢慢轉過身來，忽然擡頭看定了曼青的面孔，似乎要看到他的心裏。現在她的臉色平靜些了，只有眉尖上還透露出十分的怨恨。曼青記起了剛才章女士的話，很想大膽的表示自己的心曲，然而拗不過本館的拘束，終於又是朱女士先發問了：

「有什麼事呢？請趕快說罷，你在這里多耽擱了，很惹起人家議論的；你自然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卻不願意聽別人的閒話。」

「我要對你解釋一下關於章女士的事。」

「嚇，我是不相干的。你倒應該向她解釋一下關於我的事。」

「我和她沒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關係都和我不相干！」

朱女士說的很沉着，又轉過身去，背向着曼青，表示很氣生的樣子。

「然而我爲我的人格計，也不能不向你解釋明白。」

「算了！我不懷疑你的人格；況且我無須過問你的人格。再見罷！」

朱女士的本來略帶啞澀的嗓音此時簡直成爲極難聽的粗厲的沙聲了。她本以爲曼青此來，一定是倒在她腳邊，求她饒恕，求她愛他，卻不料只是這麼淡淡的幾句話，失望嫉妬的情緒混合在一處，使她又悲痛又憤怒；她幾乎想跳起來責罵曼青爲什麼先前要打動她的處女的平靜的心坎，成了精神上的始亂而終棄的悲劇。但是在曼青這面，卻覺得朱女士的聲音是獷悍的可怕，他深悔自己的冒昧，他想來一向原不過是較親密的友誼，未必就有了愛的程度，所以今日之舉，未免太污辱了朱女士的女性的莊嚴了；他完全噤住了，他不敢再說一句話，並且不知道如何再說一句話。

「請你趕快出去罷！你爲什麼一定要讓人家看見，當作笑話，破壞我的名譽！」

朱女士恨恨的說。這慘厲的聲音使得曼青毛髮直豎了。

「我們中間就此完了麼？」

曼青悲歎似的問；第一次聲音發抖，並且向前移動一步，差不多接觸着朱女士的身體。他的急促的呼吸，噓在朱女士頸間，拂動了他的短髮。然而朱女士堅持着不動，也沒有



問答。

「不過我再對你說，我和朱女士雖然是同學兼朋友，卻沒有關係。」

曼青低聲再加一句，下決心要走了。突然朱女士又轉過身來，幾乎插入曼青的懷裏。從朱女士三字引起的妬火，現在是到了白熱的程度，使朱女士決心要不論如何把曼青抓在自己手裏，爭這一口氣。她丟下了女性的矜持的真靜的假面具，率直的問道：

「你究竟愛不愛我呢？」

曼青萬料不到有這麼一句，睜大了眼，一時沒有回答；但隨即他疑惑是朱女士和他開玩笑笑了，只淡淡的反問道：

「還須先問你愛不愛我？」

「滿學校的人早已在那里切切私議，我是不能不愛你了！」

朱女士低聲說；很委屈似的斜睨着曼青，兩團淡淡的紅暈在她眉梢慢慢的透出來。她半扭着腰支，拓開了雙手，似乎在等待曼青的擁抱。

「我在道德上也不能不愛你」

曼青堅決的說。忽然章女士剛才說過的一句話在他心頭一閃，打落了她的擁抱。朱女士的勇氣，只捧起她的手來吻了一下。此時遠遠地有鈴聲震盪搖盪響了，報告辯論會將要開始，等待曼青去做主席。

再拿起朱女士的手來吻了一下，曼青便挽着她的臂膊，走出房來；但到了那短短的走廊時，朱女士輕輕的灑脫了手，讓曼青先走幾步，一前一後進了大會堂。

## 六

辯論會進行到一半時，章女士就先走了。她討厭那些無聊的辯論，並且朱女士的態度也使她心裏作惡。現在她從老西門經過，想到薩坡賽路探視王詩陶女士的病況。天氣的熱，老西門一帶的污穢淋隘的街道，加以喧鬧的車輛和行人，完全具備了可以使一個神經衰弱者發暈的條件。章女士雖然不是神經衰弱，但她此時心緒十分惡劣，看着這灰色的環境，便也異常不耐。尤其使她憎嫌的，是街角巷口的宣傳隊和一小堆一小堆的聽衆。這些熱心的愛國者把交通遮斷，車輛是未必能夠過去了；章女士忿然下了車，混在人

裏裏擠，然而也不中用。她貢獻了一身臭汗，還是只走得十多家門面。

一小堆的人擋在面前，完全過不去了。章女士咕且歇一下腳，拿着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粒。這里有一個人正在講演，章女士並沒注意，卻想着朱女士：這麼一個外貌很不差的人，誰知道竟是開不得口的；一開口就叫人討厭，單是她的嗓音就很刺耳。

忽然面前的人堆裏跳出鼓掌聲來。演講者被這麼獎勵着，分外興高采烈，聲音也就特別響亮了。章女士猛覺得這個聲音很熟。她擡起頭來看時，料不到竟是曹志方在那里高高的站着演說。曹志方也已經看見了她，又用勁的狂喊了幾句，便在熱鬧的鼓掌聲中退下來。

「小章，上那兒去？好多天沒見過你的影子兒！」

曹志方猶有餘勇的嚷着，從人堆裏強擠出來，直衝到章女士身邊，兩個手背急匆匆的輪替着揩拭額上的汗水。

「我要到王詩陶那里去。老曹，你是當了宣傳隊麼？」

「哈，聽說小王有病，我也看她去罷。我麼？我是客串。」

曹志方狂笑着用一對臂膊開道，引章女士從人叢中擠出來。

「我知道今天有反對濟南事件的街頭講演，」曹志方一面走，一面說，「特地跑出來看熱鬧。小章，他們這把戲玩的沒有勁兒！我不客氣就來個客串。你應這樣的熱天替他白幹，就算我老曹真是悶的怪了！」

章女士很嫵媚的對他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那邊街角上有兩個擁着小白布旗的人兒從人堆裏擠出來，便下街去了。可是那一堆聽衆卻還沒散，十來個腦袋蠕蠕地動着，嚶嚶地似乎在議論什麼。曹志方拉住了章女士的臂膊，很得意的說：

「小章，待五分鐘罷。看我再來一個客串。」

像一頭貓，他跳在那人堆裏，放開他的煽動的話匣子了。章女士站在人圈子外邊很耐心的等着。她並沒聽得曹志方的演說詞，另外的許多事很複雜地不連貫地佔據了她

的思想！朱女士和陸女士太相像了，曼青的理想大概要歸泡影，可不知仲昭的憧憬將來怎樣？王詩陶病了快有兩星期，聽說是懷孕，那不是活受罪麼？於是她又想起了王詩陶的糾葛不清的戀愛和自己的在污泥中掙扎似的生活，她的感傷的少婦的心懷就充滿了寂寞和荒涼。「人生但求快意罷了。」她苦悶的想，「我這生活究竟是快意呢，抑是無聊？」她不願否定自己的行爲，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所謂快意者，到過後思量仍不過是悲涼而已。她完全沉入了雜亂矛盾的思想裏，忘記有曹志方，忘記十字街頭的喧擾了。

「呸，反動派好大膽！敢來擾亂後方秩序麼？」

章女士被這近在耳邊的吆喝聲驚醒時，許多肩、臂、腿，已經攙在她身上。人們的退潮將她推着衝過了十多家門面，沒有她回顧瞻望的餘閒。她不知道是什麼事，但直覺地感到曹志方是一定出了事了。她本能的急走了幾步，將近方板橋時方才立定，遙望先前曹志方「客串」的地點，只有疏朗朗的兩三個閒人沒事似的呆呆的站在那里。她很想跑回去探詢一下，但終於轉向西門路而去，不管曹志方的下落。

到了西門路和羅坊賽路轉角處，突然曹志方又出現在面前，對章女士伸了伸舌頭，低聲的說：

「小章，客串碰了釘子，現在上王詩陶那兒去罷！」

章女士覺得臉上一陣熱，只回答了一個輕盈的僥笑，沒有說話。

「住在家裏悶得慌，出來走走又碰釘子；小章，這樣的日子真難過！他們要反日，我說了幾句老實話，好，便是反動派，搗亂後方！小章，你看我的手脚也還不錯，我打倒了一個，就溜走了。打那些混蛋真有趣，我想殺人還要有趣些。」

曹志方興高采烈的接着說。章女士微笑點頭，仍舊沒有回答。此時他們已經走到一家門前，章女士推開了門，要讓曹志方先進去。

「小章，我還要趁熱鬧，替我代望望小王罷，聽說她受了點委屈，當真的麼？我替她報仇，真是悶得慌，我只想弄些事來消遣一下。」

曹志方忽然又變卦，沒等章女士回答，便掉轉身子跑走了。

凝望着曹志方的背影，章女士眼眶裏有些潮潤了；她自己也不懂得爲什麼緣故，心裏是如此酸軟。但這情緒只一閃就消散，當她看見了王女士的病容和潦倒窘困的情形，她又轉而爲忿激了。

素來活潑鮮豔的王女士，此時映在章女士的眼裏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了。她的嫩頰上失去了舊日的桃紅色，她的眼角邊新添了許多細皺紋，她的眼光也沒有從前那樣嬌媚撩人，而是遲疑不定，頗帶些陰凄凄。她的笑聲含着沉重的鉛色，她的舉動也顯得呆鈍了。然而這些——驚心的美之衰落，並不使章女士悲傷，只使她更加憤憤。她想起許多朋友的青春的命都被灰色的環境剝蝕盡了，只剩下一些渣滓；她們的青春的熱血指引她們去求光明，可是在黑暗終究瀰漫着這人間時，她們的青春生命也就被葬埋。王女士不過是許多中間的一個例而已。

王女士的病一半是爲懷孕，又一半卻爲的悲悼她的新死的愛人東方明；她約略聽過了愛人的噩消息後，又噙着氣說：



「現在我最悔恨的，是一個月前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時，我送給他一些不快。我並不想替自己辯護，但我不能不說龍飛對於這點應該擔負大半的責任。這個人真討厭。只要你給過他一次的溫存，他就老是粘着你，不問你現在的處境是怎樣。我和他的事早已過去了一年，況且當時我就對他說，雖然也愛着你，卻不忍使東方明失戀，那時，我是克制了感情，斬斷了三角戀愛的鎖線。秋柳，那時我並沒把身體給龍飛，他應該把我完全忘卻。可是這一次我和東方明從香港再來上海，可巧又碰到了他了。他無聊到沒有事做，天來和我糾纏。有一天——我最悔恨我一時的軟弱，我重又鑽進了三角戀愛的圈子。接着東方明受命令要下鄉去，分別的時候，他對我說：『我本來不必去，但我要去，世上值得我留戀的，本來只有你，但現在你也不是我的，我毫無留念的犧牲了倒好些。』秋柳，他那時落了眼淚呢！我雖然分辨，他終是悶悶的走了。現在他是沒有了，聽說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指着我的事。」

王女士把面孔撲在章女士的膝頭，肩膀起了波動，顯然是在抽咽。

「真是死了麼？咳！」韋女士也忍不住心酸，但憤氣隨即衝上來，她銳聲接着問：「現在你打算做什麼呢？你又有了孩子？」

「現在我也不要活了！」王女士昂起頭來很快的說，「上星期我是悲痛悔恨，你看我憔悴得可憐！可是前天起，我不悲觀不消沉了，我轉爲積極！」

韋女士也很興奮的點着頭，緊緊捏住了王女士的手，剛才曹志方的一句話又回來到她心頭。她看着王女士的失血的然而堅決的面孔，輕輕的問道：

「可是你又有了孩子，卻怎麼辦呢？」

「只這件事還使我心裏猶豫。我想要把這未成形的小生命打掉，但是一想到這是他的唯一的留在世上的紀念，唯一的我和他中間的紀念，我又沒有勇氣下辣手了。有幾個朋友也不贊成這個辦法。秋柳，在這大鬪爭時代，最痛苦的是我們女人，有了孩子的女人尤其痛苦；然而我終覺得孩子是要的，他們是將來的希望。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的鬪爭卻是長期的，孩子們將來要接我們的火把。」

「你又計算着渺茫的將來了。可是目前怎樣？這不是一星期兩星期可以完了的事，這將拖累你到五年六年。那時候，你的青春的熱血也冷卻了，你的身體也衰頹了，或許時機也大不如目前了，你現在的壯志將永遠成了虛望！」

韋女士很鎮定的說。她心裏頗以爲王女士太多留戀，不澈底。一個女子還沒受到懷孕的神祕的啓示時，是不會了解將做母親者的心情的。

「或者不至於如此。將來的事，誰也料不定，但我們總是從樂觀方面着想的。將來如果好些，我的一份力可以不必貢獻，雖然壯志成了虛望，我也是樂意的；如果壞些，還有我奮鬥的機會。再如果你所說，我那時已經衰頹，我只好把我的責任我的壯志付託給這個孩子。」

「你這話亦就等於無聊自慰而已。我永遠不想將來，我只問目前。拿着將來的空希望，無非爲目前的無聊作一個辯護。我很反對三思而後行這句話。三思之後，大都是不行。我是不躊躇的，現在想怎麼做，就做了再說。道義，社會，祖國——一切這些大帽子，都不能

阻止我的利那間的決心；我絕不願爲這些「而躊躇」。

章女士很激怒的說；她的眼光裏有一些曠悍的顏色，很使人恐懼。

王女士低了頭，沒有回答。說到將來，她何嘗有十二分的信仰；並且最近的將來的生活問題已經很沒有把握。假使沒有孩子的話，或者可以自活，但是這未出世的孩子，日後的拖累是明明白白看得見的。她也會想到一些極沒出息的念頭，比如：將就着接受了一個隨便什麼人的愛，依賴他的經濟供給。自然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然而，這便是「嫁人」，正和從前她的父母要拿她嫁人一般；從前因爲要求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因爲要奔赴自己的憧憬，所以反抗着父母，脫離了家庭。不讓自己「被嫁」，難道現在就爲了這些同一的神聖的理想，又回過來嫁人麼？雖然現在是「自嫁」，可是會比「被嫁」好些麼？能夠供給她經濟要求的男子一定不是屬於她的窮朋友的一夥的，思想上一定有衝突，她的意見和理想一定不被尊重……於是她又覺得還是把孩子打掉，海闊天空去過奮鬥的生活，她歎了口氣，惘然說：

「兩全的事，是沒有的；多盤算的結果，或者竟是一步不能動。」

章女士微微一笑，站起來伸一個懶腰。沉默暫時的在她們中間流動。

「秋柳，近來你做些什麼？因為這病，我和你不見也就十多天了。」

王女士勉強振起精神說。

「嚇，正所謂賤體情安，乏善足陳。你還有高遠的志向，將來的希望，我是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沒有。理想的社會，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戀愛，都是騙人自騙的勾當；人生但求快意而已。我是決心要過任性享樂刺激的生活！我是像有魔鬼趨着似的，盡力追求那間的狂歡。我想經驗人間的一切生活。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八仙橋，看見馬路上拉客的野鴉，我就心裏想，爲什麼我不敢去試一下呢？爲什麼我不做一次滷白，玩弄那些自以爲天下女子皆可供他玩弄的蠢男子？詩陶，女子最快速的事，莫過於引誘一個驕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腳下，然後下死勁把他踢開去。」

說到這最後的一句，章女士提空了右腿，旋一個圈子，很自負的看著自己的鼻樑的

腰肢和豐滿緊扣的胸脯，她突然抱住了王女士，緊緊的用力的抱住，使她幾乎透不出氣，然後像發怒似的吮接了王女士的嘴唇，直到她臉上失色。

「詩陶，你說！」章女士銳聲呼，「我們兩個連合起來，足可顛倒所有的男子！」

於是她放開手，把自己擲在王女士的牀裏，攤開了兩臂，一句話也沒有了。

王女士只在那里發怔。從章女士那幾句話，她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十多天前，有一個窮到了不得的女朋友也說過差不多相同的話，而且後來竟已實行。

「秋柳，你知道趙赤珠的事麼？」

王女士走到牀前坐了，很鄭重的說。

章女士閉着眼搖頭。

「她已經實行了你剛才說的話；她做過——淪白。」

「什麼同志！」章女士跳起來很興奮的喊。

「但她是另一原因，另一動機。她是為貧窮所驅使。」

章女士很失望似的笑了一笑，又躺了下去；她料不到一個極好的題目卻只有如此平凡的内容。但王女士顯然沒有懂得章女士的意思，仍舊接下去說：

「她和她的愛人窮到半個銅子都沒有了，又找不到職業；他們是不准革命的，因此就斷了生路，赤珠便想出這個極自然的辦法來。可不是？女子最後的謀生技能便是賣性。她說：主張是無論如何不變的，爲的要保持思想的獨立，爲的要保留他們倆的身體再來奮鬥，就是做一二次賣淫婦也不算什麼一回事。」

「不算什麼一回事！」

章女士跳起來抓得了王女士的手，很讚許的說。

「我聽她說，我幾乎要哭了；她這態度是可敬的，然而究竟太慘了。秋柳，只要你想起她在馬路上逛到半夜一無所得仍舊回去和愛人睡覺時的心情，是人都要落眼淚的！她的行爲，雖然在理性上可以自安，但在感覺上，我就不懂得她怎麼能夠不痛苦呢？可是我知道現在過這種生活的，不僅是他們倆，簡直很多，很多！」

王女士說到後來的幾個字，聲音非常低，似乎悲哀壓住了她的舌頭；她軟軟的把面頰靠在章女士的肩頭，胸部微微的顫動了。

「爲什麼要痛苦呢？」章女士奮然說，「她有極光明的理由做她的行爲的後盾，她有極堅固的道德上的自信，她是決不會感到痛苦的。只有徬徨動搖的人，在矛盾悔恨中過生活的，才會感到痛苦。」

「那麼，你也會——做這件事？」

王女士昂起了頭，細看着章女士的面孔，遲疑地說。

「我的脾氣不同。我如果到了這境地，我是要打死了幾個人然後自殺！」

「但倘使你還覺得有一件事使你留戀時，你也自殺麼？」

「我沒有留戀。我沒有趙赤珠那樣的愛人。」

「那麼，在你看來，爲了一個正大的目的，爲了自己的獨立自由，即使賣淫也是應該的合理的道德的，是不是？」



「應該只要她能夠堅決地自信！」

王女士微喟了一聲，頹然倒在牀裏，再沒有話了。她心裏很痛苦地承認韋女士的話是對的；她迷惘地想：與其嫁人而成了固定的賣身，還不如採取趙赤珠的方法，比較的是自由得多。她想起趙赤珠的一句話：性交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是身體的一部分和人家接觸而已，還不是和握手一個樣子。

兩個人都沒有話，似乎都在咀嚼剛才的談話。初夏向暮的飄風從窗外吹來，翻弄着牆上的日曆。王女士住的是人家的亭子間，很小很低，單是那張頗為闊大的木牀已經佔了一半地位。韋女士向窗前的小桌子看了一眼，就立起來說：

「明後天有工夫再來看你。如果你有什麼困難，我一定幫忙。」

韋女士便匆匆的走了。她回到自己的寓處後，心裏的悒悶略好了幾分，但還是無端的憎恨着什麼，覺得坐立都不安。似乎全世界，甚至全宇宙，都成爲她的敵人；先前她憎惡太陽光耀眼，現在薄暗的暮色漸漸掩上來，她又成得淒清了。她暴躁地脫下單旗袍，坐在

窗口吹着，卻還是渾身熱刺刺的。她在房裏團團的走了一個圈子，眼光閃閃地看着房裏的什物，覺得都是異樣的可厭，異樣的對她露出嘲笑的神氣。像一隻正待擺噓什麼的怪獸，她皺了眉頭站着，心裏充滿了破壞的念頭。忽然她疾電似的抓住一個茶杯，下死勁摔在樓板上；茶杯碎成三塊，她搶進一步，躡成了細片，又用皮鞋的後跟拚命的研碎着。這使她心頭略為輕鬆些，像是已經戰勝了仇敵；但煩躁隨即又反攻過來。她慢慢的走到梳洗臺邊，拿起她的卵圓形的銅質肥皂盒來，悄然想：「這如果是一個炸彈，夠多麼好呀！只要輕輕的拋出去，便可以把一切憎恨的，親愛的，無干係的人，我，我，一齊化作埃塵！」她這麼想着，右手托定那肥皂盒，左手平舉起來，把腰支一扭，摹仿運動員的擲鐵餅的姿勢；她正要把這想像中的炸彈向不知什麼地方擲出去，猛然一回頭，看見平貼在牆壁的一扇玻璃窗中很分明的映出了自己的可笑的形態，她不由的心裏一震，便不知不覺將兩手垂了下去。

——你扮演的什麼醜戲呀！

讓手裏的肥皂盒滑落到樓板上，章女士頹然倒在床裏，把兩手掩了臉，兩行清淚從她手縫中慢慢的淌下。忽然她一挺身又跳起來，小眼睛裏射出紅光，嘴角邊浮着個冷笑，她狠狠的對自己說：

「好！你哭了。爲了誰，你哭？王詩陶哭她的愛人的慘死，哭她的肚子裏的孩子的將來，甚至哭她自己的一時軟弱，良心上對不住愛人；然而你，章秋柳，你是孤獨的，你是除了自己更無所謂愛，國家，社會，你是永遠自信，永遠不悔恨過去的，你爲什麼哭？你應該狂妄，應該奮怒，破壞，復仇，不爲任何人復仇，也是爲一切人復仇！丟了你的舞扇，去拿手鎗！」

於是引起了沉思的端緒，她托着下頰很迷惘的想這樣那樣，難得像泡沫似的一個一個漂出來又消滅，消滅了又漂出來；從激昂的情緒一步步轉到了悲觀消沉，突又跳回到興奮高亢。終於她屈服似的歎了口氣，痛苦地想道：「完了，我再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動納入有組織的模子裏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的熱烈的衝動，跟着魔鬼跑！」

然而無名的憎恨依然支配她，煩躁依然啃噬她的心。無理由的出氣似的把上身的

小衫倒剝下來，她就翻身向着牆壁躺下了。恰在此時，一個人闖進來，氣味味的嚷着：

「真是那些混蛋，混蛋！」

章女士聽出聲音來，知道還是那個曹志方。女性的本能的自覺，使她心裏一跳，隨手拉過一條線毯來遮過了上半身。房裏光線很暗，曹志方並沒理會到章女士的狀況，只顧坐下來發牢騷。顯然是他後來的趕熱鬧或客串，大概又碰了釘子。

「算什麼呢！都是氣破肚子的事，哦，小王的病怎樣？」

曹志方結束着說，看定了牀裏的章女士，似乎也覺得有什麼異樣了。

「只是有了孩子，並不是什麼病。」章女士回答，一動也不動。

「哼，孩子，又是孩子！常常聽見說你們生孩子！」

曹志方蹙沒來由的譏罵着。同時便走到牀邊站定了。

章女士只回答了一個冷笑。她又想起了王女士所說的趙赤珠的事；雖然她很稱讚趙赤珠的辦法，但想到時卻也不免心裏有一種嗅着腐魚的氣味似的感覺。她是一個很

倔強的人，道德觀念很薄弱，真操的思想尤其沒有，然而有一種不可解釋的自尊心，和極堅固的個人本位主義，所以總覺得趙赤珠的手段是自己太卑賤。

忽然曹志方異樣的笑了一聲，毫不猶豫的搶前一步，便揭去了章女士身上的線毯。章女士驚叫起來，本能地疾翻了個身，緊緊的平伏在牀上。她的一顆心像是驟然冰凍似的停止了，但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劇跳起來；可是再一秒鐘，聽得了曹志方的十分輕蔑的縱笑時，她的心雖能還是那樣劇跳，卻已不是恐怖而是憤怒。

「哈，小章你怕你這解放的女士！」

曹志方很侮蔑的嚷着，若無其事地反倒退後一步，又哈哈的縱聲笑了，那態度很像是在戲弄一頭貓。

就同回聲似的，章女士平跳起來，坦然挺直了身體，和曹志方面對面的看了二、三秒鐘，她的眼睛裏灼灼的射出憤怒的紅光，然後用勁的「哼」了一聲，她轉過身去，隨手拿起牀沿的單旗袍披在身上。在微淡的光裏，曹志方依稀看見兩顆櫻桃一般的小乳頭和

肥白的椎形的座兒，隨着那身體的轉移而輕輕的顫動。他忍不住心裏熱烘烘，他的態度忽而轉爲嚴肅了，一種很純正的愛慕的情緒在他眼裏流出來，他命令似的說：

「小章，你應該愛我！」

這回是章女士很輕蔑的縱聲笑了。她轉過臉來，帶幾分滑稽的意味問道：

「爲什麼我應該愛你？」

「因爲——因爲，不知怎地，我忽然愛你。」

「但是可惜我忽然頂不愛你。」

「你不愛，也不打緊。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結合在『處』。」

「爲什麼呢？」

「不爲別的，就因爲你是個有膽量，有決斷，毫沒顧慮，強壯，爽快的女子；我老曹呢，卻就是這樣的一個男子。」

章女士忍不住笑了；她覺得這幾句質朴的恭維話很受用。向她求愛的男子們，從沒

一個會說這樣的擊中她心坎兒的話語。但是她並不因此而對於曹志方便發生了愛。她一向覺得曹志方缺少一種叫人歡喜的風趣，現在也還是這個意見。可是她好奇的再問道：

「從那些地方你證明你是那樣的一個男子呢？」

「要什麼證明！我自己這麼確信着就完了！」

曹志方那種儼然的態度倒使得章女士不好意思再笑了；她不置可否似的微微頷首，沒有回答。

「新近我得了個好主意。兩個人去做，自然比一個人去做要好些。要找個伙計卻不容易。我看得你倒還中意。既然你是女子，當然的咱們就成了夫妻。」

曹志方很神祕的說，眯着半隻眼睛，很是得意的樣子。

「什麼好主意？」

「你先答應了我的要求，我自能告訴你。」

章女士在鼻子裏笑了一聲。她想：曹志方居然也會搗鬼。但她這人，正如曹志方所說，是有膽量，毫沒顧忌的，所以就爽爽快快的回答道：

「就做你的老婆也不要緊，你快說！」

「說出來卻是平平常常的，我要去做土匪。」

章女士沉默的望着曹志方的油亮晶晶的面孔，不表示什麼態度。

「你想，小章，」曹志方接着說，「除了做土匪，還有更快意的事麼？土匪在中國，不算是壞東西；土匪頭兒是在野的官呢！我的家鄉就是民匪不分，官匪也不分的。可是，我並不想借土匪這條路去做官。我只想出一口悶氣，痛快<sup>的</sup>幹一下。」

「你幾時下這決心的？」

「就是現在。」

章女士淡淡的一笑，走到房門邊扭亮了電燈，沒有說話。

「怎樣？你有沒有補充的意見？」



「沒有。」

「你自然是全部贊成了？」

「全部贊成。但是我自己不在內。我不想做土匪。還沒到時機。更妥當些說，在我的方面，這個思想尙未成熟。老曹對不起，只好暫時少陪。」

曹志方疾跳到門邊，很粗暴的用左臂一揮，將章女士推到房中間，漲紅了臉喊：

「不行，你休想逃走！我不會喫了你！」

章女士坦然笑着，走到窗前，很溫婉的說：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對於你的做土匪暫時少陪。」

「什麼理由？」

曹志方憤憤的問；走到章女士面前，睜圓了眼睛看着她。

「沒有理由，也不用說多大的理由；簡單的一句話，現在，我不。」

「哼，簡單的一句話，你怕！」

「更簡單的一句話，你也不過是說說高興而已。你想好了怎樣去做沒有？」

這一句話倒使得曹志方意外的沈靜了。和別的事一樣，他對於目前這件事也是只有意思而並無辦法的。他苦思似的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回到章女士面前，抓住了她的手，很正式的問道：

「如果我有了解法，你跟我去麼？」

章女士搖頭，但又接着說：

「跟麼？我素來不喜歡跟人的。至於我自己對於這一件事，到我覺得眼前的生活全然沒有興味的時候，也許就去。但現在我有一件事正在進行，一件完全是好奇衝動的事，可是我很有興味。」

「吶！你是只配受人玩弄的，你不配幹大事！」

曹志方怒喊了；他的手指用勁攢緊來；像一把鐵鉗，幾乎要揉碎章女士的嫩白的手掌。他看見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的右手無效的來援助那被鉗住的左手，她呻吟着，她

抵着腰肢，全身搖擺，漸漸的蹲下去；她是痛的幾乎要發暈，於是曹志方滿意似的放了手，也不再看章女士，也不再說一個字，大踏步自己走了。

章女士捧住通紅的手，又縮在牀裏，很生氣。雖然肉體上並沒損失什麼，但精神上她覺得是完全失敗了。她是慣常受男子的諂媚的，她從沒見過像曹志方那樣自大的求愛者；她不大明白曹志方來時的居心，但無論如何，她的美豔的肉體似乎並不能顛倒曹志方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她的可以玩弄一切男子的自信心，在這里是動搖了，她感到了針刺一般的痛苦和焦灼。

而況她又被誤解。想到那嗶嗶然沒遮攔的曹志方的嘴巴以後將怎樣的在四處宣揚她的膽怯懦弱，章女士尤不勝其忿恨了。她根本不是膽怯懦弱的女子，她是全權的自信者。然而剛才的事情卻似乎證明她適是一個好爲大言的無聊的人；她忽然跌進了儒法的陷阱，沒法自拔。這是難堪的，冤屈的，超乎她所能忍的悲痛，而所以會失足至此，無非爲了一個完全是好奇的衝動。最近幾天內，她爲這衝動所支配，或得很大的興味。她要成

就一個奇蹟，要把懷疑派的史循改造過來。三四天前她着手進行，頗感到些困難；幻滅太深的史循一時難以復活，但這卻激成了章女士的更大的決心。

「將來總有一天叫大家知道我章秋柳是怎樣的『一個人』」  
章女士終於憤憤的想，似乎十分有把握的樣子。

## 七

晨七時左右，王仲昭從怪夢中跳醒來；他揉着倦眼，望窗上看一看，知道時間尚早。在平時，他總是翻了個身，再睡，直到九點多鐘然後離牀；但今天他的神經異常興奮，便例外的早起了。這幾天來，仲昭心裏很是愉快，因為金博士的論文對於他的新聞編輯方針有了擁護，所以總編輯也刮目相看，一變了從前的固執，頗有任憑仲昭放手幹去的形勢了。久經波折的改革新計畫畢竟能夠實現，雖然不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在仲昭此時卻的確非常快心，不亞於革命成功。至於今天的異常興奮，又另有其適當的原因：昨晚他接到

了陸女士的一封信，知道陸女士的父親對於他們的戀愛已經同意，並且主張兩星期後先舉行訂婚禮。

當下仲昭很快的從牀上爬起來，忍不住獨自笑着。生活對於他是太美滿，運命對於他是太優待了。他夢想不到希望之實現，竟如此其快！他一交跌入了幸福裏，自己倒有點難以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事了。他一面穿衣服，一面就從枕下摸出陸女士的那封信來，寧神斂氣地再讀一遍。可不是明明白白這麼寫着：

「……昨天姨母到家裏來了。和父親談起我的事，姨母說：『俊兒的大事也該辦了，好讓二姊姊在地下安心。』仲昭，提起了已故的慈母，父親沒有一次不悲愴的。我看見他的老眼裏噙着眼淚了。後來父親就問我的意思。仲昭，你想，我能夠怎麼說呢？我又何必說什麼呢？父親是再明白沒有的人。看見我沒有話，父親微微笑着，想了一想，便說：『王仲昭也是個有為的青年，如果你自己合意，就此了卻我的一樁心願，也好。』所以我們的事情是決定了。父親又說兩星期後先行訂婚禮，那時——你自然要來一趟；待學校放了暑假

再結婚……」

仲昭再揉一下眼睛，覆校似的一字一字的念着最後的兩句；同時他又想起昨夜的可笑的夢；真是一個無理由的夢；在那夢裏，他「發見」陸女士的這封信原來是牽秋柳的和他開玩笑的偽作。在那夢裏，他曾憂慮地想：「但願是一個夢；」現在果然證明不過是一個夢；仲昭第三次揉一下眼睛，過分謹慎的再非認信上的筆蹟；難道還會錯到那裏去麼？確是陸女士的特異的手書。他於是忍不住哈哈的出聲笑了，無端滴了兩點眼淚。

在極端的興奮中，他洗好了臉，就伏在案頭寫回信。當他寫着初次使用的「俊卿吾愛」四個字，下意識的又笑起來，並且隨手取過案頭的陸女士的小照來接一個吻。他看着照片中的陸女士，便忽然想到了曼青的愛人朱女士，又記起了曼青前天與冲沖特地跑來報告他和朱女士將要結婚的喜信的情形。那時仲昭確有些暗妒；但現在則覺得應該是曼青妒忌他了。兩個出奇的極相像的女士中，仲昭有了那更好的一個，還不該被妒麼？而況又是那麼艱難地獲得的，這意義，這喜悅，也就更大。仲昭覺得有將自己的幸運

請示朋友的必要了，便機械地另取了一張信箋，想先給曼青去一個報告。可是寫不到一行字，他又自笑起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太幼稚的狂笑了。他急急的擦開了手裏正寫着的另一張紙，又拈過已經寫好「俊卿吾愛」的信箋來，定了定心，慢慢的恭謹的寫下去。

終於把兩封都寫好，仲昭就親自出去，都寄了快信。於是像擊破了一切敵人以後的英雄似的，仲昭反又覺得寂寞無聊了。他站在早晨的馬路上，計算着將要，而且應該，做些什麼。但是只有些大事件的大日子，充滿在他腦子裏。「自己的訂婚禮將在兩星期後，」他想，「曼青的結婚又是在後天，那麼，今天，明天，做些什麼事呢？」他委實不能離開他自己目前的大事件而自由思索了，他的思緒剛剛發動，便自然而然的轉到了訂婚結婚等等，正像有名的過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徐子材不能離開標語口號一樣，現在仲昭也沒法不從劉女士這條線索上去思想去行動了。所以躊躇了半晌以後，他決定去找章女士談談，報告自己的得意事件。

但是到了同學會時，仲昭卻又後悔起來。他覺得時間實在太早。雖然這麼遲疑着，他



到底走上了三層樓，心裏作最後的決定：如果房門開着便進去，不然，還是回到二層樓客廳去看報紙。

幸而章女士的房門果然開着；她披了睡衣，高高的坐在窗臺上眺望。

「我看見你來的。怎麼這樣早？」

章女士回眸對仲昭一瞥，應酬似的說；便又看着窗外，溫理她的眺望。

「這樣早？因為有一件事要報告你。」

仲昭鄭重的說，就坐在章女士書桌前的椅子裏。

「是不是王詩陶的可憐的消息？不是你看見她半夜裏在馬路上——」

仲昭驚愕地看定了章女士的嘴巴，等候她說下去；然而她竟停止了，也遲疑地看着他。在她的眼光裏，有一些異樣的色彩，似乎是憤怒，又似乎是悲憤。

「喂，半夜裏在馬路上，什麼難道也是自殺？」

仲昭等着沒有回答，只好追問了。

「哦，原來你沒有見過王詩陶？」

仲昭用力的搖頭。

「那麼，就不用再提了。請你先講你的事罷。」

章女士懶洋洋的說，回過頭去又向空中凝視了。但是仲昭卻看出來，章女士並不眺望什麼，只是在那里沉思，在那里借眺望來掩飾她心頭的煩悶。

「我實在不知道王詩陶的消息，一點兒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罷。可是，你對於她的感想是怎樣的？」

仲昭微笑沉吟着，似乎在斟酌他的答辭。但是章女士已經接着說下去：

「如果你對於她的感想是向來無所謂好亦無所謂壞，那麼，她最近的故事一定要求你取一個決定的態度了；罵她也好，稱讚她也好，不罵又不稱讚卻是不可能。」

「究竟她發生了什麼事？」

仲昭很焦灼地問；他的心中一動，直覺地感到大概是關於戀愛方面的；然而轉念一

想，又以為不像，假使是戀愛方面的事，章女士的口吻不至於如此神祕。

「既然你全無影響，還是不娶尊根究柢罷。」章女士還是懶懶的不肯說明。她頓了一下，又加着說：「她的事使人憤慨，又使人悲憫！在我，卻覺得悶，更妥當的形容起來，是窒息，是嗅到了死屍的腐氣時的那種慘厲的窒息。」

章女士突然從窗臺跳下來，蹣跚着拖鞋在房裏來回的走，一對白嫩的小腿露出在淡青色的衣緣下，閃光似的運動着，散放出迷人的旋律。

仲昭機械地讓眼光追逐着這一對小腿，心裏卻在猜度王詩陶的祕密，也感到了無名的陰暗，幾乎將此來的目的完全忘記了。

「曼青快就要結婚了，有請柬給你麼？」

章女士意外的說，用左腳踵作為圓心，旋了個圈子，站在仲昭的面前。

仲昭點頭，表示知道，驟然覺得心裏清涼起來了。

「仲昭，你覺得朱女士人品如何？」

「也是個可愛的人。」

仲昭回答，但是不免暗暗詫異，爲什麼今天章女士如此喜歡談論別人的短長。

「看來是個也還可愛的人。」章女士微笑地校正他。「仲昭，你聽得曼青講過他的理想的女性麼？不很記得了？我是記得明明白白的。曼青的理想對不對，是另一問題，然而現在的朱女士卻是無論如何不合於他的理想的。我曾經公開地對曼青說過，似乎並沒有能夠引起他的注意。他到底把這個似是而非的朱女士認爲他的真正的理想了。仲昭，你知道麼？曼青是謹慎過分的人，對於朱女士這事件，他一定有過不少的考慮，但終於不免受了似是而非的欺騙。命運就是這麼愛播弄人的！」

仲昭嘻嘻開笑着，表示了頗爲贊同的意思；因爲朱女士和陸女士的模樣兒太像了，所以每逢聽到對於朱女士的批評，仲昭大都是無條件贊同的。他這種不自覺的似乎近於幸災樂禍的不名譽的心理，也許是初見朱女士的時候就發生，不過以後卻跟着他和陸女士間愛情的進展同時生長，幾乎成了正比例。仲昭也曾自己分析過，以爲這是因爲

他對於陸女士的愛戀太深，所以不願看見有和她相等的人，倒也並非是完全惡意的幸災樂禍，自從得了這個道德上的辯解後，他就更輕鬆的讓這種情緒自然而然的流露。

「命運就是這麼播弄人的。」章女士重複一句，又接着說，「想來真也奇怪，朱女士會和你的陸女士那樣的相像，比一家的姊妹還像些。仲昭，你從沒講過你的對於女性的理想，也許你的陸女士不至於似是而非，我盼望你有更好的運氣。」

章女士吃吃地鬩笑了。她固然轉過身去，旋一個半圓形，讓睡衣的下幅飄開來，裸露了膝彎的陰面，這裏的白皮膚上有兩個可愛的小渦，然後她又縱身坐在窗臺上，凝眸看着天空，並沒注意到仲昭的臉色已經有了些變化。

仲昭不提防章女士忽然說到他身上，心頭驀地受了這冷冷的一鞭，差不多透不轉氣來，然而一股熱烘烘的東西隨即在他心裏作了個最猛烈的反攻，使他臉上紅到耳根。他勇敢地立起來說：

「決不會的！我相信我的決不會！」

然後他又放低了聲音，像是對自己說：

「一個人懸了理想的標準去追求，或者會只得了似是而非的目的；因為他的眼睛被自己的理想所迷，永遠不能冷靜地觀察。我不先立標準，我不是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的野心者，我不是那樣的空想家；我只追求著在我的理性上看來是美妙的東西。我是先由冷靜的眼光找出美在這里在那里，然後盡力以求獲得。所以在我，可以有失敗，卻不會有失望；但現在我是確實地勝利了。」

仲昭向章女士走進一步，注視她的面孔，似乎要求他的理論被承認。

「我不懷疑你的勝利。但勝利之後仍舊可以有失望！」

章女士笑着說，帶幾分強辯的神氣了。

仲昭搖頭，擺出不願多說廢話的樣子；他倒退一步，仍坐在原地方，輕輕的對自己似的說：

「懷疑怎麼成了史循派呢？怪事！」

章女士很溫柔的對仲昭看了一眼，忽然笑起來；從史循這名字引起她的一個有趣的思想；她說：

「後天，我們到吳淞去 picnic，你是一定要到的。我介紹你見一個有味的朋友。」

「後天？那不是張曼青結婚的日子麼？」

「他的結婚是下午三時，我們上午到吳淞去。這一次的 picnic 是特地爲了那位新朋友舉行的，所以仲昭，你是非到不可。」

「還有什麼人？」

「大概是些熟人。三五個時常見面的朋友，譬如徐子材，龍飛。」

「那位新朋友是你的新朋友麼？哈，想來也像是個結婚式了。」

「到那時你自然知道。不過那位新朋友也就是熟人。」

仲昭好奇地看着章女士的閃爍着得意的眼睛，覺得這位女士今天很神祕。但不喜多問是他素日的脾氣，而且肚子裏也有些空落落了，所以又醜了幾句，便起身要走。

「後天你乘上午七點半的車到破臺灣，我們在那里等你，不要忘記了帶一瓶 Port Wine 去，兩瓶更好。」

章女士追到房門邊叮囑着，又神祕的笑了一笑，仍舊回到窗臺上坐着眺望。

一片浮雲移開，金黃色的太陽光灑了章女士一身，薄紗的睡衣似乎成爲透明，隱約可見章女士的胸部正在翕翕地動。可怕的印象，現在又包圍了她。前天晚上，她在街上看見一男一女挽着腰走過，彷彿那女子的姿態很像王詩陶，這原不是值得奇怪的事，可是那時章女士卻忽然記起了王女士說過的趙赤珠的事件，便無理由的起了聯想。第二天，她特地去探詢王女士，提起了隔夜的所見，王女士竟一口承認了；她說，她所以不惜如此精闢自己，完全爲了肚子裏的孩子，並且也是爲了這未來的孩子，她不得不及早就這麼幹，以後月份多了是應該休息着將養的。雖然王女士說話的態度很勇敢，可是聲音裏帶着哽咽。那時章女士曾經問了什麼話，現在是完全不記得了；她只記得，從離開了王女士直到今晨，她被兩種情緒不斷的逼擾着：憤激和悲憫。她想：「無非爲了幾個錢！」但是



現在要解決這問題，她也沒有能力。借了讀書的題目住在上海，半年內她已經向數千里外的老母要了兩次錢，現在是一天窘似一天，她自己也不知道以後的三四個月怎樣過去，所以更無從說起幫助王女士了。

章女士悶悶的噓一口氣，睜大了眼，堅定地看着那一輪剛從浮雲中露出臉來的太陽，似乎這天空的發光的星球就是她的敵人，所以雖然是那麼咄咄逼人，她卻不願意讓步示怯；然而幾秒鐘後，她就覺得頭腦有些暈眩了，她無可奈何的闔了眼，一些紅色的飄動的圓圈便從眼角裏浮出來，接着又是王詩陶的慘苦的面容，端端正正的坐在每一個紅圈上。然而這又變了，在震盪地閃動以後，就出奇的像放大的漸漸變成了一個豬相。呀！這是東方明的咬緊牙齒的豬相！紅圈依舊托在下面，宛然像是一條血線。章女士驚悸地睜開眼來，跳下窗臺，疾退了幾步，撲身倒在牀裏，縮成一團了。她把面孔貼着薄棉被的綉面，得救似的領受這絲織物特有的冷滑的快感；立刻像從她的眼熱的前額移去了什麼，她意識到自己的無理由的怯弱了。彈簧似的，她又跳了起來，赤着腳在房裏

迴旋。

「呸！真不應該！沒看見真血就這麼戰慄！」

她恨恨的想，用力咬他的嘴唇，皺緊了眉頭。現在的情緒，矛盾紛亂到極端，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雖然她痛切地自責太怯弱，但是血淋淋的紅圈子始終掛在她眼前，她的光滑的皮膚始終有些近於所謂「毛戴」。她赤着腳亂走了幾步，又機械的躺在牀裏，對天花板瞪眼。她努力企圖轉換思想的方向，搜索出許多不相干的事來排遣，但是思緒的運環終於又倔強地走回到老路上。她幾乎疑惑自己的神經是起了變態，在對她的自由意志造反。

「呸，真奇怪！我從來不會執着一件事，像現在這個樣子。」她冷峭地自問。「這便是我的潛伏的怯弱根性的暴露麼？然而這是無理由的。然而王詩陶處境之慘苦卻也是不可磨滅的真實。便是這悲慘的事實引起了極端的同情心，以致自己失了常態麼？因為是高度的同情，所以不能揮去血淋淋的紅圈子，所以那樣驚悸，所以流入於怯弱麼？原來

憤激和驚怖是同一東西的兩面，想起王詩陶，我是憤激的，因為憤激到極度，所以轉變為驚怖麼？

於是像找得了行爲的理論立場似的，章女士漸漸鎮靜了，她又回到她本來的自己了。可是王詩陶的痕跡還不能就此消滅。她在牀上翻了個身，又惘然的比較趙赤珠和王詩陶了。對於趙赤珠的行爲，她沒有非議；「一個人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目前問題的解決，不妨選用了任何手段。」她確信地想。「但是爲了將來，渺茫的將來，爲了孩子，不可知的孩子，卻也忍受了痛苦，犧牲了現在！道德的既定標準原來是沒有的，能夠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王詩陶要替自己的行爲找一個道德上的立腳點，然而她的道德觀念根本就是消極的，她以爲磨折自己便是合於道德。」章女士不禁失聲笑起來了。她有點可憐王女士的拘泥迷惑。在她看來，道德的第一要義是尊重自己；這個，她稱之爲「積極性」。她常以爲玩弄男性是女子的道德，而被男性玩弄——即使爲了某種目的——也是不足取的，而況所謂目的又只是渺茫的不可知的將來！

這麼着，思想轉了個方向，章女士心頭也輕鬆了；她看手錶上已經是將近十點，便跳起來換了衣服，匆匆出去。

她是去找史循。自從自裁不成，史循便換過寓處，住一個較好的房間，隱匿似的比從前更少出來，可是悲觀懷疑的色彩卻一天一天的褪落了，他自說現在是他思想上的空白時期；他每天在自己的房間內坐着躺着，不做什麼事，也不想什麼事。似乎只有一個單純的生活意志在那里支使他睡覺，起來，喫，喝。而這單純的生活意志又不能說是從他自己心裏發出來，而是章女士的熱烈的生活慾的反映；但還有累積性，日見其濃厚，所以最近幾天來，史循從前的豪興大有復活的氣勢。此時他正找出擱置已久的保安剃刀來刮鬍子，恰好章女士來了。

微微的笑着，章女士就坐在史循對面，看他的敏捷的手法。一枝法國名廠的剃鬍子用的香皂，直立在桌子角，像是個警戒的步哨。章女士以藝術家鑑賞自己得意傑作的態度審視着史循的新刮光的面孔。這原是一張不很平凡的臉，雖然瘦削了些，卻充滿着英

俊的氣概，尤其是那有一點微凹的嘴角，很能引起女子的幻想，這兩道柔媚的曲線和，面的頰帶鋒稜的眼睛成了個對比，便使得史循的面孔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

章女士悠悠然睇視這新發見，竟忘記了說話。

「舊日的丰姿，也還有若干存在呢！」

史循持着剃刀，對了鏡子，歌吟似的說。

章女士吃吃的笑起來；她微昂着頭，向窗外望了一眼，仍舊沒有說話。

「但是舊日的豪情能否完全復活，那可不知道了。」

史循加了一句，脣邊露出一個苦笑，慢慢的把剃刀措乾淨，收進盒子裏。

「怎麼你總是戀戀於舊日的這個那個？」章女士開始說。「過去的早已死了，早已應該死了。舊日的史循，早已自殺在醫院裏；這眼前的，是一個新生出來的史循，和過去沒有一點關連。只有這樣，史循，你纔能充分地領受生活的樂趣。」

「你的話何嘗不是。但我這身體無論如何總還是舊有的那一個；這里就留著過去

生活鬭爭中的大大小小的創痕。」

史循用手指着自己的左肋下，說明這里依舊時時有作痛的盲腸炎。但似乎立即感到又是說到和衷裏去了，他勉強笑了一聲，跑到牀邊拿出一瓶酒來，很高興的喊道：

「有白蘭地呢！喝一杯罷。」

章女士笑着點頭，站起來幫助開瓶塞。雖然剛才史循的話提示了一個不可否認的真實，會使她心裏一跳，此時便也完全消散。他們把瓶塞挖去，就拿過茶杯來滿滿的倒了兩杯。史循呷了一大口，砸着舌頭，說：

「已經差不多有半年沒喝白蘭地；還記得去年最後一次的痛飲，是在九江的舊英租界。一瓶三星白蘭地也賣到二元二，印花稅要二元五六，中央票作四折用……」

「又講到舊事了！」章女士打斷了他的話頭，「無論如何不能忘記麼？」

史循舉起杯子來又喝了一口，淡淡的笑着回答：

「忘記是自然，要忘記反須時時留意；心裏懷念着『忘記罷！忘記罷！』自然口頭

是「忘記」了，但心裏卻是「不忘記」的加倍！

章女士厭了史循，一睜，低下頭去把嘴唇擱在杯緣；杯裏的酒平面就萎縮似的低落了一些。她慢慢的擡起頭來說：

「我們不該忘記不忘記了。後天你得起早，我們到吳淞 piano 去。」

「單是我們兩個麼？」

「還有些別人。我都已約好了，你不用管；他們也不知道有你。」

「目的是消遣？」史循又問，喝第三口酒。

「不是。要大家來認識這新生的史循。」

回答是縱聲的大笑，然而隨即像切斷似的收住了笑聲，史循把他的長頭髮往後一掀，冷冷的說：

「但新生的史循不能長成，卻還是一個疑問！」

章女士眼皮一跳。這冷冷的音調，語氣，甚至於涵義，都喚起了舊史循的印象。很無禮

的闖進韋女士的腦子。過去的並不肯完全過去。「過去」的黑影子的尾巴，無論如何要投射在「現在」的本身，佔一個地位。眼前這新生的史循，雖然類似不同了，但是全身每個細胞裏都留着「過去」的淡痕。正如他頰下的鬍子，現在固已剃得精光，然而藏在不知什麼地方的無盡窮的鬍子根，卻是永遠不能剃去，無論怎樣的快刀也沒法剃去。於是像一個藝術家忽然發見了自己的傑作竟有老大的毛病，韋女士快快的凝視着史循的漸泛紅色的面孔，頗有幾分幻滅的悲哀了。在史循方面，完全不分有這些感念。他微笑地一口一口的連喝着白蘭地，和喝水差不多。彷彿受了暗示，韋女士也不知不覺舉起杯子來連喝了幾口。

「他們也是後天去麼？」

史循忽然出奇的問，又倒滿了第二杯酒。

韋女士不很懂得似的看定了史循的面孔。

「雖然 Plato 是後天舉行，但我們何妨今天就去；我記得歐臺爾有一個旅館，大



概是海濱旅館罷，很不錯，很講究。我們就去住在那里，過了後天再回來。我以為應該盡興的樂一下，那纔算是不虛負了新生的史循……哦，怎麼你不放量喝酒？」

像回聲一般，章女士立即啣着杯子邊喝了一口；史循的提議很使她鼓舞了，她興沖沖的站了起來，但忽而一件事兜上她的心，她又軟軟的坐下，低着頭喝酒。

「今天一定去罷！我還有這個。」史循很敏捷的從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一揚，似乎已經猜着章女士的心思，「這些紙也得想法子化去。」他把鈔票仍舊放進袋裏，又接下去說，「本是去年借給了朋友的，早已不打算收回；前天想到既然還要活幾天，還是要用，便又去討了回來。」

和普通喝了酒喜歡繞舌的人一樣，史循現在是說話很多了，滿房裏反響着他的聲音。章女士卻不多開口。不知道什麼原因，悵悵橫梗在她心頭，烈性的白蘭地也不能將牠消融。而這悵悵的性質又是難言的。加以酒精的力量使她太陽穴的血管轟轟地跳，便連稍稍沉靜的考慮也不可能。

史循並沒注意到章女士的陰暗的心情。在第二杯酒喝了一半時，他搖搖身體立起來，隔桌子抓得了章女士的手，拉過來按在他自己的胸口。在這裏固執地劇跳的，是他的心。章女士微微一笑。

「你知道牠爲什麼如此擾動不定？」

史循輕輕的說，放下了章女士的手，頹然落坐在位上。

章女士還是微微笑着；心裏想：戀愛的慣用方式來了。在或一種理由上，她早就以爲此種戀愛方式很可笑，但此際出自復活的史循之口，卻也覺得還有意思，因此她保持着鼓勵史循勇氣的情笑，等候他的下文。

「原因是平常得很：愛你，但又不敢愛你，不願愛你。」

章女士並無驚異的表示。

「這是感情和理智的衝突。兩星期來，每逢你出現在我眼前，這個衝突也跟踪着來了。你去後，牠也消滅。要是我還能夠發狂似的愛你，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但想來我未必

還有那樣的活力了。」

又喝了一口酒，史循走到章女士跟前，左手挽住了她的細腰，就將紅噴噴的瘦臉偎着章女士的肩膊。章女士輕輕的撫弄他的頭髮，想不出一句妥當的回答，但她知道沉默有時比說話更有力，所以不再思索，只轉過臉去注視史循的側面，像要給他一個親吻。

「然而無論如何吳崧是今天一定去！」

史循驀地堅決的說，跑到牀邊拿起帽子來合在頭上。章女士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主張。

他們到了破臺灣時，史循的酒意全然退了，依舊不多說話。他們在江邊坐了多時，看匆忙地進出口的外國兵艦和商船。晚上，半個月亮的銀光浸透了破臺灣的時候，他們坐在旅館的遊廊前。淅瀝火車隆隆的聲音來了又去，江中送來汽笛的宛轉悠揚的哀叫，附近大路上的陸軍步哨時發出一兩聲的喝問。除了這些，一切是入睡樣的寂靜。他們兩個只偶而交換了短短的無關係的幾句，沒有熱烈的談話。一種沉默的緊張，在他們中

間擴展着。各人的心都懸在一件將要發生的事，原是一件盼望已久的事，然而他的終於要降臨卻又使得當事者不無惱惱的焦灼。章女士是兩個中間比較鎮靜的一個，她不過帶幾分好奇的意味，抱着「看他怎樣來」的態度，微感不安的期待着。史循卻頗爲志忑了。他想到如何去揭開這事件的秘密的面紗，便禁不住心怯；他自己很明白這不是未曾經驗者的虛怯，而是曾經滄海者的惟恐自己又不能扮演成恰到好處的那種負責任的心怯。他這反本心似的盼望有什麼意外突變出來阻止那事件的開展。

旅館附近的學校打過了就寢的鐘，松澀火車的最後一班也到了；當短促的一陣喧囂漸漸死滅了後，便顯出加倍的寂靜，風吹到皮膚上也頗覺到冷。史循和章女士再在遊廊逗遛，便見得可笑了，他們互相看了一下，神祕的笑着，慢慢的走回房去。

「我們忽然在這里，想起來有些發笑。」

房門關上了後，章女士軟軟的笑着說。

史循拿起章女士的手來按在自己嘴唇上，沒有回答。

「現在，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章女士又嘲笑似的問，將半個身體挨靠著史循，很伶俐的用食指在他胸口戳了一下。

「可說是已經解決了。」

史循輕聲地回答，同時便將章女士攬在懷裏，在她的頸間印了一個吻。像有一團火在他心頭爆炸開來，他立刻覺得全身發熱，血液飛速的奔流，他的勇氣漲大到了最高度。他再看臂中的章女士，她的嘴唇似笑非笑，她的眼睛略有些滯，電燈光落在她胸前，透過了薄單衫，彷彿看見她的心也在那裏跳。史循異樣的笑了一笑，很敏捷的放開了章女士，就跑到房角的短屏後面。他在這裏脫了外面的衣服，再走出來時，章女士已經站在窗邊的衣櫥前面，很驕傲的呈露了整潔的身體，但卻是背面。但已經吸引著史循急步向前。在相距二尺許的時候，章女士轉過身來，史循突然站住，臉色全變了。他看見了章女士的豐腴健康的肉體，同時亦在衣櫥門的鏡子中認識了自己的骨骼似的枯瘠這可怕的對照

驟然將他送進了失望的深淵，他倒退了兩步，便落在最近的沙發裏，頹然把兩手遮掩了臉。

「怎麼忽然病了麼？」

章女士搖着史循的肩膀，很焦灼的問。

史循搖頭，兩手依然遮掩了臉。

「不是病，卻又奇了；你這樣子！」

這口吻是帶着幾分不快，引起了史循的抱歉；他擡起頭來，冒險似的將他的慚愧的眼光注在章女士臉上，然後慢慢的向下移；到某一點時，便像觸了電，他猛然一跳後，瀟狂似的抱住了章女士的腰，將自己的嘴巴緊貼上去。

章女士頗有些驚怖了；她想起色情狂患者的病態，便以為史循是快要咬她了；她本能的退後一些，但史循用死勁抱住了不肯放。

「哦！」

韋女士幾乎發抖的跳起來；然後，拚命的一個掙扎，她脫離了史循的劫持，逃到房門邊，手抓住了門上的瓷柄；卻就在此時，她看見對面的衣櫃門的鏡子裏映出她自己是一樣的裸露着，她的手便不知不覺的垂了下去。她這個樣子跑出去，那纔是大笑話！她十分狼狽的倚在房門上。

史循看出這情形來，知道自己的舉動已經被誤會了，他倒反而鎮靜些。他慢慢的走過去，拉着韋女士回到沙發上。兩人對看了幾秒鐘。

「秋柳，你不用怕！史循想好了怎樣開始了。」我不是發狂。我現在是空前未有的清醒着；現在是全部的理智在那里支配我的行動。」

韋女士無可奈何的笑了起來，很怨嗔的對史循睇了一眼。

「當真呢，我是空前未有的清醒着。當我被感情迷醉的時候，我的舉動，或者在別人，看來是合理的；反是我的理性行動需要解釋。秋柳，我向來是感情和理性同樣強烈地混合着的一個人。感情驅使我去追求人生的種種快樂，理性卻從旁加以嚴酷的批評，

不斷的指出我的所謂快樂只成了事後的惆悵。所以我的過去生活是無休止的追求，卻也是無窮盡的幻滅。我永遠忍受着這感情與理性衝突的痛苦。我永遠受牠們的磨折。一個月，牠們居然得了步調一致，結果成爲我的自殺。秋柳，這是我對於自己過去的分析。可是自殺失敗了。自然不難再來第二次的自殺，可是你又闖進我的生活裏，把我的再自殺的意思也消滅了。你的強烈的生活慾引我離開了死，再回到生！」

章女士很有興味的又笑了。提到這一件事，她總不免有些自傲，史循歌過一口氣，又接着說：

「你說我現在是新生了。我自己也這樣盼望。但先決條件是我的感情和理性不再起衝突。看見這已是不可能，我又希望兩者都歸死滅，依着單純的生活慾去生活。但是，秋柳，你看，這又成了妄想。實際問題來到時，感情和理性一定要擅作威福，不願我的主權，在我的方寸中自由行動起來！」

史循歌忽然停止了，遲疑地看着章女士，彷彿在問：這你就明白了，以下的可以不說了。



「今天早上你也講過這樣的話。」

似乎是回答史循的眼光，章女士還是不甚滿意的淡淡的說。

「可不是，那時是感情勝了。但剛纔，剛纔，你的發旺的女性的肉體展露在我眼前，很慘酷的比較出我和你相差太遠，我不能滿足你的——你的慾望的十分之一，百分之——，結果一定是我們都感受了極端的幻滅，我們的歡娛將在到手的一剎那間立刻變成了痛苦懊惱。從前我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從前許多這樣的經驗消磨完了我的生活意識，而現在，你說是新生的我，卻又要來一回，那真是太慘酷！便在這時候，理性反攻過來。」

章女士領悟到史循的意思時，忍不住大笑了；她捧住了史循的面孔，嘲笑的说：

「真所謂驚弓之鳥，望月而飛；史循，你是這樣的神經質！」

史循很不好意思的低了頭，沒有回答。

「來罷！喝一杯酒，鼓起勇氣來。便是幻滅，也是嘗嘗幻滅的滋味呵！」

章女士很活潑的接着說，同時披上一件衣服，按電話找茶房來。

這回卻是章女士放量痛飲了。史循也漸漸的安定起來；他好像懺悔以後的耶穌徒，自覺得本分已盡，靈魂無憾，而况章女士的任何事都不在意的氣魄也使他心胸一開；他暗自承認：未必不是自己的太強的自意識和敏感，燬壞了從前的生活罷？未必不是太要好和太負責任，弄成了自己的可笑的可笑的無往而不幻滅罷？他機械的想着，同時將烈性的白蘭地繼續的往嘴裏灌。

於是在酒力的掩護下，他們忘記了過去，也不焦慮着未來，全心靈沉浸於現在的剎那的肉感的狂歡。

第二天上午酒醒時，史循的左肋部下忽然劇痛到不可忍耐。自然這是老病，史循自己並不重視，因而章女士也頗坦然。但他們到底立即回了上海。史循有一種慣服的藥，在破臺灣是買不到的。

章女士回到自己的寓處，看見了一個字條，是不知什麼時候送來的曹志方的「最

後留言。」她看了兩遍，便扯得粉碎，懶懶的躺在牀上了。疲倦從四面八方向她攻擊；她朦朧地想着曹志方字條裏的話，恍惚間已到了深山大澤，看見了火與血，聽得了呼嘯和殺喊，恍惚自己也擊了鎗，在血泊中往來；但漸漸的又覺得自己還是在磯臺灣旅館，酒，擁抱，過度的刺激……

她醒來的時候，太陽光已經西斜了。第一個閃到她意識上的，還是曹志方的字條。她發狠的搖一下頭，似乎想擺脫這徒亂人意的事件。她故意追想在磯臺灣的一夜的事。但是竟模糊得很；同平常酒醒後回憶醉時的情形一般，這麼一件大事也被酒醉染滿了朦朧的色調，只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快之感罷了。然後她記起了明天的 picnic 的約會，自然然而又想到了史循的肋痛。

「明天他能去麼？」

這樣的自問着，她就翻身跳起來，在梳洗臺前灑了些 *Pandora* 潤髮香水，又換過了一身衣服，再出去找史循去了。

史循是好好的在自己房裏，沒有肋痛，也沒有幻滅。昨夜的事，他也只有迷離模糊的快感，可是這一點快感卻把他的生活力全都提了起來，他倒並不覺得疲倦。他很高興的對章女士說：

「都是那搗亂的肋骨痛，要我們跑回來。你看，我已經多配了一些藥在這里，不怕他再痛了。另外我又買得一種有趣的丸藥，立刻再到磁臺灣，好麼？明天總是要去的。」

章女士並不怎樣熱心，史循堅執着要去。於是晚上八點鐘，他們又在磁臺灣了，仍舊住了昨夜住過的房間。月色比昨晚更好，但他們不到遊廊裏，卻在自己房裏喝酒。沒有特別事故發生，除了史循是出奇的興奮。這一夜，也是在酒精的暴力下，在熱情的旋渦中，輕輕的就過去了。也是在疲極的迷惘中，昏昏的失了知覺。

不久以後，太陽光再來地上，鑽過窗紗，殘視這沉醉的兩個，爲他們祝福。磁臺灣車站的號鐘噶噶地飛響，報告生活的輪轉又開始了。史循先醒過來，爲了那陽光，那鐘聲，他以爲已經不早，便推醒了章女士。但是錶上明明只有七點鐘。章女士將倦眼一睜，又閉上了。

史循聖念着 Phonio 的約會，想來再睡一定要誤事，便先起來。幾個 Port Wine 的空瓶橫躺在桌面，一隻高脚玻璃酒杯的尖底上還剩留着一粒紅色的丸藥。史循很贊許地看這小粒，昨宵的事便浮現在他眼前了。呵，可紀念的良宵！史循覺得三四個月來退隱似的生活所儲蓄的生活力，都集注在昨宵的二三小時內，有了突破紀錄的成績。然而他始願未嘗及此。人生畢竟不如所想像的那樣闊濶！史循自負地低聲笑了，他俯身在章女士的閉合的眼皮上印了一個吻。

在愉快的心情中，史循慢慢的洗臉，穿衣服，喫點心，把時間消磨過去。到了九點，叫醒了渴睡的章女士。十點鐘，他們倆都在磁窯灣車站上了。

列車到時，只下來很少的幾個旅客。首先是三個掛皮帶的「武裝同志」，然後是龍飛像一隻老鼠似的鑽了出來。他伸長了頸子，只向遠處張望，徐子材也下來了，也摹仿龍飛的舉動。最後是王仲昭，他看見了站在車門邊笑着不作聲的章女士了。

「秋柳，在這里！」仲昭招呼着，但同時也看見章女士背後的嶄然一新的史循，不由

的驚異地喊道：「呀，是你麼？史循變了樣了，哈哈！」

龍飛和徐子材轉過身來，也都笑了。龍飛對章女士做一個鬼臉，倒並沒說話。他們五個人會意似的互相看了一眼，便由徐子材當先，走出了車站，到江邊的草地上。

「章小姐，你請我們老遠的跑來，難道茶點也不備麼？」

龍飛再忍不住不說了。

「不忙，自然有呢。可是你的在那里？仲昭，你手裏的東西不是龍飛的罷？」

章女士很尖利的說，不等任何人的回答，她就翩然跑走了。

仲昭把手裏的東西解開來；這里有兩瓶酒和幾個荷葉包。徐子材也從破洋服的人口袋裏掏出了兩個紙袋。他們四個隨便坐在草地上，徐子材和龍飛就攢住了史循問話。仲昭記起那天章女士的神秘的話語，便好像是知道了一切的細情，心裏想道：「戀愛的魔力真不小，能夠把懷疑派的史循也改變過來。」

徐子材不厭求詳地詢問史循自殺時的感覺，幾次把龍飛的已經到了嘴唇邊的話

打了回去。

「自殺的經驗，不過如此。我們不談過去，談些現在的事罷。」

後來史循淡淡的說，很想就此結束了這無聊的詢問。

「可不是！老徐，請你讓別人也說幾句話哪。戀戀於過去，真是封建思想，開倒車。算了！史循，你現在不是懷疑派了，不然就是小章變成了懷疑派？不管你們什麼派，你和小章是結合了，今天就是你們的結婚式，是不是？」

龍飛好不容易得個發言的機會，便急急的說了一大堆。

「我是猜到了幾分，所以帶着酒來賀喜。」

仲昭沒有開過口，此時也插進來說。

「當真麼？史循和小章結婚。那纔是奇事中的奇事！」

徐子材不很相信似的說，凝視着史循的剃得光光的下巴。

但史循只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隨手抓過一瓶酒來，很巧妙的在身旁一塊尖石上

敲去了瓶頸，便湊在嘴上喝了一口。他的態度非常老練，又是非常滑稽，王仲昭他們看着都笑起來。

那邊是章女士又來了，背後跟一個人，捧着滿滿的一盤酒，汽水，點心，杯子，什麼都有了。草地上頓時更加熱鬧起來。但似乎大家都忙於喫喝，暫時的沒有話。史循很熱心的喝酒。他的敲去瓶頸的手段成爲大家注目的奇蹟。徐子材取一瓶汽水，也學着史循的方法，在尖石上敲，豁浪一聲，瓶從腹部破了，汽水噴了徐子材一臉。

「你不行，非得喝過五百瓶以上你是學不會我這把戲的！」

史循的冷峭的聲音從衆人的狂笑中冒出來。

「想不到你還是浪漫派的老同志。」

徐子材擊手帕揩面孔，乾笑着回答。

「但也是新近纔回復了浪漫派的黨籍。章小姐，你們兩個的聯合戰線是怎樣成功的，一定要公開給我們聽聽。不肯麼？那是——」



「那是——什麼你說？」韋女士很鋒利的切斷了龍飛的含着幾分無聊的威脅的話。她看定了龍飛的面孔，慢慢的又加着說：「我可以告訴每一個人，但一定不喜歡有你在面前的時候說。」

「不說也不要緊，我仍舊有法子打聽出來。」

「打聽出來的未必可靠呢，也許人家驅驅你；最好的法子還是自己想像一下，發明一套事實來。」

史循大笑的接着說，又敲去了一個酒瓶頭。

龍飛也淡淡的笑了一聲，露出「何必打趣我」的神氣。

「並不是說笑話呢。」仲昭很鄭重的加進來，「關於戀愛的事，永遠不會有正確的自敘傳，反是想像可以摸着真相。我的朋友方先生做了些小說，有人說他的人物和事實太想像了，以為社會上沒有那樣的人；但是另有些朋友卻抱怨他，說是公開了他們的陰私。有一位雲少爺硬說其中有一位女性便是他們常說起的雲小姐的化身。又有一個朋

友更詳細的指出書中某人就是某人，說是要替方先生小說中人物做一籍索引。如果當真做好了發表出來，真是不得了！

「我就不相信竟會有那樣的巧合。」徐子材搖著頭說。

「每人喝了一杯酒罷。不談聯合戰線」便是這名詞，現在也不時髦了。」

章女士站起來說：「口氣喝乾了手裏的一杯。囁囁的聲音陸續起來，接着便是酒杯和酒瓶的碰撞。無條理的談話又開始了，五個人都放開喉嚨嚷着笑着。忽然像樂器斷了弦，五張嘴一齊沉寂了。車站上剛開到一班車，送來了機車頭的脫力似的喘氣。太陽躲進一壘灰色的雲屏，風吹到臉上便覺得涼快了許多。徐子材將腿一伸，躺直在草上，就嗚嗚啞啞的唱起「店主東」來。

「老徐正是英雄潦倒，不下於當年的秦瓊」

龍飛高聲說，像是嘲笑，又像是感慨；並且也擺出失意英雄醉酒婦人的態度來，撈捕得章女士的手腕，很異樣的狂笑了。酒力把他的臉烘得通紅，笑眼擠成了兩條細縫，大有

演一幕戀愛悲劇的神氣。章女士此時卻是意外的溫和；她使一個反手，拉住了龍飛的臂膊，命令似的說：

「起來罷！你這落魄的英雄不會唱，總該會跳！」

龍飛當真站起來，野馬一般的亂蹶亂跳着。史循和仲昭忍不住笑出眼淚來。史循一口氣灌下半瓶酒，搖搖頭也跳了起來，將空瓶擲在江中。但是，脚下忽然一軟。他又蹬了下去，乘勢躺在草上。他覺得胸膈間像有一個東西要跳出來，而喉頭也作怪的發癢。他閉了眼，用力呼吸一下，想嚥出胸間的什麼東西，同時猛嗅得一般似香非香的氣味；他再睜開眼來，卻見章女士站在他頭旁，也把空酒瓶向空擲去。他的眉毛被章女士的衣緣輕輕的拂着，就從這圓筒形的衣殼中飄來了那股奇味。他看見兩條白晳在這網質的圍牆裏很伶俐的動着，然後，在突然的一曳中，他又瞥見了淺紅色 *lip* 緊裹着的圓凸的臀部了；他心裏一動，伸臂想抱住這撩人的足踝，驀然一陣暈眩擊中了他，似乎地在他身下裂了縫；他努力想翻個身，但沒有成功，腥血已經從他嘴裏噴出來。

仲昭首先發見這意外，只驚叫了一聲，說不出話來。章女士此時剛擲出了第三個空酒瓶，全神注在她的運動上，並不知道腳邊已經出了事。等到仲昭第二聲驚呼拉回她的頭來時，她自己也像受一下猛擊似的仆在地上了。

徐子材和龍飛也趕過來，幫着仲昭，亂閃閃的將史循扶起來。章女士跌坐在地上，睜大了一雙眼，似乎在思索；忽然像想通了什麼，她又高聲痛哭了。史循的臉很慘白，卻還安祥，血紅的眼球向四下裏溜轉。

「秋柳，這裏有沒有醫院？」

仲昭急促的問。

章女士搖頭，但突然跳起來向車站方面飛跑，一面說：

「我去弄一架汽車來！」

等到章女士從旅館裏開了汽車來時，史循的臉色倒好看些了；他始終沒有一句話，也不呻吟。當汽車載着他們五個開始回上海的時候，史循的嘴唇動了幾動，似乎有什麼

話，但是汽車的聲音太響了，大家都沒有聽明白。

他們五個擠在飛駛的汽車上，一句話也沒有，只交換了幾次疑問的眼光。仲昭惘然想起了下午張曼青的結婚禮，不禁在心裏自問道：他們總不至於也有意外罷然？而無常的運命，幾何在你左右，你敢說一定不會有麼？

仲昭心裏異常陰暗起來了。

雖然史循急病的驚人消息由仲昭他們帶到了張曼青的結婚禮堂內，但是這莊重的婚禮畢竟在始終如一的愉快和美滿中過去了。新夫婦的快樂的心田就好比一團烈火，無論什麼陰影，投上去就立刻消滅。雖然三天以後，張曼青又從仲昭那裏知道了史循的死耗，但連聲惋惜以後，也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他的心裏充滿了戀愛生活的甜味，絕對排斥一切氣味不同的分子。

然而也不能說就此毫無波折。太美滿的生活成爲平淡時，一些些小的波折，有時竟

是必要的。曼青結婚後第一星期中便表現了這樣的生活上的空氣轉換。大約是第五天早晨，這新結婚的一對中間發生了小小的齟齬，不應該說是誤會。曼青無意中提起了史循死後的章女士，微露埋怨的神氣。朱女士冷笑了一聲，無限的妒意立刻堆聚在眉梢眼角。曼青也覺得了，很抱歉似的笑着，轉換談話的方向。但是朱女士不肯放過，她歪過頭去，避開了曼青的眼先，冷冷的說：

「現在她是單身一個人了，你應該去安慰她的寂寞呀。」

曼青怔住了，想不到夫人是窮寇猶追的；而且那語意又是多麼不了解他的人格！自從那天辯論會後，朱女士也曾有一二次間起章秋柳，但像現在那樣近於潑悍的舉動，卻是從前所沒有的。曼青未始不承認「妒爲婦人美德論」，然而朱女士的不免濫用職權，也使他覺得快快了。

「近如，你也太多心了。」曼青不得不分辯幾句，可是語氣很溫柔。「兩個都是舊同學，從死的一個想到活的一個，也是人之常情。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自然是舊同學，所以去安慰她，也是應該的；不過，曼青，你自問良心上是否還有一兩件事是不能對我說的？」

朱女士現在是否定了曼青的面孔；雖然她的措辭並非不宛轉，可是她的奇怪的嗓音卻使曼青聽着便覺得牙齦發酸。而況回答她這句話，在曼青確有爲難；他不是常常準備好了撒謊的人，良心上他也是不願對夫人說謊的，那麼，直說他自己和章秋柳的經過，可是又總覺得不甚敢；因此他竟悻悻着沉吟，流露了非常情虛理屈的神色。

「哈，流彈，打中了敵人的要害了！」

朱女士用最扁闊的聲音說，同時很得意的笑了。

曼青忍不住心裏一陣作惡。她不很明白這是因爲夫人的嗓音呢，抑是因爲那可憎的語意，但他直覺地感到夫人之所以追尋他的過去祕密，似乎不是發源於由愛成妒的心理，而是想得到一個能夠常常挾制他的口實。

想到這裏，曼青不但忘記了分辯，反而很傷心的嘆了一口氣。



「何必發愁呢！我並不是不可理喻的人，我不肯鬧出笑話來，使大家難堪，時候不早了，上學校去罷。」

朱女士又撫慰似的說；然而那種如願以償的暗自滿足的神情卻也充分的流露在她的眉目間，她的聲音裏。

曼青愕然舉起了他的黃皮文書夾，跟着夫人機械的走了。雖然幸而攔住了那個可怕的問題，似乎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但是新的不可名說的不快卻愈積愈厚地壓在曼青的心頭。後來在講堂上借時事題目發了一頓牢騷後，方才瀉清了積滯似的舒暢起來，朱女士也像忘了剛才的事，親愛溫柔的生活便又恢復了。可是曼青從此更加不敢承認他和章女士曾有過些微的交情。他斷定了夫人實是個多疑善怒尖刻的人，雖然人情世故把她磨煉成表面上的溫柔和寬大。

漸漸的又發見了朱女士對於政治的盲目了。曼青現在雖然不喜歡政治熱的女子，但在政治方面完全隱匿的女子也是同樣的不甚樂意。朱女士每天所關心的，是金錢和

衣飾，每天所議論的，不外乎東家的白貓跑到西家偷食喫，被西家的主婦打了一頓，某教員和校長頂撞，恐怕飯碗難保，某女友已經做了局長夫人，諸如此類的瑣細的閒文。她每天所煩惱的，無非是裁縫多算了她半尺衣料，某太太對於她的一句無心話該不至於有芥蒂等等。她和曼青的思想全然不起共鳴，他們是分住在絕對不同的兩個世界裏。

對於這一切，曼青只能驚訝；他想：難道從前自己是瞎了眼睛，竟看不出這些被統？但轉念後，卻也承認了自己是咎有應得；他要一個沉靜緘默的女子，然而朱女士的沉靜緘默卻正做了她的淺薄鄙俗的護身符。

曼青又覺得他的理想女性的影子在朱女士身上也是一天一天的開淡模糊了。但是朱女士已經成了他的「神聖的終身伴侶」，社會的習慣和道德的信條都不許他發生如何出軌的念頭，他只能忍受這重荷，掙扎他的前途。同時，「自慰」這件法寶也在他心裏活動。他盼望不再發見朱女士的弱點；僅此而已，也還不要緊。他又推論到環境對於個人的關係，以為朱女士的淺薄瑣屑，都因為他從前的環境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環境，現

在有他自己的那裏且夕薰陶，改變也是容易的。

在米女士方面，這些「對不住人」的感想是絲毫沒有的；曼青自然也覺到。因此他漸漸又以爲自己的「求全責備」是不應該，特意的自認滿足起來。兩星期很快的過去了，他們的共同生活不能不說是愉快的生活。

第三星期的第三天，學校方面卻發生了一些事。

前任的歷史教員和曼青對調了功課後，仍然不得學生的擁護；那一天他出了個題目算是臨時考試，不料全班的學生有一大半是交了白卷，一小半卻離開正題，做了罵他的文章。這位教師是氣極了，要求校長把全班學生開除出去。因此校長召集教員會議，考慮這件事。那位教師理直氣壯的說明他的要求的三大理由：第一是學生們蔑視黨義的功課，罪同反革命；第二是學生們侮辱師長，如此桀敖不馴，即使現在不是一「西歪」，將來要做「西歪」也是難免的；第三是學生們既然做不出文章，便是不堪造就，應當淘汰出去——這是清校。這第三項理由似乎艱深一些，所以他特加以精闢的說明：

「黨要清，學校也要清；不革命的分子要清出黨去，不能造就的學生當然也要清出校去。如果讓不能造就的學生留在校裏，便是本校前途的危機。這不是兄弟一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本校的生死關頭。希望大家嚴重注意。」

沒有人說話，但是也沒有人反對；情形很可以解釋作「默認」。

曼齊覺得辦法不妥，提出了幾個疑點。他以為學生們的舉動果然類乎「同盟怠工」，有破壞學校規則的嫌疑，但全班開除的處分也未免太嚴厲了一些；他又指摘第二項理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人，有失愛護青年之旨；最後他又論到「不堪造就」的問題：

「學校對於成績太壞的學生，本有留級的處分，可是一項功課成績不佳還不能決定他的留級的命運，何得以「不堪造就」斷定了他們的終身？而且學生的成績不好，教師方面在良心上也該有教授方法失敗的自覺的責任，不能以全班開除了事的！」

曼齊的話還沒完，那位教員已經用勁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他立刻回答了一聲極

勇敢的反駁，其中很有些對於曼青個人的譏刺。他那態度之激昂，比一個革命黨人宣布暴君的罪惡還要加一倍。似乎會議室的牆壁也因爲他的震怒而戰慄了。曼青不肯讓步；並且其餘諸教員的默不作「壁上觀」，也加重了他的不平，他不願坐在他身邊的朱女士的惶恐的臉色和屢次的躑足示意，很固執的和他的前任教員對抗。會議的秩序幾乎被他們兩個擾亂了，做主席的校長只好使出排解手腕來將本問題付表決。自然是「全班開除」的原提案由大多數的贊成而通過了。

聽着他的對手的嘲笑似的鼓掌聲，曼青氣的快要發抖。尤其使他發悶的是朱女士的兩次都沒舉手的那種不左右袒的態度。他忿忿的和夫人同回家去，在路上就準備好了責問夫人的話語；不料到家後反是夫人先發言抱怨他的「強出頭」，說是何必爲了一班不相干的學生引起大多數同事的惡感。

「那麼，你以爲他們的辦法是對的？」

曼青盛氣的對着夫人說。

「我也覺得他們的辦法太嚴了一點兒。」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贊成我的辦法？」

「噯，你何必將一肚子怒氣都出在我頭上！我的不舉手也是爲了你呀。你已經和他們有了冤成，再加上一個我，難道更好些麼？現在我守了中立，將來你和他們還有個轉圜的線索。我勸你凡是救救衍衍，何苦這樣認真！」

曼齊低了頭，暫時不響；對於夫人的愛護他的微意，他未始不感得一種甜味，但是不能承認夫人的思想和態度是正當。他和緩了語氣，慢慢的說：

「近如，你把他們一班人的好感看得這樣重！現在我看得雪亮，他們都是無聊的人，並不是真心來辦教育，借此混飯罷了。我們要和他們保持好感，我們自己也成了最無聊的人。我是極不願和這班人妥協的。」

「但是既要在這裏做教員，就不好太得罪了人，弄成很孤立。」

朱女士很堅決的說，帶些可憐曼齊不懂世故的神氣。

「我簡直想不當教員，現在我知道我進教育界的計畫是錯誤了！我的理想完全失敗。大多數是這樣無聊，改革也沒有希望。」

「談別的事做，也很好。」朱女士倒意外的贊成了曼青的意思。「本來當教員是餓不死不飽的飯碗，聊勝於無而已。曼青，你本來在政界辦事，還不如仍舊回政界去罷。」

曼青睜大了眼，看着他的夫人，他覺得夫人的話異樣的不受用，但因那個「做什麼事好」的問題正在他腦子裏轉動，他便含糊地放過了那一點不受用，接着說：

「你以為政界是好些麼？」

「自然也不免要受點開氣——我知道出來做事是到處要受點開氣的，但無論如何，比做教員受氣，總是值得些。你去問問他們，誰願意老是幹這黑板粉伴生涯，只要有一條縫，誰都願意鑽進官場裏去！」

朱女士現在是微笑着了，她自覺得這幾句出色的話是她半生經驗的結晶。

曼青臉上卻有些變色了。他聽來夫人是愈說愈不對，他真料不到這樣淺薄無聊的

話會從這個可愛的嘴巴裏說出來。然而他又自慰的想：這是因為夫人愛憐他的受開氣，是一種憤激的話。但到底不放心似的鄭重地他又問：

「近如，難道我們做事單爲的養活一張嘴麼？」

「不爲生活，又爲了什麼？天下擾攘，無非爲了口腹！」

不料朱女士竟爽快快的這麼回答。曼青再沒有話可說了；他很失望的低了頭，覺得眼前是一片荒涼。自慰的法寶宣告了能力破產，曼青方始完全認明他所得到的理想的女性原來不過是一件似是而非的假貨。

他默然蹙了幾步，人類天生的第二種的排解愁懷的能力又在他心裏發生作用。那就是放開一步的遠觀思想。失望了而又倦於再追求的人們常常會轉入了遠觀。現在曼青也像遠觀派哲學家研究人生問題似的完全用第三者的態度來思索自己的失敗的緣故了；他偶然想：現在是事業和戀愛兩方面的理想都破碎了，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呢，抑是理想的本身原來就有缺點？他得不到結論。關於事業方面，他記起了王仲昭，他們都反



對他入教育界；關於戀愛方面，他記起了那天辯論會時章女士曾說過朱女士不是真實的理想；難道自己的辯識力真不及他們麼？他有些不甘自認。終於澈悟似的，他記起了美國有名的歷史家房龍的有名的人類的故事最末一章的題目：「正如永遠是這樣的。」可不是麼？正是永遠是這樣的！

「曼青，還是再去做官罷。現在北伐勝利，和去年此時情形不同了。」  
朱女士看着沉思中的曼青，輕聲的說。

曼青乾笑了一聲，並不表示什麼意見。他又踱了幾步，便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來寫一封信。但是剛寫到一行多，他瞥見了前天寄到的一張王仲昭和陸俊卿訂婚的通知，東帶着玫瑰色的微笑，靜靜地躺在一堆書上。突然他想起仲昭曾說過，這位陸俊卿女士和他的朱女士模樣兒十分相像。一個奇怪的念頭撞上了他的心：「相像的兩個人也許就是代表一真一假罷？這裏的一個已經發見出來是假的，那麼，別一個應該就是真的罷！」他不知不覺擱下了筆，站起身來，似乎要立刻去看個明白，可是朱女士的聲音打斷了他。

的冥想。

「你就寫信去辭職麼？何必這麼性急！」

朱女士站在曼青旁邊很溫和的說，顯然她是誤會了曼青的辭職的意思了。

曼青機械地一笑，隨手把信紙團了，丟在字紙簍裏。他坐下來重溫剛才的思想，便決定去找仲昭談談。

此時大約有三點鐘。稀薄的雲塊把太陽光篩成了沒有炎威的淡金色；偶而有更厚的灰色雲移過，便連這淡金色的光線也被遮掩，立刻使地上陰暗了一些。曼青順路先到同學會。只有徐子材和龍飛懶洋洋的在客廳裏看報。曼青和這兩位本來很泛泛，沒有什麼可談，卻想到了章女士，他正要走上三層樓，龍飛叫住他說：

「小章早已搬走了，而且很祕密，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曼青覺得很掃興，出了同學會。便找到仲昭的寓處。仲昭正穿好衣服，拿着帽子，似乎要出去。他看見曼青進來，便把帽子放下，又脫去了華達呢的罩大衣，很高興的說：

「沒有什麼事，不過去望望章秋柳；我們先談談罷。」

「你知道她住的地方麼？」

曼青隨口的問着，得疲倦似的落在一個椅子裏。

「本來也不知道，剛才得了她的來信，要我去一趟。她住在醫院裏。」

「大概是病了。」

「卻又不說是病呢。有點奇怪。她這人做事就是這麼難以捉摸的。」

曼青微微頷首；如莎的舊事又跟着「難以捉摸」這一句話來了。他臉上的頹唐氣色也漸漸的濃厚起來，頗使仲昭喚回了初見時的印象。

「夫人沒有一同出來麼？」

仲昭含笑又問，忍不住向案頭的陸女士的照相看了一眼。

曼青的回答卻是一個頗使仲昭驚異的苦笑。他打算將自己對於夫人的感想盡量傾吐一下，他此來的目的原是這個，但不知什麼緣故，現在他又覺得難以出口了；在略一

躊躇以後，他到底只說起了學校中開除全班學生的事。

「從前我們在學生時代，總以為不遠的將來我們的小兄弟一定比我們快活，然而今天的他們一定又在羨慕我們的時代還是比較的自由了。人生就是這麼矛盾顛倒！」

聽完了曼青的話，仲昭慨歎地說。

「最可痛的是從前主張青年權利的我們，在今天竟參與了壓迫青年的行動！仲昭，我不願分擔過罪名。我打算辭職！我的最後的憧憬，現在也成了泡影，很快的成了泡影。章秋柳不是常說的麼？要熱烈，要痛快！現在她已經住在醫院裏，既然不是有病，那就有點避賢靜的意味了。要在醫院裏找痛快熱烈的事，光景是不會有的罷！剛果自信的章秋柳也終於不免在命運的面前舉了白旗。仲昭，我真是愈想愈懷疑愈消沉！」

曼青不能自己的說了一大段。還有一句話被他捺住在喉頭：「所以，仲昭，你也未必竟成了例外。」他覺得不應該在這個尙帶着玫瑰色眼鏡的人前說這句不祥的話，但又痒痒的忍不住，到底在頓了一頓以後，用反面的口吻接着說：

「所有我們幾個朋友的運命都已經看得見了，我希望你的仲昭，應該是不至於這麼開澆，這麼荒涼！」

仲昭笑了笑，露出「義不容辭」的神氣。他以為曼青的抑塞全因學校內的事，他實在並不知道曼青對於新婚的夫人也有同樣的失意，但是他的陸女士的影子自然而然很詩炫的浮出來：翠藍色的綢旗袍裹在苗條的身體上，正是三天前看見時的裝束，那時在她音樂一般的鼓吐內閃耀着的高潔勇敢的光芒，真可使懦怯者也奮然奮發。那時，仲昭曾戲呼她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 Verdandi 的化身；有這麼一個祝福的運命女神擁抱他，難道他的前途還會開澆荒涼麼？

仲昭沉吟似的閉了眼睛，很願意和他的女神的情影多一刻溫存，然後他睜開了眼，對曼青很謙遜然而滿意的說：

「曼青，我是很實際的人，我不取大而無當的奢望；據我的經驗，惟有腳踏實地，半步步的走，才不至於失望。在我們的事業中，阻礙是難免的，我們不能希望一下跳

過這障礙，跳的時候你會跌交；最實際的方法是推着這障礙向前進，你逼着他退後，你自己就有了進展。我不大相信掃除阻礙那樣的英雄口吻，沒有阻礙能夠被你真正的掃除了去。曼青，就你的事說，我就不贊成辭職，除非你確認教育已經不是你的憧憬，甚至不是達到另一憧憬的手段。」

曼青沉吟着沒有回答。仲昭的實際主義，半步政策，他是聽得過許多次了，但現在卻使他發生了新感觸；辭職的決定，又在他心裏動搖起來，他想來辭職確是示弱，並且以後的生活也成問題。但是依舊幹下去，真會有仲昭所說的那樣最後的成功麼？

「我們同去望望章秋柳，怎樣？」

仲昭看出曼青的陰暗的心情，就換了題目說。

曼青眼睛一轉，似乎也有遲疑，但隨即他的主意決定了：

「請你代我望望她罷。我還有別的事，不能夠去。」

同時辭職問題在他心裏也得了決定；他打算姑且聽着仲昭的勸告，再去試試。這是

冠冕堂皇的表面的理由。實在呢，又像三個月前初離政界時一般，他很感得疲倦，鼓不起精神再追索第二次的最後的憧憬了。而這個心情慢慢的又磨平了他對於夫人的不滿。

曼青負着空虛的慰藉自去了，仲昭便到章女士所住的醫院。

章女士好好的完全沒有病容，只不過神色間略帶些滯澀，似乎有什麼噩兆在威脅她的靈魂；她還是很活潑的對仲昭笑了一笑，柔聲的說：

「原來沒有什麼事。因為太寂寞了，找你來談談解悶。」

仲昭不很相信似的微笑着，在窗前坐了，隨口答道：

「你自己要到醫院裏習靜，現在又說太寂寞了！」

章女士對仲昭看了一眼，忍不住高聲的笑了，很像是真心愉快的樣子。

「習靜？你怎麼會想得這樣有趣的兩個字？」

笑定了後，章女士故意鄭重的說；那一種極力裝出來的閒暇的態度，很可以使一個細心人知道她心裏實在有些怪風頭的事。

「這是曼青的發明。你像逃債似的躲進了一個醫院，竟沒有告訴半個人，那情形就有點類乎習靜了。你是個怪人。」

「哦，是曼青麼？他近來怎樣呢？」

章女士把左手支頤，靠在枕頭上，曼聲的說，繼續她的扮演的態度。仲昭現在也看出來了。他注視着章女士的面孔，好一會兒，然後回答：

「他遇到一些不很開心的事。但是，秋柳，直捷的先說你的事罷，何必多繞話灣子，你不惜洩露了藏身的秘密找我來，一定有些事。」

章女士笑了一笑。這不是她常有的那種俏媚的笑，而是淺些苦味的代替嘆息的那種笑。她從牀上跳起來，走了幾步，淡淡的說：

「無非是要問問你有沒有熟識的靠得住的婦科醫生。」

仲昭耐心等候似的看着她的面孔。

「那就從頭都告訴了你罷。」章女士很快的接下去。「史循臨死的時候對我說，他



以前患過梅毒，叫我注意。前幾天我覺得有點異樣，就進這裏醫院來。第一天，我就不喜歡那個醫生。他恐嚇我。現在差不多住過了一星期，他天天來麻煩我，但是我看來這個壞東西是不會治病的。所以今天我想起來請你介紹一個靠得住的醫生。」

仲昭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只惘然點着頭。

「也許只是我的心理作用，我沒有毒；但那個醫生說了許多話來恐嚇我。」

章女士又加着說，回過來倚在牀上。

「多經過一個醫生的診驗，自然更好。相熟的醫生倒有一個，可惜不是花柳專門；或者請他轉介紹一位，行不行呢？」

仲昭很替章女士擔憂似的輕聲說。他覺得這位好奇浪漫的女士的前途已經是一片黑暗，最悲慘的幻象就和泡沫一般，在他意識中連串的泛出來。可是章女士卻還坦然就同開談別人的事情似的轉述醫生對於她的恐嚇；最後很興奮的說：

「最可惡的醫生便是這麼一味的危言聳聽，卻抵死不肯把真相說出來。我不怕知

道真相，我決不悲傷我的生命將要完結；即使說我只剩了一天的生命，我也不怕，只要這句話是真實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的確只有一天的生命，我便要最痛快最有效的用法這最後的一天。如果我知道還有兩天，兩星期，兩個月，甚至兩年，那我就有另外的各種生活方法，另外的用去這些時間的手段。所以我焦急的要知道這問題中的梅毒在我身上的真相，仲昭，也許你聽着覺得好笑：這幾天我想的很多，已經把我將來的生活步驟列成了許多不同的表格，按照若我是還能活兩天呢，或是兩星期，兩個月，兩年！仲昭，我說是兩年！我永遠不想到十年或是二十年。太多的時間對於我是無用的。假定活到十年二十年，有什麼意思呢？那時，我的身體衰頹了，腦筋滯鈍了，生活祇成了可厭！我不願意在驕傲的青年面前暴露我的衰態。仲昭，你覺得我的話出奇麼？你一定要說章秋柳最近的思想又有了變動了。不錯，在一個月內，我的思想有了轉變。一個月前，我還想到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以後的我，還有一般人所謂想好好活下去的正則的思想，但是現在我沒有了。我覺得短時期的熱烈的生活實在比長時間的平凡的生活有意義得多！我也不相信什麼偉大的

學者所指示的何者是熱烈的生活。我只照我自己的信念去幹。我有個最強的信念就是要把我的生活在人們的灰色生活上劃一道痕跡。無論做什麼事都好。我的口號是：不要平凡。根據了這口號，這幾天內我就製定了長長短短的將來的生活曆。」

章女士長笑了一聲，從衣袋裏拿出一疊紙來輕輕的揚着，又加了一句：

「所以在這梅毒的恫嚇中，我要知道我的日子究竟還有多少！」

於是她像放寬了的彈簧似的擺在牀上，沒有聲音了。

「據這麼說，我保薦的醫生的責任是很重的。」

在短短的沉默後，仲昭帶幾分駭詰的意味說。正在人生的幸運時間的他，對於章女士的思想只覺得怪誕。他是把「遼遠的將來」作為萬事的大前提的，他相信人們因為有希望在將來，纔能生出勇氣來執着於現在；所以章女士的既不希望將來也不肯輕輕放過現在的態度，又是他所不能十分了解的。

「雖然不一定要負責預言或是保險，卻需要一點誠實。」

章女士笑着回答，從牀上跳起來，在房裏旋了一個 Charleston 式的半圓。這急速的動作，使她的從中間對分開的短髮落下幾縷來覆在眉梢，便在她的美臉上增添了一些稚氣，閃射着浪漫和幻想的色彩。她輕盈地走到仲昭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很認真的問：

「仲昭，我這生活態度，你是不很贊成的罷？」

「沒有什麼不贊成，但我自己卻不能這麼幹。」

章女士把頭往後一仰，掀開了拂在眉際的短髮，從仲昭身邊引開去，又用跳舞的姿勢走了幾步，然後轉過身來說：

「便是那位可憐而又勇敢的王詩陶也不贊成我這思想。她也是死抓住將來，做渺茫的將來的奴隸。好像這個支票當真會兌現。和我共鳴的，是史循。他意外的突然的死了。然而他的，是把生命力量積在一下的爆發中很不尋常的死。」

一陣狂風驟然從窗外吹來，把半開着的玻璃窗重碰一下，便抹煞了章女士的最後一句話的最後幾個字。窗又很快的自己引了開來，風吹在章女士身上，翻弄她的衣袂，

畫作響。半天來驟驟閃閃的太陽此時完全不見了，灰黑的重要在天空飛跑。幾粒大雨點，毫無警告的射下來，就同五月三日濟南城外的鎗彈一般。

仲昭是很怕雨的，允許章女士明天再來給回音，就匆匆的走了。

雨點已經變成了線，然後又像一匹白練似的瀉下來。

仲昭躲在人力車的膠布篷裏，在回家去的路上。一滴一滴的水珠從布篷的前額落到當面的擋布上，很勻整而且很有耐心。仲昭惘然看着這單調的動作，無窮盡的雜念也從他心頭慢慢的瀉下來了。最初來的是章女士，這位永遠自信的女士永遠揮着傲氣的圓臉宛然就是這些亮晶晶的水點。但是立刻變了。布篷的溼透的前額現在是輪替着瀉下仲昭所有的熟人的面相來了。仲昭很有味的看着，機械地想：「他們都是努力要追求一些什麼的，他們各人都有一個憧憬，然而他們都失望了；他們的個性，思想，都不一樣，然而一樣的是失望！運命的威權——這就是運命的威權！現代的悲哀，竟這麼無法免避的麼？」仲昭想到這裏，自己也有些黯然了；但是此時對面來了一輛汽車，那車輪衝開路面的

的一陣薄薄的水衣時，發出勝利的波濤的聲音，威嚴地飛過去了。仲昭繼續地想：「但是現在是人類的智力戰勝運命戰勝自然的時代，成功者有他們的不可搖動的理由，失敗者也有他們的不可補救的缺點在；他們失望者每每是太空想，太把頭昂得高了一些，只看見天涯的彩霞，卻沒留神到腳邊就有個陷阱在着！」

於是仲昭撇開了失望的他們；想到自己的得意事件；他計算離暑假還有多少日子，而且也不免稍稍想遠了一點，竟想到快樂的小家庭和可愛的孩子了。他是這樣的沉醉於已經到手的可靠的幸福，竟不知道車子已到寓所門外，竟忘記了下車。

當他把他的被快樂漲大了的身體塞進自己房門的時候，二房東的女僕遞給他一封信。這是報館裏的信封。仲昭隨手把信擱在書桌上，先脫下很受了幾點雨的大衣和帽子，照例向案頭的陸女士的照相看了一眼，像一個從街上回來的母親先要看一看她的小寶貝是否好好地睡着。一點兒差池都沒有。陸女士微笑地站在鍍金邊的框子裏，照舊的十分可愛。仲昭忍不住拿過照相來親了個嘴，恭恭敬敬放回原處，然後很瀟灑地拿過

報館裏送來的信。慢慢的拆開來。原來是一封電報，謝謝報館裏的人，已經替他翻好。

突然那張電文從仲昭手裏掉下來。他的心像要炸裂似的一跳便彷彿是完全不動了。牆壁在他眼前旋轉，像具亂閃閃的跳舞。經過了可怕的三四秒鐘，仲昭方纔回過一口氣來，抖着手指再拾起那張電報來，突出了眼珠，再看一遍，可不是明明白白寫着：

「俊卿遇險傷類，甚危，速來。」

仲昭下死勁回過頭去，對陸女士的照相望了一眼，便向後一仰，軟攤在坐椅上。一個血肉模糊的面孔在他眼前浮出來，隨後是轟轟的聲音充滿了他的耳管；轟轟然之上又有個尖厲的聲音，似乎說：這是最後的致命的一下打擊！你追求的憧憬雖然到了手，卻在到手的剎那間改變了面目！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初版

文學週報 他(一册)

實價二元四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不許翻印

著者 茅盾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總發行所 開明書店

分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  
濟南鼓棧街  
北平西便門外  
廣州惠愛東路



